

《紫凤钗》

宇内第一高手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重现江湖。寻找自己多年前的爱侣薛梅霞。但薛梅霞早已成为神力威侯傅小天之妻，夏梦卿痛心之余留下紫凤钗，远走高飞。

薛梅霞为了找到夏梦卿，携子离开神力威侯府，去寻找夏梦卿。但江湖险恶，薛梅霞母子落手千毒门之手。而千毒门主正是当年让薛家家败人亡的薛梅霞未婚夫——雷惊龙。雷惊龙洗劫薛梅家不仅是为得到武林至宝《紫凤钗》，而且还要除掉夏梦卿以洗当年夺妻之恨。千毒门约天下武林英雄来洛阳召开开派大典，但背后另有阴谋。一时间，中原大地风雨欲来，一场血雨腥风就在眼前……

紫凤钗

第一章 万里江湖一人归

晚秋的天气，一片肃杀萧条景象。

金黄色的枯叶，片片自树梢跌落，有的飘然远扬，有的轻轻地落在地上，悄悄地不带一丝声息。

西风里，一抹血红的夕阳，洒照在这条古道上。古道上渺无人迹寂然无声，只有夕阳、西风；肃杀、萧条、枯叶片片。还有那远近十余株枝桠光秃，在西风里挣扎，色呈惨白的白杨。此情此景，委实能令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抒叹感伤，心酸而潸然泪下。

然而更令人难忍热泪的，是一声突如其来，随西风飘过的长叹，这声长叹极其轻微，但却包含了无限令人无法捉摸的东西，没有人能说出那是什么，只是，闻之倍觉心酸……蓦地，西风又飘过来一阵缓慢轻微的得得蹄声。随着这阵划破寂静的蹄声，古道远方暮色中，渐渐地出现了一人一骑。

西风，又飘送过来一阵吟哦：

“‘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

吟声轻微断续，也许是藉那阵阵西风，才能传得很远、很远，字字清晰。

但悲怆、凄凉，较那声长叹包含得更多。

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这一人一骑，在暮色西风里缓缓地行着。

近了。

那是一匹瘦马，皮包骨，白毛稀疏脱落，而且泥泞斑斑；垂着头，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状如不胜负荷，令人不忍卒睹。马上的人则是一位面色焦黄的中年文士，神色颓废，双目无神，恍似大病初愈。

一袭原本雪白的儒衫，如今也已色呈灰黄，好像经年未洗，满头满脸俱是尘土。

马后，摇晃着一个书筐。书筐里，一管通体雪白晶莹的玉箫，只露出了几寸。

显然，这一人一骑是饱经风尘，长途跋涉至此，才显得那么憔悴，那么疲乏不堪。

突然，瘦马略一跳动，停下了四蹄。

一声轻苦游丝的喃喃细语，随之飘荡在暮色里：“‘ 满身风尘，满心憔……

猛抬头、旧地重到。

残阳西风里，瘦马行古道。

人断肠，景萧条。

刻骨深情一梦里，对此如何不泪抛。’ ”

伤心辞句，断肠人，一声长叹，雨点般的热泪随着西风远逝。

蹄声又起，一人一骑向着坐落于远方暮色中，那宏伟肃穆的城池缓缓行去。

方行不出十丈，突然，这一人一骑适才出现的方向尘头大起，蹄声大做，十余匹高头健马快如闪电飘风疾驰而来。那中年文士却是头也未回，缓缓地将马儿驰向道旁，让出路来。

转瞬之间，十余匹健马已追上了这一人一骑，铁蹄卷起了阵阵尘土，风驰电掣般自这一人一骑身旁掠过。

任它灰尘弥空，任由满路的尘土飞拂一身，那中年文士仍是低着头，策马缓行，生似他不属于这个世界。

就在双方交错而过的刹那间，那十余匹健马群中突然传出一声轻咦，一阵马嘶起处，那十余匹健马一齐飞旋，突然停下，好精湛的骑术！

原来，这十余匹健马上，全是腰悬长剑的大汉，一个个都是衣着讲究、气宇昂然、双目放光、威猛绝伦。

尤其是为首的一匹火炭般的赤马上，那位环目虬髯的锦袍大汉，眉宇间更流露着一种慑人威严，气质非凡，直令人不敢仰视。

那华贵装配，人如虎，马如龙，一比之下，更显得中年文士的寒伦、柔弱。

但是中年文士对横于道中的十余匹铁骑竟然视若无睹，仍然策动他那匹瘦得可怜的坐骑，低着头缓缓地行进。

那为首的锦袍大汉，望了望这一人一骑，哑然一笑，微一摇头，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数年遍寻天下，毫无所获，不意今日竟在这儿遇上。朋友，我想打扰片刻。”

那中年文士呆了一呆，突然勒住马缰，缓缓地抬起头来，看了对方一眼，满面惑然道：“这位，可是唤我么？”

那锦袍大汉一笑说道：“这条路上我们尚未看见第二个人！”

那中年文士“哦！”了一声，道：“在下与足下素不相识，不知……”

锦袍大汉一笑说道：“相逢何必曾相识，我有件事儿想和阁下商量一下！”

那中年文士呆了一呆，道：“阁下请讲。”

那锦袍大汉望了对方哪马后书篋一眼，道：“拙荆性喜音律，爱箫成痴，我不惜重金遍寻海内，但所获均属凡品，无一能令拙荆满意。今见阁下书篋中这管玉箫颇为不凡，不避唐突，想请阁下割爱，我不惜千金，不知……”

那中年文士接口道：“阁下目力如神，我这管玉箫确非凡品，然此乃祖传，恕我难以从命！”说罢，策动瘦马，就要行进。那锦袍大汉忙一摇手，道：“阁下慢行。”

中年文士又勒住马缰，蹙眉说道：“在下说过，恕难从命！”那锦袍大汉颇为窘迫地一笑说道：“阁下雅人，以金易宝那是亵读，这样行不，阁下若肯割爱，我愿以一件家传至宝奉赠如何？”

中年文士深注对方一眼，道：“阁下爱妻情深，委实令人感动，在下文武两无所成，身无长技，更无大志，但是生平亦唯爱音律，此箫又系祖传，故敝帚自珍，爱逾性命，便是倾天下之所有，在下也不能割爱。”

锦袍大汉尚未开口，身旁一名劲装大汉突然沉声说道：“好大的口气，区区一管箫儿能值几何？我家主人只是看你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故才好言相商，你最好不要太不识相！”

中年文士霍然色变，凝注哪劲装大汉，方待发话，那锦袍大汉已忙将哪大汉斥退，马上拱手，歉然一笑，说道：“下人粗鲁，失礼冒犯，先生雅人，必能容之，我这里谨代谢过……”

话锋微顿，略做沉吟，毅然又接道：“正如阁下所说，我爱妻情深，远胜于爱我自己的性命，强抢掠夺，我不屑为！不过阁下若是执意不肯割爱，我为了爱妻，也就不得不强行购取了，还望阁下三思。”

中年文士闻言脸色又变，冷冷一笑，道：“视阁下不似一般俗人，怎地也做此语？岂不闻君子各有所爱，不夺人所爱，百无一用是书生，但书生尚能不屈于威武，阁下若是不顾身分，自信下得了手，那么，请！玉箫在此，伸手可得。”双目紧紧地凝注对方，神色冷漠，不言不动。

锦袍大汉大感窘迫，以他的身分，岂肯动手强夺人家手中之物，但自己的爱妻又是爱箫成痴，此箫更是举世难寻其二，如若错过，岂不遗憾终生？为难之下沉吟不语。

蓦地里，一声粗扩大笑：“爷，您还犹豫怎地？”

一名大汉挥舞着长鞭，鞭梢恍若灵蛇，闪电般飞卷向半露在书篋外的哪管玉箫。

中年文士冷冷一笑：“强取豪夺，何异草寇？北京城原来是这么一种地方，怎不令人失……”

“望”字未出，锦袍大汉突然嗔目一声大喝：“住手！”

挥掌遥拂，“啪”地一声，长鞭应手而断，那名大汉竟也被震得身形连晃，险些坠下马来。

接着深注中年文士一眼，喟然一叹，道：“君子有成人之美，阁下……唉！”满面懊丧，一挥手，率众疾驰而去，铁蹄动地，卷起千丈黄尘，转瞬不见。

中年文士一直望着哪十余健骑消失，始摇头一叹，说道：“算你见机得早。”突然又神色一变，无限的惆怅、黯然，目光呆视着前方，喃喃自语道：“我这是何苦？他说得不错，君子有成人之美，他是为了爱妻，我又为了谁？自己抑或是她？……”

“真巧，他那爱妻也是个性喜音律，爱箫成痴的人儿，可是我哪爱箫的人儿却已投入别人的怀抱，怪谁呢？天？她？我？……”一声自嘲苦笑，策动了瘦马缓缓向前驰去，渐渐地消失在低垂的暮色中。

一弯上弦月，从一片淡云中露出了金钩。

夜空中群星闪烁，淡云朵朵，晚风轻拂，夜凉如水。北京城内早已万家灯火，明灭掩映，街道上更是熙来攘往，热闹非凡。

八大胡同，是走马王孙折柳章台的好去处。

天桥，则是龙蛇杂居，无奇不有的好所在。

这是帝都城开不夜最热闹的一方。然而，在靠近紫禁城一带，却又是这帝都宁静冷清的另一面。

□□□

这是一座远离喧嚣，很大，又宏伟的院落。两扇朱漆大门紧闭着，铁环映月生光，青石石阶十二级，左右对峙着两尊巨大的石狮子。神态威猛，桎桎如生。

两个瓜形巨灯分悬大门两侧，照得大门口光同白昼，毫发可见。

藉着灯光，老远地便可看见门头横匾上那四个铁画银钩的朱红大字：

“神力侯府”

侯门一入深似海！一点也不差，这片院落便不知深有几许。稠密的林木中，但见灯光闪烁，在微明的月光下，也可以从阵阵夜风掀开的树海中，看到几角飞檐廊牙。

显然，那树丛中，蜿蜒曲折的小径漫回处，青石小桥所指处，必然是亭、台、楼、榭，一应俱全。

天上神仙府，人间王侯家。果然不错，这庭院建筑得幽深宏伟、美轮美奂，烟水涟漪，恍若仙境。

后花园中的一座精雅小楼上，灯光犹亮，盖过了那柳梢的一弯冷月。

由半掩的轻纱中内望，小楼内，香冷金猊，被翻红浪，牙床玉钩，锦帐低垂。

临窗一张亮漆桌上满是书册，笔砚之旁还放置着一本雪白薛涛笺。

榻头粉壁上，悬挂着一柄斑斓古剑，古剑之下一张漆几上，却放着一支通体雪白的古玉笙。

房内金猊中轻烟袅袅，兰麝幽香飘传夜空。

显得那么美，那么宁静。

房外，朱栏上，正凭倚着一位身着雪白轻纱晚装的人儿，那是一位风华绝代的少妇。

月色映着灯光，照在她那白皙晶莹的肌肤上，隐隐地有一种迷人的光采。

她有着一对清澈而深透的眸子，一双远山般黛眉，瑶鼻樱唇，一笑就会露出一口贝齿。

秋水为神，玉骨冰肌，清丽出尘，她美得令人几疑天仙小谪尘寰，尤其是在这画般的仙境里。

夜色美、夜景美、人儿美，唯一美中不足的，该是那白衣少妇一对望月发愣的眸子里像是蒙上了一层薄雾，而且黛眉深蹙，眉宇间充满难解的忧愁，娇靥上也是那么冷得如同冰霜。

夜凉，而静，她也独自凭栏，愣愣地望着那一钩新月，不言不动，这片美景整个儿地凝结在静中。

夜色似水，景丽如画，人美如仙。

蓦地一声轻叹划破宁静的一切，一个银铃般无限甜美悦耳的低吟，自那白衣少妇的樱口袅袅而出：

“‘樱桃落尽春归去，

蝶翻轻粉双飞，

子规啼月小楼西。

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

……望残烟草低迷，

……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

……何时重听玉骢嘶，扑帘飞絮，依约梦回时。

闲寻旧曲玉笙悲，关山千里恨，云汉月重规……’”两排长长的睫毛一阵翕动，两串晶莹珠泪滑过玉面，无声坠落。好伤心的辞句，看来她是个断肠的人儿。

听——

“‘多少泪，断颊复横颐。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月明吹，肠断更无疑。’”

吟声方了，举袖就待拭泪，突然背后响起一个轻柔话声：“梅霞，又在独自凭栏，望月垂泪了，不怕我心碎么？”

白衣少妇娇躯微震，忙自拭泪回身，整衣敛衽：“侯爷，您回来了，恕妾身……”

“梅霞，你又忘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大手，无限怜惜地将她挽起，将她揽过，替她轻轻地拭去娇靥上的泪渍。

她激动地：“侯爷，您……”

“你听我说，梅霞。”月光下现出一个魁梧的影子，缓缓地拥着她走向朱栏：“我不知说过有多少次了，我们是结发夫妻，为什么不能像一般人那么随便？那么亲近？梅霞，你是我的爱妻，应该深知我的性情，我耿直、纯厚，有时粗鲁的令我自己讨厌，但我不喜欢那些什么侯爷、夫人的称谓，你为什么不像我叫你梅霞一般地叫我小天？这多亲切、多动听 难道你不愿意？我怕听那显得生疏的侯爷，我宁可不要这个头衔。”“妾身……”

“不，你。”

“是！我不是不愿意，而是……”

“没那么多理由，梅霞，既然愿意，那么叫，叫吧！我在静静地等着听。”

“小，小天。”声音微带颤抖，一抹飞红掠上她那如花娇靥，不由自主地将一颗乌云螭首埋向那宽大强壮的胸膛。

“嗯！”那高大的人影也自微微的一颤，那强而有力的手臂将她揽得更紧了。有点儿像自言自语：“梅霞，梅霞，你知道我等了多久？五年来，你知道我多么渴望你能这么叫我？五年来这是第一次。梅霞，今后永远这么叫我，行不？我们是夫妻，不必那么拘束，要像一般夫妻一样，知不？……”

“我知道，小天，我会的，永远都会，但只能在人后，像现在一样。”

那高大人影豁然大笑，声震夜空：“当然，傻孩子，当然是在人后，就像现在一样，唉！我真讨厌见那些嘴脸，我们永远像现在一样该多好。生生世世为夫妇，只羡鸳鸯不羡仙。梅霞，你记着，有一天我会带着你，就只我们两个，什么都不带，远远地离开这儿，另外找个地方清清静静地过一辈子……”

她有点娇嗔：“什么都不带？只有我们两人？”

他沉醉在甜蜜中，显然还没有发觉：“嗯！就只我们两人，什么都不带。”

她突然仰起螭首，娇笑说道：“我们的两个孩子呢？”

“噢！”他失笑了，一边用他哪蒲扇般大巴掌拍着头，一边道：“该死，该死！还有我们的忆卿、小霞，对不？我们两人的心头之肉当然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她满意了，娇媚地望了他一眼，就要缓缓垂下螭首。

突然，他伸手托住她的粉额，道：“梅霞，刚才为什么哭？是不是又在想夏……”

“小天！”她如遭蛇啮，一声尖呼，花容倏变，挣脱他的手臂，疾退几步，一双玉手掩住娇靥，颤声说道：“小天，不要提他，不要提他，你忘了我不准你在我面前提起他……”显然，她是被触动了心中的创伤，无限悲痛，娇躯一阵轻颤，终于低声饮泣起来。

他无限歉然，无限爱怜，走过去又轻轻地将她揽入怀中，轻抚着她那满头秀发，默然不语。

半晌，方始一声低喏：“原谅我，梅霞，我无意刺伤你，我只是不明白，这么多年你怎么一直忘不了他，难道说我对你的爱不够？仍不够使你忘不了他？梅霞，看看我，我现在是你的丈夫，我不能让你这么痛苦，梅霞，你是因为他的去世而嫁给了我，我感激你，若非如此，我也不敢……”

她突然失声悲呼：“小天，别说了，别说下去了！我知道，该感激的是我，我更惭愧……以前的不提，现在薛梅霞是你傅小天的妻子，她却仍然难忘那死去的夏梦卿，她自己觉得可耻，小天，因为她对你不贞……”

“梅霞！”他突然一声沉喝，将她哪双粉臂抓得紧紧地：“你冷静点，梅霞，更不准胡说，你知道这会令我难受！梅霞，别提以往了，那是过眼云烟，让它过去吧！我虽未见过他，但却久仰玉箫神剑闪电手之名，更知道他是字内第一奇才，强过我许多；但是，梅霞，只要我们能幸福地过活，他那天英灵也会瞑目的……”

“不，小天，你才是天下最不平凡的奇男子，你知道我过去的一切，却仍是这么爱我，我惭愧，永远歉……”

“梅霞，瞧你，又来了？我们不谈这些了，让我们谈些别的，我刚想起适才在城外碰见的一件事，那个穷酸倔强得令人佩服，确是少见……”

那白衣少妇蹙眉接道：“读书人多半很文弱，但每个读书人却都有一股书呆子硬脾气，看来你又去惹人家了，对不？”

那高大人影此刻已完全露在灯光与月光下，正是那环目虬髯、威猛绝伦的锦袍大汉。此刻，他已换上了一袭绸质青衫，袖口微卷，筋肉突起，豪壮中显出几分潇洒意味。但见他微一点头，环目炯炯，凝注在白衣少妇那一张吹弹欲破的清丽脸庞上，笑道：“你说得不错，我是惹了他，但谁叫你爱箫成痴？谁又叫他有一管举世难寻的上好玉箫？”

白衣少妇神色间突然掠过一片难言的喜悦，道：“真的？举世难寻，你不觉过于……”

“过于夸大其辞，是不？”神力威侯傅小天一笑道：“一点也不，这许多年来受了你的熏陶，我自信品箫的眼力已是不差。他那管玉箫通体晶莹雪白，不带半点瑕疵，我一眼就能看出那是出自名匠之手，而且是琢造自一块千年寒玉；因为这等炎热的天气，他哪匹瘦马又经过长途跋涉，竟然一丝汗迹也没有。”

白衣少妇喜道：“如果你看得不差，哪果真是举世难觅其二，因为千年寒玉箫举世只有一支……”

蓦地，她神情大变，娇躯猛震，急急接道：“小天，他是个读书人？没错么？什么样儿？”

傅小天呆了一呆，突然纵声大笑：“霞，我看你是永远忘不了他……”

她一阵轻颤，娇靥上闪过一丝难以言喻的表情，缓缓地垂下螓首。

傅小天呆了一呆，目光中一片爱怜，神色中无限歉疚，搂在她腰间的哪只手臂紧了紧，道：“霞，别生气，开玩笑的，人死焉能复生？其实你也太痴了……”轻喟一声，接道：“听我说，霞，他是个一身雪白儒衫的中年文士……”

她娇躯又是猛地一震，飞快地抬起螓首。

傅小天又道：“只是那张本该俊美绝伦的脸儿却又黄又丑，我觉得很不相衬。”

一丝黯然之色掠上那张清丽如仙的娇靥，她大为失望，难过得想放声痛哭，然而在失望之余却免不了感到安心，一颗猛跳的芳心，渐渐地又恢复了正常。

她现在简直生活在矛盾里，极希望有一天奇迹出现，他会突然站在自己面前，甚至风闻他再规武林。但奇迹总是微渺得可怜，而且就这件事情来说，更是荒谬得可笑，因为早在六年前，武林中已遍传他的死讯，这些年来，怕不侠骨早随草木同朽了。

但是她也不希望再看到他，因为，无论怎么说，她到底还是负了他，不

但没有自绝殉情，追随他于地下，而且并未能为他守身如玉，终于嫁给了这位权极一时、富可敌国的神力威侯傅小天。她这位侯门丈夫，无论在哪儿，即使是在御前，也仍是不减他那豪壮的侠风。对她，更是百依百顺，情深似海，爱逾自己的性命，使她永远难忘，也最使她感动的，是他那句：“霞，我宁可什么都不要，就是不能失去你。”虽然，她时常因怀念那死去的他，而极为痛苦，但她却绝不能否认正生活在无比的幸福中，得夫如此，尚复何求？

对死去的那位武林第一奇才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如今，她的愧疚比爱更多，设若他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她又有何面目见他？

她自己也知道，她痴得可笑，也痴得可怜，但现在却有一点使她难以释然，想起来，她的心就会一阵猛跳，那就是：千年寒玉箫举世只有一支，怎会落在他人之手？莫非……

不可能，人死绝不能复生，更何况那中年文士形相差得太多。

可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那真是一支千年寒玉箫，定可由此人口中得到一些她想要知道的事情。

她又陷入矛盾，她希望自己的丈夫是看错了。

然而，她又希望那真是那管千年寒玉箫。

一时间脑中闪电飞旋，百念恍如浪涛，汹涌澎湃，此落彼起！

为此她沉默了，只把那双蒙着一层薄雾般的眸子，呆呆地凝注茫茫夜色出神！

过了半晌，她突然轻轻地叫了一声：“小天。”

傅小天无限温柔地：“嗯，怎么？”

她暗地一咬银牙：“我想见见哪读书人，你能不能答应？”

傅小天呆了一呆，走前一步伸手扶上她的香肩，微一皱眉：“霞，你怀疑……”

她转过娇躯，伸出一双晶莹雪白的玉手，凄婉一笑：“不是怀疑，而是一种潜在的希望。无论如何，小天，你放心，我已是你的妻子，而且，我们也有了孩子。”

傅小天不禁赦然，苦笑一声，道：“霞，你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你……”

一丝愧疚袭上心头，她忙自接道：“告诉我，你答应不？”他略一沉吟，毅然点头：“行，不过……”

“你担心找不到他？”

傅小天道：“是的，你不觉得北京城大了些？”

娇靥上的神色，已难掩心中的激动，她微微一笑，道：“北京城确是不小，但要问你是否真的愿意让我见他？”

傅小天坦然说道：“你应该知道我不是这种表里不一、心胸狭窄的人。”

她柔婉的一笑，道：“那就容易极了，就凭你神力威侯四个字，我认为可以在北京城里找到一根失落的针。”

傅小天不禁失笑：“梅霞，你太看得起这四个字了，告诉我，你想在什么时候见他？”

她略做沉吟，道：“找人不容易，我不急。”

傅小天微微一笑道：“我倾这神力侯府之力，再找纪泽帮个忙，明天我就想把他交给你。”

她微一蹙眉，道：“我觉得这点小事，不值得惊动九门提叔。”

傅小天翻腕反抓两只柔荑，紧了一紧：“是的，霞，但你要知道这是为了你，为了你我就是惊动圣驾也不为过。”

她显然为这一句朴实无华，但却包含海般深情的话儿所感动，娇躯一阵轻微抖动，仰起娇靥，妙目凝睇，泪光盈然，颤声说道：“小天，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你叫我如何报答……”

缓缓地，一个如绵娇躯偎向哪既宽又阔、强而有力的怀抱中。

他伸出大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满头秀发，虎目呆呆地凝注楼外那茫茫夜色，喃喃他说道：“霞，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不要你报答，只要你生生世世永远这么唤着我。”

她娇躯又是一阵轻颤，没有说话，但却偎得更紧，无言胜有言，这已胜过千言万语。

他满足了，虬髯满布的黑脸上浮起了一丝甜蜜、安慰的微笑。

两个长长的人影，由楼上映射到楼下院中一池绿水中，旁边是那水底一钩新月。

一阵晚风过处，平静的池水起了一阵涟漪，月影晃动，人影跟着渐渐模糊……

□□□

天方破晓，北京城依然很寂静，人们仍然在酣睡中，光线薄弱，微微有些亮光的大街上，显得异常空荡，空荡得看不到一丝人影。

有的只是几片纸屑，被清凉的晨风吹拂得时东时西，满地飘零。

空然一阵隆隆之声，划破了寂静的晨空。

神力侯府后面的两扇铁门缓缓地向内打开，数十健骑驮着数十精壮的黑衣大汉，一阵风般疾冲而出。刹那间，得得蹄声响彻了半个北京城，那晨间的一份宁静顿时荡然无存。

那数十铁骑一出侯府后门，立刻散为十余路，分别驰入不同的街道。

又是一阵隆隆之声，两扇铁门又自缓缓关上，这里重归寂静，但北京城各个角落，却响起了蹄声。

北京城西，一家名唤悦来的客栈内，靠后院东北角哪间客房里。

一个面色焦黄的中年文士正自拥被平坐，手里把玩着一支通体晶莹雪白的玉箫，不住的抚摸，呆呆地出神。

两只眸子有点微红，看来他似是彻夜未眠，因为几上的一只白烛已只剩下寸许一段，犹自亮着，蜡泪流满几面。

他双眉蹙得很紧，突然之间，眉梢却微微地扬了一下，但只一凝神，随即又恢复了刹那前的神态。

片刻之后，一阵急促的蹄声由轻微而渐清晰，由远而近，转瞬间自客栈门前疾掠而过，渐渐地又渐去渐远……

显然，这一阵蹄声惊醒了客栈中犹自酣睡的人们，别的客房里，接二连三发出了声响。

中年文士似乎深觉这阵蹄声不该打断了他的沉思，但他却无可奈何，低叹了一口气，翻身吹熄了几上残烛，随手将玉箫置于枕下，准备躺下。

但一阵急促的步履声却于此时响起，直奔后院而来。紧接着，院中响起了店主的吆喝：“各位，请起了，查店的官爷马上就到了。”

“各位，请起了……”

又吆喝了两遍，中年文士似是极为不耐，一声长叹，狼狈地一掀棉被翻身下床。

脚方着地，那步履声已到了他的门前，他方一蹙眉，门上已自响起了一阵轻微的剥啄声：“相公，您起来了么？”

中年文士蹙眉侧首，向着门外说道：“有你这么几声吆喝，足可震动整个帝都，我焉能不起？”

门外那人干笑一声，道：“真对不起，惊醒您的好梦，我可否进来说话？”

中年文士双眉一耸：“请进。”

门外那人应声推门而入，一进门便是连连打拱做揖，无限歉然地赔笑说道：“相公您多包涵！惊醒各位好梦，情非得已，实在是因为查店的官爷们马上就到了。”

中年文士冷冷说道：“这个我知道，但设若天天如此，日后谁还敢来北京投店？”

那人赔笑说道：“相公说得是，设若天天如此，北京城这些客栈就非关门大吉不可，但好在十余年来从未有过，这还是头一遭。”

中年文士神色中露出了诧异，“哦！”了一声，说道：“原来这只是头一次，你知道为什么这般兴师动众么？”

那人微一摇头，道：“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神力侯府与九门提督府的差爷们全都出动了，而且还是挨家挨户，以我看，大概是要拿人。”

“拿人？”中年文士一笑说道：“北京城那些小衙门是干什么的？何劳神力侯府与九门提督府健骑尽出？岂不有点小题大做？”

那人忙一摇手，道：“相公，相公您虽然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这一点您可是门外汉！北京城卧虎藏龙，能人辈出，形色极杂，若是来个江洋大盗，小衙门别说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敢哼一声。”

中年文士又“哦！”了一声，扬眉笑道：“这两个大衙门不但敢哼，而且敢拿人，足见他们行喽？”

“这一点也不假。”那人极其严肃地点头说道：“相公有所不知，不要说傅侯与纪大人各是一身神鬼莫测的武功，马上马下万人难敌，就是这两个府中的差爷们，又哪一个不是骁勇善战，以一当百？寻常武林人物根本不敢轻捋虎须，个把江洋大盗哪必然是手到擒来。”

中年文士又“噢！”了一声，微笑不语。

那人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

中年文士突然一笑说道：“店主东，你看我可像江洋大盗？”

那人闻言一惊，呆了一呆，忙道：“相公，您莫要开玩笑，相公文质彬彬，一派斯文，只怕难有缚鸡之力，怎会是……”

中年文士微笑接道，“百无一用是书生！店主东，你既已看透了我，那么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那人闻言大窘，搓手连连，不知所措。

原来，他委实对这中年文士有点不放心，因为这位中年文士是外地人，他老觉得这位中年文士和一般读书人有点不同，但究竟哪儿不同他却又说不上来。

而且北京城里藏龙卧虎，他暮迎南北，朝送东西，接触过的武林人物也不在少数，更知道越是不起眼的人越厉害，尤其是书生、妇女。

半晌，他方始涨红着一张脸，窘迫万般地嗫嚅说道：“相公，您真会开

玩笑，我岂敢，我眼虽老却未花，像相公这般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

就在这时，前院突然传来一阵呼喝。

那人神情一惊，忙道：“相公，可能是差爷们来了，我出去看看。”

中年文士一声请便尚未出口，那人已然步履如飞地，急急忙忙出房奔往前院，看得中年文士忍不住摇头哑然失笑。

他这里刚刚坐下，忽听一阵脚步声又向这边奔来，心知是神力侯府与九门提督府的人走进来了。

抬眼望去，只见店主面色如土地陪着两个黑衣大汉走进后院，而且，直奔自己房门。

他呆了一呆，微一蹙眉，缓缓站起。

他上前挡在门口，冷冷地看了两个黑衣大汉一眼：“两位有何见教？”

店主抢前一步，两条腿直打抖，惊骇地望着他，颤声说道：“相公，这两位是神力侯府的差爷，他两位一进门便说要找像相公……”一眼瞥见两名黑衣大汉犀利目光正紧紧地盯住自己，禁不住一个寒噤，倏地住口不言。

中年文士暗暗一声冷哼，忖道：人言畏官如虎果然不差，可悲、可怜……

但闻居左那名黑衣大汉道：“像么？”

居右那名黑衣大汉应道：“分毫不差，准错不了。”

此言一出，那店主面色更形惨变，更哆嗦得厉害。

中年文士呆了一呆，念头尚未及转，那居左黑衣大汉已然向他发话道：“朋友，我家侯爷想见见你，请你立刻收拾一下，跟我二人往侯府一行。”

中年文士为之大讶，但表面上仍是不动声色，道：“两位可知道我是谁，姓什么、叫什么？”

那居左黑衣大汉一怔说道：“不知道。”

“就是了。”中年文士淡淡一笑说道：“两位不知我姓什名谁，我无此殊荣，与你家侯爷更是素昧平生，二位可叫我如何奉召往谒？”

这读书人果然不同于一般读书人，单这胆量已非一般读书人可及。

那居左黑衣大汉顿即为之怔住，一时不知所云。

那居右黑衣大汉却微微一笑，道：“先生不必多疑，我家侯爷完全是一番好意……”

中年文士淡淡一笑，挥手说道：“好意心领，傅侯世代纓簪，名权两重；乃当朝显赫，我只是一介寒儒，道不同不相为谋，恕不敢高攀，不能奉召。”

那居右黑衣大汉眉头微掀，尚未说话。

那居左黑衣大汉却已突然变色叱道：“不错，你很明白，我家侯爷名权双重当朝，要见你，这是求也求不到的事，你可不要不识抬举！”

那中年文士脸色一沉，双眉陡挑，冷冷一笑，道：“和你们这种俗人，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我愿意告诉你们一句，休要说那区区一个神力威侯，就是当今皇帝他要见我也得看我是否高兴！”

居左黑衣大汉闻言既惊又怒，一声暴喝：“好大胆的狂生……”

却突然吃那居右黑衣大汉止住，居右黑衣大汉微微一笑，向中年文士道：“先生既执意不去，我们不能相强，不过我愿意奉告一点，神力侯府并非龙潭虎穴，先生不必害怕……”

一拉居左黑衣大汉说道：“侯爷神威曾使群臣丧胆，何况一个文弱书生？走吧！”

那居左大汉一怔，还要说话，却又给他用眼色止住，只得大惑不解地跟

在后面转身离去。

中年文士冷冷一笑，一声轻喝：“两位站住。”

两大汉同时驻足转身，那居右黑衣大汉微笑说道：“有何指教？”

中年文士淡淡一笑，说道：“你比他聪明得多；神力侯府就是龙潭虎穴，今天我这百无一用的书生也要闯上一闯，等我一下。”转身走向房内。

居左黑衣大汉这才恍然大悟，既佩服又羞愧，“咻”地一掌拍在同伴肩头上，拇指高挑：“老吴，有你的……”

“走吧！”一声轻笑，中年文士背插玉箫，飘然出门，当先向栈外行去。

两名黑衣大汉相视一笑，暗吁口气，急步跟上。

只有那惊魂未定的店主，仍然愣愣地站在哪儿，双目直视，口中喃喃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第二章 疑是深闺梦里人

神力侯府那美轮美奂、华丽高雅的大厅中，神力威侯傅小天一袭青衫，负手昂立。

厅外急步走进了一名黑衣大汉，见了垂手躬身道：“启禀侯爷，那读书人带到了。”

傅小天双眉微耸，微笑点头：“很快，你们办事能力不差，快把他叫到这儿来，通知九门提督府说人已找到了，改日我再去谢他们。”

黑衣大汉躬身应声而去。

傅小天却面带一丝微笑，缓缓地转过身子，面对那御笔书的一幅中堂站定。

不久，大厅外响起了一阵步履声，及门而止。

“禀侯爷，客人到。”

傅小天头也未回，道：“请客人进来，传话内院，请夫人。”厅外两个黑衣大汉应诺一声，向着同来的中年文士略一拱手：“先生您请，无侯爷令谕，我等不敢擅入。”大步转往内院。

中年文士已可看到那位一袭青衫、负手而立的傅侯，暗暗一声冷笑，好大的官架子。有心转身离去，但转念一想，既已来此，何不索性弄清楚对方为什么一定要见自己？同时，他也想见识一下这位名震朝野的神力威侯傅小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心意一决，干咳一声，大步走入厅门。

傅小天恍若未觉，依然面内而立。

中年文士暗哼一声，于一丈外驻步，冷冷说道：“寒儒商辛仁见过傅侯。”

傅小天向后微一摆手：“先生请坐。”却是仍未回头。中年文士陡然挑眉，但旋即又淡淡一笑：“久仰傅侯礼贤下士，却不料如此待客，好叫在下失望。”

傅小天头仍未回，道：“你口舌很犀利，可是我要告诉你，这儿不是卖弄口才的地方。”

商辛仁一笑说道：“我看不出这儿有什么特殊。”“你不要忘了这儿是神力侯府。”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承先人余荫，不见得怎么高明。再说，我尚未将神力威侯四字放在心上。”

傅小天冷哼一声道：“你的胆子不小，我要杀你容易得很。”

面辛仁掀眉失笑道：“过奖！士可杀不可辱，我不会屈于威武；若是怕死，我也不来了。”

傅小天悚然动容，道：“你委实狂得可以，更有些自以为了不起。”

商辛仁耸肩笑道：“彼此，彼此，我有同感！不过我这狂傲、了不起，一向是因人而异。”

小天平日自诩口才，今日始知逊人多多，道：“我说过你口才很好，但我请你来，不是要你来和我过不去的。”

商辛仁道：“岂敢，你我素昧平生，无半面之缘，我不知为何能获如此荣宠？”

“荣宠？你为何不说是讨厌？”傅小天突然转过身子，笑道：“你我何止半面之缘？”

商辛仁顿时愣住，半晌，方始说道：“看来我是有眼不识泰山了，原来阁下就是傅威侯，阁下不惜劳师动众把我找来，莫非是要我为昨日城外之事赔罪？”

“老弟！”傅小天纵声大笑，大步走上前去，一把握住他那骨瘦如柴的双手，无限诚恳地道：“从现在起，你是商辛仁，我是傅小天，在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神力威侯，好在你也未将它放在心上，你是我平生仅见的一位出奇人物，你的胆识、傲气、谈吐、气度令我心折，我要好好的结交结交你这位百无一用的书生……”

商辛仁突然蹙眉轻呼：“侯爷，鸡筋不堪虎腕。”

傅小天呆了一呆，松手纵声大笑：“老弟，你到底是读书人，文弱得可怜。”

商辛仁一边揉着双手，一边蹙眉苦笑道，“不然何以区别武夫、书生？侯爷，你这般不耻折节，令我有点受宠若惊。”

“够了么？老弟。”傅小天赧然笑道：“你是读书人，读书人应知谦让之道，路要让一步，味须减三分，别得理不饶人。你适才说得好，我不过仗着先人遗荫，没有什么了不起，能交上你这个朋友，应该是我的荣幸！不多说了，我生性放荡不羁，你也别拘束了……”

商辛仁一笑接道：“唯大英雄能本色，我和你侯爷差不多，也好不到哪儿去。”

傅小天哈哈大笑：“好个唯大英雄能本色，哪里是差不多，分明是臭味相投！哈哈，来，咱们坐着谈谈。”

落座定，商辛仁略做沉吟，道：“我还有些琐碎事，不克久留，侯爷是否……”

“怎么？要走？”傅威侯突然瞪眼大呼：“不行！天大的事有我替你包办，今后我这小小侯府便是你的家。”商辛仁神色间难掩心中激动，他故意一声苦笑：“侯爷，你尚未说出何事见召？”

“见召？”傅小天道：“你是有意损我？……不是我，是拙荆，她想见你。”

商辛仁呆了一呆，道：“侯爷，我不懂。”

傅小天微微一笑，指着 he 背后那管玉箫：“你忘了，她性喜音律，爱箫成痴？”

商辛仁“哦！”了一声，尚未开口。

屏风后突然转出一个青衣美婢，微一衿衿，道：“侯爷，夫人到。”

傅小天大笑道：“说曹操曹操就到，有请。”

已闻佩环脆响由远而近。

商辛仁连忙敛神收态，将身站起，整衣相待。

一阵沁人香风扑鼻，屏风后，袅袅转出了风华绝代、清丽若仙的白衣少妇。傅侯夫人，一品命妇薛梅霞。

商辛仁知书达礼，早已低头垂目，故未能看见这位雍容高贵的一品夫人。

但薛梅霞那双清彻深邃美目，第一瞥便投向了，他，猛然觉得这身形对她极为熟悉，却又不能确认，心头一震，倏然停步，柔声说道：“薛梅霞不敢当，先生请坐。”一双眸子却等着他仰脸。

商辛仁闻声身形一震，猛然抬头，双目瞥处，两道冷芒般异采一闪即隐。紧接着，身形一阵颤抖，摇摇欲堕，但是，他很快有意无意地扶住了漆几一

角，躬身道：“多谢夫人，商辛仁告座。”

他掩饰得天衣无缝，任谁也未看出他神情有异，包括那一直注意着他的薛梅霞在内。

薛梅霞入目他那焦黄的一张面孔，娇靥上掠过一片失望神色，目光一黯，轻移莲步走了过来，方自就坐，入耳那三字“商辛仁”，不由又是一怔，深注了他一眼，道：“恕我失礼，先生大名是……”

商辛仁“哦！”地一声，忙道：“殷商之商，茹苦含辛之辛，仁义之仁。”

薛梅霞微颌蜂首，道：“日昨听威侯言及，曾于城外冒犯先生之事，得知先生有一管祖传玉箫，我性喜音律，爱箫成痴，今日所以邀奉，一来赔罪，二来想见识一下先生那祖传仙品……”

商辛仁忙自接口道：“在下冒犯威侯虎威，未加降罪已属万幸，何敢当这赔罪？二字玉箫虽属传家之物，但不过区区俗物，只怕有读夫人清眼。”取下玉箫，双手递给傅小天。

傅小天接过玉箫，一笑说道：“老弟，休忘了你自己那句‘唯大英雄能本色’，我还是喜欢你那狂傲不羁、豪情万丈的形态，干什么这般咬字嚼文，酸得令人难耐。”随手将玉箫递给爱妻。

商辛仁淡淡一笑，默然未语。

玉箫入手一阵清凉，薛梅霞只略一注目，心中立刻百味齐涌，激动如怒潮澎湃，一阵晕眩险些栽倒，她认出这管玉箫正是昔日自己时常把玩、爱不忍释之物，也即是自己昔日情人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长年不离身之兵刃。一刹那间，她脑际又浮起当年哪形影相随、箫笙和鸣的甜蜜情景，然而，如今……

她强忍心中如割悲痛与欲坠热泪，强自一笑，道：“如我看得不错，这该是一管举世难觅其二的千年寒玉箫，对么？先生。”

商辛仁神情一震，只得点头：“夫人目力如神，委实高明，这确是一管千年寒玉箫”薛梅霞一双妙目紧紧地盯住他，微一点头，淡笑说道：“恕我冒昧，它真是先生祖传之物么？”

商辛仁大力窘迫地道：“这，这……”

薛梅霞淡淡一笑，又道：“千年寒玉箫是真非假，先生姓商，那么我敢断言，先生这祖传之语是假非真，因为我知道这千年寒玉箫举世只有一管，而我也认识此箫之主人，他是宇内第一奇才，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先生以为对么？”

一番话听得商辛仁心神连连狂震，事实如此，他无从否认，更不敢接触对方那双紧紧盯住他的眸子，暗一咬牙，垂目说道：“面对高明，我不敢再行隐瞒，此箫确非商辛仁祖传，而是……”

薛梅霞突然说道：“够啦！”娇躯一阵轻颤，花容亦已惨变，略一沉吟，倏地转向傅小天，颤声道：“小天，我想……”

傅小天“哦！”了一声，将身子站起，笑道：“老弟，你且坐着，我还有件公事未办，容允暂时告退片刻。”

薛梅霞说不出对自己丈夫有多少感激，因为他未等自己要求，即自行回避，两眶晶莹泪水，在那一双清彻而深邃的大眼睛中徘徊，突然无声地坠落襟前，她只喃喃地叫了声：“小天……”

傅小天那高大魁梧的身形却已然消失在屏风之后。

商辛仁那焦黄的脸庞上也自骤起一阵极其轻微的抽搐，一双眸子愣愣地

望着屏风，默然不语。

显然，他也深深地为这情景所感动，同时对这位盖世奇男的威侯，由衷地涌起无限钦敬。

半晌，薛梅霞一声轻呼，打破了厅中寂静得令人窒息的空气：“先生！”

商辛仁倏然惊醒，忙地站起，施礼说道：“既是侯爷公务在身，商辛仁想改天再来拜谒。”

薛梅霞双目紧紧地盯住他，淡淡说道：“先生不必有所顾忌，请坐。”

商辛仁仍自犹豫，薛梅霞黛眉微扬，淡淡又道：“我以为先生应该知道，傅侯之所以托辞离去，乃是因为我有几句不愿让人知道的话儿，要向先生请教。”

商辛仁神情微震，忙道：“夫人原谅，我没有想到。”

薛梅霞淡淡说道：“先生何不说，根本怕见我，根本就不愿和我多说话。”

商辛仁忙地再拜：“夫人言重，商辛仁一介草民，怎敢……”

薛梅霞强自傲笑道：“先生这是骂我？”

商辛仁倏然垂首，他好像是深慑于这位傅侯夫人的威严。薛梅霞淡淡一笑，道：“薛梅霞有事请教，不敢怠慢，先生还请坐下。”

商辛仁无可奈何地道：“遵命！”依言坐下。

薛梅霞深注商辛仁一眼，美目突放异采，道：“恕我直言，我觉得先生很善于装扮……”

商辛仁身形一震，忙道：“我很愚昧，夫人这话……”

“既然此箫为别人所赠，先生为何骗说乃是家传之宝？”薛梅霞轩眉接问。

商辛仁暗吁一口大气，“哦！”了一声，苦笑说道：“夫人原谅，商辛仁自有万不得已之苦衷。”

“我愿意听听先生这万不得已之苦衷。”薛梅霞紧紧进逼。

商辛仁道：“因为我答应过那赠箫人的托付与叮嘱。”

薛梅霞道：“既然如此，我不懂先生为什么又不遵守自己的诺言，先生这么做，岂不有点愧对那赠箫之人。”

“夫人所责极是。”商辛仁赦然苦笑，道：“但我觉得我并没有错。”

薛梅霞黛眉微扬，道：“为什么？”

商辛仁略一沉吟道：“因为我自知难逃高明法眼……”

薛梅霞螭首微垂，凄惋一笑接道：“先生该说乃是因为知道傅侯夫人便是薛梅霞。”

商辛仁神情一震，垂首说道：“是的，夫人，这也是一个原因。”他说得很低，低得几乎使第二个人无法听到，而且声音有点颤抖。

薛梅霞一声苦笑，道：“我很怀疑，而且敢断言，这不是原因之一，而是唯一的原因。我原想请教先生为什么不说出这唯一的原因，而反要另托他辞，但我知道，这个问题可能将使先生难以答覆，所以，我改变了主意，以另一问题请教；请问先生，先生早已知道我与那赠箫人之关系，对不？”

在她意料中，眼前这位中年文士必然不能不点头，殊不料大谬不然，对方竟然微一摇头道：“不，我不知道，但从现在起，我开始有点明白了。”他这几句话答得很妙，妙得使这位诰命一品的傅侯夫人，所采一步紧迫一步，剥茧抽丝的询问方式受到阻碍，徒劳无功，而不得不另觅途径。

薛梅霞淡淡一笑，道：“是早知抑或是现在方始有点明白，只怕只有先

生一人清楚，我不愿也不敢多说，如今再请问先生，那赠箫人该是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不会错吧？”

这一句，他答得也妙，他说：“我只知道他确是姓夏，但却不知他是否即是夫人所云之夏梦卿，更不知他是否是玉箫神剑闪电手，因为我是个读书人，读书人不愿多知恩怨纠结、动辄血腥的武林中事。”

薛梅霞淡淡一笑，极为平静地道：“先生既知他姓夏，想必是他亲口告诉先生的，那么，他另外还对先生说了些什么？”

商辛仁略一沉吟，道：“他要我凭此一管玉箫找遍天下，寻访一位绝代巾帼，一位曾与他有过啮臂之盟的奇女子，薛……”有点激动，深注薛梅霞一眼，畏然住口不言。

但薛梅霞竟然显得异常平静，淡淡一笑，道：“我来为先生接下去，薛梅霞，可是？先生！那么，找到了她又将如何？”

商辛仁淡淡说道：“告诉她，不必为他苦守，另找终身寄托。”薛梅霞娇躯一阵轻颤，唯神情间依然很平静：“这一点，她早已做到了，而且，是在没有得到先生传话的五年前。但是，她不懂，她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先生传话，而不自己对她说？”

“很简单。”商辛仁唇边飞快地闪过一阵轻微抽搐，道：“他不能自己来，他更有不得已的苦衷，设非如此，谁不愿见自己心爱之人一面……”

薛梅霞心中一阵酸痛，最后她到底又忍住了，仍是那么平静地淡淡说道：“我愿意听听他那不得已之苦衷。”

商辛仁喃喃说道：“因为他身负重伤，命在旦夕，而且在他说完那些话后，就带悲含恨而殁了。”

薛梅霞想哭，但她却逼出了凄惨一笑，笑得令人心酸断肠：“什么时候？”

商辛仁道：“就在不久以前。”

“不久以前？五年前？”薛梅霞娇躯又起颤抖。

“不！不是五年前，这不久以前只能说是一个月以前。”

“你胡说！”薛梅霞一双柔荑紧扣漆椅扶手，突然失声。“夫人！在下不敢！”商辛仁此刻已能保持平静，淡淡说道：“他的死期，没有人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了。”

这话说得丝毫不差，薛梅霞无法不信，因为商辛仁是唯一在夏梦卿临死前，见过夏梦卿的人。

她，缓缓地垂下了螓首，默然不语。

她的内心里，却是愧疚、痛苦更甚，良心无情地在谴责着她，在夏梦卿死后背誓忘盟他嫁，已然使她愧疚不安；五年来每每思及莫不羞愧难当，更何况那夏梦卿的死才只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也就是说，夏梦卿未死，她已做了傅侯夫人，臂上齿痕宛然犹新，这叫她如何不愧恨痛苦欲绝？

唯一使她能支持躯壳，苟活至今，只有一个原因，但是这个原因只有她一人知道，她只准备告诉夏梦卿，然而如今，她只有让它永埋心底，因为夏梦卿确已撒手尘寰了。

她垂首默然。

商辛仁这时却将一双异采闪烁的眸子偷偷地、紧紧地看着她，目光中包含的意思无人能领会，除了薛梅霞，可惜，她一点也不知道他在看着她。

他这么凝注着她，直到她抬起螓首，方始飞快地将目光挪开。

她突然抬起螓首，妙目中射出两道冷电般光芒，苍白的脸庞上充满杀机，

道：“你说他身负极重的内伤，显然这是夺去他生命的唯一原因，请告诉我，他是怎么负伤的？”

商辛仁迟疑片刻，摇头说道：“夫人，很抱歉，这一点，我无以奉告。”

薛梅霞黛眉微挑，道：“怎么？”

商辛仁道：“他根本就没有将因何负伤之事告诉我，更不许我多问。”

薛梅霞突然站起：“我认为这绝不可能，我要为他复仇，希望先生据实相告。”

商辛仁突然很平静，他看了她一眼，淡淡说道，“夫人能为他复仇，我自愧无力之余，只有感佩！只是，夫人，他的性情夫人应该了解得比我清楚，他不愿因自己的事连累他人，也从来不肯让自己的事假手他人，纵然是关系最亲密的人。”

“不错！他确是这般倔强。”薛梅霞微颌螭首，妙目如两把利刃，紧紧地盯住商辛仁，道：“看来先生了解他的程度并不下于我，我不明白双方相处没有几天，先生怎能了解他这般清楚？”

商辛仁神情一震，说道：“夫人，这个并不奇怪，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他早已料到夫人必会替他复仇，而他又不愿误了夫人一生，所以他对致死原因始终未吐只字。”

他几次答话，均无懈可击，薛梅霞只有默然，只有在心里暗暗决定，踏遍天涯海角也要查明击伤夏梦卿之人是谁！这不难，因为放眼宇内可能胜过这位已歿奇才者，寥寥无几，不过三数人而已，她要为他报仇雪恨，以减少一点对他的愧疚，良心的自责。

但是，她至此对她那近乎不可能的想法，仍抱着一线希望，她始终怀疑眼前这位中年文士，因为在这片刻交谈中，她发觉对方除了面貌轮廓外，举动、谈吐，也有点与她那心上人夏梦卿相似。

除此，她还发觉对方似乎有意躲避着自己的目光，透着一点怕意，尤其，偶尔在快得几近闪电般，她会瞥见他那一双眸子中隐含着一种光采，这光采曾令她梦魂萦绕，深坠情网，不克自拔；她极熟悉，因为她曾和它朝夕相对，默默传递心曲。五年来，她一直梦寐难忘。然而，这光采却一露于这自称商辛仁的落魄文士一双眸子中。

有好几次，她几乎忍不住心中的激动，想大胆地一诉，但每到那一刹那间，她又极力忍住了。因为，她没有绝对把握，她不能这般冒昧唐突，她是个已婚少妇，而且是诰命一品的傅侯夫人，她虽不是世俗儿女、庸脂俗粉，但她却不能不顾着礼教的尊严、夫婿的颜面。

是故，她只有耐着性子等候，等候对方露出破绽，然而，对方始终应对得合情合理，而且天衣无缝，毫无矛盾可寻。

所以，她仍须多方设法套问，找寻对方那百密一疏的漏洞，面对着这位似乎充满机智的中年文士，她不知能否如愿以偿，但她要耐着性子试，绝不放松、更不放弃。

她，薛梅霞美目紧紧地盯住中年文士，道：“先生，除了这管千年寒玉箫外，我认为他另外还该托付先生交给我一件更重要的东西，一支紫凤钗，我和他的订情之物。”

“紫凤钗？”商辛仁喃喃一会儿，点头道：“不错，夫人！他曾经提起过，但他并未将它交给我。”

“是么？”薛梅霞道：“先生，这就有点不对了，他既肯托付传家之宝

的寒玉箫，似乎没有不把紫凤钗托付先生之理。”

商辛仁仍然很平静，道：“是的，夫人，我知道，我也曾这么想，不过，这也许因为他把紫凤钗视为他唯一爱物，不肯轻易交给别人，而要带着它长眠地下，永不分离吧！”

这些话，商辛仁似乎言出无心，薛梅霞听来却似字字如利刃，直透芳心，鲜血斑斑，但她丝毫没有怪他的意思，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只该受冷嘲热讽，甚至希望有人当面骂她背盟忘誓，一刀一刀地劈死她，这些讽刺的话儿只有使她减少一点心内的羞愧、内疚。

是故她仍是淡淡一笑，道：“我也希望他能这么做，紫凤钗本是一对，我这里也有一管。可怜钗儿的命运与人同样悲惨，钗分人离，而且那一管更代替了我和孩子，那尚未见过他一面的可怜的孩子……”她声音颤抖，语不成声，余下的话儿化为串串晶莹断肠珠泪，缓缓地，她垂下螭首，唯她那眼角余光却未放松坐在对面的商辛仁！

商辛仁神情猛地一震，身形一颤，就要站起。刹那间，他又坐定，变得很平静，喃喃地道：“孩子？他还有孩子，是的，这孩子是够可怜……”

望着薛梅霞一声苦笑，接道：“夫人，我该死，我不该引得夫人更伤心，不过，人死不能复生，还望夫人节哀，勿以泉下人为念，善自珍重，细心抚养两位这点骨肉，那么他那泉下英灵也就含笑瞑目了。”

他开始时的有失镇定，都已落在薛梅霞眼内，她凄惨一笑，道：“是的，先生，我该谢谢你的提醒，我虽然身为人妇，却把那孩子取名忆卿，只是，他未见孩子一面便与世长辞，实在叫人伤心……”

商辛仁身形倏起一阵颤抖，缓缓地垂下头去。

薛梅霞心中一阵激动，她几乎肯定了自己的想法，但是她仍不敢造次，美目盛射异采，道：“怎么？先生敢莫是不舒服么？”

商辛仁神情又是一震，“啊！”了一声，猛然抬头，双眼已微现红意，忙道：“没有什么，夫人，不是，夫人，我只是觉得有点头昏，这是老毛病了。”显得有点语无伦次。

薛梅霞深注着他，蹙眉说道：“想必是先生长途跋涉，过于劳累了，来人。”

屏风后，应声走出一名青衣美婢，衿衽垂首，听候吩咐，薛梅霞吩咐道：“收拾听风轩，请商先生早些休息。”

商辛仁忙地站起，急急说道：“夫人，这万万不可，我立刻就要告辞。”

薛梅霞淡笑说道：“先生一人出门在外，客栈之中，多有不便，千里奔波，为的是找薛梅霞，薛梅霞若不留先生盘桓两天，岂不要被人批评不通人情，不知礼数？”

商辛仁显得更急，道：“夫人好意，商辛仁心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能为夫人效劳，那是我无上荣幸，我看我还是回客栈的好，明日一早，我还有要事，急须离京，万请夫人……”

薛梅霞淡笑接道：“先生，无论你怎么说，我留你是留定了；晚上，我还有事要向先生请教，而且我觉得该让忆卿见见你这位伯伯……”

商辛仁神情又是一震，方一迟疑，薛梅霞已挥手向青衣美婢道：“你去吧！请侯爷”

深注手足无措的商辛仁一眼：“先生请坐。”

商辛仁万般无奈，只得重又坐下，显得有点心神不宁、坐立难安。

薛梅霞看在眼里，脑中电旋，淡淡一笑，道：“先生成家了么？”

商辛仁呆了一呆，神魂不定地道：“谢夫人关怀，我父母弃世甚早，仕途失意，落魄终年，至今孑然一身，到处为家。”

薛梅霞微一点头道：“世上有几人能够得意，得意又能几日？先生不必挂怀，傅侯公忙，我，胸无点墨，长子忆卿，次女小霞，久疏教导，先生既无家室之累，我拟聘先生为长年西席，如此傅氏后代既得蒙化育，先生又可免风霜之苦，一举两得，先生万勿推辞。”

商辛仁忙地站起，急急说道：“夫人，我不学无术，只怕会贻误金玉，同时，我又流浪惯了，不习惯欠居一处，这万万不敢从命……”

一阵豪迈大笑，屏风后转出了神力威侯傅小天，道：“老弟，你又来了，什么事万万不敢从命？”

商辛仁施礼相迎，叫了一声：“侯爷。”

薛梅霞微笑说道：“商先生学饱才高，我想为忆卿、小霞聘他为长年西席，不知侯爷的意思……”

傅小天惊喜大笑道：“这还用问我？你聘定的准是奇才。”薛梅霞道：“先别那么高兴，还要看你的面子如何呢？”傅小天呆了一呆，道：“怎么？”

薛梅霞眨动了一下大眼睛，道：“你不是听到他说什么万万不能从命么？”

傅小天“哦！”了一声，转向商辛仁，尚未开口。

商辛仁又急急说道：“商辛仁不学无术，不敢贻误金玉，况且也流浪惯了，万请侯爷成全。”

傅小天庄容说道：“老弟，我是个粗人武夫，不会说话，也懂得太少，只知道坦诚对人、肝胆相照。老弟，我诚心交你这个朋友，神力威侯你莫去想他，你若看得起傅小天，那么，你就不要推辞。”斩钉截铁，不失豪迈男儿英雄本色。

商辛仁听得暗自点头，但也更为着急，更加为难，略一沉吟，暗一咬牙，方待再行婉拒。

薛梅霞却已淡笑接道：“先生，这件事你不必急于答复，好在你要在这儿盘桓几天，过几天，略做考虑后再行答覆不迟，我以为先生该不会令傅侯失望。”

商辛仁方自一声：“这……”

“这什么？老弟。”傅小天仰首大笑道，“粗人自有粗办法，听风轩已为你准备好啦，走，咱们瞧瞧去。”一把拉起商辛仁手腕，往后便拖。

商辛仁臂如鸡肋，似乎弱不禁风，有挣扎之心，苦无挣扎之力，只好任由金刚般的神力威侯拖向屏风之后。

薛梅霞望着两人背影消失；娇靥上露出一丝微笑，但刹那间，这丝微笑又被一片幽怨、凄楚、痛苦、激动的神色所掩。

雪白晶莹的玉手，颤抖着拿起几上的玉箫，只那么一瞥，两串珠泪雨般坠落襟前。

她泪眼对箫，喃喃道：“我不信我会看错，更不信你能再隐瞒下去，今晚我带了孩子来见你，孩子总是你的骨肉，你该不会不认……”

她缓缓地行向屏风后面，手捧玉箫失神落魄，那楚楚可怜的神态，令人不忍卒睹。

那美好雪白的身影已消失在屏风后。

那凄恻气氛却依然滞留在这大厅中。

□□□

一钩上弦月又爬上蔚蓝的夜空。

无言地伴着闪烁的群星。

星月又再次地映入小楼下，那泓清澈的池水里。

但！星月之旁却失去了昨夜那对相依偎的人影。

只有一个孤零零的雪白人影，凭栏对月，吹出一缕如泣如诉的袅袅箫声。

箫声随夜风荡漾飘扬，在今夜如此星月，这般情景，倍觉凄凉、动人。

和箫声一块儿随夜风飘逝的，是那颗颗晶莹的清泪。泪珠涌自那双满含幽怨、烟雾蒙蒙的美目，滑过那雪白冰凉如玉的面颊，自腮边滴落。

这箫声、这情泪，心碎片片、寸断柔肠。

伤心箫声，断肠人。

都只为了古往今来，无人能解的一个“情”字。

神力侯府盛宴方罢。

神力威侯傅小天酩酊大醉，小楼中酣睡不醒。

听风轩中，烛影摇红，对灯独坐着那白衣文士商辛仁。他听到了箫声，身形颤抖，泪如泉涌。

唉！他也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儿。

读书人都有着一份傻气。

是耶？非耶？只有他自己知道。

再看那广大的庭院中，亭、台、楼、榭之旁，林木花丛之中，人影憧憧，尽是些一色黑衣劲装的威猛大汉，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为什么？难道怕这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跑掉不成。

这也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明白。

箫声越来越低，如一缕游丝，轻轻地滑过夜空。

终于停在吹箫人儿的唇边。

一刹那间，万籁俱寂，星月默然。

只有轻微的声响来自树间，那是夜风拂动了枝叶。

哪凭栏吹箫的雪白人影轻轻地飘回小楼，又轻轻地飘了出来。

怀中多了一个粉装玉琢，酣睡未醒的幼童。

大眼睛、长长的睫毛、苹果般的小脸蛋，像极了那雪白人影之人。

但那双入鬓剑眉，悬胆小鼻及那张充满倔强、高傲的小嘴儿，却不像神力威侯傅小天！

雪白人影有如一缕淡烟，极其轻盈灵妙地越过那排朱栏，落向小楼之下，又滑过漫回雕廊，消失在彼端尽头。

转瞬间，又出现在听风轩的一排朱栏之内。

轩内灯火摇曳，寂然无声。

一只雪白晶莹的柔荑，带着轻微的颤抖，推开了听风轩那两扇未拴的长门。

突然，她愣住了。

房内只有烛影空自摇曳，人，她想要见的人，白衣文士已不知去向。

她急急地奔向桌前，以颤抖的心情、颤抖的双手，拿起了一张墨渍未干的亲笔信和一支栩栩如生的紫凤钗。信上是龙飞凤舞、铁画银钩的数行狂草：

“紫凤有归，莫为情苦，人生百年，春梦一场，须看得开，看得破，来

去无痕，人箫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旁边还有数行小字：

“得夫如此，尚复何憾？傅侯人中英杰，胜过夏梦卿百倍，望善抚一点骨血，莫使泉下人长恨九幽。玉箫不祥之物，未敢留此，我已取去，谨以紫凤钗留奉，望双凤合璧，祝相偕白首。

商辛仁百拜”

她心更碎，肠更断，呆立灯前，手抖、心颤、泪流。

一阵喃喃语声滑自她那双失色的香唇：“商辛仁？伤心人？他是伤心人，我早该想到了，但你可知我更断肠。从此天涯永相觅，务使紫凤飞成双……”

那雪白美好的人影又轻轻地滑出听风轩，穿过雕廊，消失在夜色里。

听风轩中一切如旧，只少了那支紫凤钗，那张令人心碎、肠断的薛涛笺。

第三章 烟云往事一梦中

时届三更，万籁俱寂。只有清冷的银辉洒照，与哪轻掠枝头的夜风轻啸。

万寿山整个地沉浸于银辉夜风中。远远地看去，恍似一只沉睡中的巨兽，黑压压地一片。

由万寿山俯眺，虽置身于松柏间，仍然可以望见紫禁城灯火二三，在轻曳枝桠中明灭摇晃。

除此而外，整个北京城一片死寂。

谁也没有料到，在这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的当儿，却有一个落魄断肠的人，在这冷清的万寿山顶，皱眉、望月，间或地发出一两声令人心酸的轻叹。

轻叹刚一发出，便即随着阵阵微寒夜风飘逝、散失，也只有发叹的人自己听得到。

这位落魄断肠的人儿，在月光下看来只是一团白影，如果不是那一两声令人心酸的长叹，谁也不会发觉那是一个人——一个肠断的伤心人。

那团白影是坐在一方青石旁，斜斜地倚靠在石后一株枝叶茂密的盘盖老松上。看不清他的面目，但却有两道冷电般的光芒不住闪烁。时而投向夜空中的皎洁明月，时而又投向紫禁城那明灭不定的二三灯火。

在他身旁，更有一物映月生光，发出雪白的冷辉。

蓦地又是一声令人心酸的轻叹过处，一阵低吟随着夜风飘起：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

秋风庭院藓侵阶，一行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

晚凉天静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显然这位伤心的断肠人儿，是在对月抒怀，回忆那不堪回首的当年往事。

要不然怎言“往事只堪哀”？

又是一声轻叹，两道冷电光芒突然敛去。月华似乎越来越绚烂，越来越模糊……

一阵夜风，将那回忆中的往事吹得越飘越远，但却越来越清晰。

那是八年前，也是这么一个月明之夜。

唯一的不同，那是在峨嵋金顶；他又岂能料到，就那么一件事、一桩善举，竟给他带来半生危厄？使他一直在情孽、杀孽中浮沉，使他永沦锥心刺骨、心碎肠断的痛苦深渊中……腥风血雨，钗光鬓影。

是甜？是苦？想到甜蜜之处，使他那高傲、倔强的嘴角，浮起一丝难见的幸福微笑。

但是苦绝非肉体上的苦，而是心灵上的创伤；那创伤使得这位顶天立地的盖世奇男，潸然泪下，心碎肠断，几乎一仆不起。

八年前，在这么一个明月之夜，为了争取天下武林梦寐以求，不计牺牲千方百计搜寻的宇内“三圣”遗物，正邪两道绝世高手，一起冒死登上了峨嵋。

所谓宇内三圣，即凡凡大师、大木真人、东郭先生一僧、道、儒三圣。

凡凡大师并不是出身少林，大木真人也非出身武当，东郭先生更不知师承何人。

然而，凡凡、大木却显然与少林、武当有着极深之渊源，因为这僧、道二圣，分别身怀佛门至宝贝叶金刀、道家异珍玄玄宝钩，东郭先生则持有一支蟠龙玉杖。

这三位功参造化，技比天人，几乎都已练成金刚不坏之身。

可是风闻在一次较技中，三圣竟一起西归，从此宇内仅存名号，再不见斯人。

三圣的遗物：贝叶金刀、玄玄宝钩、蟠龙玉杖，与一本集三圣武学大全的万流归宗也一齐不见踪迹。

这四样不世至宝，得之者不但可号令少林、武当，一身修为更可睥睨宇内，无敌天下。试问天下武林、正邪两道，谁能抵得住这种诱惑？

是故不惜头断血流，粉身碎骨，武林正邪绝顶高手，来往万里，穷搜天下。

三载的徒劳无功，正值大家灰心失望之际，不知是谁放出了空气，说是三圣遗物深藏于峨嵋一座古洞之内。

于是，这清净的佛门圣地，立即被一片腥风血雨的无边阴霾所笼罩。

月色凄迷，夜深更静。峨嵋峰腰西侧，在一处几为盘虬古松枝叶所封的古洞前，一块大有几亩的悬崖上，站立着十余个憧憧黑影。

在月光下可以看得很清楚，左边是几位宝相庄严、合十肃立的老僧，与七位黑发长须、身背竹剑的全真。

右边是几个长像狰狞的俗装老者，在这几个俗装老者的背后，又一字排立着十二个长发披散、面目惨白阴森、服饰怪异的中年人。

双方均是目射精光地互相凝视着，谁也不曾开口说过一句话。而且，谁也没敢向那阴森深邃的古洞口靠近一步。双方就这么静静地对峙着，一个个有似一尊尊的石像。

只有那长髯、披发、剑穗，在夜风里飞拂。其他一切都是静的，静得令人隐隐有窒息之感。

终于，蓦地一声阴森、冰冷的轻笑划破夜空，刺耳难听，闻之令人不寒而栗：“巧得很，前脚后脚，今夕何夕，适逢这多高人，老夫何幸如之。看来少林、武当消息之灵通，脚程之快，委实不在老夫罗刹一教之下，其实，两派又何必这般劳师动众，尽出高手？嗯！少林掌教，诸堂主持，四大护法，武当七剑，哈！老夫简直是越想越感荣幸，老和尚，看来你们是志在必得

发话的人是俗装老者中最前面的一个；此人一身锦袍，身材中等，须发皆灰，细眉、鹰目、钩鼻、阔口，神色间一片阴狠凶煞。双手爪长数寸，鹰目中光如冷电，正是那宇内闻风丧胆的罗刹教主公孙忌。

自然，他背后那几个长相狰狞的俗装老者及十二披发怪人，便是罗刹五君十二侍。

他说完，一双鹰目冷芒闪烁，紧紧盯住少林、武当群中为首的一名老僧。

“阿弥陀佛！”一声佛号震撼人心，老僧年逾七旬，慈眉善目，宝相庄严，正是少林当今掌教，大悲禅师。

“出家人与世无争，何言志在必得？出家人旨在使三圣遗宝不沦魔劫，天下武林不起纷争而已。”

“哈！悲天悯人，胸怀坦荡，到底是佛门得道高僧，老和尚，你何不说怕？”

大悲禅师淡淡说道：“贫衲不知老施主这怕字何指？”

罗刹教主公孙忌嘿嘿笑道：“在老夫面前老和尚你最好少装傻，你们少林、武当一向自负不凡，当不会在乎别人得去那本集佛、道、儒三家武术精髓之万流归宗，而是怕别人以那柄贝叶金刀、玄玄宝钩使你们少林、武

当……”

“阿弥陀佛！”公孙忌话犹未完，大悲禅师便又自佛号高宣，肃然说道：“多谢老施主指点，贫衲懂了，但设若金刀宝钩落入正人侠士之手，少林、武当并不惧怕，任凭驱策。”

此言一出，公孙忌双目精光暴射，凝注大悲禅师，阴险一笑，道：“老和尚好犀利的口才，公孙忌不在乎什么正人侠士黑道邪魔，行事但凭所喜，不愿欺世盗名假冒伪善！凭你这一句，老夫今后便该好好与你们少林武当亲亲热热，老和尚，月影西移时光无多，三圣遗物老夫今宵是志在必得，你有什么打算？”

这罗刹教主公孙忌本是昔年罗刹帝君公孙唯我之子，但公孙唯我一生未闻有过妻室，更是不喜女色，如此何来儿子？这是一桩疑案，无人能打破也无人敢过问。

公孙忌聪颖异常，享赋超人，不但武学尽得罗刹老魔真传，且能将一个罗刹教治理得井井有条，极得罗刹老魔钟爱。

二十年前，罗刹老魔因练功不慎，躯体尽僵，风闻已死。公孙忌克绍箕裘，更青出于蓝，罗刹教在他手中二十年来声势大振，威名之盛几凌驾于诸大门派之上，罗刹拘魂令到，三日索命，所向尸伏，无人能够幸免，将一个平静的武林闹得天翻地覆，各地同道莫不为之惶然，战战兢兢，生怕那罗刹拘魂令有朝一日会落在自己头上。

三圣在时曾有除恶之心，无奈这公孙忌狡猾至极，闻风便自远扬，只落得几个二流教徒替他一死。三圣这一西归，公孙忌更是肆无忌惮，更形活跃；按说他该已满足，但一个“贪”字害人，他却憧憬天下第一人的宝座，率众登上峨嵋，垂涎三圣遗物，且志在必得。

以他那骄狂性情何曾将少林、武当放在眼内，那一番话也不过是蓄意调侃而已。

大悲禅师焉能听不出来？同时他知道这魔头一身修为与自己互为伯仲，说不定自己还要略逊半筹，身后五君十二侍，人人各具诡异功力，名列宇内顶尖好手，一旦动手，自己身后虽有四大护法、诸堂主持，威镇武林的武当七剑，但鹿死谁手，不敢预卜。

胜败犹属小事，三圣遗物如沦入魔手，不但佛、道二门从此祸劫无穷，武林更将再无平静，同时他也不愿为这千百年来的佛门圣地，峨嵋金顶，带来腥风血雨，空前浩劫。

小不忍则乱大谋，大悲是佛门得道高僧，自然深知，当下低诵一声佛号，合十说道：“老施主名震宇内，功参造化，当知佛家戒绝一个‘贪’字，贫衲斗胆，敢请……”

公孙忌纵声大笑：“老和尚，道魔不两立，我不懂佛理，莫拿这些说我。佛门戒贪，那是你们佛门之事；其实何谓贪，学无止境，我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应该没有错，我不相信你老和尚若蒙佛祖慈悲，会对那易筋、洗髓二经视若敝屣，无动于衷。”

这话说得不错，千百年来少林寺僧谁不想研习那易筋、洗髓二经？只是自恨缘浅福薄罢了。

一番话直使大悲禅师窘迫万端，顿时怔住，半晌方始说道：“多谢老施主教我，老施主一代英豪，何忍为这峨嵋胜境平添杀劫？”

大悲禅师不愧为一派掌教，得道高僧，不但毫无愠意，更进一步图谋苦

口婆心地打动老魔。

“何谓杀劫？”公孙忌大笑说道：“其实这杀劫也是你老和尚带来的，设若你老和尚不闻不问又何杀劫之有？”

大悲禅师呆了一呆，心知这老魔心智过人，口舌犀利，此事也绝非言语所能解决，双眉微挑，目射精光，肃然说道：“事已至此，老衲多言无益，还请老施主三思。”

公孙忌笑道：“老夫做事何止三思？老和尚不必多言。”

“如是，少林、武当不惜派毁人亡，决心护宝，就请老施主慈悲吧！”

这几句话听来平淡已极，其实大悲禅师不知费了多大的力气，下了多大的决心，他知道一场空前杀劫就要开始了。

“这怪不得老夫，只怪老和尚管老夫闲事。老和尚！不论今日之事结果如何，少林武当自此多事了，你打点着吧！”公孙忌脸色倏沉，一声轻喝：“莫洪。”

身后一个面目阴沉的老者应声而出。

“罡风已过，良机转瞬即逝，与我挡一阵，只准成不准败，可记得教规？”

语气冰冷，阴森逼人，东君莫洪身形微震，立即躬身：“教主放心，莫洪等誓死效忠。”

公孙忌嘴角泛起一丝残忍笑意，微一点头，飞身直向洞口扑去。

大悲禅师没有想到公孙忌避敌就宝，且说动就动，不由大急，双眉一挑，沉声暴喝：“站住！”袍袖微挥，罗汉堂主持大智禅师，藏经堂主持大慧禅师联袂飞身上前，直扑公孙忌背后，擒龙手闪电递出。

他们快，人家也不慢，一声冰冷阴笑：“和尚找死！”

东君莫洪，西君单能，已似鬼魅般飘身而起，横截大智、大慧。

两方尚未接手，公孙忌已近洞门，要拦截已然不及，大悲禅师急怒交加、方待挥众扑上，奇事突起。

倏闻一声轻叱：“匹夫，滚回去。”

一声闷哼，洞口古松枝叶未动，公孙忌只差一步便将入洞的身形却突然踉跄倒退。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立时震动全场，四条已在半空的人影疾射而下，莫洪、单能及其他三君一起向公孙忌疾掠过去，十二侍则仍毫无表情地不动，监视着少林、武当诸人。

公孙忌震怒已极，他做梦也未料到这罡风遍布，径入必僵的古洞中，竟还预藏着人，这人更且能不带劲气地一掌将他击退。

一张原本阴沉狰狞的丑脸上，神色更加凶恶怕人，阵青阵白，回首盯了大悲禅师一眼，阴险地道：“老和尚，高明至极，领教了，但让你枉费心机了，老夫今宵仍然志在必得……”

大悲禅师和他一样地震惊，闻言一怔，方待说话，公孙忌却已转过头去又是一声沉喝：“何方鼠辈，胆敢暗算老夫，还不滚出来领死！”他料定此言一出，洞中的人必然有所举动，早已双臂蓄功暗地戒备，身后五君也是十道阴狠的目光凝注洞口，眨也不眨。

哪知事实大谬不然，他话落半晌，那月光斜照、松影半掩的深邃古洞中竟然一寂若死，半点动静也没有。

长夜寂寂，四周静悄悄地，加上这件奇事，公孙忌心中不由一阵寒栗，他说不上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往日什么场面没见过？双目凶光一闪，冷哼一

声：“莫洪，为我入洞擒此鼠辈。”

莫洪应声，疾若闪电直扑洞口。勇如罗刹教主者尚且被人一掌击回，莫洪自然不敢大意，距离洞口尚有一丈，便即飘身落地，双目凶光暴射地向洞中望去。

但见洞中黝黑一片，凭他一身修为也仅能看清洞口五尺情景，五尺以外便黑不可见，那目光可及的五尺以内，洞壁平削，毫无可资藏身之处，除松影不住拂动外别无他物，他心知洞中人必然藏身洞底深处，望着深邃阴森的古洞，不由生出寒意。然而教规森严，违命者死，不容他有退缩的打算，暗一咬牙，心念动处功聚双臂，护住了周身大穴，闪身扑进洞中，进洞数尺竟然毫无动静，莫洪不愧奸诈狡猾，越发地不敢大意，屏息凝神，目光如炬，一步步地向内挨进。

洞外罗刹教主公孙忌诸魔，眼见莫洪入洞竟安然无恙，心中方自升起一丝讶异。

蓦地一声清朗轻笑起于洞内：“笨蠢匹夫，杀你污我双手，滚！”

话声方落，只听洞中莫洪一声闷哼，群魔大惊，身形方动，洞口枝叶一阵拂晃，一团黑影直如断线风筝，疾飞而出，“叭达”一声，摔落地上。月光下但见东君莫洪面色如纸，僵伏如死。

这一变化的发生不过刹那间功夫，快似闪电，快得连诸魔念头都来不及转。

罗刹诸魔心神大震，公孙忌神色更形狰狞，目光微扫，看莫洪身无半点伤痕，知是遭人点了穴道，心中略宽，遥空一掌拍向莫洪身上。

按理说，以公孙忌一身武学，莫洪必然应掌而起，哪知大谬不然，莫洪身形一阵轻颤，竟然仍旧是昏迷不醒。

公孙忌老脸一热，凶目一注大悲禅师，冷哼狠声说道：“老和尚，我不相信少林、武当有如此高明的人物，但你们少林、武当却绝脱不了关联，辱我座下侍卫，少林、武当合该覆灭。”

大悲禅师入目老魔那狠毒目光，心中为之一颤，知道少林、武当从此将永沦魔劫，低诵一声佛号，肃然合十：“阿弥陀佛，老施主万勿误会，便是老衲也不知洞中是那位高人。”

口中如此说，心中也在惴惴：三圣当无后人之理，洞中之人的功能力能挫罗刹老魔及其座下首卫，简直骇人听闻，这究竟是谁？

公孙忌怒声说道：“老和尚你敢巧言……”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贫衲愿以少林信誉担保，施主自也没有办法。”

公孙忌闻言一时默然，心头却是更惊更怒，本来对三圣遗物他是不惜任何牺牲，志在必得的，而且他也未将少林、武当的高手放在眼内，但如今他却变得毫无把握了。虽有心放弃，但三圣遗物实在诱人，且良机转瞬即逝，一旦洞中罡风再起，便得再等一年。如若冒险再试，他自己知道，洞中人功力之高为自己生平仅见，休说那深奥玄奇的点穴手法自己不识，单论自己身受的那一掌，自己便望尘莫及，正自犹豫不决，进退两难。

蓦地一个冰冷轻微，但极清晰的话声传出洞来：“公孙忌，你给我听着，三圣遗物天地至宝，有我在此绝不容邪魔觊觎，适才两次出手，不过略示薄惩，为贪者戒，我若非事先得高人指示，此刻你与莫洪只怕早已横尸洞外，你自以为聪明，却不知算错了罡风起息时刻，如今罡风已起，就是我不阻你，

凭你那身功力也难进入洞内一丈，若不怕尸陈峨嵋不妨明年再来，莫洪受制之穴，一个时辰不药自解，言尽于此，不要等我下手逐客了。”

一字一句震得诸魔耳中做鸣，心血微翻，公孙忌凛然心惊，再一细听，隆隆之声由微而明，洞中果然罡风已起，他再是凶狠，也不愿冒那粉骨之险，情知今年夺宝已成泡影，又得苦等三百多天，懊丧之余，对洞中人更是恨之入骨，双目凶光一闪，双眉挑处，沉声说道：“朋友，公孙忌知难而退，但绝不死心，明年必当再来，你何妨报个姓名。”

洞中人一声朗笑说道：“公孙忌，凭你还不配问我姓名，不过你我江湖上定有再见之日，届时你即可知道，我再劝你一句，你最好打消骚扰少林武当的念头，否则那是你自取灭亡，请吧！”

一番话直气得公孙忌险些昏厥，咬牙切齿目射凶光地扫了洞口及大悲禅师诸人一眼，抄起地上莫洪，一跺脚，率众而去。

大悲禅师诸人目送诸魔身影消失不见，转身深注古洞，尚未说话。

“诸位，他们走了，各位也可以返驾了。”话声竟然突变柔和。

大悲禅师呆了一呆，合十道：“阿弥陀佛，高人有谕，贫衲等不敢不遵，不过贫衲有几项疑问，高人可否指教？”

洞中人略做沉默，笑道：“指教不敢当，我有问必答就是了。”

“贫衲多谢了，那么先请教尊姓大名？”

“大和尚，有此必要么？”

“大力相助，贫衲岂能不问。”

“大和尚，你这么说，我倒不好报名道姓了，其实大和尚你误会了，我是奉命护宝，并非特意为你们少林、武当出头。”

大悲禅师呆了一呆，随即又问道：“施主莫非是三圣……”

“哈！”洞中人一笑说道：“大和尚你又错了，不过我承认和三圣极有渊源。”

大悲禅师闻言心头一震，心想：难怪连那罗刹教主也栽在他手中，果然……略做思忖，又问：“施主可是长年隐住在此？”

“不，只在每年罡风静止时来，其他时间浪迹江湖，萍飘不定。”

“洞中罡风乃发自地底的寒气，无坚不摧，施主能置身其中而安然无恙，莫非已成金刚不坏……”

“大和尚，你问得太多了，我另有要事，不克在此久留，三圣遗物每年有我在此，当不致出什差池，诸位但请放心，请便吧！”

大悲禅师不愧是少林掌教，闻言竟能神色依旧，涵养工夫委实令人敬佩，但他心中还有一项疑问，非弄清楚不可，一时却又不便启口，正做难，倏闻洞中人一声轻笑，说道：“大和尚不必心存疑惑，我若是存有私念，三圣遗物就在身旁，而且还勉强可以在各位面前来去自如，不过这也难怪你，那么，大和尚，接住这个。”

一缕乌光穿洞而出，映着月光闪电射向大悲禅师。

大悲禅师唯恐有诈，眼见来物劲力奇强，心中暗凛，禅功提聚右掌，伸出两指，迎着来物钳去。

哪知来物入手竟然是轻飘无力，方自一怔，低头一看，心神大震，连忙面色一整，肃然合十：“阿弥陀佛，施主请恕贫衲不知之罪，贫衲这就告辞。”率众转身大步而去。

洞中人一笑说道：“各位走好，恕我不能远送……”

“送”字尚未出口，突然变为一声沉喝：“匹夫大胆，还不与我住手。”

大悲诸人闻声大惊四顾，入目一条白影由洞中疾射而出，快似闪电，一闪不见。

他们不明所以，正自面面互觑。突然间，一声凄厉惨嗥骤起峰下夜色中。空山回响，历久不散，倍觉刺耳。

紧接着，一道白影又自峰下冲天拔起，星殒斗泻般疾射而来，诸人刚觉眼前一花，面前已自飘然卓立着一位一身雪白儒服的年轻书生。

这白衣书生俊美已极，剑眉入鬓，凤目重瞳，神清气朗，直若临风之玉树，更难得是他那飘逸潇洒的不凡气度，令人一见便不由心折。

此际但见他剑眉轻蹙，双手捧着一个昏迷不醒的灰衣老者，中等的身材，颇显清瘦，一缕鲜血沁自口角，一只右眼已只剩下一个血窟窿，鲜血淋漓，惨不忍睹。

大悲禅师心知面前这位书生便是那武学旷古绝今的洞中人，只未想到对方竟是这么年轻，既已知书生来历，当即跨前一步，肃然合十：“老衲得睹施主绝世风范，深感荣幸，不知这位老施主……”

白衣书生剑眉微挑，淡淡一笑接道：“多谢大和尚夸奖，此人今宵此时登临峨嵋，其用心不问可知，只是与一千武林人士一样地惧于少林、武当及罗刹教的威名，未敢贸然登上峰顶，却不料罗刹教凶徒临去含恨，迁怒逞凶，我迟到一步，致使此人身受重伤，更失一目，但那罗刹教十二侍者之首古桧匹夫也留下一臂，此人曾陷身黑道，尚幸生平并无大恶，我必须及早救之，大和尚已知我来历，还请为我暂时保密，此间事情已了，诸位可速即返山准备一切，少则三月，多则半载，罗刹教必至贵派寻仇，届时也有人前往稍尽绵薄，后会有期，告辞了。”话声方落，人便又似一道白光，冲天拔起，疾射而逝。

大悲禅师挽阻不及，不由怅然，心忖白衣书生断不会无端示警，罗刹教挟仇含怨，后果确是堪忧。当下，喟然一叹，怀着沉重无比的心情，率众飞身下峰，渐渐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秀丽的峨嵋山，刹那间又归于一片宁静。

月色迷蒙，古树参天，怪石嵯峨……

一阵急风过处，卷起地上沙土，天地为之一暗，一片乌云掩住了月色，也吞噬了大地上的一切……

山雨欲来；魔劫已起。

□□□

这一日，时方正午，骄阳高悬，炙热迫人。

川陕道上，八蹄翻飞，由南至北，缓缓地驰来两匹高头骏马。

这两匹高头骏马一色漆黑，毛泽光亮，昂首翻蹄，益发显得神骏。

马上的人儿，是两位英气逼人的中年汉子，居左一位看来年纪比较大些，身躯魁伟、环目虬髯，顾盼之间，双目精光闪射，神态至为威猛。劲装、大氅、由头至脚一色墨黑，人黑马黑，极为扎眼。

居右一个，年纪最多不过三十，剑眉星目，英挺俊拔，他却是由头至脚一身雪白，人马相映分外的明显。

两人俱是腰悬一柄长剑，淡黄丝穗，迎风飘拂，人是英豪马如龙，引得二三过往行人为之侧目。

两骑来至大巴山下，行人绝迹，丛林夹道，路面陡险崎岖。

马上两人却仍是豪性毕露，一路谈笑地控辔缓驰。

“二弟，这一趟咱们总算没有白跑，爹的寿礼，小妹的嫁妆全都有了，似咱们这般不急不徐地行进，大后天日落前便可赶回到家里，嘿！快一个月了，想起小妹那一手熏鸡，我肚里的馋虫都要造反了，哈！哈！”

那白衣中年汉子闻言蹙眉一笑说道：“大哥，不知你这嗜酒贪吃的脾气什么时候可以改掉，再这样下去，我真担心我永远不会有大嫂了。”

“哈！”黑衣大汉仰首大笑：“唯大英雄能本色，你大哥这便是英雄本色，大丈夫何患无妻？那些庸脂俗粉固然看不上我，而我对她们也不屑一顾，二弟，你放心，大哥今年不过三十五，急个怎地？总有一天会给我碰上一个独具慧眼的巾帼英雄，也才够资格做你的大嫂。”

白衣汉子摇头一笑，默然不语。

黑衣大汉话锋微顿，看了同伴一眼，一笑又道：“二弟，别尽担心你大哥，自己也马前无儿，我找不着老婆尚有可说，像二弟这般英俊挺拔的侠少，要是也和大哥我……那可就辜负了造物老一番心意了。”

那白衣汉子面上一红，赧然笑道：“大哥你又拿我取笑了，须知身体容貌不过是一具臭皮囊，有何可取？万般皆缘，人品也很重要，就拿龙表弟来说吧，虽然早已与小妹指腹定亲，人又长得翩翩英俊，可是小妹却就是不喜欢他……”

此言一出，黑衣大汉哪黝黑的大脸上突然掠上一片阴影，浓眉深蹙，无限忧虑地一叹说道：“‘情’之一字，委实玄奥得令人难懂，其实休说小妹，就是我这个粗人也都瞧他不顺眼，我总觉得他不像个正人君子，油头粉面，不学无术，小妹一个女儿家能不为自己终身打算？谁知妈却偏偏视他如心头之肉，不管小妹意思如何，一味……唉！说来说去，都只怪当初不该贸然指腹为婚。”

那白衣汉子苦笑一声道：“事已至此，怪有何用？龙表弟心机甚深，我只怕小妹过去……”

“他敢！”黑衣大汉突然须张如戟，环目圆睁，精光暴射，怒声说道：“他若敢给小妹受一丝委屈，我就找姨丈理论，惹得我性起，我干脆劈了他……”

话声至此，前面百丈外一片密林中突然鸟雀大噪，一群鸟雀冲天急飞而起。

黑衣大汉神情一变，倏然住口，一声轻喝：“二弟。”

两人同时控辔，骏马两声轻嘶停了下来。

黑衣大汉冷冷一笑，道：“二弟，你看如何？”

白衣汉子剑眉微挑淡淡一笑：“看来事出寻常，这是官道，我们走得别人也走得，其实大有可疑。”

黑衣大汉咧嘴大笑道：“英雄所见略同，敢拦你我者，胆量值得大书特书！二弟，依你之见？”

“薛家弟兄岂是畏事之辈？几曾胆怯过？”

黑衣大汉浓眉一挑，纵声大笑：“好兄弟，走！”抖辔磕马，当先疾驰。

白衣汉子豪气万丈，马鞭一挥，飞骑赶上。

两人凭经验，显然已知前途有警，隐身林内之人不是寻仇便是劫宝，但他们兄弟俩名震西南，英雄盖世，天生傲骨从未怕过事，是故毫不在意地反而迎上前去，有心会会暗中的大胆人物。

马似风驰电掣，百丈距离转瞬已至，密林中多为白杨，占地不下数亩，左为一片乱坟荒冢，右为半堵山壁，林内阴森深邃，二十丈外黑黝不可见。确是剪径的好所在。

马至林前倏然住蹄，但见四下寂静如死，哪有一丝人影？更无半点风吹草动。

凭他两人阅历，所料当不致有错，两人互觑一眼，不由暗暗讶异。

黑衣大汉犹以为自己兄弟过于多疑，摇头一笑，正待示意乃弟继续赶路，突然一丝冷笑透林而出。

冷笑恍若发自冰窟，阴森低沉，却清晰可闻，光天化日之下竟听得两人不由得机伶伶打了个寒噤。

两人方自一惊，林内又起一声低微但极尖锐的破空异响，一缕乌光电射而出，“嗤！”地一声落向马前，乌光敛处，一柄黑色三角小旗迎风招展，旗柄数寸，映着日光乌漆发亮，旗面上绣着七只栩栩如生的毒物，张牙舞齿狰狞可怖。

两人入目这柄小旗，霍然色变，白衣汉子更是禁不住脱口一声：“南荒七毒。”

黑衣大汉神色一变即复，眉宇间仍难掩心中忧虑，南荒七毒武功怪异，阴狠毒辣，下手便无活口，且手法残忍已极，出道不及三年便使天下武林震动，万事可以不惧，但遇上这班煞星，何异碰到拘魂阎罗？

黑衣大汉心知今日凶多吉少，深注林内一眼低声说道：“二弟，稍时不行，大哥为你断后，七毒来意叵测，爹的寿礼，小妹的陪嫁之物绝不可失……”

林内突然一声冰冷阴笑：“匹夫，你何异痴人说梦，我兄弟们千里迢迢赶来此间，为的就是那两样东西，若想苟活，放下那两样东西，滚！”

话声不大，极尽阴森，直能令人毛发悚然，且字字如重锤，震得二人血气一阵翻腾。

知难幸免，反倒泰然，黑衣大汉豪情又现，听若未闻，目注乃弟，一声低喝：“二弟，听到么？”

白衣汉子剑眉紧皱，似在犹豫，黑衣大汉环目精光暴射，沉声叱道：“长兄如父，你敢不听？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爹妹为重，二弟，点头。”

威严慑人，白衣汉子哪敢再说，只得满脸悲愤地点了点头。

一丝微笑自哪虬髯满布的嘴角边浮起，黑衣大汉倏然仰脸前视，扬声发话：“七位来意既明，薛某不愿多做赘言，久仰七位大名，只恨无缘识荆，如今薛某兄弟林外候教。”

此人不愧铁铮铮的一条汉子，面对阴残毒辣的南荒七毒，竟敢昂然挑战，豪情胆识，委实令人心折。

白衣汉子目光中升起一片骄傲钦敬之色，无言地望了乃兄一眼。

一阵桀桀怪笑起处：“久闻薛家双龙一凤，男英雄，女巾帼，果然不错！只可惜撞在我兄弟手中，匹夫休要在我兄弟面前逞能，趁我心意未改之前，放下东西快滚！”

黑衣大汉浓眉一挑，突然纵声大笑：“南荒七毒大发慈悲，留人活口，这倒是前所未有之事，只可惜薛某兄弟并非畏死之辈，薛某不领这个情，两物就在薛某身上，拿得去尽管拿去，但薛某奉告七位一句，那除非薛某兄弟血洒尸横。”

林中人似也为黑衣大汉这份干云豪气所慑，一时未再出声。

但未几即有另一个阴森冰冷的话声扬起：“老大，犹豫什么？任你破例放生，人家可不领你这份情，我可没你这份好耐性，走！兄弟们，瞧瞧这匹夫有多大能耐。”

话声方落，一声刺耳难听的尖锐异啸随起，七条黑影疾若鬼魅，自那密林深处出现，足不沾地，竟似随风荡漾，冉冉地向二人马前飘来。

入目对方这诡异身法，从来不知怕为何物的薛家双龙，也止不住一丝寒意传遍全身，下意识地齐齐探手按上剑柄。

又是一声刺耳阴笑，七条黑影疾闪，马前已自一字排列着七个怪人，形状之凶恶，令人毛发悚然，不寒而栗。

同样的身材瘦削，黑袍长发，惨白阴森的脸庞上不带一丝生人氣息，眼睛深陷，碧芒闪烁，一个个垂手而立，若非光天化日，真令人怀疑是幽灵僵尸，单是这副长相便能令人惊魂丧胆。

两匹骏马似受惊吓，一阵长嘶，连连倒退。

居左第二名黑袍怪人双目碧芒骤盛，深注地上三角小旗一眼，白惨惨的丑脸上涌起一丝残忍的冷笑：“我没有我们老大哪副慈悲的心肠，七毒令出向无活口，你竟然敢藐视七毒令，抗我老大令谕，那只有死得更惨，匹夫，呈上东西免我动手！”好阴狠，好嚣张！

马上的黑衣大汉环目圆睁，浓眉倒挑，一阵震天长笑声中，探怀取出一物：那是一个小巧玲珑的紫檀木盒，单掌平举，冷然说道：“各位，绿玉佛、紫凤钗悉数在此，你们哪个有胆，请过来拿，奇珍异宝唯有德者方能居之，南荒七毒邪魔魍魉，凭什么？二弟，接住。”手腕微震，那只紫檀木盒闪电般射向那白衣汉子。

就在这刹那间，第二名黑袍怪人突然一声阴森冷笑：“匹夫找死。”鬼爪般的双手，左手一掌击向黑衣大汉，右手五指微曲，遥空疾探，抓向半空中那只紫檀木盒，身形却是纹风未动。

黑衣大汉只觉一阵冰冷刺骨的阴劲逼压而至，心中一震，一声暴喝：“二弟，速接。”魁伟身形冲天拔起，半空中振袍，拔剑一个飞旋，剑挽三朵剑花，直扑第二黑袍怪人，突然骏马一声悲鸣，倒地不起，惊怒之下尽出全力，凌空下击。

白衣汉子应声长笑，右掌疾探：“大哥放心，我……”

话未说完，那只紫檀木盒突然转头倒飞，向第二黑袍怪人右掌落去。

心中大骇，一声怒喝离鞍飞起，直扑紫檀木盒。

哪知第三黑袍怪人突做阴笑，身形如鬼魅闪电迎上。一声闷哼，白衣汉子抱臂飞退，衣衫破碎，一缕鲜血，顺臂而下。此际，第二黑袍怪人木盒已然入手，身形闪退。

黑衣大汉自忖倾全力击出的一招，连对方一丝衣角也未沾上，入目乃弟负伤，宝盒已失，一时懊丧欲绝，悲怒之余，环目尽赤，一声惨笑，振剑大呼：“薛家双龙纵横武林，料不到今日栽的这么惨！二弟，宝物既失，尚有什么顾忌，拼了！”两柄长剑有如灵蛇，剑花朵朵，白虹飞舞，人却如两只疯虎，猛扑过去。

第二黑袍怪人一声阴狠冷笑：“适才我们不过投鼠忌器，如今，哼。”

几声厉啸，黑影连闪，六个怪人齐下煞手。

眼看两位纵横西南的铁铮汉子，就要丧生在那十二只鬼爪之下，突然，第一黑袍怪人扬声厉喝：“住手。”身形电闪，袍袖双展，砰然两声，薛家

双龙身形暴退，六个黑袍怪人也自同时收手。

薛家双龙悲愤填膺，方待再扑。

“站住！”第一黑袍怪人阴阴一声轻喝，声音不大，但却震得两人心神摇撼，身不由主，齐齐站住。

第一黑袍怪人双目碧芒暴射，冷冷一笑：“凭你两人这点门道，取你们性命易如反掌吹灰，不消一个指头，只是我话既出口，绝不愿落人话柄，今日破例放生，对你们，对我，都是万分幸饶，前所未有，你们已该知足，错过今日，若想死，南荒是埋骨佳所，随时欢迎……兄弟们！走！”

七怪人方待转身，薛家双龙正欲振剑进扑。

“慢着！”七毒身后突然有人接口：“南荒路远，人家不愿去也不屑去，为之奈何。”

听声音不出五丈，七个黑袍怪人闻声大惊，数声厉喝，齐齐旋身，十四道歹毒掌力怒卷而出。

但身后空荡荡地，哪有一丝人影？正自诧异，身后话声又起：“各位，蚀骨尸毒寒冰掌无福消受，我在这儿呢！”七毒闻声更惊，倏又转回身子，抬眼望处，同时心底升起一丝寒意。

原来，薛家双龙身侧，不知何时已赫然多了一个俊美绝伦、气度慑人的白衣书生，而且正自笑吟吟地注视他们七人。单凭人家这等身法，就足使他们七毒心寒。

为首的黑袍怪人愣了一愣，冷冷说道：“阁下何人？”

书生一声轻笑，道：“南荒七毒称人‘阁下’，听起来倍觉新鲜悦耳，何幸如之？有劳动问，我便是我。”

为首黑袍怪人双目碧芒一闪，倏又隐去，强忍怒气又道：“难道你无名无姓？”

“天下人人有名有姓，小可何能例外？只是小可有点不敢说。”

“羞于示人么？”

“不！为七位着想，怕七位腿软站不住。”

为首黑袍怪人杀机立起：“你可是找死。”

书生淡淡一笑：“正是，只是南荒太远我懒得走路，现在却又不知各位是否帮得上忙。”

“你何不试试？”

“当然，否则我也不来了。”

末尾黑袍怪人突然桀桀怪笑：“好个不知死活的狂穷酸，我就试试你到底有多大气候。”

话落人到，右爪疾探，直袭书生胸腹。

书生目中冷芒电闪，挑眉微笑：“岂敢！稍有薄技而已，只不过对付你等绰绰有余，你帮不上忙，回去。”

也不知他用的什么手法，但见右掌一翻，便即攥上黑衣怪人的右腕，信手一抛，黑衣怪人凌空飞起，不偏不差，恰好落在原来站立之处。南荒七毒立时怔住。

白衣书生却又一声朗笑说道：“就凭这个，够么？七位，看来今天我是又死不成了。”

技不如人只有任人调侃，为首黑袍怪人深注白衣书生一眼，道：“阁下与薛家双龙有何渊源？”

显然他有了另一步打算。

“毫无渊源，只不过看不惯你们这种拦路剪径的宵小行为而已。”

“那么？你……”

“我也学你们一句，交出东西，拔回这支所谓七毒令，滚！”

听话意，书生是早就来了，可是凭七毒的功力，竟然毫无所觉，七颗心同时往下沉。十余年来，谁敢对南荒七毒说个“滚”字，现在有了，但七毒却只有听着。白衣书生说完，为首黑袍怪人一时竟答不上话。

正自迟疑，身旁第二黑袍怪人突然冷笑道：“千辛万苦得来的东西，岂有这般交出之理，老大，咱们拼，凭咱们七人之力……”

白衣书生一阵震人心弦的长笑，道：“阴煌，在我面前你最好少耍鬼门道，我不愿伤人，你们可不要逼我。”

为首黑袍怪人心头惊惶，仍未开口，那名唤阴煌的第二黑袍怪人却又冷冷一笑，道：“阁下虽然身怀惊人之学，但南荒七毒也非任人宰割之辈……”

书生面色一沉，双目冷芒暴射：“匹夫大胆，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跪下！”

未见书生有何动作，阴煌倏觉腿弯一麻，身不由主砰然双膝着地，同时右臂曲池穴上如遭蛇啮，奇疼刺骨，随着一震之后，那紫檀木盒已然脱手向书生飞去，这一连串变化发生于刹那之间，出人意料，快得令人目不暇接。

七毒还没想到抢救，只一怔神，紫檀木盒已然安安稳稳地托在书生手中，阴煌也恰好站起身形。

两次领教旷绝功力，七毒猛然想起一人，如被电殛，同时身形剧颤，就打算抱头鼠窜。

突然，书生沉声发话：“没有我的话，你们哪个敢动。”

话声不大，但七毒听来却字字如闷雷，气血一阵狂翻，谁还敢动？

“阴昌，听着，以你等所为，那是死而有余，若非我得高人告诫，你等早已横尸当地了，奇珍异宝唯有德者居之，你等邪魔魍魉岂能指染？妄图据夺，何异痴人说梦？也只有徒招杀身之祸，适才不过略示薄惩，再次撞入我手，休怪我下手无情，现在可以走了。”

七毒如逢大赦，他们自己知道，倘若书生果是料想中那人，纵合七人之力，也难挡人家一击，阴昌凶焰尽敛，略作迟疑，道：“阴昌兄弟这就走，唯有一件事必须请教，接引神功宇内仅四人擅使，其中三位业已作古，阁下莫非……”

书生突然微笑接口：“你很渊博，但也很孤陋寡闻，人上有人，天外有天，接引神功何止四人会得，休要以井蛙之见胡乱猜度，至于我是否你料想中那人，你自己慢慢去想吧！”

七毒心里有数，再不答话，连地上那支七毒令也顾不得再取，一齐转身如飞而去。

书生淡淡一笑，转身将紫檀木盒递向黑衣大汉。

直到此刻，薛家双龙方如大梦初醒，黑衣大汉面色肃然，双手接过紫檀木盒，环目放光，激动地道：“大恩不敢言谢，请少侠赐示名号，在下兄弟终身不忘。”

书生淡淡一笑，道：“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何来名号？二位是武林英豪，当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武林人本分，两位更不必耿耿于怀。绿玉佛、紫凤钗，人间奇珍，两位宜慎藏之，勿使再沦魔手。”

薛家双龙早将书生视为神人，感激之余，称谢受教，并再次请教书生姓名。

书生无奈，只得说出，但仅称姓“夏”，再问便微笑不答，两人只有将这一个“夏”牢记心中，准备日后请示乃父，凭乃父胸罗见识，必能推测出书生为何许人。

书生目注白衣汉子臂伤，微一蹙眉，道：“阴家七魔武功诡异，爪蕴奇毒，薛二兄不慎中爪，毒已深入，奉赠丸药一颗，速即服用，三日后毒当自怯。”

言毕探怀取出一只雪白玉瓶，倒出一粒赤红药丸递过，放回玉瓶，微微一笑，腾身而去。

薛家双龙身受人家二重大恩，不由敬愧交加激动异常，微一怔神间，书生已自不知去向。

兄弟两人相对扼腕，无限感叹，却只得飞身上马，两人一骑，绝尘驰去。

密林前，又恢复一片寂静，只有那点点血迹，和一面迎风招展的三角小黑旗。

第四章 旧梦方回又惊魂

这是一个小镇，离西岳华山不远。镇虽小，但少说也有百十家住户。

镇南是客栈聚集之处。所谓聚集，也不过二三家而已，由于来往客旅打尖歇息，这一处可说是这个小镇较为热闹的一块地方。

日落时分，霞光万丈。一个白衣书生，步履踉跄，踏着暮色撞进这个小镇。

俊美的脸庞上失去了应有的光泽，阴黯焦黄，恍似身罹大病，双目涣散失神，雪白的儒衫上带着几点血迹，已色呈深紫，因为时日已久，不留心绝看不出是血。

他蹒跚而行，入鬓剑眉紧蹙，身形摇摇欲倒，显然不胜痛苦，而在极力地支持着、强忍着。

一进小镇，他便直向镇南一家悦来客栈走去，沉重的步履，摇晃的背影，缓缓地消失在悦来客栈内。

未及半盏茶功夫，一名店伙装束的汉子，步履飞快地走出悦来客栈，左手拿着一张白纸，另一手握着一锭银子，嘴里喃喃不住说道：“这位读书的相公真怪，有病不早看，却偏偏跑到这儿才买药，骨头硬得真可以，要是我呀，怕不早趴下了……”

“用不完的给我。人怪，出手也大方，嘿，嘿。”

一声欢悦窃笑，向大街上飞奔而去。

顿饭功夫不到，那名店伙装束的汉子，提着一个纸包满头大汗，停也未停地直奔店中。

转瞬间，店内靠西一间雅房传出一个有气无力的话声：“辛苦你了，小二哥，劳你驾，再给我找个药锅炭炉来。”

“相公，您歇着，用不着您相公操心，这些都是现成的，我这就去拿。”

突然一声惊喝：“慢着，小二哥，这药怎么少了一味？”

“啊！相公，您不提我倒险些忘了，该死，该死。相公，本锁既小又偏僻，药材不全，这几味药还是小的跑遍全镇，好不容易才……”

“啊！”一声充满失望、震惊、黯然、凄凉的轻呼打断了这人的话声，半晌那有气无力的话声又起，更显得衰弱了：“小二哥，麻烦你了，你去吧！药锅炭炉不必再拿。”

“相公，您这是……”

一声苦笑：“药少一味等于废物，对我这病毫无用处，我命该如此，也是没有办法，明天再说吧……噢！对了，小二哥，最后再麻烦你一次，万一我捱不过今夜，那么一张草席草草就埋了我算了，这里是银子，用不完的全送你了……”

“相公，您这是说什么？像相公这样的好人怎会……唉！真要命，偏偏这小镇连个大夫也没有……”

“小二哥，何必怨天尤人，我这病只有我自己能医，就是有大夫也没用。这是命，懂么？……”

一阵急遽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至客栈门口而止，紧接着门外扬起一阵招呼声。

“又有客人上门了，小二哥，你去吧！辛苦你大半天我很不安。”

“相公，您这是什么话，侍候客人是小的分内之事，何况你相公这等好

人，小的就是跑断腿也心甘情愿，相公，您歇着吧！有事请随时叫我。”

房门开处，那店伙装束的汉子跨了出来，随手又将房门轻轻关上；轻叹一声，一摇头，低头离去。

入夜，满店漆黑，只有那书生住着的雅房内灯火荧荧，而且传出阵阵的呻吟声，虽很低微，但在这夜深人静之时却显得特别清晰。

呻吟声越来越大，显然这病人是越来越痛苦，病是越来越沉重了。

卧病异乡，辗转呻吟，这种凄凉滋味绝非第二人所能体会万一。

万一不幸，在这偏僻小镇的客栈里，一无朋友，二无亲戚，孑然一身，哪又是何等的悲惨。

突然靠东一间的客房里亮起了灯火，紧接着传出一阵的轻微声响。

与此同时，屋廊尽头一阵步履声，黑暗中走出了那名店伙，睡眼惺忪的，双手犹正扣着衣扣，眉宇间锁着一片忧郁，急步向书生房前走去。

也就在这个时候，方自燃灯的那间客房的房门突然打开，灯光将一个高大人影映照在门外地上。

哪店伙显然吓了一跳，看清房中之人后，神情又是一震，忙自强笑说道：“大爷，您还没睡？”

房中人不答反问，显得有点不耐烦：“那边房中住着什么人？有病么？”

店伙神色一紧，忙自赔笑：“该死，该死，大爷，惊扰您了，那是位读书的相公，傍晚住店时就带着病，怪可怜的，大爷，您……”

“可知道什么病？”

“这个小的不知，只知道病得不轻，而且那位相公说，这病只有他自己能医……”

“噢？这倒怪了，既然如此，怎地有病不治？这般扰人安睡，二弟，走！咱们看看去。”人影晃动，高大身影当先出房疾行。

“大爷，您……”店伙急步跟上，声音打颤。

“怎么？我还会吃了他？少废话，带路！”高大身影沉声轻叱，声音粗得怕人。

店伙似甚畏惧，不敢再说，只得急步前行带路，心里却为那病书生担心不已。

背后又是一阵步履声响，显然房中的另一人也自跟上。

行抵雅房，店伙抢前轻扣房门，那扣门的手微微发抖。

剥啄之声响处，呻吟倏止，房内传出一声有气无力的问话：“哪一位？”

店伙忙自应道：“相公，是我，小的前来看您，还有……”

瞥见身旁一双炯炯目光，心中一凛，倏然住口。

“多谢小二哥，房门未扣，请进来吧！”

店伙缓缓推开房门。房里房外同时扬起急声惊呼：“夏少侠！”

“啊！啊！竟是二位……”

房外二人急步抢入，店伙却被撞得一个踉跄，险些栽倒，入目屋中情景，顿时怔住忘了呼痛。

灯光下，只见薛家双龙神情恭谨、焦急，躬身为礼。

榻上，白衣书生忙自摆手：“两位不可多礼，不敢当，重病在身，无法还礼，二位海涵。”一张俊面焦黄中更显苍白，几无血色，一句话一抬手，竟也显得那么吃力，哪里还像大巴道上，谈笑轻退七毒的白衣书生？委实是英雄只怕病来磨。

薛家双龙不顾客套，急急说道：“拜别不过三数日，少侠又是功力通玄，怎地一病若此……”

病书生苍白面颊上浮起一丝苦笑，卧身榻上，摇头说道：“我这并非什么病症，乃是日昨斩除一条毒蟒时，不慎为之啮伤所致，这毒蟒毒性特烈，腿上仅吃毒牙扫中即不克支持，设非我及时自闭几处大穴，以真力迫住毒液，只怕早已埋骨荒山，与蟒同葬了。”

“少侠自备灵丹，功能祛除百毒，怎不……”

黑衣大汉话未说完，病书生便自苦笑接道：“实不相瞒，奉赠二兄的那颗大还丹乃属最后仅有。”

薛家双龙心内一阵激动，道：“为兄弟二人糟蹋少侠仅存之一颗灵丹，误了少侠自己，愚兄弟罪孽深重，至为不安。”他二人却不知大还丹乃属稀世灵药，武林中人梦寐以求，功效又何止祛除百毒而已。

病书生淡淡一笑，道：“贤昆仲这么说反倒令我大为不安了，我倒以为我命中注定该有此劫，大还丹共有三颗，三年前自服一颗，第二颗不久之前赠与一位垂危老人；灵丹方罄，便遭此祸，强捱来此本图煎药自诊，却不料又因此地镇小，药材不齐，缺少一味，故只有任它了……”

说到此处，病书生不禁无可奈何地摇头苦笑，黑衣大汉却突然转向那犹自呆立门边的店伙道：“药可是你去买的？”店伙霍然惊醒，入目黑衣大汉双目利光如刃，心中一凛，忙自答道：“正是小的。”

“混帐东西，你怎不早说？”黑衣大汉环目圆睁，沉声叱责。店伙一怔暗忖：这是从何说起？我怎知你们双方认识？一点也不错，他做梦也料想不到威名赫赫的薛家双龙会认识这么一位文弱书生，而且必恭必敬，执礼有加。感讶之下，不知所以。

他如今已不必担心这病书生的安危了，但却开始为自己的安危担上了心；他知道，一个应付不当，休说自己这条命，就是这座客栈也要保不住。

病书生睹状，微一摆手，道：“大兄莫要错怪了小二哥，倒多亏他好心为我奔波。”

黑衣大汉看了店伙一眼，随即转过头来。

店伙如逢大赦，满怀感激地望了书生一眼，暗吁一口大气，通体却早已冷汗涔涔。

哪黑衣大汉望了望榻前药包，心中一动，突然说道：“少侠适言此地缺药，但不知缺少哪一味？”

病书生呆了一呆，道：“蝎壳。”

黑衣大汉神情一松，大笑跃起：“少侠，不妨事了，家父颇谙歧黄，寒舍此物正多，二弟留此侍候少侠，我这就去取，快马加鞭，一个更次定可赶回。”转身就待离去。

病书生喜色微露，尚未说话，那白衣汉子突然伸手将乃兄拉住，笑道：“大哥，你真是喜糊涂了，此地怎是养病之所？何不请少侠移驾家中，也好随时侍候。”

病书生呆了一呆，方欲婉拒，黑衣大汉朝自己头上“叭！”地就是一掌，咧嘴笑道：“该死，该死，这等好主意我怎竟未想到，何况侍奉汤药，周到细心，男不如女。二弟，有你的。”转向呆立门旁的店伙急喝道：“快！去找辆马来，要上好的，快去。”随手抛过一锭银子。

那店伙如奉圣旨，忙不迭地接住银锭，飞奔而去。

病书生大为感动却又不禁大急，挣扎着要起床：“二位薛兄这万万不可，薛大兄百里取药我已感不安，怎敢再至府上打扰？何况我这病弱之躯……”

黑衣大汉肃然接道：“少侠何出此言？休说愚兄弟身受少侠活命大恩，点滴未报，此处又不宜养病，即使是一素不相识之人卧病于此，愚兄弟不知便罢，知道了也断无坐视之理，少侠如再不肯，便是视愚兄弟草莽鲁夫耻于下交，也即是认为愚兄弟诚意不够。”

病书生心知这等铁铮铮的血性汉子、武林英豪，平生轻死重义点恩必报，而且生性耿直言出必行，再说人家一片诚恳也不便过分坚拒，只好点头道，“贤昆仲这等好意我再坚持便是矫情了，只得打扰了。不过，我有个要求，从此三人兄弟相称，长兄序弟，莫再提哪少侠二字，否则我只有违命。”万分感激，心中已决定另图后报。

薛家双龙闻言固然大喜，却又大为做难，非不愿而是不敢，休论活命赠药之恩，便是人家那一身旷古绝今的通玄武学，绝世风标，薛家双龙这四个字也不够资格攀交。但情势所迫又不得不答应，正感难于作答之际，书生又道：“贤昆仲英豪盖世，怎也如此优柔寡断？”

黑衣大汉吃这两句话儿激得豪情大发，暗一咬牙，硬着头皮肃然说道：“我最怕激，兄弟，我两个高攀啦。”声音激动得有点颤抖。

“这才是英雄本色。”病书生也自无限欢愉，开怀畅笑，但才笑出声便即一声闷哼，强自忍住。

正在此际，马车已至，薛家双龙小心翼翼的架扶着病书生上车躺下。

一声清脆鞭响划破夜空，蹄鞭齐动，马车如飞出镇北驰。

薛家双龙一左一右护卫着这辆高篷马车，在整个大西南，这是前所未有的。

双骑一车转瞬间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但那蹄鞭之声却是半晌后方趋寂然。

一喙一饮，莫非前定！薛家双龙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念报恩，竟为自己带来了无边的风波祸患，惨痛悲凄的家破人亡，也为病书生带来了心碎肠断的情天铸恨，遗恨终生。这是冥冥中注定的，既是冥冥中注定的事，人当然无从知道；纵然知道，似他们这般铁铮的血性汉子也断无畏缩之理。

总之，这是劫数！

□□□

这是一座大庄院，房舍连片，亭、台、楼、榭，一应俱全，由外貌看来，颇为宏伟。

丈高围墙，一色青石砌就，围墙内林木青葱繁茂，枝叶间飞檐隐约，廊牙微露。

这庄院坐落于华山南侧，紧靠山脚下，静谧中带着几分神秘。

晨曦微透，一阵辘辘车声与急促的蹄声，打破华山晨间的一片宁静，一辆高篷马车，两匹骏马由远而近，直奔山脚下这座庄院。

马车距庄院尚有百丈，一骑骏马突然抢先飞驰，转瞬抵达庄前，马上黑衣大汉翻身下马，匆匆进入门内。没有多久，那黑衣大汉已偕同一位衣衫朴素，面目慈祥的老妇人重现门首。这老妇人须发俱白，却精神奕奕，毫无龙钟之态，且步履稳健，恍若四十许人。

此际，另外一骑已伴着马车驰至，黑衣大汉偕同老妇人快步迎上。

马上白衣汉子飞身飘落，喜孜孜地叫了一声：“妈！”

老妇人目光慈祥，深注幼子一眼，微笑答应一声道：“快，快与你大哥扶持夏少侠下车。”

薛家双龙应声趋至车前：“兄弟，到家了，下车吧！”

病书生一下车，便在薛家双龙扶持下，向老妇人躬身为礼：“小侄不能大礼拜见，尚祈伯母谅解。”

老妇人忙自还礼，双目凝注病书生，庄容说道：“少侠多礼，沙五娘愧不敢当，小儿辈身受少侠活命大恩，泽及薛氏一门，老身尚未谢过，拙夫载病外归，正自卧床，未克恭迎，还望少侠海涵。”

病书生忙道：“伯母言重，折煞小侄，倒是小侄既蒙令郎沿途照顾，又以病躯打扰府上，衷心至感不安。”

老妇人沙五娘肃然说道：“少侠何出此言，得接侠驾蓬荜生辉，一门荣幸。”

转向薛家双龙又道：“山风甚大，速扶少侠至西楼歇息，我随后就来。”

病书生一声告罪，由薛家双龙扶持着直奔西楼。

西楼之上，被褥全新，窗明几净，点尘不染，病书生看在眼里，口虽不言，心中却是感激异常，入歇未及顿饭，沙五娘便即亲捧汤药而至，示意双龙扶起病书生，欲待亲侍进药，病书生不敢领受，沙五娘执意效劳，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满怀激动地将药喝下。

沙五娘放心一笑，临走还满面诚恳，再三叮咛：“少侠如不嫌弃，寒舍便是少侠自己家！药已服过，还请静养，如需什么只管吩咐，沙五娘率同儿辈随时侍候，少侠万勿见外。”说罢率同二子告退而去。

病书生感极然言，母子三人背影不见，他星目一合，两串热泪顺眼角流下。

呆呆出神片刻，随即拭泪坐起，盘膝运功，助药发散。

他内功精湛宇内难有其匹，未及盏茶通体热汗涔涔，蟒毒悉由毛孔排出，一身痛苦倏失，又片刻又复昔日神采。他知书达礼，换过衣衫，信步下楼，便欲往前厅致谢。

晨风拂面，满园花叶清香，扑鼻沁心，立时胸中闷气尽出，头脑为之一醒，不由暗忖道：久闻薛家双龙一凤之名，唯其尊亲却不知为何许人，由这庭院布置，及老夫人的一身修为看来，想必也都是武林英豪无疑，自己却怎地不知……沉思间，不觉已转过画廊，大厅在望，突闻一声恍若银铃的甜美娇笑自厅中传出：“区区几个南荒跳梁小鬼二位也应付不了，真是替薛家双龙一凤丢脸，我就未把那七个毒物放在心上，更不相信那夏姓书生就像两位所说的那般功力盖世，技比天人，等他好了，我非要试试不可。”

病书生摇头一笑，不由驻足，他并非有意窃听人家谈话，乃是一时好奇，想听听薛家双龙究竟把自己描述得如何神奇。

只听老大薛勇粗声粗气地道：“你不信我也无可奈何，不过我很赞成你能够试试，不然你永远会那么坐井观天，不知天高地厚。”

病书生方自剑眉一蹙，又闻老二薛蟠笑道：“小妹，我和大哥意见不同，我建议你最好别试，否则你又要气上三天，闭门不出，茶饭不进，妈可又要心疼了。”

薛家双龙一阵豪迈大笑，病书生也不禁莞尔，那甜美话声却突然佯嗔撒娇：“妈，您看，他们两个一个鼻孔出气，合着欺侮我一人，您也不帮帮我。”

只听沙五娘笑骂说道：“霞儿，别胡闹了，你不知天高地厚，为娘岂能

也和你一样？为娘老眼不花，休说是你，就是这全家五口联手齐上，也难在人家手下走完三招。”

沙五娘究竟见多识广，不过她仍然估错了，就是当今诸大门派掌教联手，怕也难在这位书生手下走完三招。

厅中方自响起一声满含不服的娇哼，忽闻那沙五娘又道：“丫头，别再闹了，为娘要过去看看夏少侠了。”一阵步履声响起。病书生心内一惊，忙地急步走向厅前，步履之间并故意弄出些声响。

“谁？”大厅之中闪出薛家双龙。

“是小弟前来叩谢伯母。”他含笑迎上。

薛家双龙入目病书生竟然痊愈下楼，不由顿时怔住，大厅之中跟着急步走出沙五娘与一位风华绝代的白衣少女。

“少侠怎地下楼来了，莫非……”沙五娘惊诧莫名。

“多谢伯母，灵药所至，邪毒尽除，小侄业已无碍，特来叩谢。”跨前一步，恭谨拜下。

沙五娘大惊，闪身扶起了他：“少侠，薛门大恩未报，这岂不是折煞老身。”深注书生一眼，一叹又道：“少侠一身修为怕不已至通玄境界，身中蟒毒，纵是一流高手也得躺上个三天五日，少侠服药前后不过顿饭光景，竟然完全康复，委实令老身叹为观止，敬佩无已。”

他淡淡一笑，道：“伯母夸奖了，小侄内力浅薄，错非伯母灵药……”

沙五娘肃然接道：“少侠莫要自谦，老身亦略谙岐黄，几味草药功不过排汗，若要逼毒复原，则非内力通玄莫办。”

他心知瞒不过人家，只好淡淡一笑，不再言语。

那白衣少女自出厅以来，一双美目便紧紧地盯着他，一霎也未霎过，渐渐目光中更透出一丝异采，这丝异采落在他的眼中，使他心头怦然面上发热，忙地转向薛勇笑道：“大哥，这位想必就是小妹了？”

薛勇“哦！”了一声，击掌笑道：“你瞧，我又忘了！来，小妹，见过大哥二哥的救命恩人。”

白衣少女落落大方，美目深注，检衿为礼：“小妹薛梅霞见过夏大哥。”

他忙地闪身，连称不敢。

老二薛蟠目注乃妹，一笑说道：“小妹，人你是见过了，要试可正是时候。”

薛梅霞娇面立时飞红，跺足娇嗔：“二哥，你敢再说。”

病书生难得糊涂，呆了一呆，故做茫然：“怎么？二哥？”

薛蟠一伸舌头，苦笑说道：“我家这位女侠客厉害得紧，我不敢说，你最好问她。”

薛梅霞美目圆睁，莲足猛跺，急急说道：“夏大哥，休要听他满口胡扯，他……”

沙五娘一笑接道：“好了，好了，少侠贵体方愈，岂可久站，还不快请少侠里面坐。”说罢，举手肃客。他不再客套，告罪入厅，方刚落座，薛梅霞已双手奉上香茗。

谈笑间，薛家母子四人虽然甚为欢愉，但眉宇之间却始终隐含着了一丝淡忧。他心中了然，略一思忖，毅然问道：“听伯母说，伯父贵体欠适，不知所患何恙？”

此言一出，薛家四人神情立时一黯，沙五娘更面现难色，欲言又止。

他察言观色，猜知人家有难言之隐，不由大为不安，歉然说道：“小侄冒昧鲁莽，还请伯母勿怪。”

沙五娘忙地摇头，满面悲伤地道：“少侠万勿误会，薛门并无难言之隐，实在是拙夫所身受着至为悲惨……”

双眉微皱，又接道：“少侠是薛门恩人，不敢相瞒，拙夫并非患病，乃是月前被人以重手法击伤内外，若非适时蒙高人援手，当时便得葬身异地，如今外伤已成残废，内伤仍在调养中。”

一番话听得他剑眉双挑，继而深蹙，略做沉吟，毅然说道：“伯父现在何处调养？不知可否容小侄前往探视，小侄或可稍尽绵薄。”

薛家四人精神为之一振，沙五娘也双眉立展，忙道：“拙夫现居后厅只是不便行走，反劳少侠前往，万分失礼。”

他方自谦逊站起，厅后一声轻咳，一个苍老声音说道：“老婆子又在胡说八道，谁说我不便行走？我偏要走路你们看看，有客莅临，怎不告诉我一声？真是糊涂。”紧接着一阵步履声传了出来。

薛家四人闻声大惊，同时站起，双龙一凤更急忙奔入厅后相迎。

只听薛家兄妹在厅后说道：“爹，您怎么起来了？”

“怎么？不行么？你们怎么跟你娘一般地大惊小怪？别扶我，我自己会走，快去招呼客人，休要替我失礼。”

沙五娘苦笑说道：“少侠请勿见怪，拙夫就是这么个怪脾气。”

他微微一笑，忙道岂敢，心中却不由暗忖：此老性情之怪确是少见。同时也对这位尚未见面的老人一身傲骨，一腔豪迈深感心折。

步履声越来越近，接着由厅后转出一位灰衣老人，双龙一凤神色焦急却又无可奈何地紧随老人身后。

他甫一入目这位灰衣老人，不禁大吃一惊。

这位灰衣老人面色白中带黄，血色少得可怜，左目失神，右目已眇，步履蹒跚，不住微喘，显见身体虚弱异常。而这位灰衣老人一眼看到眼前这位美书生，更是神情大震，立时愣住。

沙五娘上前来扶，吃他愣愣地一手挡开。

薛勇抬头一笑：“兄弟，这位便是家父。”

他忙自上前施礼。灰衣老人没有看见，正转向薛勇喝问：“勇儿，你适才称呼这位相公什么？”

薛勇呆了一呆，道：“爹，称呼兄弟，难道……”

灰衣老人突然瞋目大喝：“畜生大胆，还不随我跪下。这位相公便是为父的救命恩人，宇内奇侠，玉萧神剑闪电手夏梦卿夏大侠。”

厅内突然响起数声惊呼，薛氏一家齐齐拜倒。但，谁也未能拜得下去。只见他儒袖轻拂，气墙横空。

入目的是薛梅霞微仰的娇靥，乍喜乍惊的微笑；就这娇靥，就这微笑，使他深陷情海不克自拔，更使他梦魂萦绕，毕生难忘。这是令人沉醉亦复令人断肠的往事。

因为有了这番遇合，以致他历尽九死一生，尝尽人间滋味，这能叫他不望月抒怀，对景悲叹吗？

英雄有泪不轻弹，然而，此际，他已是泪渍满面了。

他缓缓由天际，月旁，收回两道失神的目光，方欲长吁一口气，以一舒心中沉重的郁结。

蓦地，远处一阵衣袂飘风之声划空传来。

声音虽极其低微，但在他这位宇内第一奇才，玉箫神剑闪电手耳中，何异霹雳当空。

倏然回顾，月色下十丈外，赫然已伫立着一个黑衣蒙面人，目射冷电，紧紧盯住自己，直如幽灵。

欺近身侧十丈，自己方自觉，其人功力可知。夏梦卿瞿然一惊，霍地站起，尚未发话。

那黑衣蒙面人已自突然冷冷说道：“姓夏的，老夫只道你已随草木同朽了，却不料你竟还未死……”

夏梦卿双目冷芒电闪，双眉微剔，道：“阁下莫非认错了人？在下商辛仁。”

黑衣蒙面人突做桀桀长笑：“好个断肠伤心人，你那伤心不过为的是情断，老夫伤心又向谁说？这三字商辛仁只能哄骗别人，至于老夫，你就是尸碎骨腐，也休想逃过老夫双目。”

夏梦卿挑眉冷笑：“再好不过，我重入江湖，再现武林，怕的就是无人认得出我，恕我眼拙，阁下何人？”

显然，他一时也未能想出眼前这功力颇高的黑衣蒙面人，究系何人。

黑衣蒙面人阴阴说道：“你何致如此健忘？老夫乃峨嵋旧识。”

夏梦卿呆了一呆，脑中电闪，突然神情一震，目射冷芒：“匹夫，是你？”

“不错，是我。”黑衣蒙面人森冷目光暴射，无限冷酷狠毒地道：“南荒古森林中承蒙重赐，幸保不死，如今，特来致谢。”

夏梦卿晒然一笑：“那单、卫两个匹夫呢？”

“他们和老夫一样，活得很好，而且就在附近。”

“那很好！”夏梦卿星目电扫四周，挑眉沉声：“匹夫，你敢欺我？”

黑衣蒙面人纵声狂笑：“老夫只道你幸逃一死之后，必有惊人进境，却不料你竟这般麻木迟钝，你搜索不出，怨得哪个？”

夏梦卿默然不语，一双星目紧紧凝注黑衣蒙面人，突然仰首长笑。

黑衣蒙面人似乎茫然：“姓夏的，你笑什么？”

夏梦卿笑声倏敛，指着黑衣蒙面人晒然摇头：“莫洪，你也太健忘，更幼稚得可怜，我觉得你那狡诈诡谲的心智，远不如往日，你且想想看，枯木禅功之下，何物可以遁形匿迹？”

黑衣蒙面人只觉脸上一热：“你休要自做聪明，老夫视百里如咫尺，你若不信，老夫只须一声召唤，他二人即刻可以到来。”

“这倒不失为一句老实话。”夏梦卿笑道：“不过，我以为你最好莫要乱发鬼啸。”

黑衣蒙面人冷然说道，“怎么，你莫非有了怯意？”

夏梦卿挑眉朗笑：“莫洪，由你这句话，我更觉得你不该再跻身武林，夏梦卿七尺须眉铁胆傲骨，可曾怕过谁来？你自比那公孙忌如何？公孙忌尚难逃出我掌下三招，这是你亲眼所睹的事实，南荒古森林中你三人虽是漏网亡魂，那只是我在三圣遗物无恙，元凶伏诛之余，上体天心网开一面，并非你等命大。”

虽然已事隔数年，这黑衣蒙面人似乎仍是惊魂未定吓破了胆，忆及前情，不由机伶伶地打了个寒噤，但目光却益显狠毒。

夏梦卿视若无睹，淡淡一笑，接道：“也即因三圣遗物无恙，元凶伏诛，

我才不愿太为已甚，对你等多事追究；如今我已非昔年性情，你最好不要召喚他二人前来，否则我也乐得省番手脚……”

回首侧顾万寿山下哪宁静的一片夜色：“再说，如此美好的月圆之夕，我也不愿你大煞风景，扰人好梦，你懂么？”

黑衣蒙面人静聆之余，双目凶光不住闪烁，夏梦卿话声方落，他便又自一阵桀桀怪笑地说道：“你难道不觉得这话说得太轻松了么？这么说来，老夫等三人倒要深谢你的一念仁善了……”

夏梦卿淡笑接道：“那倒不必。”

“姓夏的，你给我闭嘴！”黑衣蒙面人一声冷喝，狠声说：“昔年峨嵋夺宝之际，教主座下十二侍惩治宵小，与你何干？你竟无端出手，断古桧一臂；我教再惩武当，又干你何事。你竟仗恃师门珠符令，遣霍、岑二鬼驰援武当，杀我十二侍之四，更为我教已得三圣遗物，远下南荒，伤我教主，杀我教徒！似这般破教之仇，人亡之恨，你不愿追究，老夫等却未敢就此做罢。”

夏梦卿扬眉笑道：“那么依你之见？”

“老夫等恨不得啖你之肉，寝你之皮，剜你之心，抽你之筋。”黑衣蒙面人切齿恨声，做如是语。

夏梦卿摇头笑道：“看来你是凶残不改，至死不悟，迫我再开杀戒……”

目射寒芒，突然沉声：“匹夫，你好一张利口。峨嵋夺宝，已渎神物；恣意逞凶，更当诛除，古桧仅断一臂，已是我上体天心，手下留情；公孙忌不但不知悔悟，反乘我作客薛家，明犯武当，暗窃遗宝，我虽遣霍、岑两人驰援，但若非另有高人施以援手，武当一派岂不早遭血劫，沦灭多年？我忍无可忍，只身远下南荒，本拟追回三圣遗物，施尔薄惩便即罢手。不想你罗刹一教竟自恃人多，暗施卑鄙伎俩，将我诱入死谷，横施火毒，使我身负重伤，险些丧生蛮荒，也害得我情天生变，爱侣嫁人，心碎肠断，痛苦一生！似这般深仇大恨，我且委诣天意，不愿再加追究；你等却犹不死心，凶残不改，找我寻衅，若非我已厌倦厮杀，此刻便把你诛毙掌下！匹夫，趁我心意未转之际，还不给我快滚！”

话声一落，儒袖轻挥，威震寰宇的接引神功随袖飞卷而出。

黑衣蒙面人虽然一直声色俱厉，但早在数年前便已被夏梦卿一身神绝功力吓破了胆，而且他是别有用心，否则，他望风丧胆犹不及，焉敢自动找上门来。

睹状心中一凛，闪电飘身，斜掠五丈，强忍惊恐地嘿嘿笑道：“姓夏的，且慢动手，听我一言。”

夏梦卿冷然收手，挑眉沉声：“莫洪，你最好不要逼我。”

黑衣蒙面人狡黠目光一闪，阴笑连声：“姓夏的，你难道不愿一听老夫冒死见你之意？”

夏梦卿闻言不由呆了一呆：“我烦得很，也没有那份闲情逸致，为了你自己，我希望你说得越简单越好。”

“老夫用不着长篇大论。”黑衣蒙面人阴阴一笑，一字一句地沉声说道：“北京城不是你久留之地，奉傅侯之命，请你及早离此。”

夏梦卿只道他再次使诈，方自挑眉，黑衣蒙面人突然探怀取出一物，执在手中，阴阴说道：“你且看看这是何物。”

月色下，看得很清楚，那是神力侯府贴身护卫的腰牌，白银铸就，大有半个巴掌，上刻神力侯府四个朱红篆字。

夏梦卿心中一怔，双眉微剔脱口说道：“何劳傅侯传谕，我本……”突然神情微变，双目神光暴射，沉声接道：“莫洪，你如今是傅侯贴身护卫？”

黑衣蒙面人颇为得意，傲然点头：“姓夏的，你似乎多此一问。”

夏梦卿沉声又问：“你何时潜入神力侯府？”

黑衣蒙面人阴阴笑道：“何谓潜入？老夫凭技入选，与你那心上人儿，几乎同日进入神力侯府，只不过性质不同罢了。”

“这倒是巧得很。”夏梦卿冷冷说道：“傅侯为何要我离开此地？”

黑衣蒙面人道：“傅侯权极当朝，驱逐一个草民，老夫以为无须理由。”

夏梦卿双目冷芒电闪，挑眉沉声，方自一句：“莫洪，你敢黑衣蒙面人为之一凛，忙自冷笑：“你若坚问理由，老夫以为你自己应该明白。”

这句话触中了他心中创痛，他自然听的懂，面上一热，厉声叱道：“莫洪，傅侯乃盖世英杰，顶天立地，岂能容你诬蔑？”

“那么，抱歉。”黑衣蒙面人阴阴笑道：“老夫再也想不出比这更有力的理由，不过……”目注夏梦卿一眼，阴笑接道：“老夫以为，一个人纵然再是超脱拓拔，无论如何英豪盖世，也绝不能忍受自己哪如花美眷……”

“住口！”夏梦卿突然一声厉喝，双眉倒剔，目中神光暴射：“莫洪，你是迫我杀你……”方欲扬掌突然脑中灵光一闪，两道森冷犀利目光逼视黑衣蒙面人，淡淡说道：“莫洪，要我离开此地，真是傅侯之意么？”

黑衣蒙面人几乎不敢正对那两道目光：“老夫只是奉命传谕，信与不信那是你的事。”

夏梦卿傲然挑眉：“傅小天他无权干涉，此地虽是帝都，但夏梦卿要来便来，要去就去，我倒要看看谁能把我赶出北京城去。”

“京畿重地不是武林人物逞威之处，老夫劝你最好三思。”

“不错，拿来。”夏梦卿微一点头，冷然伸手。

“什么？”

“傅小天的令谕。”

黑衣蒙面人不由一怔：“老夫凭口传令，你难道觉得不够？”

夏梦卿突然纵声狂笑，目注黑衣蒙面人冷冷说道：“莫洪，你很高明，只可惜遇上了我。”

黑衣蒙面人方自一怔，夏梦卿冷然又道：“莫洪你怎不说，要我早日离开此地的是你。”

黑衣蒙面人神情一震，尚未发话。

“莫洪，你大概还不知道，我本来打算即刻离开这伤心之地吧？”

“你担心我不走，对你是一大威胁，如芒在背，所以即便假传傅侯之谕，可是？”

“只可惜你我敌对数年，对我了解得还不够，而我与傅侯相识不过半日，我对他却了解得十分透澈。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在这方面，莫洪，你已输了一着。”

黑衣蒙面人何止震撼，简直颤栗。

夏梦卿目光轻注，冷冷一笑，又道：“莫洪，你用心良苦，我觉得你早该动手了。”

黑衣蒙面人突然一声冷哼：“傅侯一身所学，怕不会比你差到哪里。”

“这个我第一眼就看出了，不过，我觉得你也不错，这不是你唯一的理由，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该是你终于等到了双钗合璧，对么？”

面对高明，黑衣蒙面人只得点头，双目凶芒闪烁，狠声发话：“不错，老夫做事向来如此！数年来，老夫一直耐心等着，终于等到了今天，双钗合璧……”

“却未想到我竟未死。”复梦卿扬眉淡笑：“你很聪明，紫凤钗、绿玉佛，两者所载，较诸集三圣毕生心血的万流归宗旷绝博大又不知几许，只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多年心血付东流，莫洪，你只怕要泪流满襟了。”

黑衣蒙面人身形一颤，但旋即狡黠的目光一转，阴笑说道：“老夫做事向来十拿九稳，多年心血也不会付诸东流，我若真的壮志未酬而身先死，那又当别论；可惜的是，你未必敢杀我。”

夏梦卿淡淡笑道：“我生平不知什么叫敢不敢，而且，我想不出不敢杀你的理由。”一只右掌已自暗凝枯禅掌力，缓缓抬起。

“很简单。”黑衣蒙面人竟然视若无睹，一笑说道：“老夫来时已布下后着，黎明时分若尚未回转，自然有人将一桩绝大隐秘，面陈傅侯。”

夏梦卿淡淡笑道：“谁的隐秘？”手掌已缓缓抬至腰际。

“自然是你的。”

夏梦卿纵声大笑道：“书有未曾为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夏梦卿磊落一生，尚无隐秘惧人知者。”右掌已提至胸前，只消掌力微吐，枯禅掌力威震宇内，所向必然伏尸。

岂料黑衣蒙面人依然处之泰然，且神色越发得意，双目凝注夏梦卿，冷冷一笑，阴恻恻地道：“据老夫所知，那长公子忆卿，一半像极你那心上人儿，另一半却不像傅侯。”

此言一出，夏梦卿如遭电殛，身形剧颤，心头大震，昔年薛宅西楼订情，一夕缱绻，啗臂赠钗之事，及今日神力侯府大厅中，薛梅霞心碎断肠之言，立刻浮现脑际，耳中轰然一声，那蕴蓄无比威力，欲吐未吐的右掌，不由为之一窒。

黑衣蒙面人悉收眼底，更形得意地哼了一声，接道：“是谁的孽种，你该比老夫明白，傅侯纵然英豪盖世，铁铮奇男，怕也难以忍受这等奇耻大辱，老夫很为你那心上人儿担心……”

“住口”夏梦卿突然瞋目大喝，声音显得颤抖，一只右掌更已无力垂下，紧接着又身形一阵轻颤，默然不语。

黑衣蒙面人狡黠目光一转，阴阴又道：“这便是老夫以为你未必敢杀老夫的理由，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你那心上人儿及你那亲生骨肉着想……”

“莫洪，你敢……”夏梦卿双目微赤，切齿恨声。

“这很难说。”黑衣蒙面人狞笑说道：“路须退一步，味要减三分，你最好莫迫我。”

夏梦卿纵然杀机狂炽，怒火填膺，却也无可奈何。黑衣蒙面人的话儿不错，他纵不为自己想，也得为薛梅霞及自己的亲生骨肉着想。

黑衣蒙面人阴阴一笑，又道：“不过你尽管安心，只要你肯与老夫合做，老夫自然会为你守此隐秘，你若不愿离开北京也可以，但你必须少管闲事，帝都名胜古迹甚多，你大可袖手游览，以散心中郁结；为此，昔年仇怨，老夫愿意一笔勾销，言尽于此，事谐与否全凭阁下，告辞。”

深注夏梦卿一眼，再扬得意阴笑，转身而去。方走两步，倏然转身回顾：“老夫再行奉告一句，老夫虽然托身神力侯府，了然侯府之中一动一静，但却绝难见到老夫踪影，我劝你少费心机，否则休怪老夫不守诺言，翻脸无情。”

转身挥袖，身形直如鬼魅，飘随风行，转瞬没入茫茫夜色中。

夏梦卿似乎不知蒙面人已离去，独自双目凝注那黑衣人站立之处，呆呆地站着不动。

脑中百念翻涌，胸中五味俱陈，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清冷月色，将他那颀长身形映在地上，长长的，显得无限凄清、孤独。

他觉得心中乱得很，烦得很，但却又似乎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

蓦地里，一阵冷飒夜风吹过，使他神智为之一醒，回忆适才黑衣蒙面人那狠毒阴损的话儿，禁不住一丝寒意倏遍全身，机伶伶地一阵剧颤。

这位泰山崩前，麋鹿惊侧而能颜色不变，从不知怕为何物，铁胆傲骨的盖世奇侠，如今，心中升起一丝悸惧。这是因为担心与他有啮臂之盟的薛梅霞，及他那亲生的一点骨血。

黑衣蒙面人说的不错，神力威侯傅小天纵然英豪盖世，铁铮奇男，超拔奇特，也断不能忍受这等奇耻大辱，推人及己，自己能忍么？

薛梅霞家破人亡，孑然一身，护着自己一点骨血，方自尝到人间的温暖幸福，已够可怜；而自己那一点骨血，稚龄幼儿，更属无辜，岂能为他母子招灾引祸？

但昔日罗刹教漏网余孽，潜伏神力侯府多年，阴谋夺取紫凤钗、绿玉佛。钗、佛人间至宝，罕世奇珍，更蕴藏着一篇至高无上的内家心法。他又怎能袖手旁观，坐视不顾地任那钗佛沦入魔手，奇珍遭劫，神物蒙尘？更为宇内武林带来无边杀机，招致血腥劫运？

“不，不能！绝不能！”夏梦卿突然切齿恨声，一丝鲜血已顺着唇角缓缓流下。

然而一想到薛梅霞母子，他又忍不住发出一声痛苦呻吟。

爱并非罪恶，但他不明白，爱为何使他永沦痛苦深渊，在苦海中挣扎浮沉，望不见岸缘？又为什么使他一再遭受折磨，忍受人所不能忍。

这难道是孽非爱？这便是他一念善心，所得到的后果。有道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句话儿，岂非……

这些，只有问天！也许冥冥中知道。

夏梦卿抬眼仰望一碧夜空，皎洁冷月，将口数张，终而无言……

蓦地，一声鸡啼传来。

夏梦卿身形一颤，由天际收回两道失神目光，凝注那黎明前万寿山下，迷蒙中的帝都片刻。

目光中突然射出迫人冷芒，然后，儒袖微挥，身化长虹，疾射而去，消失在哪片迷蒙薄雾中。

天色虽越来越亮，但万寿山上的晨雾却越来越浓，渐渐地封锁了整个山岭……

第五章 旧情难忘走单骑

整个北京城虽然方自沉睡中渐渐苏醒，但在那神力侯府小楼暖阁中，却是烛影摇曳，蜡泪未干。

几上，两枝粗若儿臂的红烛已只剩下寸许一段，蜡泪洒满了那深红色的光滑几面。

对烛而坐的是神力威侯傅小天，与那诰命一品的威侯夫人薛梅霞。

傅小天宿酒已醒，仍是一袭青袍，浓眉轻锁，对着摇红烛火出神。

薛梅霞则是螭首低垂，不胜凄楚。

小楼中，一片宁静，可以听到室角一张八宝软榻上，一对粉妆玉琢的幼童酣睡的均匀呼吸。

但，小楼中的气氛，却不大谐和。

也许就因为傅小天浓眉轻锁，呆呆出神；薛梅霞螭首低垂，不胜凄楚。

良久良久，傅小天方自缓缓将目光由烛火上，移注爱妻：“霞，你真的决定这么做么？”

声音很低，却很平静。

薛梅霞微微地点了点头：“我觉得只有这么做，方能减少我心里一份内疚，小天，你知道良心的谴责最令人痛苦。”

傅小天淡淡一笑：“我不觉得你欠他什么。”

薛梅霞凄惋苦笑：“小天，你不是我，若将你心换我心，当知我痛苦之深，我觉得负他太多了。”

傅小天浓眉微蹙，摇头说道：“霞，别这么自责，也别这么自苦，你没有负他……”

薛梅霞微一摇头，黯然接口：“小天，别再安慰我了，我自己的心自己还不明白？你是世间少有的好丈夫，我本不该这么做，但是假设我不这么做，我势将负疚痛苦一生，与其如此我不如找到他，向他解释清楚，然后，心中毫无郁结地伴你……”一颗螭首又自缓缓垂下。

傅小天深注爱妻一眼，道：“霞，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我和他虽然缘只两面，相识不过半日，但不知为了什么，我由衷地佩服他，想接近他，结交他。你知道，傅小天生平何曾服过人？但玉箫神剑闪电手他例外，我自诩奇男盖世，在他面前我竟有渺小之感，他那绝世风标、铁胆傲骨，是我生平所仅见！由是我敢说，他不会怪你，绝不会，我这双眼睛不会看错人。”

薛梅霞禁不住娇躯一阵轻颤，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只觉热泪已自盈眶，一丝凄惋苦笑浮上唇边，她微摇螭首，道：“小天，你没看错，我确也了解的更多，当初他之所以能令我一见倾心，不克自拔，不是他绝世风标，也非他那一身旷绝寰宇的武学，而就是因为他卓然超群，有一种令人自然心仪的气质，虽然我明知他不会怪我负心背盟，却不能不得到他一句话儿……”

一声无限痛苦的凄楚轻叹：“我很矛盾，我希望他不会怪我却又希望他恨我，恨得越深越好。小天，我说不上理由，也许这样可以减少我心中一份愧疚。”双眼中晶莹珠泪突然无声坠下。

傅小天浓眉一蹙，那虬须满布的唇边，倏地起了一阵轻微抽搐，默然不语，缓缓垂下头去。突然，他又抬头一笑，炯炯环目深注薛梅霞：“霞，别这样了，我的心都快碎了，我答应你，何时动身？”

薛梅霞娇躯突起剧颤，美目中无限感激地凝注傅小天，珠泪如泉涌出，

樱口数张，良久方自颤声一句：“小天，你，你太好了，却叫我如何报答……”

傅小天淡淡一笑，轻轻地为爱妻拭去满面泪渍：“又来了，记得么？我不要你谈什么报答，只要你能快乐无忧地伴我一生。”

一丝羞愧掠上心头，薛梅霞缓缓垂下螭首，突然暗咬贝齿，猛一抬头道：“小天，我不去了！”

傅小天禁不住呆了一呆，但旋即浓眉双轩地微笑说道：“霞，别孩子气，也别担心我，我不在乎这些的。告诉我，什么时候动身？”

薛梅霞默然良久，才低低说道：“我想一会儿就走，迟了怕来不及。”

“好！就这么说。”傅小天轻拍薛梅霞香肩，点头说道：“我拨出四个贴身护卫，一辆四马套车，侍婢随你带，够么？”“太多了，小天。”薛梅霞摇头说道：“我只要一辆套车，两名婢女。”

傅小天摇头一笑：“江湖险恶，人心叵测，神力威侯权重当朝，但对武林中事却鞭长莫及，你忍心让我寝食难安，担心终日？”

薛梅霞娇躯又是一阵轻颤：“我觉得太劳师动众了。”傅小天又摇头道：“为你我觉得倾侯府人马还少了点儿，最好能由我亲率帝都铁骑。”

薛梅霞难忍热泪，樱口颤动，方待再说。

傅小天已一笑站起：“霞，别说了，我去要他们马上准备。”

“慢点，小天。”薛梅霞突伸柔荑，一把将他拉住，抬眼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半晌终于说道：“我想，我想带忆卿一起去。”

傅小天微微一愣，淡笑摇头：“原谅我！你去，我已够担心了，孩子太小，我何忍让他饱受风霜，备尝旅途之苦？”

薛梅霞默然不语，许久，突然挑眉说道：“小天，有一件事我瞒你很久，现在我不得不告诉你……”

傅小天正色摇头：“霞，你用不着说，傅小天不是人间贱丈夫，忆卿，我视同己出，爱过小霞，我绝不能让他也去经历江湖风险，否则，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夏梦卿。”说毕，转身便欲下楼！倏地，他停下脚步，环目中迫人光芒直射窗外，挑眉沉声：“什么人在此鬼鬼祟祟？”

薛梅霞神情为之一震。只听楼下庭院中，一人应声回话：“禀侯爷，赵吾平在此侍候。”

傅小天威态一敛，笑道：“唔，那正好，传话下去，备我套车，十六黑衣卫中派出四人，打点行李，随时听命。”楼下那人应了一声，随即寂然。

傅小天负手走回，方走两步，看了呆坐中的薛梅霞一眼，忽又笑道：“霞，你坐着，还是我自己跑一趟，这些人办事我不放心。”转身大步下楼而去。步履声逐渐远去，渐至不闻。

薛梅霞再也难忍满腔激动，伏几失声痛哭。是感激？是羞愧？是别绪？是离情？只有她自己知道。

半晌，哭声渐成饮泣，薛梅霞抬起螭首，美目已微显红肿，目光呆滞地投向八宝软榻上，一双甜睡中的儿女，缓缓起身，又缓缓地行了过去。

□□□

神力侯府的大厅之前，停放着一辆四轮马车，四匹配套健马，一色雪白，昂首弹蹄，极为雄骏。

也许是不愿显眼扎目，这辆马车看上去和一般马车，没有什么两样。

四名黑衣护卫神情恭谨，垂手肃立一旁。

这四名黑衣卫中，除最左一名是个面透阴沉的灰髯老者外，其余三名均

是神态威猛的中年大汉。

毫无疑问的，这四名黑衣卫必是神力威侯十六名贴身黑衣护卫中之佼佼者，功力、胆识、机智，均属十六黑衣铁卫之冠。

神力威侯傅小天，正自负手迈步，甚为仔细地察看这辆四马套车。

绕车一周，傅小天颇为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即踱向黑衣四卫。

环目中神光不怒而威，轻扫四人，微笑颌首：“好，好，你们办事很好，我很满意，你四人京中可有什么牵挂么？”

居左灰髯老者肃然躬身：“禀侯爷，属下等没有牵挂，谢侯爷垂注。”

傅小天点了点头：“那就好，这次夫人出京，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你四人身为护卫，跟我多年，当知责任之重大！你四人亦均为武林中人，武林中人当知武林中事，夫人的安危，我交给你们了，有任何差错，我唯你四人是问。”

傅侯虎威凛然慑人，几句话儿虽然平淡，却令人听来隐隐有窒息之感。

黑衣四卫身形一颤，齐齐躬身。

傅小天微微一笑，挥手说道：“记住，有什么不能解决的事儿，交当地快马报我”。

语毕，又看了马车一眼，面带微笑，转身走开。片刻不到，那辆四马套车驰出了神力侯府大门。

傅小天微服简从，亲自送至城外。车帘内，薛梅霞热泪盈眶，玉手挥扬。

而傅小天却神色泰然，豪迈地笑声连连，一直望着那四马套车变成小黑点，隐入滚滚尘雾中，方自策马回府。但在回府途中，他眉宇间却难掩心中依依惆怅之情。

就在这辆马车驰出城去的同时——

紧靠城门的一家屋檐下，一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胡须如猬的中年化子，突然睁开一双睡意惺忪、满布血丝的眼睛，懒洋洋地抬起横在腿旁的打狗棒，缓缓站起，拍拍屁股，托着破碗，步履蹒跚地，向城外行去。

这名中年化子的两条腿，似乎已耐不住经常的饥饿，与这晨间本有的凉意，一边吃力而缓慢地向前迈着，一边打着哆嗦。而他却毫不在意，依然托着破碗，一步步地向前挨进。

好不容易捱到了城门口，蹄声得得，傅小天青衫白马，带着两名随从由城外折返。

人马交错，傅小天看了中年化子一眼，不胜同情，微蹙浓眉，左袖微展，一锭黄澄澄的赤金，直落化子破碗中，竟然一丝声息也未发出。赤金一锭，少说也有十两，足够一个数口之家，渡过半生。

而这中年化子竟看也未看一眼，只在马侧躬了躬身，又带动着不灵活的双腿，向前挨去。

这仅是习惯性的道谢，显然他绝未料到，手中那只破碗里，是锭赤金，而非那常见的一文小钱。

傅小天哑然失笑，摇了摇头，策马续行。

中年化子依然缓缓地前行着，直到走出城门五十丈外，方始停下脚步。

两只血红眸子望了望破碗中哪锭赤金，突然咧嘴一笑。

再举目略一环顾，刹那间竟如同换了个人儿，身如脱弩之矢般，一掠数丈地驰离官道。

晨间行人稀少，谁也没有看见。这名中年化子一离官道，便沿着护城河

向西疾驰。

距城西数里之遥，是一片荒野。荒野之中，杂草遍地，古木丛生。在一片占地不大的白杨林前，坐落着一座年久失修、残破不堪的古庙。

中年化子进入荒野，径直奔向哪座破庙。

方抵庙前，两扇破门倏然而开，一名小叫化垂手肃立，恭谨躬身。

那中年化子却是连眼皮也未抬一下便匆匆进入庙内。

正在此时，一个清朗话声带笑由内传出：“郝舵主回来了？一夜辛苦……”

随着话声，一位俊美绝伦、挺秀脱拔的白衣文士，由内拱手迎出：“夏梦卿至感不安。”

中年化子飞步迎上，肃然说道：“夏少侠何出此言？珠符令出，天下俯首，能为少侠效劳，何止郝元甲天大荣幸，即是丐帮也倍感光彩。”

这白衣文士竟是那夏梦卿！只见他淡淡一笑，道：“郝舵主，贵帮与敝师门渊源非浅，恕我也不再行客套，那神力侯府可有动静？”

中年化子原是丐帮北京分舵主，火眼狻猊郝元甲，他神色忽转凝重，猛一点头。

夏梦卿剑眉倏挑：“莫洪匹夫好大的胆子，他得手了么？”

郝元甲心知夏梦卿会错了意，连忙摇头，道：“少侠弄错了，神力侯府方面弟子，自昨夜至今，尚未有过回报，我倒为少侠发现了另外一桩事儿。”

夏梦卿松了口气，失笑说道：“我原料莫洪一时不敢轻举妄动，郝舵主另外发现了一件什么事儿？”

郝元甲看了夏梦卿一眼，道：“傅侯夫人适才乘车出城，傅侯轻装简从亲自送到城外。”

夏梦卿神情一震，“哦！”了一声，默然未语。

郝元甲又道：“我虽不知傅侯夫人将往何处去，但我却断定她此次必系远行。”

夏梦卿蹙眉说道：“何以见得？”

郝元甲微笑说道：“少侠当知要饭化子，两眼最尖。”

夏梦卿微微一笑，道：“郝舵主又怎知车中必是哪傅侯夫人？”

郝元甲笑道：“套车非任何人可乘，十六黑衣护卫，随行者四，又是傅侯亲自相送，车中除傅侯夫人外还会是谁？”

夏梦卿一双剑眉蹙得更深，良久方黯然一叹，道：“看来，是我一句‘人箫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累她奔波……唉，其实你又何苦？此中原因傅小天不会不知，他令我敬佩，令我惭愧……”

郝元甲看了他一眼，道：“事已至此，少侠何须自责？少侠是否要……”

“不！”夏梦卿微微摇头，接着：“我一时还不想离开此地，莫、单、卫三个罗刹余孽，潜伏数年，有为而来，阴谋当非小可，我要留此为傅小天做点事儿，傅侯夫人这方面，只有烦劳贵帮。”

“何言烦劳。”郝元甲翻腕自破袖中拿出那锭赤金，肃然说道：“纵不谈少侠差遣，单凭傅小天铁铮奇男，侠骨仁心这八个字，郝元甲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请少侠吩咐。”

一番话听得夏梦卿大为心折，暗自钦佩不已。

略一沉，道：“傅侯十六黑衣护卫，虽然派出四名精锐，但对险恶诡谲的武林来说，似乎仍嫌薄弱了点，我想烦贵帮沿途多加照顾，而且，随时将

行踪告诉我。”

夏梦卿这番话说来平淡，听在这位丐帮分舵主火眼狻猊郝元甲耳中，却字字无殊令谕，他一直神情恭谨地听着，夏梦卿话声一落，他便立即躬身应声，随又转向旁立小叫化低低交代了几句。

小叫化欣然领命，转身如飞而去。身法之高明，竟不在一般好手之下。

夏梦卿看在眼里，忍不住点头赞叹：“有道是：名师出高徒，令高足一身功力足可跻身一流！”

郝元甲赧然笑道：“少侠谬奖，郝元甲太以汗颜，这孩子一身禀赋不差，我常有误人之感，若能蒙少侠不吝金玉，指点一二，倒是他天大福分。”

夏梦卿淡笑不语，心中却已有所决定。

郝元甲何等老练，察言观色，心头自然雪亮，不由暗暗狂喜不已。

话锋微顿，又道：“如今事情已有变化，神力侯府方面的安排，少侠是否有何高见？”

夏梦卿略做沉吟，道：“傅侯一身所学甚高，但我觉得这种事，似乎不宜让他出手，黑衣护卫既已派出四个精锐，府内力量必然大打折扣，我正考虑有没有增强其防卫的必要。”

郝元甲闻言摇头笑道：“少侠顾虑得虽然极是，但少侠却不知哪十六黑衣护卫都是当年一些纵横武林的人物，不是我妄自菲薄，挑最弱的，郝元甲也难为十招之敌。”

夏梦卿竟似不信，淡笑不语。

郝元甲看了他一眼，一笑又道：“少侠已是数年未现侠踪，难怪少侠不知不信，少侠可曾听说过当年威名极著的冀中一剑？”

夏梦卿微笑点头：“久仰此人，惜未识荆。”

郝元甲道：“他便是十六黑衣护卫中最弱的一环，以他一身所学尚称最弱，其他十五人可想而知。”

冀中一剑虽然当年威名极盛，然在这位宇内第一奇才眼中却是微不足道，渺小的可怜。

夏梦卿只是颇觉意外，“哦！”了一声，摇头笑道：“世间事白云苍狗，我仅数年未出，料不到竟有这多出人意料的的事儿，以冀中一剑那等人物，尚列十六之末，那十六之首，想必甚是惊人。”

“那倒未必。”郝元甲道：“所谓惊人只能对诸一般武林同道，若在少侠面前，实在算不得什么，赵君平是昔年黑道巨擘，冷面狠心活阎罗，少侠可知？”

夏梦卿听得双眉微蹙，道：“傅侯府中何容此人……”突然神情一震，急声道：“既称四精锐，赵君平必是其中之一。”

郝元甲呆了一呆，讶然点头：“不错，我亲眼看到他随侍车左，怎么？”

夏梦卿神色立转凝重，道：“郝舵主既知此人，当知此人阴狠毒辣、诡谲狡猾，昔年与罗刹教五君之一的宫寅，交称莫逆，臭味相投。”

郝元甲也神情倏震，道：“少侠莫非怀疑……”

“不错。”夏梦卿点头接道：“我正是怀疑，他与莫洪、单能、卫中三匹夫同时都在京中，此中不无关联，更何况他身列神力侯府十六黑衣护卫之首。”

“对！”郝元甲重拍一掌，切齿咬牙。

夏梦卿惶然沉思说道：“难怪莫洪匹夫说，神力侯府绝难见他踪影，而

府中一动一静，却悉在他指掌之内，看来，他那身为傅侯贴身护卫之言并非全诈，赵君平潜伏神力侯府与他何异……”

说至此，神情更形凝重，道：“她出京旨在找我，必然身携紫凤钗，倘若……郝舵主。”

“少侠吩咐。”郝元甲躬身应声。

“不敢！”夏梦卿忙自还礼，道：“事出无奈，我只有赶去，此间尚烦郝舵主小心应付，一有警讯，但保侯府安全，其他可以不管，这种事九门提督也莫可奈何，莫洪等匹夫，等我回来再说，烦劳之处，容后面谢，告辞。”

话落拱手，儒衫飘处，人化长虹，疾射而去。

他这番话无非是为丐帮着想，莫洪、单能、卫中，为罗刹教五君之三，当年便已威慑武林，不仅各具一身莫测诡谲的功力，而且个个阴险狡猾、心狠手辣、极富心机。

这三人中，任何一人已足令丐帮穷于应付，何况他三人均在此间。更何况此间不过是丐帮一处分舵，高手有限。因此，他不能，也不愿使丐帮为他遭到损害。

郝元甲自然听得出他话中隐意，对这位宇内第一奇侠，更加敬佩不已，只是尚未来得及答话，人已杳如黄鹤。这种罕世功力，旷绝身法，看得他不由呆住，半晌方始无限感慨地一声轻叹，闪身出庙而去。

这是第二天的夜晚，虽然仍是满月，但却为一片乌云遮住，加上北京城万家灯火已熄，所以更显得一片黯黑。

虽是万家已熄灯火，却仍有一处灯火未熄，而且很亮，那是神力侯府，后院小楼上，巨烛摇红，烛光透窗而出。

纱窗上，映现着一个高大人影，很寂静，不闻一丝声息。小楼内，盖代英豪，神力威侯傅小天对烛旁几托颐独坐。浓眉轻锁，一双环目望着摇红烛花呆呆出神。

身后那张八宝软榻之上，却不见了他那一对爱过性命的儿女，想是为免更伤情怀，已移寝别室了。

蓦地一声轻叹划破这小楼中的寂静，傅小天站起身子，负手背后，来回地走着。

半晌，他倏地摇头一声苦笑，低低喃喃自语：“少年不识愁滋味，而今识得愁滋味，这第一度‘愁’滋味可真了得。又何只诗人骚客多愁善感？这个‘愁’字，我是领教了。”

语罢，又是莫可奈何地耸肩自嘲一笑，走向几旁。

这位盖代英豪，铁铮奇男，尽极人臣，权重当朝，如今竟领略了“愁”的滋味，怎不令人慨然兴叹。

他方要坐下忽又缓缓转向窗外，微笑道：“夜深露重，我正感寂寞无聊，阁下何不进来坐坐？”

话声方落，只听窗外一个阴恻恻的话声说道：“威侯见召，无上荣宠，敢不从命。”

微风飒然，烛影晃动，一个黑袍老者，幽灵般飘进小楼，点尘未惊。

傅小天神色泰然，哈哈一笑，扬眉说道：“岂敢，傅小天这个官儿不同一般，唯恐怠慢，何敢当得上召见二字？阁下怎么称呼？夤夜莅临，必然有以教我，请坐。”举手肃客。

“神力侯府哪有我的座位？”黑袍老者阴森的脸上不带一丝感情，深

注傅小天一眼，冷冷说道：“久仰傅侯英豪盖代，今宵一见，果然不虚，好不令人钦敬。”

傅小天微蹙双眉，淡淡地笑道：“傅小天只道阁下夤夜莅临，必然有以教我，却不料阁下这般令我失望，我再请教。”

“威侯好犀利的词锋。”黑袍老者阴阴一笑，道：“老朽姓莫，单名一个洪字。”

傅小天呆了一呆，道：“看来我是失敬了，原来阁下便是昔年罗刹五君之首，傅小天身在轩冕，却心仪武林，久仰东君大名，今夕何夕，竟使我逢此高人？有何见教？”

入耳罗刹五君，莫洪倏觉老脸一热，冷冷说道：“罗刹覆灭，东君之名已不复存在，身列黑道，更不敢当高人，威侯谬奖令我倍觉汗颜，今宵所以冒死拜谒惊动侯驾，只是想请威侯赏赐一宗小小物品。”

傅小天“哦！”了一声，失笑说道：“原来阁下是有为而来，那么请讲，傅小天生平重义轻财，府中所有，任凭选择。”

他这几句话暗含讥讽，莫洪老奸巨滑，哪会听不懂，老脸又是一热，深注傅小天一眼，阴阴笑道：“威侯误会了，莫洪虽然身列黑道，但对威侯府中所有尚能不屑一顾……”

傅小天淡淡笑道：“看来我是唐突高人了。”

莫洪双目冷芒一闪，道：“夤夜入人府宅，这本难怪。”话锋微转，接道：“莫洪要请威侯赏赐，非他，乃威侯珍藏的那尊‘绿玉佛像’。”

傅小天神色微变，随即摇头笑道：“这很抱歉，‘绿玉佛像’乃拙荆所有，傅小天焉敢随意赠人，违命之处，只有请阁下原谅了。”

莫洪阴阴说道：“威侯怎不说舍不得？”

“我觉得这没什么两样。”傅小天道：“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愿给。”

“还是这句爽快，只是……”莫洪双目寒光连闪，狞笑说道：“只怕由不得威侯。”

傅小天“哦！”了一声，浓眉双扬地笑道：“我倒要看看是怎样地由不得我，我有这份自信，要是我不愿给，凭阁下还拿不走。”

莫洪冷冷笑道：“威侯莫非就凭身边十六黑衣护卫。”傅小天纵声大笑：“那是阁下看得起他们，我倒觉得他们个个是酒囊饭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且，对阁下这等高人，若要他们出手，似乎……”

莫洪神色突变，方自一声冷哼。

傅小天突然挑眉轻喝：“楼下什么人？”

只听楼外有人应声接口：“属下任燕飞，听候差遣。”

傅小天扬声笑道：“我有贵客在，别来扰我清兴，惹人讨厌，去吧，没有事。”

楼下那人迟迟方自应了一声是，随即寂然。

傅小天看了莫洪一眼，尚未说话。

莫洪突然冷冷笑道：“屋顶尚有一人，威侯何不一并支使开去？”

傅小天微笑摇头：“抱歉之至，屋顶那位不是府中之人，傅小天管不了。”

莫洪神色倏变，道：“威侯高明，莫洪不胜……”

“你误会了。”傅小天又看了他一眼，道：“我听觉虽然不差，但尚未高明到如此地步，府中人非有我的令谕，不敢擅登此楼屋顶……”突又一笑接道：“此人已去，看来我又失礼了。”

莫洪自然也听出屋顶那人业已离去，而且更听出那人功力不高，根本就未放在心上。

傅小天话声一落，他便又双目一翻，冷冷说道：“威侯休要顾左右而言他，莫洪讨取之物，关系威侯甚大，还请莫要自误。”

傅小天道：“我不懂。”

莫洪双目寒芒电射，一声狞笑说道：“那是自然，说出来威侯也未必肯信，莫洪只请教一句，在威侯心目中，夫人与绿玉佛像，哪一个重要？”

“谁不知傅小天伉俪情深？我以为阁下多此一问。”

“那么，夫人与绿玉佛像，请威侯任选其一。”

“我想兼得。”

“恕莫洪放肆，那不可能。”

“在我面前，阁下最好不要威迫使诈。”

“不敢！”莫洪阴阴笑道：“这是铁般事实，夫人此刻只怕早已遇险。”

傅小天深注莫洪一眼，突然纵声大笑：“阁下既为武林中人，当知昔年赵君平威名，我不信……”

“威侯过于相信那赵君平了。”莫洪冷接道：“赵君平虽然身列十六黑衣护卫之首，待遇甚丰，但我却以为他未必真的听命于威侯。”

“怎见得？”

莫洪目射寒芒，冷然说道：“威侯既知赵君平昔年威名，当也知他与罗刹五君交称刎颈。”

傅小天神情方自微震，莫洪冷然又道：“只可惜威侯不察任他进府，且擢为贴身护卫之首，此次更委以重任，莫洪不早不晚偏于今宵拜谒虎驾，威侯似乎应该已知莫洪是有恃无恐，否则莫洪何独具天胆？”

傅小天静聆之下，神色刹那数变，但莫洪话声一落，他却又神色一转泰然地，蹙眉摇头笑道：“我现在知道了，似乎已太晚了点儿，这件事委实惊人，也委实出人意外，难道那另外三人是死人不成？”

莫洪冷冷笑道：“只怕十六黑衣护卫中，真正赤胆忠心者，少的可怜。”

“这是我用人疏忽，谢谢阁下提醒。”傅小天看了莫洪一眼，蹙眉说道：“看来，我只有将绿玉佛像双手奉送一途了？”

莫洪得意狞笑：“莫洪不敢多嘴，但凭威侯卓裁。”

“那是阁下客气！”傅小天笑道：“倘若我仍然不愿呢？”

“威侯不愧当朝柱石，镇定功夫委实令人钦佩。”莫洪双目寒芒暴射，阴阴说道：“黑道邪魔，凶残淫毒，莫洪很替夫人担心。”

傅小天浓眉怒剔，环目中逼人神光直射莫洪。

饶是这位昔年罗刹东君如何桀骜凶残，入目傅侯虎威，两道利刃般目光，也不禁为之一惊，机伶伶地打了个寒噤，身不由主，退了一步，方自暗暗凝功戒备。

傅小天威态一敛，蓦地纵声大笑：“傅小天别的没有，只是一身铁胆傲骨向不屈人，绿玉佛像，恕难从命，拙荆乃人间奇女，纵然遇难，也必知该怎么做，所以我并不担心！言至于此，阁下请吧。”

莫洪做梦也未料到这位铁铮奇男竟硬到这般地步，心中虽然惊怒欲绝，然慑于这位盖世英豪一身莫测高深的功力，凶心却也不敢发做，更不敢动手施硬。呆了一呆，只得强捺怒火地狞笑狠声道：“威侯既然这么说，莫洪只有识趣告退，不过，事态重大，莫洪不忍见威侯抱恨终生，临行再请三思。”

“不必了。”傅小天挥手笑道：“我心意已决，且出言向无更改，一切阁下看着办好了。”

莫洪狞笑一声，还待再说。

傅小天双目再射神光，挑眉沉声道：“怎么，阁下莫非等我逐客？”

莫洪心中又是一惊，双目阴毒暴露，狠狠盯了傅小天一眼，转身飞掠出楼。

傅小天望着楼外夜空中莫洪那幽灵般背影，突扬大笑：“深夜客来茶当酒，我没有备茶，权以粒火送客，聊表寸心，小心。”

话声方落，巨烛火焰暴涨，似有物操纵，倏地一折，疾射窗外，一闪而逝。

莫洪一身黑袍立即着火，惊呼一声，飞遁而去。傅小天一声大笑尚未出口，突闻两声轻喝划空响起，两条人影捷如鹰隼，自院墙外扑入，疾扑半空中的莫洪。只听莫洪一声厉笑：“凭你等也配，若非今夜老夫……滚。”

飞扑的人影似遭重击，两声闷哼，直如殒石，飞堕而下。傅小天看得方自双眉陡挑，转瞬间，莫洪已拖着一团火光，消失在院墙外。

只得坐下，略一沉吟，突然提起几头狼毫，展笔振腕疾书。须臾，掷笔而起，一声轻喝：“楼下何人值夜？”只听楼下遥遥有人接口：“属下任燕飞在。”

“上来。”

楼下应声跑上一名黑衣护卫，向傅小天微一躬身，垂手肃立。

傅小天看了他一眼，随手将几头哪封书信递过：“明日一早，派人将此信送往纪大人府中，记住，要面交纪大人，现在下去传命，备我墨龙。”

黑衣护卫双手接过书信，似乎还要请示。傅小天含笑挥手：“不要多问，该做的事儿，纪大人自会告诉你们。”

黑衣护卫未敢多言，躬身而退。

片刻之后，小楼上烛火倏然熄灭。转瞬间，一阵得得蹄声，划破了寂静夜空。

第六章 腥风血雨芳踪渺

天色方晓，晨曦微透。

迷蒙薄雾里，一辆黑色马车静静地停在荒野中一片密林之旁。

车前的马儿已不知去向，只有车篷上的两三条破裂布条随着清凉的晨风飘拂作响。

这辆马车，看上去不似一般寻常马车，只是它那不同之处在哪里，却又令人一时难以指出。

马车似乎空着，四面车帘却遮的密密的。

渐渐地，薄雾稀疏，阳光照上了这辆马车。

片刻之后，马车周围弥漫了一种令人难以言喻的气息，随着晨风，逐渐飘散开去。

一只苍鹰由高空向着这辆马车盘旋下降，似乎有所惊觉，在距离这辆马车尚有十丈高低之处，突又展翅飞去。

就在此际，远处一团淡白轻烟，向着这辆马车疾飘而来。

这团淡白轻烟的飘起处，是荒原的尽头，距离这辆马车，少说也有里许之遥，然而转瞬间它已飘至近前。

哪里是什么淡白轻烟，分明是一位面色焦黄的中年文士。

正是那经过易容的宇内第一奇侠：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

夏梦卿入目眼前这片景象，顿时呆住，良久良久，方始喃喃地说出一句话儿来：“果然不出我所料，赵君平这匹夫……”

一阵晨风过处，车帘微掀一角，一股让人欲呕的血腥恶臭由车中飘出。

夏梦卿神情一震，倏然住口，飘身近前，伸手扯下车帘。

车帘后处，血腥恶臭更浓，但夏梦卿却杀机狂炽，目眦欲裂，星目喷火地呆立车前，一任那阵阵血腥恶臭扑鼻沁心。

车中，整整齐齐地靠篷环坐着七名男女。

那是神力侯府的两名黑衣护卫、四名青衣侍婢，另外一名，却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中年化子。

这七名男女每人的胸口近玄机穴处，都有一个拇指般的血洞，直透后背，血流满了车厢，但都已色呈紫黑，且已凝固；显然这七名男女已身死多日，否则何来尸臭阵阵？

内中单单少了那位诰命一品的傅侯夫人薛梅霞，与那昔年冷面狠心活阎罗，今日神力侯府十六名黑衣护卫之首的赵君平，及另外一名黑衣护卫。

这是夏梦卿在惊怒之余，心中唯一感到稍安之处。

但与其说他心中稍安，毋宁说他是五内欲焚、杀机狂炽。

因为，薛梅霞虽然未遭毒手，但很显然地，她已沦入赵君平的魔掌。

而薛梅霞身边必然携带着紫凤钗。

另一件使他心中难过，深感歉疚的是为了他，丐帮损失了一名弟子。

这名丐帮弟子显然是受命沿途跟踪，暗中保护薛梅霞的丐帮弟子之一，但负有这种使命的丐帮弟子绝不只一个，那其他丐帮弟子却又到哪里去了呢？

这是一桩疑问，而这桩疑问在夏梦卿脑中停留的时刻不过是一刹那间。

因为他无心再去多思考这些，目前应想的，该是那赵君平将薛梅霞掳往何处去了。

他目注车中，呆呆地陷入苦思，突然一声轻若游丝的低吟，传自密林深处。

声音虽然极其低微，但在他这位宇内第一奇才耳中，却不啻是一声闷雷。

夏梦卿瞿然一惊，闪身扑向五丈外密林。

甫进密林，一幕几疑置身人间地狱，罗刹屠场的悲惨血腥景象，使得夏梦卿杀机更炽、目眦欲裂。

林中，一片狼藉，那树木野草间，赫然倒卧着十余名丐帮弟子。

脑浆迸裂，腿断臂折，肚肠外流……

其状之惨，直令人不忍卒睹。

一丝鲜血由夏梦卿唇边渗出，星目也渐转血红……倏地，他双目一闭，两串热泪滑过面颊，滴落在襟前。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如今，为了他，丐帮竟损失这多精英，这叫他如何不愧疚良深、痛心欲绝？

就在他闭目洒泪的刹那，一声低低的呻吟又传入耳中。

夏梦卿神情猛震，暗道一声该死，倏然睁目循声望去，发现哪横七竖八的尸身中，有一具双腿齐膝断去、趴伏在地上的尸身，一只手竟然微微地动了一下。

显然的，这名丐帮弟子尚未断气。

夏梦卿急忙飘身过去，小心翼翼地将他翻转过来。

只见这名丐帮弟子甚是年轻，眉目长得十分俊秀，但如今因失血过多，面色显得苍白怕人。

夏梦卿伸手一探鼻息，果然尚未气绝，只是命已细若游丝亡在旦夕，他身为当今宇内第一奇才，自然知道此人已届灯尽油枯的地步，所以尚未气绝，乃是因为强用深厚的内力，保住胸头一口真气；万万不能再以真气助之，否则徒然加速其死，故只有静静蹲在一旁，耐心地等待着。

过了片刻，这丐帮弟子气息越来越微弱，仍是僵躺着，不见丝毫动静。

夏梦卿尽管焦急万分，却也无可奈何，只得怀着一腔失望，叹了一口气，站起身子准备离去。

哪知就在此际，地上那名丐帮弟子，原本紧闭着的双目，竟然一阵眨动，缓缓地睁了开来。

夏梦卿心头猛地一跳，忙又蹲下身来。

那名丐帮弟子吃力地抬起眼皮，看了夏梦卿一眼，双目突然闪过一丝极微弱的异采，苍白的嘴唇一阵抖动，张了数张，方始低低地说出一句话来：

“ 阁……下……可是夏……少…… ”

话声很低，夏梦卿却听得清楚，急急接道：“ 我正是夏梦卿，阁下…… ”

那名丐帮弟子脸上浮现一丝苦笑，断断续续地又道：“ 丐帮……无……能……有辱…… ”

夏梦卿心中一阵绞痛，忙自接道：“ 为我一己之私，连累贵帮损失这多精英，夏梦卿只有悲痛万分、愧疚良深。事已至此，阁下当知时机紧要，万勿再多言客套，请告诉我傅侯夫人下落。 ”

丐帮弟子无力地道：“ 燕……小……飞遵……命…… ”

嘴唇骤起一阵抽搐，话声顿断。

夏梦卿大急，却又明知不能妄动，正自焦虑万分束手无策，那丐帮弟子将口一张，用尽力气又吐出两个字来：“ 芦……沟…… ”

唇边又是一阵抽搐，双目一翻，已告气绝。

夏梦卿入耳这两个字儿，方自一怔，目睹此情，心头禁不住又是一阵绞痛，他自然知道，此人之所以强保一口真气，无非是为提供这条线索。两串热泪夺眶而出，顺颊流下，滴落在那丐帮弟子胸前，伸出两指，轻轻地为丐帮弟子合上双目，缓缓地站起身来。

星目一扫地上十余名丐帮弟子尸身，喃喃说道：“各位请瞑目，夏梦卿誓为各位报此血仇……”

儒袖轻挥，一闪出林，飞射而去。

时已黄昏，名传遐迩的芦沟桥头，飘然走来一位身穿雪白儒服的中年文士。

落霞孤鹜，水天相接，芦沟桥横跨永定，雄踞中流，黄昏时的景色美得尤其动人。

但这位中年文士，却是负手桥头，东望一脉青山，呆呆出神。

任那晚来微有凉意的轻风，拂动着他那雪白衣袂，猎猎飞舞，他就如一尊石像般，不言不动。

顾长背影，映在晚霞里，显得十分潇洒，也透着一分冷漠、一分古怪。

就因为这样，使得芦沟桥上那来来往往的稀少行人，都禁不住地，向他投过诧异的一瞥。

突然，由芦沟桥的彼端走来一个黑衣汉子，一顶宽沿大帽压的低低的，几乎将他的面目完全遮住。

这黑衣汉子看上去和常人无异，只是步履之间较常人为快，而且较常人稳健。

他老远地看见了这负手桥头、呆呆出神的白衣文士，也禁不住像别人一般地投过诧异的一瞥。

但是，他这诧异的一瞥恍若是投在一块烧红了的烙铁上，烫得他整个身形为之一颤。

身形一颤之后，随即停下脚步，似在犹豫，犹豫片刻之后，终又迈动脚步，行了过来。不过，他的头却低下去了。

而且，步履之间也失去了原先的稳健，显得既匆忙又不灵活。

然而白衣文士依然背负双手，望着远方呆呆出神，生似自始至终，根本就不知道有人从他背后走过一般。

其实，芦沟桥交通要道，来往所必经，人人走得，有行人走过，又哪里值得转身回顾？

黑衣汉子走得越近，一颗头也垂得越低，那宽大帽沿，几乎触到了胸前，虽然他似乎极力地保持着平静，而那双隐在一片暗影后的炯炯眼睛，却不时地望向白衣文士背影，目光中已不似是诧异，而是有点惊骇畏惧、心惊胆颤的意味。

终于他相隔丈余地越过了那白衣文士的背后。

偷眼回顾，白衣文士面向远方，依然出神。

就像九死一生，逃过了鬼门关，黑衣汉子如释重负，急急前行，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此刻一身冷汗已湿透了重衫。

黑衣汉子一过桥头，便加快了脚步，沿着永定河如飞向西行去。

永定河边芦苇丛生，长有人高，雁拖秋色，鸦背夕阳，加上那欺雪赛霜的皤白芦花，千里暮云，芦沟桥的暮霭，分外动人。

然而，这黑衣汉子却绝无心情去欣赏这西风衰草，残柳斜阳，兼有芦花点染的美景，他沿着那绵绵不断的人高芦苇，低着头，疾步行进，一直等芦苇遮住整座芦沟桥，他方始停下脚步，暗吁一大口气。

举起衣袖，拭了拭满头冷汗，转头望着芦沟桥的方向，余悸犹存地摇了摇头，低低地说声：“好险，侥幸。”转回头去，方待举步，入目一幕景象，却看得他大惊失色、魂飞魄散，连退数步，险些呼出声来。

眼前不过五尺之处，冷然负手伫立着一个人儿，赫然竟是那芦沟桥头的白衣文士。

而且目射迫人寒芒，注视着自己。

好半晌黑衣汉子方才回过神来，惊魂甫定，脑中电转，强笑拱手：“彼此素不相识，阁下何故拦我去路？”

白衣文士深注着他，突然一笑，冷冷说道：“你不认得我，我对你却不陌生，而且，我深为你这两条想跑，却又不争气的腿惋惜。”

黑衣汉子神情猛震，犹图狡饰，又自拱手含笑，但甚为勉强：“朋友说笑了，你我从无一面之缘，何言不陌生？天色昏暗，朋友莫非看错……”

白衣文士淡笑接口道：“我对自己的一双眼睛，深具自信，我以为，你也相信我没有看错，芦沟桥地方不小，我正愁无处找寻，却不料鬼使神差，让我碰上阁下，这岂非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说来我也实在应该感谢你，若非你做贼心虚，鬼鬼祟祟的，也不致引起我的注意，也许在那芦沟桥上，你见我没有回头，便认为我不曾发现你，其实在你停而复行的刹那，我便注意上你了，只是当时另有行人，我不愿动手罢了……”黑衣汉子静聆至此，不由大为懊悔自己不该心虚胆怯地露了痕迹，否则岂不轻易地就能躲过大难。

惊骇之下，正自暗暗思忖对策。

忽闻白衣文士冷冷一笑，又接道：“阁下既能身列神力侯府十六黑衣护卫精锐，功力、机智，想必高人一等，当可自知在我玉箫神剑闪电手的掌下，能博得几招！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知进退者方算高人。对你我懒得动手，你也该明白我想知道些什么，说吧！”

黑衣汉子顿时僵住，他不得不承认人家说的对极，因为他自知确实难在人家手下走完一招，但是，他却又不愿就此束手就缚，就此说出对方所要知道的事……

当下他强自一笑，扬眉说道：“阁下眼力甚是高明，看来我不承认也是枉然，只是，阁下这话是否太狂太满了些？”

白衣文士纵声大笑：“是么？何妨试试？不过我话说在前面，你若是心存侥幸妄想动手，那是自取速死。”

黑衣汉子厉声说道：“夏梦卿，你休要仗技欺人，沉燕月纵横武林数十年，尚不是畏死之辈。”

夏梦卿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笑道：“这个我知道，你若畏死也不致被武林同道公送美号笑面人屠，更不致这般胆大包天地劫持威侯夫人，并连伤数十条性命，但是，假若我让你尝尝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一指搜魂滋味呢？”

黑衣汉子闻言，禁不住机伶伶地打了个寒噤，一丝寒气由心底冒起，倏遍全身垂首不语。

一指搜魂旷古绝学，纵是铁打金刚，铜浇罗汉也经受不住，更何况他是

个血肉之躯的人。

夏梦卿淡淡一笑：“看来阁下也深知一指搜魂的厉害，那么……”

蓦地双目寒芒电闪，抬手一指飞点黑衣汉子腮下。

但闻“叭！”地一声轻响，黑衣汉子一个下巴应指脱臼，神色惨变。

夏梦卿冷冷笑道：“看不出阁下倒还刚烈的可以，只可惜你没有打听清楚，在我眼前你想嚼舌自绝，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再奉劝一句，若想死的痛快，最好安静点。说！”

右腕一翻，“叭”地一声，黑衣大汉一个下巴又复合上，他无限怨毒地深注夏梦卿，突然一声厉吼：“夏梦卿，我与你拼了。”

五指如钩疾袭而出，直取夏梦卿胸腹要穴，诡谲毒辣已极，他也明知如此出手近乎痴人说梦，只是他另有打算。夏梦卿晒然冷笑：“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我就给你一点厉害。”

身形纹风未动，右掌闪电递出，不愧玉萧神剑闪电手之名，降龙八手旷绝宇内，只一翻腕就扣上黑衣汉子的腕脉，方待用力。

黑衣大汉突然一声凄厉惨笑，左掌猛抖，一蓬似烟如雾之物，疾洒而至。

饶是夏梦卿功力绝世，也不敢轻撄其锋，更何况他没有料到黑衣汉子一心玉石俱焚，暗藏如此歹毒的杀着。他心神一震，松手飞退。

就在他松掌飞退的刹那间，黑衣汉子再次凄厉惨笑，突然抬手，一掌向自己的天灵盖击下。

夏梦卿睹状大急，双眉挑处，一声断喝：“匹夫敢尔。”儒袖拂处，右掌斜挥，枯禅掌力如潮怒卷。

但闻一声惨嚎，血雨飞溅，黑衣汉子一条右臂已自齐肩断下，直射丈外芦苇中。人也砰然倒地，昏死过去。

夏梦卿一指再点，血流立止，随又翻腕一掌拍下。

黑衣汉子闷哼一声幽幽醒转，似欲站起，但方一挪动，牵动了伤处，痛得又是一声闷哼。深秋天气晚来更凉，但他却是一头汗珠滚滚而下，双目怨毒光芒暴射，盯住夏梦卿，咬牙切齿地狞声道：“夏梦卿，沉燕月技不如人，虽死无憾，但你……”

夏梦卿冷冷一笑：“傅侯待你不薄，你反恩将仇报，你那两个同伴、四名侍婢、及丐帮弟子何辜？对你这种人，我已不必再生恻隐，你可是非要尝一指搜魂？”

黑衣汉子机伶一颤，凶态忽敛，半晌，看了夏梦卿一眼：“夏梦卿，你我素无仇怨，不过各为其友，你不觉你的手段太毒辣了么？”

夏梦卿纵声大笑：“我的手段如称毒辣，那么你与人合谋，害死两个同伴、四名侍婢、十数丐帮弟子又当何说？”

此言一出，黑衣汉子立时默然，过半晌突一咬牙，道：“夏梦卿，沉燕月成全你吧，由此西去二十里在飞云堡中；不过我还愿告诉你一句，莫洪威迫傅侯未成，已含怒出京，去迟了只怕……”

夏梦卿心神大震，哪还容他说完，一指点中他的死穴，身形闪处飞射而去。

飞云堡威震燕赵，名传遐迩，为当年武林中一谷三堡之一，夏梦卿自是知道，但飞云堡千面神君皇甫嵩世称侠义，怎会与罗刹余孽沆瀣一气，暗中勾结？

这确使夏梦卿百思不解，大感诧异。

但莫洪已含怒出京，事急燃眉，已不容他余暇多想，只得怀着一种既焦虑又复迷惑的心情向前疾驰。

夏梦卿天龙身法冠绝宇内，未出盏茶工夫，那威名俱重的飞云堡已自呈现眼前。

□□□

飞云堡占地百亩，紧靠山脚，气势极为雄伟。

平日里，明桩暗卡，戒备森严，等闲之人休说接近，便是进入周围三里之内，亦是不易。

即使武林同道，亦均视之为龙潭虎穴，轻易不敢涉足。

而今日此时，夏梦卿居然毫无阻拦地直抵堡前，这不能不令人诧异，然而，他一心只悬念着薛梅霞的安危，根本未曾考虑到这可疑之处。

举目望去，但见“飞云堡”两扇巨大铁门紧闭，显得寂静异常。

不仅那往日守卫门前的一十六名抱刀大汉已不知去向，而且整个飞云堡也不闻一丝人声。

由那丈高深灰色围墙上内望，只能看见堡内浓密林木间，隐约微透廊牙飞檐，几点灯火，别的再也难看到什么。

整个飞云堡一寂若死，静静地沉浸在暮色里，透着无比的神秘阴森，令人有莫测高深不寒而栗之感。

此情此景，看得夏梦卿不觉怦然心跳，打心底升起一丝不安。

尽管极为疑讶，但他却已无暇深思，略一沉吟，立刻提气扬声：“门上那位在，烦请通报，夏梦卿求见皇甫神君。”

有道是：树影人名。玉萧神剑闪电手威震宇内，武林第一，而且他那暗蕴天龙行的话声，字字铿锵，足可穿云裂石，空山已自回音，按说飞云堡内必然为之震动，大开堡门。

岂料大谬不然，“飞云堡”内不但没被震动，大开堡门，便是连一丝回应也没有。

夏梦卿神情激动，双眉挑处，二次扬声：“末学后进，夏梦卿求见皇甫神君，还请代为速速通报！”

“……”

整个飞云堡恍若死了一般，依然一无反应。

夏梦卿心头暗震，陡生一丝不祥之感，对空三次扬声：“夏梦卿急事在身，万般无奈，只有逾越，还请皇甫神君海涵。”

话声一落，身形飘起，疾射上丈高的墙头。

他居高临下，星目轻扫，不由为之一怔——

迷茫的暮色中，但见亭、台、楼、榭，一应俱全，美轮美奂，不亚王侯之家，而偌大一个飞云堡内除了几点灯火外，竟然空荡荡地，看不到一丝人影。

只是，暮色虽浓，夏梦卿依然能看到堡内那一色青石铺就的地面上，处处染有血迹，微风过处，且有一股腥臭异味。

夏梦卿情知有异，却已无心再去细察，闪身直扑大厅。

这座大厅坐落于堡门内数十丈之处，石阶高筑，飞檐流丹，建筑宏伟陈设极具气派，数盏巨型宫灯，高悬雕梁之间，四壁更是分悬名人字画，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置身石阶上，便可将厅内一览无遗。

但见厅内花砖铺就的地面上，也有几摊腥臭扑鼻半干的血迹，此外，仍是看不见一丝人影。

然而，有一点奇异之处，却使夏梦卿深为不解，狐疑丛生。

那便是悬于雕梁之间的四盏巨型宫灯中，有两盏已然熄灭，而那犹自亮着的两盏烛火摇曳，光亮亦甚微弱，想是灯中蜡烛已将燃尽。

难道说偌大一个飞云堡内竟已无人照顾？

此刻夏梦卿何止是焦急，简直可说心弦震动。略做思忖，绕过大厅，向厅后林木间的重重楼阁扑去。

穿过一条回廊，路分为五，青石小径，各指一处楼阁。

五处楼阁中，有四处是门窗紧闭，黑压压地隐在林内，只有正东那座楼阁，两扇长门虚掩着，而且隐隐透出灯光。

夏梦卿略一犹豫，便向哪座隐透灯光、大门虚掩着的小楼奔去。

距门两丈，倏住身形扬声说道：“里面有人么？”

四下静得出奇，不要说楼内依然没有半点动静，便是那林梢的夜风也似乎突然歇止。

夏梦卿不再喊问，也不贸然扑进，因为今晚所见已使他暗暗提高了警觉，双眉一挑轻轻一指，遥空向虚掩着的两扇长门点去。

“呀”地一声轻响，在这寂静暮色中，听来有点怕人。

两扇长门倏然而开，室内灯火为之一阵摇晃。

夏梦卿举目望处，一幕奇惨的景象赫然呈现在眼前，饶他功力绝世，胆识过人，也不禁为之毛发悚然，心胆欲裂，顿时怔住。

室内陈设极为华丽考究，宫灯高悬，红毡铺地。一张檀木圆桌上，杯盘狼藉，恍似盛宴正酣。

围着桌子坐着五个人，不，那是五具无首尸体。

五具尸体的头颅并非不见，而是整整齐齐不偏不倚地在圆桌上排成环形，分别摆在五具尸体的前面。

就各尸衣着，及五颗头颅的状貌，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面门而坐的两人，一个正是威震燕赵、名扬遐迩的飞云堡主，世称侠义的千面神君皇甫嵩。

另一个则是他急于找寻，劫持傅侯夫人的十六黑衣护卫之首，赵君平。

其余三人，两个面目陌生，一个则因背向门外，无法看清哪颗头颅而不知是何许人。

但其中绝无那昔日曾与他有啮臂之盟，今则贵为傅侯夫人的薛梅霞。

良久，良久，夏梦卿方回定下神来，飘身进屋，将那五具尸体，仔细地复察一遍。

毫无蛛丝马迹可寻，只有几点透着奇怪，令他百思莫解，震惊不已。

那便是，这五人颈断处一平如削，非神兵利器，无法办到，而且五颗头颅之上及颈腔处，绝无一点血迹！就各头颅的死相来看，也无半丝痛苦神色。

一看便知，这五人身死至少在三日之前，事隔多日，尸体竟然毫无腐臭之迹象，而且一直端坐不倒。

姑不论冷面狼心活阎罗赵君平功力如何，即是飞云堡主千面神君皇甫嵩一身修为也高深惊人，否则一谷、三堡，何能扬威宇内？

然而却就如此这般地同遭毒手，那行凶之人，其功力之高，可想而知了。

飞云堡卧虎藏龙，高手如云，这些人又到哪里去了呢？薛梅霞芳踪又在哪儿呢？

莫非是莫洪已捷足先登？

凭莫洪的功力，尚不至如此，而且他不会这么做。那么，是否“紫凤钗”双钗合璧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其他邪魔巨擘觊觎，又将薛梅霞劫去？

这几桩疑问，在他脑中不住盘旋，结果他认为最后这种揣测近于可能。

然而以这等功力之人，举世屈指可数，他理遍记忆，绞尽脑汁，却想不出这么一个人来。

夏梦卿心急如焚忧愁欲绝，一时却也莫可奈何。

他深蹙双眉暗暗一叹，飘身出屋，方待离去。

一眼瞥见哪另外四处门窗紧闭，暗无灯火的楼阁，不由心中一动，闪身扑了过去。

连搜四处，可说已寻遍整个飞云堡，只差未翻开每一寸地皮了，薛梅霞依然芳踪杳然。

至此，他有点肯定了最后一个揣测，只是怎么也想不出那施毒手的人是谁。

伊人未遭毒手，心中虽说稍安，但又沦魔掌却使他更形焦虑，怀着一颗欲焚的心，冲破夜空，疾射而去。

就在夏梦卿身形方逝的刹那间，那透着灯火，几似罗刹屠场的小楼外，如幽灵般又悄然射落一个黑袍的蒙面人。显然，这人也为屋中那幕悲惨景象所震，但他在一震之后，随即闪电扑进屋中，朝桌上残肴剩酒略做法视，忽然目射阴森寒芒，冷哼一声狠声说道：“无影之毒竟然再现武林，杀我之人，败我之事，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

举手一指，宫灯倏然而灭，屋中顿时一片漆黑……

一条黑影飞射出屋，投入夜空之中。

黄河，滚滚东流。

这一日，时方正午。虽然已届枫叶遍红，丹桂飘香的季节，但白日里，高悬的艳阳依然灼热逼人。

傍依黄河的一条大道上，尘土足有寸厚，偶然一阵风过，卷起弥天黄雾。

加上这正午艳阳，这条大道上，已是行人绝迹，就是那来往黄河两岸的船只也稀少的可怜。

滚滚黄河，尘土厚积的空荡大道……构成了一幅静的画面。

蓦地一个来自遥远的声音，划破了这寂静的一切。

那是一个嘹亮、悲怆、雄浑豪壮的歌声，高亢激昂，直迫长空。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

随着歌声，大道东端，出现了一个黑点，缓缓地移动而来。那是一人一骑，全黑的一人一骑。

马是一匹通体墨黑，毫无一根杂毛的高头骏马，一望便知是一匹罕见的异种神驹。

马儿固然神骏，马上骑士更是气宇轩昂、卓绝不凡。一身俱墨，即连那腰悬长剑上的剑穗也是黑的。

头上戴着一顶宽沿大盘黑帽，压得低低的，几乎遮住了半个脸，但未遮

去那满脸的虬髯。

那魁伟的身躯挺得直直的，端坐马上纹风不动，一任坐骑缓缓驰行！

人马上，布满了一层黄土，显见这一人一骑是经过长途跋涉而来。

尽管如此，人马俱未稍失精神。

人是英豪，马如龙，那气势足能慑人心神。

这时歌声已至最后一句：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声绕长空，历久不绝。

歌声一歇，马上骑士微微控僵，铁蹄跳动，马儿倏然停住！黑衣骑士伸出右手，无限爱怜地拍了拍那高仰的马首，微微一叹，轻轻说道：“小龙儿，这几天来累苦了你，现在你歇一会儿，让我看看这滚滚东逝的水，行么？”

马儿一声轻嘶，低下头去，伸出前蹄，不住踢着道旁黄土。

黑衣骑士长吁了一口气，缓缓将目光投向那滚滚的浊流……

突然他一声轻叹，又拍了拍坐骑：“走吧！小龙儿，我不看了，看了徒乱人心，记住！别走得太快，否则，后面的两位朋友要跟不上了。”

说着微抖缰绳，马儿一声轻嘶，赖在原地不动。

黑衣骑士呆了一呆，霍然失笑：“我明白了，想看打架是么？大概你是跟它们学坏了，这架岂是打着玩儿的？坏东西，走吧！今夜打架的机会多着呢！”

马儿昂首连声轻嘶，仍是住蹄不前。

黑衣骑士纵声大笑，摇了摇头：“对她，对你，我是一样地没办法，行！听你的，可是稍时你可得给我少惹事，而且万一咱们要是打不过人家，你可要跑快点儿！知道么？”马儿铁蹄踢动，又是一声长嘶。

就在此际，适才这一人一骑出现的方向，尘头大起，一阵急促的蹄声传了过来。

黑衣骑士看也未回头看一眼，拍了拍坐骑笑道：“小龙儿，听见了么？人家来了。你知道我的脾气，不惹事便罢，要惹就惹个痛快。这样不行，咱们还须向前走两步。”

话声方落，马儿将头一摆，竟然缓缓向前驰行。

后面，蹄声越来越清晰，两人双驰，带着弥天黄雾，滚滚而来。

转瞬间便来至五十丈内。

那是两名身披青色大氅的劲装中年大汉，分别腰悬长剑，眉宇间充满剽悍之气，胯下坐骑虽也颇为神骏，但一看便知俱是凡种，绝难和前行黑衣骑士那罕世异种的神驹相比拟。

两下里距离已不过二十余丈，两青衣大汉想是极为得意，互觑一眼，猛踢马腹，两声长嘶，双马如脱弩之矢，加速向前冲刺。

刹那间，双方距离已只剩下两丈不到，眼看后面两骑就要赶过前骑。

就在这个当儿，前行黑马突龙吟长嘶，前蹄一掀，笔直立起，一个飞旋，转了过来。

两青衣大汉做梦也未料到前骑竟会有此一着，而且马上人骑术这般精湛，自己驰行疾速，距离又近，勒缰控马已是不及，方自大骇，胯下两匹坐骑已自受惊，一阵急嘶，突然掀起前蹄。

两青衣大汉若非骑术也很不错，必然双双坠马，尝尽黄土滋味，饶是如

此，也都面色大变狼狈不堪。

黑衣骑士似是难以忍俊，咧嘴一笑，露出满口雪白钢牙道：“两位好俊的马上功夫，简直令人有叹为观止之感，我这匹马儿暴劣的很，两位受惊了，多原谅。”

两青衣大汉一向暴躁狂傲，一路之上，自己马儿不争气，被人家抛得远远地，心里本就又急又恨，此刻再听到这明捧暗损的风凉话儿，更是怒不可言；神色一沉，就待出言辱骂，但当他两人目光一触及黑衣骑士那豪壮卓傲的气度时，却禁不住打心底里升起一丝敬意，只神色和缓地扬眉说道：“朋友，你可懂得规矩吗？”

黑衣骑士知道对方此言何指，淡淡一笑，摇头说道：“规矩？二位，事不关我，我不是说过么？是我这匹坐骑太以暴劣，我已经向二位致过歉意了。”

若按这两青衣大汉平日做为，早就挟怒动手，只是今日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为何不敢轻举妄动，而且一听此话，竟然一时讷讷不知所对。

黑衣骑士双肩微耸，一声轻笑：“二位不必这般吞吞吐吐，也用不着借题发挥，我一入豫境，二位便跟踪在后，直至此地。有什么事儿，说吧？”

两青衣大汉闻言，不由再次色变，默然片刻，居左那青衣大汉方始双目精光炯炯地凝注黑衣骑士，沉声说道：“阁下目力如神，令人佩服，既经阁下识破，我们若再否认，那未免太小家子气了！我有几个问题，请阁下回答，事非小可，阁下万勿等闲视之。”

黑衣骑士略一沉吟，洪声笑道：“有此必要么？”

那居左青衣大汉双眉一挑，倏又敛态，说道：“我说过，事非小可，为免造成彼此误会，阁下最好坦诚答我问话。”

黑衣骑士突然一笑说道：“你是第一个这样对我说话的人，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如此好脾气。阁下，请问吧，我有问必答，知无不言。”

居左青衣大汉似乎颇为不悦，两道刀眉微微一轩，却仍未敢发做，只是深深地看了黑衣骑士一眼道：“我看阁下不似本地人氏？”

黑衣骑士淡淡笑道：“这是阁下第一问？”

居左青衣大汉微一点头。

黑衣骑士道：“阁下眼力也不差，我来自北方。”

居左青衣大汉道：“北方地方不小，朋友可否说明白点？”

黑衣骑士那双半遮于帽沿下的环目中，突然暴射出两道逼人神光。

两青衣大汉为之一惊，本能地伸手抚上剑柄。

黑衣骑士双目神光倏又隐去，淡淡笑道：“我说过有问必答，知无不言，但阁下使我险些控制不住，我来自北京，这样阁下满意了么？”

居左青衣大汉闻言神情不由一震，道：“朋友将往何处去？”

黑衣骑士道：“我这个人性喜游荡，行踪不定，想上哪儿便上哪儿，随兴而动。譬如说，我现在想去汴梁，也许片刻之后我又会改变主意奔向洛阳，所以阁下此问我不能肯定答覆！”

居左青衣大汉，又问道：“朋友此次南来，不知有何贵干？”

黑衣骑士大笑说道：“阁下像在审犯问案，行，索性成全你们，我说过，我性喜游荡，想上哪儿便上哪儿，兴之所至，今东明西，难道非有目的不可么？”

“不必，不必！”青衣大汉冷冷笑道：“朋友这话若是移时移地而言，

自无不可，但今天在这中州地界，性喜游荡，今东明西，却令人起疑。”

黑衣骑士呆了一呆，惑然说道：“怎么？”

居左青衣大汉冷冷说道：“朋友当知汴梁威远镖局在河北地界失镖之事吧？”

黑衣骑士“哦”了一声，微笑说道：“这么说来，两位是为了此事而来的了？”

“不错！”青衣大汉点了点头。

“两位是威远镖局中……”

“朋友错了！”居左青衣大汉傲然摇头：“我二人来自巡抚府！”

黑衣骑士微笑点头：“原来是二位差爷，失敬、失敬。”

话锋微顿，面现惑然不解之色，又道：“这我就不明白了，镖局失镖乃属民间之事，自有他们局中镖师处理，何劳巡抚府惊师动众？”

居左青衣大汉冷冷一笑，扬眉说道：“阁下应当知道，这趟镖保的乃是致送直隶总督的寿礼，巡抚府焉能不闻不问？更何况那些镖师尽是酒囊饭袋。”

黑衣骑士若有所悟地“噢！”了一声，点头说道：“我明白了，两位之所以一路跟踪我，大概便是因为觉得我有可疑之处，那么我很安心，因为我一入河南，两位便一直缀着我了……”

话犹未尽，那居右青衣大汉突然冷哼一声，接道：“话是不错，只可惜失镖地点正是朋友你来时所走路径，而且据威远镖局唯一生还的趟子手口述，那劫镖之人，与朋友这身装束极为相似。”

黑衣骑士纵声大笑，道：“两位认定此事是我所为？”

居右青衣大汉冷冷说道：“岂敢，不过根据描述不能不查究而已。”

黑衣骑士再次纵声大笑：“两位，普天之下相似之人极多，像你们这般缉凶拿贼的手法，倒是我生平首见。两位，我素性放荡不羁，好友轻财，两位若是囊中羞涩，我这里黄白之物多得很，只消一句话，倾囊奉赠又有何妨？何必如此捏造罪名，拿官府唬人……”

话声未落，那两青衣大汉神色剧变，各自探囊取出一物，齐声喝道：“朋友，你看清此物再说。”

黑衣骑士入目青衣大汉手中物，倏然住口，呆了一呆，喃喃说道：“巡抚府腰牌假造不得，看来二位确是供职官府……”

深注两青衣大汉一眼，又笑道：“两位，我不喜欢罗嗦，要我怎么做说吧！”

居左青衣大汉收起腰牌，冷然说道：“朋友乃武林高人，我二人不敢得罪，只想请朋友随我二人往巡抚衙门一行。”

“承阁下看得起，我有点受宠若惊。”黑衣骑士淡淡笑道：“只可惜我福薄胆小，最怕见那些做威做福的官儿，二位看怎么办？”

青衣大汉齐齐色变：“朋友，我们敬你为武林高人，你可最好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出言辱官，罪可不轻……”

“辱官？”黑衣骑士豁然大笑，接道：“我却觉得对你们那巡抚大人已是天大客气，我这人生来一副怪脾气，就是不识抬举，二位看着办好了！我要走了！”说着带过马头，就待离去。

居右青衣大汉突然一声冷笑：“朋友，此时只怕已由不得你了！”

声落人起，飞扑向黑衣骑士，空中探掌，五指箕张如钩，直指肩井！

身手矫健利落，招式诡异迅速，堪称一流高手。

黑衣骑士却是视若无睹，容得对方五指近身，突然一笑：“阁下性子也太躁了点儿了，小心！”

未见他出招，青衣大汉唉地一声闷哼，身形暴退，落回鞍上，左手抚着右腕，脸上阵青阵白，双目瞪得大大的，望着黑衣骑士，说不出是惊、是怒、是羞、是痛。

另一青衣大汉睹状心神大震，眉宇间剽悍神色尽扫，“铮”地一声，翻腕掣出长剑，沉声说道：“朋友，你竟敢拒捕？”

飞身离鞍，振腕三朵剑花，疾袭黑衣骑士身左三处要穴。

与此同时，那居右青衣大汉一声厉喝，也自长剑出鞘，二次飞身斜劈黑衣骑士右臂。

一时间，黑衣骑士两面受敌，然而他却潇洒的一笑，慢条斯理地指点着说道：“剑上功夫倒还差强人意，二位握紧兵刃，小心剑化长虹。”

右掌戟指向哪两柄犀利无比的长剑尖端，分别一点，然后左掌虚空微挥。

只听铮、铮两声龙吟清响，白虹映日生辉，两柄长剑冲天飞起，直坠入滚滚黄河之中。

两青衣大汉两声闷哼，直如断线风筝，飞出丈外，砰然坠地，激起一片黄尘，跌得满脸皆土，半晌爬不起来。

黑衣骑士纵声大笑：“小材大用，那位糊涂官儿太看重两位了！”拉转马头，转身扬手：“两位，恕我先行一步，汴梁城中再见。”

话落，再次扬声豪迈大笑，坐骑有似行空天马，绝尘而去！及至两青衣大汉狼狈爬起，黑衣骑士早已只剩天边尘雾中的一个小黑点。

心知遇上绝世高人，但也益发地认为劫镖之事即是这黑衣骑士所为，苦着脸互觑一眼，连满身黄土也未及拂去，便自飞身上马，蹑后急追下去。

日落时分，汴梁城中缓缓驰进了一骑俱黑的人马。

这骑人马一进东门，马上骑士便自翻身下马，拉着马儿走向道旁屋檐下。

屋檐下，几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要饭化子，正自靠着墙根垂头假寐，闻得步履蹄声，霍然惊醒。

骑士面带微笑地向居中一个，俯身问道：“我初来此城，人地两生，请问，巡抚府怎么走法？”

那居中要饭化子呆了一呆，深深地看了骑士一眼，摇了摇头，哑着嗓子，道：“不知道。”

黑衣骑士淡淡一笑，道：“各位不必有所顾忌，我向各位提个人，火眼狻猊郝元甲！”

几个要饭化子神情一震，霍然站起，居中那人双目炯炯地，急问道：“朋友莫非……”

黑衣骑士微笑接道：“我和郝舵主交称莫逆，来自北京。”

几个要饭化子更是一惊，一致肃然，居中那名压低了声音：“阁下莫非姓傅？”

这次轮到黑衣骑士震动了，他呆了呆，毅然点头：“贵帮好灵通的消息，我不愿人知，还请各位暂勿轻泄。”

居中那名恭谨说道：“草民等不敢。”

黑衣骑士蹙眉笑道：“各位，我和郝狮子是朋友，别提这些令人难耐的字眼，行么？”

几名要饭化子眉宇间，飞快地掠过一片钦敬之色，居中那名道：“久仰阁下英豪盖世，果然不虚，今日得亲虎驾，足慰平生。”

转向身旁一年轻化子一挥手，沉声道：“老五，为威侯带路。”

那年轻化子应了一声，黑衣骑士却笑着婉拒：“不敢当，告诉我怎么走就行，我有很多不便之处。”

居中那名化子略一犹豫，只好说出巡抚府所在，说得十分详细。

黑衣骑士微笑谢过，探怀取出一锭黄金，道：“别说我俗，也别拒受，这是我一点心意，否则，各位便是不屑交我这个朋友了。”

硬行塞过，飞身上马，轻驰而去。

居中那名要饭化子欲拒无从，握着那锭黄金，呆呆发愣。

黑衣骑士纵马向南，未片刻，巡抚府已经在望，举目看去，只见门前石阶高筑，一对巨大石狮，雄峙左右，两只瓜形大灯，照得附近光同白昼。

两扇朱漆大门犹自开着，大门两边石阶上，分站着两名黑衣壮汉，垂手而立，神情肃然。

黑衣骑士直驰阶前，道：“为我通报一声，我姓傅，北京来的，求见巡抚大人。”

巡抚府前纵马，只差没有驰上石阶，这还得了。

那两名差人模样的汉子早已变了脸色，刚要叱喝，入耳一声“北京”来的，已到唇边的话儿，忙又强行咽下，再一细看来人那慑人气度，俨然京城大员，更是不敢发威。分出一人，飞步入内通报。

后厅内，那位三撮长髯垂胸，面貌清瘦的巡抚大人，一身官服方由丫环们服侍着卸下，靠在一张檀木太师椅上，抱着水烟袋吞云吐雾，舒泰身心。

抬眼瞥见有人步履匆忙跑了进来，脸色一沉，就待呵责。

那名差人连忙施礼说道：“禀大人，外面有个姓傅的求见，说是来自京城。”

这位巡抚大人入耳京城两字，立即神情为之一震，喃喃说道：“姓傅的，来自京城？”

急急追问那名差人：“来人什么模样？”

那差人呆了一呆，随即将黑衣骑士模样描述一遍。

描述未完，巡抚大人已自神色剧变，霍地站起，丢下烟袋，连官服都顾不得再行穿戴，便匆匆跑了出来。

他步履如飞，跌跌撞撞地奔至门口，入目那已然下马，负手伫立阶前的黑衣骑士，惶然惊呼出声：“啊！果然是……”

他急步抢步下台阶，面色如土地颤着声音，就要跪倒：“卑职不知……”

黑衣骑士微微一笑，伸手将他扶住：“刘大人，不必多礼，我来得突兀，咱们府中谈去。”

一手拉马，一手拉着那姓刘的巡抚大人，径自登上石阶，向府内行去。

可怜那刘巡抚，一时还不知是福是祸，不敢说话，更不敢挣扎，只是打着哆嗦，任凭黑衣骑士拉着向内走来。

一直到了正厅，黑衣骑士方始松开了他，也松开了牵在手上的坐骑，弹了弹身上尘土，脱下帽子，自行在椅子上坐下。

刘巡抚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站立一旁，战战兢兢地看了黑衣骑士一眼，犹豫着说道：“侯爷此次出京，是……”

傅小天挥了挥手，示意他坐下说话。

刘巡抚却连连躬身说道：“侯爷在此，哪有卑职的座位。”

傅小天微蹙浓眉道：“这里是巡抚府，你是主，我是客，我不喜欢这套章法，你不必太以多礼。”

别看那刘巡抚官至巡抚，平日做威做福，今日在这位神力威侯面前却是胆小得可怜，犹待再称不敢。

傅小天已自不耐，脸色微微一沉。

那位刘巡抚委实善于察言观色，他明白，惹翻了这位侯爷，休说他那点小小前程，即连颈上人头只怕也难以保得住，心里一哆嗦，连忙施礼赔笑：“恭敬不如从命，卑职告罪了。”

拉过一张太师椅，坐于下首，但却失去了平日的镇定，简直如坐针毡，一双手就不知该往哪儿放好。

傅小天看在眼里，不由暗暗蹙眉，心想：这种人居然也能官至巡抚，朝廷不知怎么擢用人才的……

轻咳一声道：“刘大人！”

刘巡抚慌地站起，躬身应道：“卑职在。”

“你坐着！”傅小天禁不住再次摇头。

刘巡抚如奉纶旨，称罪坐下。

“那威远镖局失镖之事，可曾查出是何等样人所为？”

刘巡抚又一哆嗦，立即涨红了脸，嗫嚅说道：“卑职无能，卑职该死，到目前为止，尚未查出一点头绪。”

“巡抚府侦骑四出，到处拿人，就未抓到一个嫌犯么？”

刘巡抚脸上更变了色，颤声说道：“卑职该死。”

“这不关你的事，武林之中尽是些奇人异士，休说区区几个酒囊饭袋的捕头，便是倾河南兵马也无济于事，我劝你还是撤回你那些下属，叫他们安分点儿，别不分皂白，到处抓人！今日若非我的马快，只怕连我也要被贵属下抓进巡抚府了。”

刘巡抚正自唯唯诺诺，听到最后两句，不由心胆欲裂，魂飞魄落，“噗”地一声，跪伏在地，全身剧颤，语不成声：“卑职该死，卑职该死，侯爷开恩……”

只差没有叩头如捣蒜，涕泪泗流。

傅小天一双浓眉蹙得更深，颇不耐烦地挥手说道：“你起来，起来，我说过这不关你的事，把他们撤回来就行了。”

刘巡抚如逢大赦，暗吁一口气，谢恩爬起，站在一旁连那额头上的冷汗也不敢抬手去拭。

傅小天又看了他一眼，道：“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形？”

刘巡抚惊魂甫定，忙一躬身道：“禀侯爷，事情发生在三日前，情形是这样的……”

接着将威远镖局失镖经过概略说了一遍。

原来三日前，威远镖局保了一趟镖，由开封前往河北，这一趟镖非同小可，保的是致送直隶总督的寿礼，全是些价值连城的古玩奇珍。

这种重镖，威远镖局自然不敢疏忽，表面上是大批人头由水路东下，其实是暗派两个镖头带了一名趟子手，悄悄地携镖由陆路直奔河北。

按说，这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足可掩尽天下人耳目，岂料不知是

走漏风声抑或是劫镖人料事如神，高人一着，陆路的暗镖在河南地界倒也平安无事，一直到进入河北，在大名府附近却突然出了纰漏，在一家客栈内，两位少镖头吃过晚饭后，竟然一睡不起，保的重镖也不翼而飞，只有那名趟子手平安无事地逃了回来。

这威远镖局的两位少镖头，艺出名师，一身所学足列武林一流高手，却不知怎地在神不知鬼不觉下惨遭毒手，被人杀害，而且尸身上休说找不到一点致命伤痕，便是发肤之伤也没有！同时也不似被人以阴柔掌力一类功夫震碎内腑致死。

威远镖局的老镖头赵振秋，武林人称铁背苍龙，早年以掌中一柄金刀享誉宇内，威震武林，刚在一年前封刀退隐，不问局务。

如今却在悲痛万分之余，毁誓复出，一方面誓缉凶匪，另一方面却变卖家产，准备赔镖。

傅小天听完了这番叙述，沉吟了半晌，蹙眉说道：“这倒是一件甚为离奇的案子，刘大人……”

刘巡抚忙自躬身应声：“卑职在！”

傅小天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淡淡说道：“这献宝祝寿的可是你么？”

刘巡抚身形一阵哆嗦，嚅嚅颤声说道：“侯爷明鉴，正是卑职略表心意。”

“何止略表心意？简直是厚重已极！”傅小天淡淡一笑道：“刘大人，你一个巡抚奉禄能有几何？”

刘巡抚两脚一软，又自跪下。

傅小天脸色一沉，轻轻地拍了拍太师椅扶手，道：“我记得杨仲夫做了十年的巡抚，至今犹是两袖清风，而刘大人你在河南不过三载……”

刘巡抚叩头如捣蒜，语不成声。

傅小天怒态稍缓，淡淡笑道：“我不罪你，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那就是不准接受威远镖局的赔镖，人家已是够可怜的了！这趟镖算在我身上，能追回来，还给你，追不回来，我赔你，如何？”

刘巡抚哪里还敢说个“不”字，如逢大赦，颤着声，连连叩头：“谢侯爷不罪之恩，卑职遵命，卑职不敢。”

傅小天微微一笑，站起身来。“天色已晚，今夜我想在你这巡抚府里打扰一宵，不必张罗，能睡觉就行，去吧！”

刘巡抚又叩了一个头，谢恩站起，额头上已是肿起老高一块，几乎皮破血流，颤抖着两条腿，缓缓转身。

“回来！”傅小天一抬手，道：“我不欲人知，记住了。”

刘巡抚躬身一句：“卑职省得！”转身匆匆向厅外走去。

就在此时，一阵急促步履声传了过来。

两个青衣大汉仓皇向厅中奔入，几乎与急步出厅的刘巡抚撞个满怀。

刘巡抚正无处出气，脸色一沉，就要叱责。

两青衣大汉已自齐齐施礼：“禀大人，午间……”

一眼瞥见厅中负手含笑而立的傅小天，神情一震，倏然住口，四道目光满含诧异地盯住傅小天。

刘巡抚猛然忆起傅小天适才所言，心中一紧，变色叱道：“贵客在此，你们还不与我滚出去。”

两青衣大汉呆了一呆，道：“回大人，这人……”

刘巡抚大急，低低说道：“瞎了眼的东西，这位是京中神力威……”

两青衣大汉闻言俱皆骇然，若非手掩得快，一声惊呼险些冲口而出。

“还不快滚！”

两青衣大汉也顾不得再行施礼，转身狼狈退去。

刘巡抚狼狈地盯了两青衣大汉背影一眼，也自匆匆走向回廊彼端。

第二天一早，傅小天又复只身单骑离开了巡抚府。

他一走出巡抚府，就策马向东门方向缓缓驰去。

来至东门，遥遥望见昨夕那屋檐下，站着那名曾命人为他带路的化子。

那名化子向他微微扬了扬手，突然转身往街道转角处走去。

傅小天睹状心知有异，策马跟了过去。

转过屋角，只见那名化子已停身在一株紧靠城墙的大树下相等，这地方远离城门街道，颇为僻静。

他驰至近前，飘身离鞍笑道：“阁下何事见召？”

那化子不似昨夕那般拘谨，看了傅小天一眼，微笑说道：“侯爷不正是前来相寻么？”

“好厉害！”傅小天大笑说道：“我正是特地前来求助。你如果再这般称呼我，我便掉头而去，你也该有名有姓，对不？”

那化子龇牙一笑说道：“倘若您真的掉头而去，那批镖只怕永远也追不回来了，我叫李俊，侯爷。”

“倒有点像水浒里的混江龙。”傅小天笑道：“阁下居然敢夜探巡抚府，胆子大得令人佩服。”

“您老夸奖！”那名唤李俊的化子耸肩笑道：“正如您所说的，那批人不过是些酒囊饭袋，我虽然不济，却尚未将他们放在眼内，昨夜得见您老那副虎威，内心不但佩服，而且暗暗大呼痛快。”

看了傅小天一眼，话锋一转：“侯爷，关于失镖的事您真要插手？”

傅小天点头说道：“我只是好奇，而且我深为同情那威远镖局的赵振秋，其实我正忙着自己的事。”

“那么您到底管不管？”

傅小天扬眉点头：“我管定了，而且管到底。”

“侯爷，大恩不敢言谢，我谨代威远镖局向您致意！”李俊正色说道：“不敢相瞒，我和威远镖局两位少镖头交称莫逆，而且老镖头对我们开封分舵也很照顾，只是这件事我不敢牵动本帮，未奉令谕，我也不敢擅离职守。这两天我正为此发愁，几乎寝食难安，天幸您老虎驾降临。”

傅小天轩眉说道：“为朋友两肋插刀，你怎不早说？”

李俊肃然说道：“侯爷，我知道您铁胆侠肠，义薄云天，您不以乞丐见薄，已使我深为感激，我怎能再把这话说在前头？”

一番话听得傅小天暗自点头，大为心折，笑道：“如今我管定了，你也知道我为何而来，那么，把已知的告诉我吧！”

李俊深注傅小天一眼，神色突转凝重，道：“侯爷可曾听说过无影之毒这样东西？”

傅小天神情微震，道：“可是百年前那毒魔西门豹善施之物？”

“不错！”李俊微一点头，随即又诧然问道：“侯爷贵为朝廷重臣，平素绝少涉及武林中事，怎地也知道这无影之毒出诸百年前毒魔西门豹？”

傅小天笑道：“我虽身在朝廷，却素来仰慕朱、郭之风，我所知的武林中事只怕不稍逊于武林中人，阁下何用诧异？”

李俊何等老练，察言观色也知道这位神力威侯必有难言之隐；隐衷既称难言，当然不便多问，于是微一点头，说道：“侯爷既然知道，那就更好。据我所知，那威远镖局的两位少镖头，便是丧生在这已失传百年的无影之毒之下。”

傅小天扬眉说道：“何以见得？”

李俊道：“侯爷请想，那两位少镖头家学渊源，一身艺业深得乃父铁背苍龙的真传，既无外伤又无内创，却神不知鬼不觉地死于非命，一睡不起，除无影之毒外，我想不出再有他物能以致此。”

傅小天双眉深蹙，默然不语。半晌，方自沉吟着说道：“无影之毒失传已近百年，怎会突然又出现宇内？……”

李俊方待接话，忽见城门街道转角处，一名年轻化子神色仓皇地飞奔而来。

奔近前，看了傅小天一眼，欲言又止。

李俊瞪了他一眼，道：“侯爷不是外人，有话只管说。”那名年轻化子应声道：“稟舵主，适接总舵飞鸽传书，无影之毒再现江湖，飞云堡已悉遭毒手，嘱各分舵严加防范，一有异动，立报总舵。”

傅小天闻言不由心头一震。

李俊却蹙眉挥手：“知道了，没有大事别来扰我。”那名年轻化子向两人微一躬身，飞步离去。

李俊神情更形凝重，转注傅小天道：“侯爷，如何？飞云堡名列宇内一谷三堡，声威不下诸大门派，尚且不免，何况……”傅小天突然扬眉一笑：“阁下，你所要告诉我的，就是有关无影之毒这些么？”

李俊眉宇间倏地掠过一丝愧色，道：“侯爷，我想请您往洛阳一行，也许有所收获，只是我却……”

傅小天纵声大笑，在李俊肩头上轻拍一掌，挑眉说道：“老弟，谢谢你，但你用不着为我担心，区区无影之毒尚吓不倒我，傅小天生平不信邪，对此天下至毒常有晚生百年之恨，如今它再现宇内可不正好一偿夙愿？有道是：圣天子，百灵护佑。我这官儿不算小，怎见得就无百灵护佑？放心，老弟，傅小天福分两大，死不了，懂么？”

说罢飞身上马，和李俊一挥手，又笑道：“告辞了，久闻洛阳北向黄河，南襟伊洛，东制成皋，西控崤坂，四塞险固，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我身为朝廷重臣，该去走走。老弟，能得相逢便是缘，江湖行将再相见，否则上北京找我去。”

双腿一踢马腹，一声轻喝：“小龙儿，走。”

墨龙一声长嘶，铁蹄飞腾，马似天马，人似神龙，疾驰而去。

李俊呆呆地望着那雄伟高大的背影，脸上闪耀着一片钦敬神色，半晌方始一叹，肃然喃喃道：“人言傅侯英豪盖世，铁铮奇男，果然丝毫不差，这尘世委屈了他。”

缓缓举步走向原处。

第七章 北邙鬼域地下宫

北邙山坐落于洛阳之北，又名邙山，亦称芒山、北山、邙山。

东汉建武十一年，恭王祉葬于北邙，其后王侯公卿多葬于此。

王建诗：北邙山头少闲士，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置处。

又：朝朝车马送葬回，还起大宅与高台。

张籍也有诗云：洛阳北门北邙道，丧车辘辘入秋草。又：人居朝市未解愁，请君暂向北邙游。由这几句诗，可知北邙之概矣。

白日里，凄迷荒草中，到处可见乱坟荒冢，有的坟头犹新，有的则已残破不堪，被狐兔据为洞穴；朽棺曝露白骨遍地，一阵山风吹过，冥纸灰烬满天飞舞，一片凄凉景象。

黄昏，尤其是黑夜，北邙山更笼罩于无限的阴森中。那丛丛林木，嵯峨怪石，有如张牙舞爪的鬼影憧憧。乱坟荒冢之间，磷火飞舞，鬼气森森，夜风穿过树梢，呼啸之声有如啾啾鬼啼。这情景，更使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白日的北邙山固已令人望而怯步，黑夜里人们却是连望也不敢望它一眼。

这是一个晴朗的夜。如钩的上弦月，照在这素称鬼域的北邙山上。

那昏暗的月光虽然微微驱散了一些恐怖的黑暗，却为这北邙山更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中元普渡留下来的招魂幡，随风飘拂，藉着昏暗的月光，到处可见，益增阴森鬼气。

时届初更，在这北邙山人迹难至的一处山坳里，突然升起一点惨绿色的光芒，这点惨绿光芒升自一座巨冢之后，而巨冢之后，却又是一片阴森黑黝的白杨密林。

这点惨绿光芒并不像那飘荡在夜空的磷火一般地时东时西，而是冉冉地飘向山口。由于它是杂于飞舞在夜空的无数点磷火之间，乍看上去，和磷火也没有多大区别。

但在有上好眼力之人，细加注视之下，却不难发现那惨绿光芒的后面，还随风飘荡着两个黑影。

挨得近一点，更可看出那两个飘荡的黑影，赫然竟是两个有如僵尸幽灵般的人，而那点惨绿光芒也只是一只瓜形小灯。那两个人身穿黑袍，长发飞散，袍袖低垂，色呈惨白的脸上不带半点感情，毫无一丝活人气息，而且是双足不动，离地盈寸地随风飘荡前行。

这般黑夜，如此北邙，突然出现了这么两个黑袍怪人，谁能不疑为鬼魅阴魂？但是，那毕竟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只不过身透鬼气，生而如死罢了。

这两个掌着一盏绿光惨淡，瓜形小灯的黑袍怪人，转瞬间便随风飘至山口。至山口倏然停下，分向两边掠开，一左一右遥遥相对而立，谁也不出一丝声息，就那般一动不动地站着。

夜风悲号，啾啾鬼声，无数磷火飘荡在夜空，两个黑袍怪人却是视若无睹，听如不闻，生似根本不属于这个人世一般。

初更过去，二更将届。那两个黑袍怪人依然一动不动地遥遥对立着，休说未发出一点声息，便是那惨白阴森的脸上肌肉也未见牵动一下。

就在二更刚届的当儿，居右黑袍怪人手中那盏绿光惨淡的瓜形小灯，突

然一灭复亮。

而就在那盏小灯一灭再亮的刹那之后，两个黑袍怪人之间，已自冷然站定一个身材颀长的青袍人。

藉着昏暗的月光，隐约可见这青袍人颇为年轻；剑眉星目，长得也颇英俊，只是那一张脸却较诸两个黑袍怪人更为惨白，没有一丝血色，且隐透一层层蒙蒙绿光；眉宇间洋溢着无限冷酷凶残，两只眸子光芒犀利而阴鸷，比那两个黑袍怪人更阴森、更慑人。

两个黑袍怪人对这青袍人，似乎甚为惶惧，青袍人一现身，他们便自同时躬了躬身，但脸上神色，依然冰冷木然。青袍人犀利的目光一扫两人，薄薄的唇边倏然掠过一丝极为冷酷的笑意，一挥手，喝道：“开道！”这两个字简直不似出自活人之口，其冰冷阴森直能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两黑袍怪人一句话也未说，又一躬腰，随即转身向来处那黑黝的山坳中行去。足下依然离地盈寸，有如随风飘行。而那青袍人却是足下离地足有半尺，轻摆双袖，随后跟进。这三人飘行看似极为缓慢，其实快捷异常，转眼间便已抵达那座巨冢之后。

这座巨冢面对着山口，背后是一片黑黝阴森的白杨密林，距离那满山遍野的乱坟荒冢甚远，地势十分突出。

巨冢系由一色的灰砖砌成，足有丈高，墓碑也似以整块大理石凿就，既高又大。藉着月色，隐约可见上面字迹行行。而且冢前冢后，似乎经常有人清扫，既无积尘，又无杂草。

就在三人行抵巨冢后之际，奇事顿然发生。

那巨冢前端的砖壁，竟似暗中有人操纵，突地陷下一块。一个人高的洞穴，赫然呈现在眼前。

紧接着一阵阴风扑面而来，吹得那瓜型小灯的绿火乍明乍灭，不住闪烁，显见得这洞穴颇为深邃。

两黑袍怪人掌灯前导，引着青袍人向那黑黝、阴森的墓洞走入。

洞口随即又行缓缓合上，恢复原状，看不出一丝痕迹。洞口之内，是一条盘旋而下的甬道，四壁全由大理石砌成，虽然深陷地底，却不显得潮湿窒闷。

甬道两旁，每隔十丈悬挂着一盏绿光惨淡的小灯，照得甬道内一片惨绿。

前行百丈，甬道突然左折，似乎已至尽头。转过拐角，一座地下宫殿骤然入目。这座宫殿气势宏伟而壮丽，形式奇古，绝不类现下建筑。

一入宫殿，两个黑袍怪人径自掌灯向殿左行去，转瞬不见，却由殿后一扇月门内，袅袅转出两个髻云高簇的白衣少女。这两个少女凤目柳眉，琼鼻檀口，堪称艳绝，只是那本该娇艳如花的两张粉面，却白得怕人，而且神情举止也显得呆滞。

两个白衣少女莲步轻盈，行至青袍人面前，同时衿衽为礼，神色木然，没有开口说一句话儿。

青袍人神色更显冷漠，阴鸷而残酷的犀利目光一扫两女，道：“她醒了么？”

居左的白衣少女，微微点了点头，仍未出声。青袍人双眉突然一轩，举步向月门中走入。

穿过月门，绿光倏敛，一道蜿蜒曲折的画廊直通殿后另一座偏殿。

偏殿中，重重锦帐低垂及地，一片淡淡的红光隐隐透出，而且暗香浮动，

那里还有一丝前殿那种阴森森的鬼气。

青袍人行至偏殿门前倏然驻足，望着那低垂的重重锦幔，双目异采突现，在那张色呈惨白的俊面上，飞快地起了一阵轻微抽搐，神情显得极为激动，似在犹豫不决。半晌，这才举手轻轻在两扇敞开着的朱漆长门边敲了两下。

剥啄声方起，锦幔之后，倏地传出一声轻微悦耳、恍似银铃般的惊呼：“谁？”

呼声入耳，青袍人身形又自微微一震，随即发话，竟然带着微笑，但却有点颤抖：“此地主人，也是你的昔年旧识。”

锦幔后的女子似是对这旧识两字颇感诧异，寂然片刻，方始说道：“既是昔年旧识，那么请进来。”

青袍人跨门而入，伸手掀开锦幔。

幔后房中，陈设极为华丽，红毡铺地，宫灯高悬，白玉几头香冷金猊，八宝榻上红被重叠，隐隐还散布着一丝淡淡的兰麝异香，有胜王妃寝宫。

此际，那八宝软榻旁，正坐着一位气质高雅、风华绝代、清丽若仙的白衣少妇，白衣少妇一看掀幔而入的青袍人，神色遽变，霍然站起，讶然欲绝地退了一步惊呼：“是你？”

青袍人微笑点头：“不错！是我。难得小妹还认得我，算得上昔年旧识么？”

白衣少妇就在刹那间已自恢复镇定，微颌螭首，道：“不错，你算得上是我昔年旧识。”

青袍人阴鸷目光一闪笑道：“多谢小妹还记得昔年往事。”

白衣少妇黛眉微扬，淡淡说道：“往事如过眼烟云，提起来徒乱人意，我早忘了。”

青袍人深注白衣少妇一眼，扬眉笑道：“是么？”

白衣少妇神色泰然，道：“信不信由你！”

青袍人微微一笑，道：“既是旧识，久别重逢，小妹，你怎地还是当年那种令人无可奈何的脾气？夏梦卿可好？”

白衣少妇娇靥上一丝黯然神色，一闪即逝，淡淡笑道：“你想错了，我并没有嫁给他，只是知道他还活着，而且活的很好。”

青袍人神情微愕，“噢！”了一声，道：“这倒是出人意外，小妹对他一见倾心，深陷情海，不克自拔，甚至于为他舍弃了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婿，到头来却并未与他一修双好，共偕白首，这是为何？”

白衣少妇唇边微起一阵抽搐，似乎强忍心中如绞痛苦，淡淡说道：“我说过了，昔年旧事我早忘了，而且我也不愿再提，那原因，恕我难以奉告。”

青袍人深深地看了她一眼，唇边浮起一丝令人难以意会的微笑，道：“小妹，我看得出你很痛苦，是因为未能与夏梦卿缔结鸳盟，还是如今所适非人？”

白衣少妇黛眉微挑，冷冷说道：“你休要自做聪明，未能与夏梦卿结为连理，我深感庆幸，因为我已嫁得一位好丈夫。他英豪盖世，权倾当朝，较夏梦卿……只有过之……”

青袍人淡淡笑道：“看来我真是自做聪明了。小妹，这么说来我很放心，我能知道他是谁么？”

白衣少妇娇靥上浮现无限骄傲神色，挑眉说道：“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不过如果你一定要问，我也可以告诉你，神力威侯傅小天，你应该知道。”

青袍人显然大感意外，神情一震，连连点头：“盖世英豪，铁铮奇男。我久仰了，而且心仪得很，只恨福薄缘浅，未能一睹这位朝廷柱石的风采神仪，小妹诰命一品，光耀门楣，我这个表兄也深以能沾得一份光采而感到无上荣耀。”

这位白衣少妇，正是那夏梦卿、傅小天两人正自五内欲焚、踏破铁鞋，寻遍人海，却不得芳踪的薛梅霞，她自然听得出对方这番话里暗含讥讽，淡淡一笑，道：“薛梅霞不是人间贱女子，若单凭他那神力威侯四字，对那诰命一品的头衔，我尚能不屑一顾。傅小天也不是俗人庸官，论文不稍逊那满腹珠玑的夏梦卿；论武也足可和玉箫神剑闪电手并称一时瑜亮，而且，如你所知，他是盖世英豪、铁铮奇男。”

一番话，听得青袍人脸色刹那数变，薛梅霞话声方落，他便双目阴鸷之光连闪，冷冷笑道：“自然，自然，这个我当能深深地体会到，无论是夏梦卿抑或是傅小天，都比我这个既是表兄，又曾是指腹为婚却遭舍弃的未婚夫婿，强过百倍。”

薛梅霞娇靥上倏凝寒霜，双眉一挑，终又默然未语。

片刻后，方始神情稍缓地淡淡说道：“诚如你所说，昔年旧识难得重逢，再说，这次也算是你拯我于难，我不愿闹得彼此不快，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

青袍人似在犹豫，最后扬眉一笑，道：“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不过，小妹既然要知道，我自当告诉你，这里是恭王陵墓，建于东汉建武十一年，深藏北邙山地底，直入幽冥，隔绝人世！”他这几句话显然是有意和薛梅霞适才哪番话儿针锋相对，而神色间之得意，却较薛梅霞犹有过之。

薛梅霞听得娇躯微震，旋即淡淡笑道：“你该知道我的胆子不比你小，何必以此神鬼之事欺我？”

青袍人微笑说道：“小妹如果愿意，不妨走出这寝宫看看。”

薛梅霞兰心惠质，冰雪聪明，闻言立即了然青袍人之言不虚，神情又是一震，看了青袍人一眼，冷冷说道：“看来你这几年十分得意，也很有成就。士别三日，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青袍人自然也听得出她这话儿中暗含讥讽，但他毫不在意，微笑说道：“小妹夸奖，我不过稍微不同于昔年而已，谈不上得意，更不敢自诩有所成就；要有，哪也得感谢小妹的激励和姑父母，以及两位表兄血仇的驱使。”

薛梅霞冷冷看了他一眼：“你还记得我父母及两位哥哥的血仇？”

青袍人道：“朝夕萦绕于心，不敢或忘。”

薛梅霞道：“你查出了那行凶之人是谁么？”

青袍人愧然摇头：“小妹，你难道不知道我埋首深山，数年未出江湖，如今才是开始……”

薛梅霞冷笑接道：“你何不说想重振你雷家声威，图争霸业？”

青袍人呆了一呆，突然纵声大笑，狂态毕露地道：“小妹何异我之鲍叔？慧眼当前不敢隐瞒，重振家声，那倒未必；图争霸业，却正有此意。”

薛梅霞听了不由皱了皱眉，冷冷说道：“依我看来，夏梦卿、傅小天只要有一人在就绝难容你，何况两人都好好地活着。”

青袍人双目凶光一闪傲然笑道：“傅小天未曾领教过，夏梦卿又待如何？雷惊龙已非昔日吴下阿蒙，鹿死谁手如今很难预卜。”

薛梅霞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道：“我觉得你有点大言不惭，近乎痴人说

梦。”

“是么？小妹！”青袍人挑眉笑道：“狠如冷面狼心活阎罗赵君平者，我尚能杀之于神鬼不知之间；昔年威震宇内，武林闻风丧胆的南荒七毒如今也都俯首听命，供我驱策，小妹，你自己想吧！”

薛梅霞知其言不虚，心中暗震，口中却仍淡淡说道：“不错！我原该想到你与那南荒七毒本是一丘之貉……”

“小妹！”青袍人突然色变，一声轻喝，双目暴射逼人凶芒：“雷惊龙已非同昔日，奉劝小妹说话最好三思。”

“用不着！”薛梅霞冷然挑眉：“在我眼中，你和昔日没有什么多大差别，而狂妄无知，阴狠凶残却较当年犹胜，我自知是你阶下囚，要杀听便，何必威迫于我。”

青袍人脸色更形惨白，绿光大盛，方一挑眉，旋又神态一缓，笑道：“小妹，你何言之重？怎么说我们也是表兄妹，我岂能……”

“谢谢你！”薛梅霞冷然接道：“只是我却不敢以表妹自居，家父母在日，就已断绝这门亲戚关系，你若是顾念半点亲戚之情，当年也不致做出那种灭绝人性、禽兽不如的事了。”

青袍人听得双目凶光又自一闪，淡淡笑道：“我知道小妹是指我酒中下药，窃取钗佛之事……”

入耳“紫凤钗”，薛梅霞心神骤然大震，忙地伸手向怀中摸去，及发现紫凤钗仍在怀中，这才心中稍安，暗吁一口大气。

青袍人视若无睹，接着说道：“这也难怪小妹耿耿于怀，至今难忘。但小妹当也知道我是出于万般无奈，当时我全家身中奇毒，生死存亡操诸七毒之手，而七毒却以此逼我窃取钗佛，小妹，若你是我，你又将如何？”

薛梅霞丝毫不为所动，道：“那夏梦卿与此又有何干？你竟也欲暗下毒手，将他置诸死地。”

青袍人笑容一敛，目光中流露出无限的怨毒，道：“为你，他使我嫉妒，甚且恨之入骨，而且当时他是窃取钗佛一大阻碍。”

薛梅霞被他那目光看得不由心头一凛道：“要恨，你该恨我，夏梦卿完全处于被动。”

青袍人凶态倏收，一叹说道：“是的，小妹，你说得不错，要恨我该恨你移情别恋。不，这样说实在不妥，你何曾对我生过情愫？厌恶犹恐未及，但是，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不恨你。其实，我又何尝没有恨过你？只是我对你的爱比恨多。有时候，我爱恨交加，简直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常常痛苦地想自求解脱，我敢说你一点都不知道，因为你不但不同情我，反而处处和夏梦卿表示亲昵来刺激我，小妹，对我这个未婚夫婿，你居心何忍……？”

青袍人越说越激动，头上青筋崩现，面上绿光更盛，双手紧握，一口牙齿咬得格格做响，神态极为怕人，说到最后竟然语不成声，说不下去。薛梅霞也觉惻然，缓缓垂下螭首。

这重重锦幔低垂，暗香隐隐浮动的偏殿内，刹那间陷入一片寂静，空气也十分沉重。

半晌，青袍人方始渐渐趋于平静，满含歉意地望了薛梅霞一眼，苦笑说道：“小妹，原谅我一时的激动，情难自禁……”

薛梅霞倏抬螭首，微一摇头，道：“不要这么说，我对你也有一份愧疚。

只是我觉得夏梦卿看在家父母面上，不为已甚，对那次之事并未加以追究，你就该深知悔改，永不复出，怎地却又卷土重来，图谋霸业？”

此言一出，青袍人神情又复激动，双目凶光闪烁地咬牙说道：“小妹投入别人怀抱，雷惊龙落得痛苦一生，悔改又有何用？夏梦卿逼我走上极端，我只有图谋霸业，与夏梦卿互较一日之短长。”

薛梅霞心头一震，方欲张口。

青袍人却又挑眉摇头：“小妹不必相劝，我心意早决，否则我也不会埋首深山，卷土重来。这陷我一生于痛苦的夺妻之恨，我誓必要报，己不如人之耻，我誓必要雪。”

薛梅霞听得心神俱颤，强持说道：“你仗恃着些什么？”

青袍人纵声狂笑：“何言仗恃？凭我和座下七毒已是太多了。”

薛梅霞淡淡又道：“你这么有把握？”

青袍人剑眉双轩地道：“小妹，对你我不愿相瞒，七年前，我就在此无意中巧得百年前毒魔西门豹毕其一生心血所著之毒经，小妹身为武林儿女，当知百年前西门豹曾以无影之毒睥睨宇内，纵横天下，既称无影其毒可知，这些我已悉得真传，挟之南荒，七毒首降伏，再出武林，赵君平首先横尸，飞云堡举手沦灭；虽然事为小妹，却也不无先声夺人，震慑江湖之意。大名府七毒劫镖，我虽未亲出，已使两省江湖为之沸腾，这不过微露锋芒，小妹，你看够么？”

这一番话，薛梅霞是人间奇女，也自听得心惊胆战，不寒而栗，不由暗为夏梦卿担心，脑中电旋，暗一思忖道：“人海茫茫，宇内辽阔，夏梦卿又是萍飘四海，行踪不定，你到何处去找他？”

青袍人看了薛梅霞一眼，阴阴笑道：“小妹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找到他。”

“倘若他不与你一般见识，有意躲避呢？”

青袍人狞笑说道：“小妹替他想的好办法，只可惜这办法对他行不通，小妹当知夏梦卿为人，他一身傲骨，称奇天下，岂肯效哪龟缩之辈？我自有办法让他自动找上门来，投我掌握。”

薛梅霞深知他极富心机，阴险狡诈，所说必然不虚，不由心中更是一紧，脱口说道：“我很想听听你的办法。”

青袍人阴鹜目光深注着她，道：“小妹莫非想骗我？”

薛梅霞只觉娇靥一热，默然不语。

青袍人剑眉双轩，笑道：“其实，说与小妹知道又有何妨，小妹智慧超人，这些本该早已想到，何须问我？夏梦卿这人激不得，只消我派人扬言武林，约他一决雌雄，何愁他不自动投来？他会躲着不出么？这个小妹应当了解得比我更清楚。再说，我一计不成，还有二计，小妹人钗俱落我手，我只要透露一点消息，还怕他不星夜赶来驰救？”

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看来这青袍人已深深地了解了夏梦卿，后果委实令人担忧。

薛梅霞心神暗惊，扬声说道：“你休想以我为饵，须知我必要时会……”

青袍人一笑接道：“这个我很放心，也早已想到，小妹不必以此要挟于我。我早在救你来此当日，就在你经脉之中下了毒手了。”

薛梅霞似乎不信，方自挑眉。

青袍人又笑道：“小妹如若不信，何妨运气试试。”

薛梅霞暗中运气，一连之后，却并未觉出有丝毫异处，稍稍安心，看了青袍人一眼，冷冷笑道：“你这手法未免太幼稚了些……”

猛觉脑中一昏，四肢顿时无力，心中大骇，倏然住口。青袍人却又扬眉笑道：“小妹，如何？我从来不敢欺骗你，你在运气之时并未觉出有任何不适，那是因为……”

“住口！”薛梅霞一声怒叱，美目圆睁，黛眉倒剔：“雷惊龙，你竟对我暗下毒手，你……”

只气得娇躯轻颤，说不出话来。

青袍人阴阴一笑，道：“小妹别生气，我怎敢？怎么说你我也是表兄妹，更何况曾为未婚夫妇，只要你不心存他念，妄动真气，自然无碍，否则我怎对得起姑父母泉下英灵。夏梦卿伏诛之后，我自会为你解去此毒，如今却只有委屈你了，事出无奈，小妹千万原谅。”

薛梅霞娇靥堆霜，瞪眼不语。

青袍人又自一笑说道：“小妹受苦多日，理应多加调养，我不再打扰了，有事请随时召唤，自有婢女侍候，虽不如侯府安适，却也差强人意，告辞了！”合手一拱，转身退出。方走两步，倏又转身诡笑说道：“小妹，紫凤钗请代为保管数日，用时我自会来取！”又复转身向外行去。

薛梅霞忍无可忍，为夏梦卿，为她自己以及天下武林，银牙暗咬，纤手抬处，一指飞点青袍人背后命门要穴。青袍人恍若不觉，前行如故。

薛梅霞正自暗喜，谁知一指点实，如中败革，竟然还有一股阴柔反弹之力，震得她玉指生痛，身不由主，倒退数步。

方自大骇，青袍人又复回转身来，笑道：“小妹何其忍心？我一身是毒，只怕又要委屈你那纤纤玉手数日了！”带着得意狂笑，飘然逝去。

薛梅霞呆呆怔立着，心中说不出是惊、是怒、是羞、是恨、是忧……

其实，应该都是。

第八章 八方风雨会中州

这是一张极为平常的请柬。

这张请柬，色呈大红，格式大小与寻常请柬一般无二，看上去毫无奇特之处，只是一色烫金边框颇为考究。

但是，就这么一张红纸折成，长阔不过数寸的大红请柬，其分量之重，却大得无法形容，就像天崩一角，倾堕大海一般。

宇内为之震荡，江湖为之沸腾。

武林中，各大门派，一谷，除飞云堡外的二堡、五庄、四寨、各大帮派……以及各地有头有脸的人物，无不先后收到了这张大红请柬，无不在被邀请之列。

每个被邀请的人，在收到了这张请柬时，略一注目，都会神色剧变，心神狂震，仿佛见到魔鬼。人人的表情、感触，虽因身分地位而不一致，但心中的震撼却完全一样。

就这么样，这区区一张毫无奇特之处的大红请柬，未出半月，就震动了天下武林，整个宇内。

委实称得上惊天动地，惊神泣鬼。

这张大红请柬之所以惊心，既然不在它的外形，那么就该在它的内容了。

请柬的外面，写的是被邀请者的姓名，姑且不论，也不值一提。请柬里面的字儿呢？

也并非是什么锦绣文章，字字珠玑。

只是每一句、每一字，都具有不可思议的无形力量，足以震撼人心，撕裂人胆。

这张请柬发出的目的，是在邀请那些被邀请之人，参加一个所谓千毒门的开派大典，注明敬备百毒大宴接待。

武林中，开派大典异常隆重，究属常事，不足为怪。怪就怪在这一向不闻于世，听起来十分陌生，但却令人讶异的三字千毒门名称上，何况，又有百毒大宴这种字眼。

这已经够震撼人心了，然而更惊人的还在后面：大典后举行赛宝大会，凡被邀请的同道，人人均可携带一件奇珍赴会，能以奇珍冠绝全伦，夺得魁首者，主人将以一宗稀世至宝奉赠，而那宗稀世至宝，赫然竟是天下武林人梦寐以求的紫凤钗。

日期是八月十五日，月圆之夜！

地点是在北邙幽冥谷！

而署名的，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千毒门主。

这张请柬，可说充满了神秘、恐怖、阴险、诡谲的色彩。

直能令人战栗不安，望而怯步。

可是，就因为它充满了神秘、恐怖、诡谲，却更激起了天下武林人物的好奇之心。

也许是紫凤钗的诱惑力太大了。

这一宗稀世至宝的诱惑力盖过了一切，也淹没了请柬上一切令人不安的字眼。

于是，八方风雨会中州！

谁也不考虑那请柬之后隐藏了什么。

谁也不考虑自身的吉凶祸福。

一时宇内征尘蔽天，车马动地。

通往洛阳的官道上铁骑频繁，行人不绝。

洛阳城内家家客栈客满，处处酒楼座无虚席。

小小的洛阳城，突然间成了风云聚会、卧虎藏龙之地。

这是八月十三的夜晚。

距那千毒门的开派大典，赛宝大会之期，只剩下一天。

洛阳城中，一家名唤中州第一楼的酒楼中，灯火辉煌人声沸腾。

门前车水马龙，川流不息。

楼上，猜拳行令之声与那阵阵丝竹之声，悦耳动听的曼妙歌声，汇合成一片无限热闹的气象。

这座中州第一楼，不愧有第一楼之称，建筑豪华，摆设雅致，招待亲切不说，便是那醇酒美人，也是洛阳城中其他酒楼所望尘莫及。

此刻华灯初上，座中早无虚席，空气中弥漫着逗人发馋的菜味酒香。

堂倌们往来奔走于酒客之间，汗流浹背，却笑逐颜开。

一眼望去，满楼酒客中，几乎九成清一色的是武林人物，是故那喧嚣之声及那阵阵震耳大笑，也较平日来得特别狂放豪迈。

这是武林人物的本色，也是江湖豪杰与一般人的不同处。

不过，其中却也有少数人显得比较安静，闷声不响地静坐着，轻品浅尝。

与四下三、五成群，据桌大嚼，斗酒块肉的豪放人群，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是五个灰衣老者和几位年轻人。

那五个灰衣老者虽然也是聚坐一桌，举止神态却很斯文，而且人人眉宇间都有一种凝重端肃之气，对身边猜拳行令的热烈场面，与悦耳的丝竹歌声，直似听若无闻，视若无睹。

而那几个年轻人，有的也是共据一桌，有的则独占一席。

共据一桌的是四个劲装青年，眉宇间英气逼人，身披风氅，腰悬长剑，益显气宇不凡，飘逸洒脱。

那各占一席的一个是面色焦黄的白衣文士，一个是英挺秀拔的青衫书生。

白衣文士没有什么奇特之处，而那俊美英挺的青衫书生，双目开合之间，精光异露，手执一把玉骨描金扇，倒是甚为扎眼。

还有便是那靠近东边角落一副座头上的黑衣大汉，此人身躯魁伟，头戴一顶宽沿大帽，压得低低的，令人无法看清面貌，但由他颌下一把如猬虬髯看来，可知其相貌必然威猛慑人。

酒酣耳热之际，猜拳行令之声更形嚣张，竟将那阵阵丝竹之声压下去不少。

有些人，已自袒开了胸膛，丛丛胸毛，在灯下照耀生辉。

突然，乐声转急，一个曼妙甜美，恍若银铃般的悦耳歌声袅袅而起。

“‘浔阳江头夜送客，

枫叶荻花秋瑟瑟。

曲罢曾教善才伏，

妆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争缠头，

一曲红绡不知数。

.....

血色罗裙翻酒污。

.....

座中泣下谁最多，
江洲司马青衫湿。’ ”

唱的竟是白居易的“琵琶行”。

此诗本就伤感，加上唱歌人儿的一副赚泪歌喉，几乎将整个感情揉注其中，入耳直能令人荡气回肠，为之神伤。

好在满座均是武林豪杰，否则必然都要泪洒满衣襟了。

饶是如此，在一阵轰雷般掌声过后，仍自有人扬声叫道：“我等酒兴正浓，怎么大煞风景？换个应景的如何？”

话声方落，满楼一阵骚动，同声附和。

那面色焦黄的白衣文士依然低头独酌。

角落里那黑衣大汉摇了摇头。

五个灰衣老者眉头微微皱起。

而那神采飞扬的青衫书生，却是一双入鬓眉陡剔，玉面上倏地浮现一丝轻蔑神色。

只是，他尚未开口说话，楼左那低垂帘幕之后已自又传出丝竹声，紧接着歌声复起，这回却换了杜牧的“秋夕”。

“ ‘ 银烛秋光冷画屏，
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阶夜色凉如水，
坐看牵牛织女星。 ’ ”

歌声始息，如雷的掌声又复暴起，但适才发话那人却又扬声豪叫道：“小娘子，我等不比那些诗人墨客，这些酸溜文绉的诗儿，听起来不大对胃口。再请换首通俗豪放的如何？”

丝竹之声刚动，那青衫书生却突以手中描金扇，指着发话那人轻笑说道：“阁下，够了，难怪有人说我们武林中人粗鲁莽夫，不解风流情趣，就凭阁下这一句，已足证人家所言不虚，阁下若喜通俗豪放，那么请！回到你来的地方去。”

此言一出，坐于东边角落座头上的那黑衣大汉哑然一笑，帽沿阴影下两道逼人寒芒飞快地向那青衫书生投过一瞥。

那面色焦黄的白衣文士，听若无闻，依然低着头，独饮独酌。

五个灰衣老者及那四名腰悬长剑、气宇不凡的年轻人，则禁不住微笑点头，齐齐向那青衫书生望去。

只略一注目，突然神情微震，似乎颇为忌惮，随即收回目光，举杯做状掩饰。

满楼酒客也顿时为之一静，上百道目光同时投向那发声嚎叫之人。

发声嚎叫之人乃是酒楼正中，猜拳行令，嚣张不羁，肆无忌惮的一副座头上的五个锦袍大汉之一。

此人本就流露着满脸剽悍桀骜之气，哪能听得下青衫书生这几句话儿。闻言，神色微变，霍地站起，双目精光一注青衫书生，就待发做，结果又似为那青衫书生目中逼人的冷芒，及挺拔洒脱气度所慑；双目凶光微敛，冷冷说道：“阁下怎么称呼？”

青衫书生手中描金扇轻击左掌，目光凝注，笑道：“阁下既为武林人，当知武林礼数，我认为阁下应该先行通名报姓。”

锦袍大汉神色又是一变，终又强行忍住，道：“多谢指教，我兄弟人称江南五通。”

一听江南五通四字，满座酒客顿时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

角落里，黑衣大汉帽沿暗影下两道冷芒闪射，面色焦黄的白衣文士依旧一无表情。五灰衣老者与那身披风氅的四年轻人，却由神色中现出轻蔑不屑之色。

青衫书生呆了一呆，星目寒芒电闪，突然扬声朗笑道：“原来是江南五通，久仰，久仰！五位素擅偷香窃玉，理应深识那风流情趣，妙歌雅词，怎地竟做是语，此次大驾北上，莫非已厌倦那南国红粉……”

“住口！”锦袍大汉一声轻喝，寒着脸，冷冷挑眉道：“阁下休要卖弄犀利口舌，还不报出名号？”

青衫书生玉扇轻旋，淡淡笑道：“区区端木少华，阁下莫非不服？”

“端木少华”四字出口，全楼寂然，悚然动容。

连那角落里的黑衣大汉也不禁目光凝注，微微点头。

唯独那白衣文士依然如故，生似他不是置身在这中州第一楼之上。

锦袍大汉神情微震，凶态倏敛，一拱手，强笑说道：“原来是不归谷，端木少谷主，秦大空不知，多有得罪。”

青衫书生神采飞扬，双眉连轩，一笑说道：“岂敢，端木少华仰仗父荫，算不得什么，怎敢当这少谷主称呼？一谷、三堡虽说颇有声名，但在江南五通面前，却渺小得可怜，这‘得罪’二字，应该由端木少华……”

他这几句话明捧暗损，江南五通岂能听之不出。

是以话犹未尽，秦大空身旁另一锦袍大汉便突然站起，凝注着青衫书生，冷冷说道：“端木少华，你何必仗恃一谷之名，须知江南五通不是畏事之辈，也并未将你们区区一谷放在眼内。”

五通之中唯有秦大空一人深知这位不归谷少谷主的一身功力高不可测，而一谷之名威震武林，绝非偶然，拦阻不及，不由大急，狼狈地瞪了身旁同伴一眼，一双手正待再次拱起。

青衫书生端木少华已然仰首长笑，声如龙吟鹤唳直逼夜空，手中描金扇一指那对责的锦袍大汉，道：“到底还是这位干脆，干脆得令我心折。不错！江南五通不是畏事之辈，否则怎敢长年在那风光媚人的江南地带蹂躏妇女，大展淫威？可是，阁下！不归谷更不见得就怕了谁，既然阁下也未将不归谷放在眼里，我倒想领教一下江南五通到底有何惊人之处，能使整个江南武林敢怒而不敢言，怎么样？”

事已闹僵，势成骑虎。至此，身为江南五通之首的秦大空，当然不甘再行示弱，但他也不愿就此树下强敌，只是微挑双眉冷冷说道：“少谷主，有道是：路须让一步，味要减三分。江南五通不想无端树敌，阁下又何必如此逼人？”

他这样说已无殊低声下气，委屈求和，江南五通素来不可一世，任性恣意，何曾如此。

众酒客虽极鄙视，但都只放在心里，表面上并未显露。

那五位灰衣老者及那四个身披风氅的青年，却禁不住冷眼相向，嗤之以鼻。

端木少华更是纵声狂笑，道：“江南五通竟也说出这话，端木少华何幸如之。五位，不归谷，向不轻易犯人，只是今天幸逢江南五通，不归谷若就此收手，岂不令天下同道失望？不是我端木少华逼人太甚，实在五位所做所为令人发指，端木少华今日欲借这中州名楼一角之地，当着天下群豪，为江南妇女一伸冤怨，五位，请准备！”

端木少华这番话虽说得咄咄逼人，但因师出有名，而且极为堂皇，是以楼中群豪，俱皆暗暗点头，大为心折。

另外三锦袍大汉也霍地站起，怒目相向，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在这个当儿。

突然由那楼左低垂的帘幕之后，传出那适才唱歌的人儿，娇滴滴、软绵绵的悦耳声音道：“哟！纵情诗酒，名士风流。各位都是三山五岳、四海八荒的俊彦豪杰；来此中州名楼，理当品饮美酒，欣赏歌舞，若是动起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岂不大煞风景？奉劝诸位暂息胸头怒火，把酒聆歌，共谋一醉。”

话声方落，乐声已起。

端木少华呆了一呆，突然纵声朗笑道：“今夕何夕，逢此可人？端木少华生性怜香，惜玉成癖，不敢唐突，看在姑娘金面，暂寄五通一命，今宵且就纵情诗酒，做个风流名士。”

举杯环顾，扬声又笑道：“且饮美酒聆清歌，莫负今宵一楼春，今宵酒醇、人美、歌佳、辞妙，人生难得几回？来，来，大家共浮一大白！倾杯一饮而干。”

佳人一语解嫌，众酒客暗舒一口大气。

春风解冻，和气消冰，中州第一楼上，刹那间又是一片热闹欢腾，一场即起的风波，顿化为乌有。

角落的黑衣大汉似颇欣赏，看了端木少华一眼，点头微笑。

白衣文士依然一动未动，埋首樽前。

江南五通乐得乘机下台，互觑一眼，默默坐下。

阵阵丝竹声中，娇滴滴的甜美声音又起道：“久仰端木少谷主貌比子都，文武双绝，傲夸群伦，今夕一见，果然不虚，更难得名士风流，承蒙美赞薄艺，敢不竭尽所学，一酬知音。”

端木少华双眉轩动，神采飞扬，顾盼之间，方待发话。

只见帘幕掀动，唱歌的人儿竟然袅娜行出。

灯光为之一黯，满楼鸦雀无声，上百道目光齐集中凝注，目光至处，不觉为之心撼神摇。

但见唱歌的人儿，髻簇高挽，那如花娇靥堪称绝艳，那似水双眸中却又隐射愁怨。

玲珑的胴体上裹着一袭蝉翼般淡黄轻纱，曲线宛然，若隐若现，凝脂般肌肤，柔软滑腻，灿烂生光。

她妙目流波，略一轻扫，随即轻抬皓腕，整整云鬓，风情万种地展颜一笑，娇声说道：“各位，请添酒，我这里轻歌曼舞，为各位助兴！”两排长长的睫毛一阵翕动，百媚横，娇艳已极。

酒客群中，发出数声惊叹。

角落里的黑衣大汉状若未见，举杯浅饮。

白衣文士依然低着头。

五个灰衣老者及那身披风氅的四名年轻人，也似未为所动。

而那端木少华却神采越见焕发，满脸难言的惊喜，凝注着唱歌的人儿，失声一叹，扬声笑吟：

“‘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

红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

中州第一楼何来月里嫦娥，广寒仙子？端木少华遍历檀板几曾见过如此国色天香？敢以一杯水酒敬谢歌舞，聊表心曲。”

举起桌上酒杯，一仰而尽。

唱歌的人儿妙目深注，无限娇媚地一笑说道：“少谷主谬奖，聂小倩不敢自比司马君笔下佳人，况彼此不过初逢……”

端木少华脸一红，扬眉笑道：“姑娘，端木少华也觉唐突，但惊艳之余，情不自禁，姑娘万莫以轻薄见责。”

唱歌的人儿万种风情地，柔婉笑道：“聂小倩不过是一楼一名歌妓，少谷主不以风尘见鄙，只有受宠若惊，焉敢不识抬举，嗔怪轻薄？相识遍天下知音有几人，少谷主请坐，聂小倩愿竭尽所能报效知音。”

端木少华色授魂与微一点头：“端木少华敬遵芳谕，洗耳拭目以待姑娘绝艺。”描金扇倏合，极其潇洒地欣然就坐。唱歌的人儿嫣然一笑，轻抬皓腕，向后微招，悦耳的乐声透帘传出。

接着檀口张处，一缕恍若银铃般的柔美娇音，袅袅而起：“‘玉楼深锁多情种，清夜悠悠谁共？

羞见枕衾鸳凤，闷则和衣拥。

……

窗外月华霜重，听彻梅花弄。’”

歌声萦绕，久久不绝。

唱的竟是那秦少游的词，秦少游词称香艳绮，由这么一位千娇百媚的人儿唱出，倍觉动人。

掌声如春雷乍动，方自扬起，聂小倩又无限娇媚地，含笑一衿衿，香袖挥处，兰麝浮动，娇躯一转，翩翩起舞。身段灵妙，舞步轻盈，一时间，但见满楼钗光鬓影，翠袖翻飞，直令人眼花撩乱目迷神移。

整个酒楼鸦雀无声，一片寂然。只有那上百道目光随着哪美妙的身影，时东时西不住转动。

聂小倩舞影翩翩，在那满楼座头空隙间穿来插去，缓缓地向厅中央转来，两只水袖偶尔拂及人面，立即会引起一两轻微的惊呼。

端木少华那冠玉般俊面上，异采闪烁，傲笑挑眉地站起，他以为聂小倩必然是情有独钟，为他而来。

似乎不错，聂小倩旋舞之间，一双勾魂妙目中，隐含万种深情，不时向他投注。

但在距离他坐处尚有两副座头之际。

却蛇腰款摆微折地，突然向那位一直低头独酌的白衣文士舞了过去。

不知为何，角落里那位身材魁伟的黑衣大汉，这时双目陡射两道寒芒，一闪即隐，微微地抬了一下身子。

端木少华大为失望，满脸嫉妒，两道剑眉方自挑起。

入目那唱歌的人儿，又自送来娇媚的一瞥，心中一点不悦这才立刻云消

雾散，顿化乌有，并星目微眯地报以轻薄的一笑。

也许是身处歌妓生涯，聂小倩对他这极尽轻薄的一笑竟表现得毫不在意，且还心领神会地微颌螭首。

似因颌首致意失了神，右边那只水袖无巧不巧，正好拂到白衣文士的桌面上。

只听“哗啦”一声，杯倒壶翻，酒香四溢，白衣文士一袭白儒衫前襟，被溅得酒渍斑斑。

妙舞顿停，聂小倩呆了一呆，娇靥上浮起一片飞红，有点惊慌失措。

满楼酒客轰然一阵大笑，有人扬声狂叫道：“这酸丁好福气，香袖情传，我求还求不到呢！”

此言一出，笑声更形如雷。

读书人都有一份好涵养，白衣文士竟是连眼皮也未抬一下，弹了弹酒渍，扶起杯壶，摇了摇，尚有余酒，斟满一杯，就待就唇。

众酒客观状又是一阵大笑，不知是谁，叫了这么一句：“好男不与女斗，酸丁要得。”

五位灰衣老者频频点头，似表赞许。

聂小倩那乍惊乍羞的娇靥上，一丝异采微闪而逝。

角落里，那黑衣大汉双目神光又盛，有意无意地，右手中指微曲，对准白衣文士手中酒杯。

白衣文士举杯近唇，略一思索，突又停杯不饮，缓缓站起身子，抬起焦黄的脸孔，冷冷地看了聂小倩一眼，木然说道：“姑娘人美、才高、歌佳、舞妙，容我借用那位少谷主一句话：敢以一杯水酒，敬谢歌舞，聊表心曲！”言毕，双目凝注，竟将手中酒杯缓缓递了过去。

满楼笑声四起，有人怪声大呼：“人言读书人木讷痴呆，看来全属子虚，各位看，这酸丁不是很解风情，深懂情趣的么？”

方自歇止的笑声，又复扬起。

角落里的黑衣大汉，摇摇头，似乎暗暗吁了口气。

端木少华神色微变，颇为不屑地看了白衣文士一眼。

聂小倩脸上微现惊容，盈盈衿衽，妩媚笑道：“大意失手，唐突相公，聂小倩正感惊恐不安，怎敢再当相公这一个‘敬’字？相公且请自饮，这杯酒只算聂小倩敬相公，聊表心中歉疚之情。”

众人料那白衣文士，必定会欣然举杯饮干了。

谁知他竟是一副倔强固执的脾气，不但没有举杯饮干，而且连一句话也不说，依然面色木然地一只手端着酒杯伸在那里。

聂小倩大窘，强做娇笑，檀口一张，正待再行婉拒。

这边端木少华已毅然护花，突然扬眉笑道：“这位读书的朋友，聂姑娘的话已说得十分委婉，也表示过歉意，卖歌生涯，全仗一副玉喉金嗓，如何能进此烈酒？朋友这话岂不是强人所难？读书人应有雅量，阁下看我薄面，算了，行吗？”

有这位名震武林的不归谷少谷主出面解颐，天大之事也当迎刃而解了。

聂小倩娇媚一笑，飞快地投过感激的一瞥。

偏偏这白衣文士却固执得可以，也胆大得可忧，他根本就不理这套，不卖这个面子，竟似听若无闻，连看也未看端木少华一眼，仍然冷冷地举着那只酒杯。

有人想笑，但碍着端木少华，却不敢笑出声来。

端木少华玉面通红，剑眉虽挑，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又面对佳人，他如何能咽下这口难堪之气？

但他自恃身分，不愿轻易对一个读书人出手，看了聂小倩一眼，强笑说道：“聂姑娘请回楼休息，这里自有端木少华担待。”

话刚说完，突闻有人一笑接口道：“年轻气盛，戒之锋芒太露，阁下，你这是自找苦吃。”

语声低若蚊蚋，细如游丝，满楼酒客均茫然不觉，他却字字清晰入耳，心头一震，神色微变，暗搜默察，却不知发话人何在。再看白衣文士，毫无扎眼之处，只道是有人故做惊人之语，一时也未放在心上。

聂小倩目射万种柔情，对他深深一福，转身离去。

“慢一点！”白衣文士突开金口，语气冰冷逼人。

聂小倩娇躯一震，不由自主地当即站住。

端木少华双眉方自一挑，白衣文士已突然转过头来，凝注他冷冷说道：“阁下既出面护花，可有意代她饮我这杯敬酒？”

端木少华傲然点头道：“不错，端木少华正有此意。”

白衣文士冷冷说道：“此酒烈性强过他酒百倍，我担心阁下承受不了。”

端木少华目射神光，纵声狂笑：“端木少华虽非杜康之流，但自信尚有十斗不醉之量，休说区区一杯水酒，便是穿肠毒药，端木少华也不在乎，拿来！”右手伸出。

聂小倩眼珠转动，娇靥显得有点苍白。

白衣文士望着端木少华，冷笑道：“你很有点骨气，只可惜是为了一个女人，怜错了香，惜错了玉，我为你不值。”

话声一落，持杯右手突然一翻，酒液直如一串银线直泻地面，青烟起处，一阵叭叭连响。

聂小倩花容失色，娇躯一晃，疾射出楼，一闪没入茫茫夜空中。

端木少华心头狂震，神色剧变，做声不得。

满楼群豪，也都目瞪口呆，怔在当场。

白衣文士深注端木少华一眼，冷冷又道：“阁下怎么样？这穿肠毒酒你敢喝下一点吗？幸亏我这读书人还有一点见识，否则岂不肝肠痛断，一命呜呼？”

端木少华忆及前情，一丝寒意倏遍全身。

白衣文士神色稍缓，道：“福祸只为多开口，是非只因强出头，虽然人不风流枉少年，但我奉劝阁下以后千万小心，莫要毁了不归谷数十年的威名。”

一派呵责口气，毫不留情。

端木少华羞愧交加，一张俊面红似八月丹枫，却是俯首无言。

白衣文士点点头，淡淡一笑，目光突然投向角落里那名黑衣大汉，道：“多谢关注。没料到阁下也会赶来，事情包在我的身上，阁下应该信得过我，你还不走么？”

随着群豪投注的讶异眼光，黑衣大汉微笑起身道：“我就知道逃不过你一双眼睛，我信得过你，只是你知道我的性情，在家里闲得发慌，所以也出来走走，你先走吧！这儿剩下的事儿，有我替你办，咱们后天晚上再见。”

白衣文士虽目中异采闪烁，向黑衣大汉投过难以言喻的一瞥，双手微拱，

道：“那么，有劳了！”丢下一锭银子，飘然下楼而去。

他两人这一问一答，直听得群豪莫名其妙，讶然欲绝，端木少华入耳黑衣大汉的话声，却不由的心神一震，他已听出黑衣大汉正是适才向他耳边传话警戒之人，禁不住抬眼向黑衣大汉望去。

他目光方自投过去，耳边便倏又闻得一声轻笑：“阁下看我怎地？莫非是嫌我多嘴？还是想知道他是谁？前者我可以解释。我的话并没有说错，尚幸你没惹翻了他，否则，倾你不归谷之力，也担受不起！后者，恕我难以奉告，只能提醒你几句，你我所见的，不是他的真面目，如果他拿下那副面具，便是俊美风流如阁下者，也将退避三舍，自惭形秽，余下的，你自己去想吧！”

端木少华入耳此言，脑际灵光电闪，猛地想起一人，心头方自狂震，但旋即又觉得近乎无稽，正自狐疑不定，一声轻笑，耳际又响起那蚊蚋般话声：“阁下，别胡思乱想了，目下一桩大事，刻不容缓，我想麻烦阁下代我出面办一下。千毒门阴险狡诈，诡谲毒辣，存心一网打尽天下英雄，约期未至，已是双管齐下色毒兼俱，唱歌的人儿艳丽无双，歌舞两绝，只是香袖飘处，剧烈之毒已悉入众英雄耳鼻，景连你也未能幸免，放眼全楼未受其害者，仅适才文士与我而已，可笑你等惑于声色，不知死之将至，我这里有药丸一粒，散于酒中，饮之立解。后天夜里，该门宴开鸿门，居心叵测，其手法当犹过今宵，也请代嘱咐众英雄多加小心，摒绝六贼，莫为所趁。事儿已了，我也要走了，烦劳之处，容后再谢。”

端木少华听了方自悚然动容，黑衣大汉已然含笑离座，有意无意的右手挥起，一线极淡的红光一闪而至，飞投入他的怀中，却是衣衫未震，丝毫劲力也无。

这等功力何止强过自己百倍。

他满含敬佩，目送黑衣大汉下楼之后，探怀取出那颗色呈赤红的药丸，和酒与众分饮完毕，也匆匆下楼而去。端木少华的背影在茫茫夜色中消失不久，街道暗隅，又转出那莫测的黑衣大汉。

黑衣大汉望着端木少华背影摇头一笑，魁伟的身形突然腾射而起，如长虹划空疾射中州第一楼后。

楼后是几间精舍，悉皆笼罩于一片黑暗中，唯独居东一间室内，灯火通明，直透窗外。

映着灯光，纱窗上闪动着无限美妙的苗条身影。

黑衣大汉直似一片柳絮，飘然射落纱窗之前，望了纱窗上那苗条的身影一眼，低低一笑道：“不速之客造访香闺，唐突之处，尚祈芳驾海涵。”

话声初起，纱窗上的人影翻似惊鸿一内而没，灯火倏灭。

话声落后，阶前昏暗月色下，已然卓立一位云鬓高挽的绝色娇娃，赫然就是那第一楼头，以歌舞惑众的聂小倩。

她神色微显惊诧，妙目深注，长长的睫毛一阵翻动，悄声发问：“阁下是……”

黑衣大汉微笑接道：“先动问姓名，不问为何而来，足见高明。我姓傅，第一楼头得观绝代风华，私心甚是仰慕，故不揣冒昧，特来造访。”

聂小倩神色微震，娇媚一笑，秋波微横道：“多谢傅大侠不以风尘见薄，聂小倩蒙宠何以，傅大侠既然知我，何不明言来意？”

聂小倩“哦！”了一声，扬眉笑道：“铁石心肠傲展禽，世间几人能似君，傅大侠上上高人，聂小倩妄度君子，好不羞愧！那么，再请教来意？”

黑衣大汉淡笑说道：“姑娘容颜如花，傅某何敢傲夸柳下惠，不过尚知洁身自爱而已，姑娘既然真的不知傅某来意，恕傅某只有直言。傅某别无恶意，只是想烦请姑娘接引，一谒贵门之主。”

聂小倩神情一震，娇笑说道：“歌妓生涯，风尘托身，何来门主，傅大侠此言……”

“第一楼头已然瞻仰高明，姑娘何必欺我？”

聂小倩妙目深注，嫣然笑道：“傅大侠神目高人一等，看来聂小倩已难遁形。”

“岂敢！”黑衣大汉道：“还是聂姑娘心智胆识两过常人，舍远就近，犹敢逗留此间，深得兵家虚实之妙，诚使须眉自愧不如。”

聂小倩道：“傅大侠好说，聂小倩纵然高过他人一等，难逃傅大侠双目一掌，也是枉然。”

黑衣大汉正色道：“傅某此来一片诚意，姑娘幸勿玩笑视之。”

聂小倩略一沉吟，道：“傅大侠因何欲见敝门门主？”黑衣大汉扬眉微笑，轻吐两字：“献宝。”

聂小倩娇笑说道：“敝门主藏宝之多，举世无双，只怕世上再没有使他发生兴趣的东西了。”

黑衣大汉扬眉笑道：“姑娘何必欺我？浅见以为贵门主一无所有，求宝若渴，否则又何须挖空心思，煞费心机的开什么赛宝大会？届时只怕赛宝大会要变成献宝大会，既然是宝在必献，我又何不及早自动献出？对么？姑娘？”

一语道破奸谋，聂小倩神色遽变，妙目中异采连闪，久久方始说道：“傅大侠明察秋毫，令人叹服，只是敝门主曾有令谕，大典之前不见任何外客，门规森严，聂小倩不敢轻违，恕难从命！”

黑衣大汉浓眉微皱，道：“这么说来，我只有自叹缘浅福薄了。”

聂小倩道：“傅大侠言之太重，妾以为傅大侠不妨候至后日会期。”

黑衣大汉淡淡笑道：“我本有此心，但如今却深怕宝未献出已成尸体一具，空留余恨。”

他这话分明暗暗讥讽千毒门在约期之前会使什么卑鄙的手法。

聂小倩自然听得出，娇靥一红，方待答话。

黑衣大汉又自淡淡笑道：“只可惜贵门主不知我欲献何宝，否则断不会拒我于千里之外。”

聂小倩呆了一呆，笑道：“傅大侠所藏，想必是宗世间奇珍，价值连城。”

“岂止！”黑衣大汉笑道：“应该说是宇内武林人人梦寐以求。”

聂小倩勾魂妙目中异采一闪，“哦”了一声娇笑说道：“聂小倩孤陋寡闻，尚想不出有何等宝物这般珍贵，能令武林中人，个个觊觎，梦寐以求。”

黑衣大汉环目深注，微笑说道：“姑娘想得出与否，彼此心照不宣，‘绿佛影单，紫凤双飞’，贵门主以紫凤为饵，所欲诱钓之物，不想可知。”

聂小倩神情猛震，却似犹有未信，忍着满腔激动，嫣然笑道：“多谢傅大侠提示，唯聂小倩以为歌谣传诵百年，紫凤钗虽然实有，绿玉佛恐属子虚，即或真有，既称人人觊觎，梦寐以求，聂小倩不敢相信傅大侠既怀有此宝，竟会轻易示人？”

黑衣大汉环目中异采闪动，凝注聂小倩良久，倏地霍然大笑道：“聂姑娘不愧高明，绿玉佛虽然人人觊觎，梦寐以求，但那是指傅某人以外之人；

煲龙烹凤，放箸时，与果蔬无异。悬金佩玉，成灰处，于瓦砾何殊？傅某人尚视之如粪土，弃之若敝屣，聂姑娘如若不信，请看此物。”

话落掌现，那端立在手掌上的，可不正是一尊高有数寸，绿光晶莹，栩栩如生的玉佛像？

尽管夜色暗黑，凭她也能清晰入目，何况尚有那晶绿的冷辉。

聂小倩心神剧震，惊喜欲狂，然她究竟富于心机，城府甚深，表面上却只淡淡一笑，扬眉说道：“看来聂小倩是走眼了，料不到傅大侠果然身怀这稀世奇珍……”

黑衣大汉微笑接口：“姑娘不必顾左右而言他，傅某如今但问，就凭此物可以见得贵门主么？”

聂小倩娇笑说道：“傅大侠果然一片诚意，聂小倩只有冒死违谕了。”

黑衣大汉环目凝注，笑道：“姑娘何不说贵门主求宝若渴，目的正是这尊绿玉佛像？”

聂小倩妙目轻转，微微一笑，突然说道：“彼此心照不宣，侯爷不也是有为而来么？”

黑衣大汉一听对方叫破了自己身分，霍然大笑，道：“看来傅小天遇上劲敌了，能有红粉劲敌如姑娘者，虽输何憾，足慰平生！姑娘既已知是我，那么我请问一句，她可好？”

聂小倩勾魂妙目微一闪动，娇笑说道：“足见侯爷伉俪情深，令人羡煞。侯爷放心，敝门主待夫人如上宾。”

傅小天颇感诧异地“哦”了一声，笑道：“这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如此我见着贵门主可要好好致谢了。”

聂小倩扬眉说道：“敢情侯爷还不知道夫人与敝门主乃是昔年旧识，我以为致谢大可不必太早，因为这要看届时……”

傅小天淡淡接道：“姑娘只管放心，傅小天这次但求拙荆平安，别无他意。”

聂小倩蛾眉双扬，娇笑说道：“岂只令人羡煞，简直令人难信。”

抬眼微观天色，一笑又道：“天时不早，侯爷既然欲见敝门主，就请马上动身，稍迟只恐……”

傅小天注目道：“那么有劳姑娘带路。”

聂小倩娇笑说道：“理所当然，这是聂小倩毕生莫大荣幸。”

话落，娇躯飘起，投向夜空。傅小天一声言重。突然侧顾十丈外屋隅黑暗中，目射冷电地轻笑说道：“阁下，尚幸聂小倩武功不过稍强二流，归告夏梦卿，就说投鼠忌器，我不得不出此下策。”

再看聂小倩，已成夜空中一点淡影，忙自扬眉一笑，腾身而起，蹑后疾射而去。

十丈外那屋隅黑暗中，有人发出一声惊叹，随见一条黑影，飞闪而没。

□□□

傅小天功力不凡，何消转瞬，便已追至聂小倩身后一丈之内。

夜风中，淡淡幽香飘送而来，傅小天忍不住皱了皱眉头，继而微微一笑，最后深深地吸了口气。

聂小倩闻声回顾，妙目瞥处，见傅小天负手迈步，有若行云流水，潇洒从容，心头不由暗暗一震，娇笑说道：“人言侯爷威猛善战，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易如探囊取物，我只道那是马上工夫，如今一见始觉言者见浅，侯爷绝

学更是旷世。”

傅小天纵声大笑：“姑娘竟把傅小天与桓侯相比了，傅小天一介武夫，不学无术，何敢冒读桓侯？并非傅小天绝学旷世，实乃姑娘莲步留情。”

聂小倩娇笑不语，内心里却是雪亮，她原以为似傅小天这等人只宜智取，不可力敌，想不到这位盖世英豪竟是智慧超人，高深得可怕，使人根本测不透他那魁伟的身躯里，到底蕴藏着多少东西。

她不得不为千毒一门深深担忧，甚至暗暗寒心了，她本将千毒门主视为天人，而如今，这位盖代英豪却使她对千毒门主减弱了信心。

这心理上的变化前后不过刹那间功夫，何等之快。

其实，这也难怪她，换了任何人都会像她一样。

聂小倩领着傅小天翻越城墙，向着北邙方向疾驰。

银白冷辉下，一前一后两条人影，疾如两缕轻烟。

聂小倩忧心忡忡，已无心多说话。

傅小天默察路径，也自闭口不言。

两人功力都不弱，未出一盏热茶工夫，黑暗、恐怖、阴森的北邙山已近在眼前。

此时，玉兔已斜，斗转星移，在微呈昏暗的冷辉照耀下，北邙山寂静雄峙在身前，狰狞得宛如一只噬人的恶兽。

夜风中树影婆娑随风晃动直似憧憧鬼影，这已够令人心头胆寒的了，而北邙山特有的阴森鬼气，更是令人不寒而栗毛发皆竖。

藉着月色，游目所及，满山遍野尽是起伏坟冢，看得傅小天不禁蹙眉感叹：“‘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愁，人居朝市未解愁，请君暂向北邙游。’这两句诗说的委实不差，好可怕的所在。”

聂小倩飞驰中，闻声回过螭首，娇笑说道：“侯爷何多感慨？生老病死，人生本就难免，英豪虎威所在，鬼物当自远扬，又何可怕之有？”

傅小天突然纵声笑道：“傅小天年近三十，十年驰骋沙场，手挥处血流成河伏尸盈野，几曾懂得一个‘怕’字？其所以感叹，只是想到人生春梦一场，到头来不过是黄土三尺，白骨一堆，争夺为何来，名利权贵，刹那乌有，又将如何？而我之所以说可怕，则是指贵门选地怪异。普天之下，尽多名山大泽，何处不可开派，哪里不能设宴？却偏偏选上这块甚少闲土之地，其用心岂不令人寒栗？”

聂小倩心中暗惊，表面上却娇媚一笑荡意横生，探怀取出一物，皓腕轻抖，一道紫色光华冲天而起，疾射夜空，至数十丈高处，“波”然轻响，倏化紫光一蓬，一闪即灭。

然后蛇腰微折，转向东南，向一处山坳扑去。

傅小天淡淡一笑，身如天马行空，疾射跟上。

未几即抵山坳口，冷辉散洒下，但见这山坳深邃、黯黑，阴风惨惨拂面生寒，纵有上好目力也难以望十丈外事物。聂小倩微敛媚态，轻注身旁傅小天一眼，低低说道：“侯爷请稍候，接引之人转瞬即至。”

吐气如兰，幽香微送，傅小天轻皱浓眉，含笑点头。他这里方自点头，哪深邃、黯黑、阴森的山坳内，突然浮现两点绿光，似随风飘动，冉冉而来。

傅小天神目如电，就在那两点绿光甫行飘起之际，他即已看出那是两个手执两盏绿光惨淡、瓜型小灯的黑袍怪人，但却未看清这两个长发披散，面目惨白冷森，满身鬼气的黑袍怪人，是自山坳内何处出现。

目光再凝，他更看出，那两盏绿光惨淡的瓜型小灯之上，还各以朱笔篆写了两个血红字迹，左为“招魂”，右为“拘魄”。而且这两个黑袍怪人，身形似幽灵，竟然足不沾地，离地数寸地随风飘荡而来，分明各具一身高深莫测的诡异功力。门下如此，可知其主，傅小天尽管自负，见情也不禁微现紧张。

聂小倩冷眼旁观，娇笑一声，说道：“这是敝门主座前左右两灯使，一名招魂一名拘魄，在敝门中权位极重，向不轻出，今宵居然同出接引，足见……”

傅小天扬眉一笑，接道：“这是傅小天的荣幸。”聂小倩媚笑摇头道：“侯爷误会了，能接虎驾，千毒门固然蓬荜生辉，上下俱感无上荣宠，两灯使更将引傲终生，但聂小倩的意思只是说，敝门主恐怕已知道来了贵宾了。”傅小天环目深注，淡淡笑道：“如此更证明贵门主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神鬼莫测之机，令人敬佩，也令人觊觎！”聂小倩蛾眉双挑，方待再说什么，阴风飒然，寒意袭人，两黑袍怪人已至跟前，神情木然地向聂小倩微一躬身。聂小倩那如花娇靥笑意一转冷峻，皓腕轻抬：“别让贵宾见笑，见过神力威侯傅爷。”

两黑袍怪人四目寒芒电射，深注傅小天一眼，齐齐躬身。傅小天立即觉出，两股无形阴柔的寒气迎面袭到，而且分指两处大穴，当下只做不知，淡淡一笑，抱拳当胸道：“如今傅小天身在武林，而且是特来拜访，怎敢当两位灯使大礼。”话声方落，绿光一灭复明，两黑袍怪人长发飘拂，衣袂飞扬，足下几乎站立不稳。

两张丑脸更形惨白，四目寒芒伸缩，同时一声冷哼。聂小倩妙目蕴有无限狠毒，冷冷说道：“萤光皓月，螳臂撼山，忒也不知进退？傅侯宽宏大量，出手不过二三，否则尔等如今岂有命在，还不速速带路。”话声阴森、冷酷、刻毒，字字逼人。

两黑袍怪人似乎甚为畏惧，凶态一敛，惶然俯首。傅小天察言观色，胸中雪亮，既知聂小倩身分之高不下于两黑袍怪人，更知她暗恨两灯使多此一举，未能首挫敌锋，反弱了千毒门名声锐气，心中不由暗暗失笑，未予理会。

聂小倩一注两黑袍怪人，冷冷又道：“你们聋了么？”

两黑袍怪人身形微颤，望着聂小倩，怯怯说道：“门规森严，属下不敢……”

聂小倩突扬格格娇笑，口气更显得冰冷道：“难得你们还记得这个，此事自有我做主，用不着你们来多操心。”

两黑袍怪人再一次躬身，聂小倩却已转注傅小天，刹那间满脸皆春地嫣然一笑：“聂小倩有个不情之请，事关门规，不敬之处，尚望侯爷雅量宽容。”

傅小天心知必有花样，看了她一眼，道：“请只管说，傅小天当不致令姑娘为难。”

“多谢侯爷成全！”聂小倩目射冶荡，娇笑说道：“那么，恕聂小倩就直言了……”

一指山坳，接道：“由此向内去，非我千毒门的人，一律得以黑纱蒙住双眼，不过侯爷贵人，若也如此，似嫌太冒渎……”

傅小天一笑接道：“傅小天既非贵门中人，不敢妄求例外！来，来，来，请姑娘依规例行事！”双手向背后一负，静待聂小倩为他蒙住双眼。

聂小倩睹状笑得更媚，轻摇螭首，道：“聂小倩独缺天胆，倒有个权通

办法在此，侯爷英豪盖代，铁铮奇男，天下人相信得过，聂小倩自然也相信得过。黑纱应免，请侯爷自闭双目，该睁眼时，聂小倩再行奉告。”

傅小天环目深注，纵声大笑：“能得姑娘见信诚乃殊荣，姑娘，你深得奉承三昧，傅小天千金一诺，就这么办，请！”

一句话儿说得聂小倩面泛红霞，更显娇靥欲滴，转注两黑袍怪人，轻挥柔荑。

绿光飘动，两黑袍怪人已执灯前导，聂小倩傍着傅小天，莲步轻盈，袅袅而行，也是虚浮数寸，足不沾地。

而傅小天却是足踏实地，步履从容，紧闭双目，负手迈进。

他目不能视物，只有凭感觉、听觉来暗作戒备，默察路径。

片刻之后，他突觉脚下一虚，一只湿润滑腻、柔若无骨的纤纤玉手握上左臂，紧接着耳边吐气如兰，软语沁心：“侯爷小心，再向前是逐级而下。”傅小天暗暗一笑，道：“多谢姑娘，傅小天省得。”

转瞬间，石阶走完，又半盏茶工夫的一路蜿蜒曲折之后，突听聂小倩一声娇笑：“侯爷，委屈了，请睁开眼来吧！”

傅小天微微一笑，随即睁开双目，只觉眼前一亮，入目一片绿光……

第九章 反目不认枕边人

绿光弥漫下，赫然竟是一座形式奇古的宫殿。雕梁画栋，蟠龙巨柱，巍然庞大气势宏伟，一望而知绝非近代建筑，而且殿中摆设，也是古意盎然，世所罕见；只是仰首不见天光，弥漫绿光不知来自何处，置身殿中，令人感到无限阴森。

那大殿正中央，十余级石阶之上的一座巨龙盘绕的石椅上，正自端坐着一个面目英俊、身着青袍的中年人。

眉宇间一片倨傲狠毒之色，一双星目开合之间，森冷光芒如电，不住闪动，大有英雄唯我，不可一世之概。

石椅两边一分站四名雪白宫装少女，容貌绝艳，但神态木然、冰冷，加上那惨白的面色，看上去几不类活人。

傅小天看在眼里，不由皱眉暗道：气派好大，只是有点不像人世……

聂小倩眉目间媚态尽敛，袅袅行前数步，深深衿衿，娇声说道：“聂小倩有亏职守，未能完成任务特来请罪，门主慈悲。”

青袍人双目冷芒电射，一扫聂小倩，突然展颜一笑：“败在高人手下，何罪之有？此事我已尽知，洛阳城中已无须再去，你且退下。”

聂小倩入目青袍人那两道森冷目光，方自忍不住一个寒栗，闻言如逢大赦，忙地又一衿衿：“谢门主不罪之恩，但这位

青袍人冷然挥手，聂小倩懔然噤口，看了傅小天一眼，似乎万般无奈地，缓缓行向偏殿。

一直到聂小倩那无限婀娜的背影消失于偏殿月形门之后，座上青袍人方始突又冷冷开口道：“你便是傅小天？”傅小天立刻回道：“你便是千毒门主？”

青袍人双目冷芒一阵闪动：“你这岂不是多此一问。”“是么？”傅小天浓眉双扬，淡淡笑道：“傅小天深有同感。”“阁下看清楚点，此处非比朝廷。”

傅小天冷然相对道：“阁下也请弄明白，傅小天不比一般武林中人。”

“我眼中没这神力威侯四字。”

“那算不得什么，千毒门也未必在我心上。”

青袍人神色更变：“好胆识，你既为朝臣，当知晋见之礼。”傅小天淡笑道：“那当然，只是傅小天拜的是万邦之尊，倘若以彼移此，我担心阁下消受不起。”

青袍人双眉微剔，道：“你可知如今置身何处？”

傅小天道：“先朝帝王陵墓，今日狐兔窃为巢穴。”青袍人似乎甚为震怒，霍地站起，但旋即又复坐下，目注傅小天，冷笑说道：“出言轻慢，可知该当何罪？你大概还不知我千毒门的厉害。”

傅小天傲然笑道：“我只知世有国法，未闻此外尚有什么规律。至于千毒门手段，我已领教过了，令人失望得很，没有什么出色之处，与一般宵小没有两样。”

“那是你孤陋寡闻，见薄识浅，第一楼头是我无意伤人，否则任何人也不会那么便宜，而如今我只消举手之劳，你这神力威侯只怕……”

傅小天纵声大笑道：“大不了一个死字，北邙山上无闲土，阴魂正多，添我傅小天一人还不至太挤，再说傅小天戎马十余年，败敌无算，也正愁无

人能对我下手，阁下如有自信，只管请，我很想瞻仰阁下这举手之下有何威力。”

青袍人的目的似乎只在显威，这时见对方不为所慑，只得也自纵声大笑道：“久仰傅侯神威盖代，英雄虎胆，今日一见，果然不虚……”

突然站起，飞步走下石阶，伸手握向傅小天虎腕。

傅小天唯恐有诈，自然地暗凝功力，但触手却觉对方一丝劲力未使，方自面上一热，青袍人已自满脸诚恳地笑道：“为试虚实，冒犯虎威之处，侯爷海涵。”

傅小天呆了一呆，青袍人又已回身轻喝：“看座。”

傅小天一笑说道：“门主之侧，没有我傅小天的座位，我看免了。”

青袍人赧然道：“朝廷之上，重臣雁列，侯爷位排首座，何况我这小小的千毒宫？”

傅小天浓眉双扬，方待再拒。

青袍人又自无限诚恳地正色说道：“雅量应能容人，侯爷，我是甘冒轻贱，赤心高攀，侯爷乃血性中人，当不致吝于下交吧？”

傅小天英雄本色，豪迈成性，自不会拒人诚意，闻言大笑说道：“言重，谢座了。”

青袍人欣喜之情充溢眉宇，携着傅小天那蒲扇般的大手行上石阶。

推让再三，始分宾主落座，傅小天念妻心切，第一句话便自问道：“门主，拙荆可好？”

青袍人双目倏射异采，诡笑说道：“侯爷伉俪情深，好不令人钦羨，请看。”

话落，信手微挥。

他这里只微一挥手，一阵隆隆轻响，那大殿左边石壁，竟然中裂为二，缓缓向两边移开一道隙缝，宽可容两人并肩进出。

由石壁裂缝内望，但见偏殿内灯光明亮，一层蝉翼般的纱幔之后，一位白衣少妇正和衣斜倚绣榻，螭首半挽，状若不胜孤寂！但如此已足证她果然被待若上宾，可不正是自己恩爱娇妻，枕边伊人？

爱妻安然无恙，且近在目前，虽说咫尺无殊天涯，傅小天心中已放落一块大石，暗舒一口大气，难掩激动地说道：“多谢……阁下……”

言未了，青袍人信手再挥，隆隆之声又复响起，石壁又自缓缓合上，天衣无缝，不留一丝痕迹。

“虽然只是一瞥，应已足慰相思，侯爷安心吧！”青袍人意味难测地看了傅小天一眼，道：“不敢当侯爷致谢，保护夫人原是我应该的，大概侯爷尚不知夫人是我昔年旧识，也是我的表妹，更是我的未婚妻子。”

傅小天呆了一呆，道：“这倒很出乎我意料之外，梅霞从未提及。”

青袍人强颜笑道：“这是我身为表兄又是未婚夫婿的自己不争气，不能怪她，好在此世白云苍狗，这些已成过眼烟云，侯爷谅必不至介意。”

傅小天浓眉微剔，淡淡笑道：“傅小天从不计较一个人的过去，何况这有什么值得介意的？”

青袍人目射诡谲之光，凝注傅小天阴阴笑道：“有道是：宰相腹内能行舟。那是侯爷雅量，我却以为女人家应以名节为重，讲求三从四德……”

傅小天环目寒芒突射，哈哈笑道：“门主可是指她已订婚约，不该复恋夏梦卿，再嫁傅小天？”

入目傅小天环目神光，青袍人禁不住心中微惊，一时未能作答。

傅小天又是一笑，挑眉沉声：“门主适才英雄豪迈，气吞河岳，如今怎又做此忸忸女儿态？岂不闻婚姻终身大事，勉强不得！‘情’之一字，更属微妙，见才生情，择良而嫁，理所当然；不满指腹婚姻，未婚夫婿不足依靠终身，因而另有所属，情理所容；而属意之人讹传死讯，因而再嫁，有何不可？门主倘若拿傅小天当朋友看待，就请勿再轻辱傅小天爱妻。”

这一番话只听得青袍人神色刹那数变，目中异采不住闪动，傅小天话声落后许久，他才尴尬地赔笑说道：“我无此天胆，侯爷何必如此认真，此事搁下不提，敢问侯爷今日莅临之意。”

傅小天神色稍缓，看了他一眼，淡淡说道：“门主高智如山，神目似海，何用傅小天多做说明。”

青袍人不得不以笑掩窘：“绿玉佛旷世奇珍，侯爷就这么轻易决定割爱……”

傅小天淡笑接道：“紫凤钗已落入门主之手，绿玉佛又有何用？何况傅小天生性淡泊，并没有席卷武林，称霸天下的打算，留之徒然委屈宝物，不如成全门主一片苦诣，万丈雄心，传佳话于千古。”

青袍人阴鹜目光凝注，诡笑说道：“如此我深谢侯爷成全大德，不过我以为夫人落入我手，侯爷纵无成全之意，当也不至于掷赠。”

傅小天纵声大笑道：“阁下可谓知我。不错！我对这些所谓奇珍异宝，得失之心固然很淡，而对我那人间奇女，贤慧爱妻，却更不能够放弃；岂不闻重宝易得，贤妻难求？傅小天拼出性命，也在所不惜。”

青袍人狂笑连连，轩眉说道：“侯爷护妻之情，天下少见，薛梅霞得夫如此，尚复何憾？盖世英豪，绝代红粉，真是得天独厚。侯爷既有成全之心，我岂敢没有做美之意。侯爷请！我大开正门，恭送贤伉俪离此。”话落，就待站起。

傅小天突然摆手：“不忙，门主。已别多日，不急于一时，傅小天尚有几桩事儿请教。”青袍人神情微愕，道：“侯爷一言一行不脱英雄本色，令人钦佩，尚有何事烦劳下问？”

傅小天看了他一眼，淡淡说道：“小事不足挂齿。请问门主，那开封城府威远镖局失镖一事，可是贵门所为？”

青袍人毫不犹豫，淡笑点头：“不错！正如侯爷所言，小事不足挂齿。”

傅小天挑眉说道：“门主大概不会忘记，还有两条性命。”

青袍人双目凶芒一闪，笑得极是狰狞：“区区两条性命也值得杀敌无算的神力威侯重视？不敢相瞒，千毒门规，顺我者生，逆我者死；异日征骑所指，当更不止此数。”

傅小天淡笑说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门主不愧千毒之首，但我以为门主这异日二字不如改为后日来得恰当。”

青袍人神情微震，突然仰首狂笑，声如鬼哭狼嚎，刺耳已极：“侯爷此语，使我顿觉天下英雄唯侯爷与区区耳。”

傅小天看了他一眼，淡淡说道：“门主也许不逊曹孟德，傅小天却不愿自比刘豫州。威远镖局与我小有渊源，此事我已揽下，镖货暂寄门主处，后日宴罢会散，傅小天当来取回。”

青袍人森冷目光一闪，阴笑说道：“敬遵令谕，侯爷若自信拿得回去，尽管随时来拿。”

傅小天毫不在意，扬眉笑道：“拿得回去与否，此时断言尚嫌过早，好在后日转瞬即至，届时再看看吧！”缓缓站起，探怀取出绿玉佛，道：“绿玉佛在此，请门主交出拙荆！”伸手递了过去。

入目傅小天掌上那尊栩栩如生的绿玉佛像，青袍人难掩心中激动，阴鹜目光中一丝异采一闪而隐，跟着站起，摇头笑道：“不忙，待侯爷见着夫人时，再行掷下不迟。”

傅小天心知他是故示大方，且自己也并非真欲即时交他，当下淡淡一笑，点了点头。

青袍人看了他一眼，略做沉吟，蹙眉又道：“夫人自来此间，一直未出偏殿一步，不管我如何地待若上宾，仍是难消她心中敌意，我若前去相请，只恐难以取信于她，可否烦劳侯爷亲自走一趟？”

傅小天环目深注，淡淡笑道：“门主不陪我去？”

青袍人一笑说道：“小别胜新婚，其甜蜜情景，我岂敢……”

傅小天心头了然，摇头说道：“不妨，彼此均非世俗男女，何况门主与拙荆又是至亲，若论小别胜新婚，天下之大，何处不可亲热缱绻？”

青袍人竟然欣然点头，笑道：“既是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容我前面带路。”

言毕，又扬眉一笑，爽然举步，一点也不显得勉强。

虽然明知置身龙潭虎穴，傅小天却无所畏惧，豪情勃勃地大步跟上。

出得正殿，转过漫回雕廊，两人一路谈笑风生，俨然知己，哪里像是勾心斗角的生死大敌。

来至偏殿门前，青袍人倏然止步，举手轻轻敲门。

剥啄之声方起，只听哪重重锦幔之后，隐隐传出薛梅霞银铃般的声音：“谁？”

傅小天禁不住心头激动，脱口说道：“梅霞，是我来了，小天。”

此言一出，偏殿内顿时回复一片寂然，久久未闻回音。

傅小天心中不禁升起一丝疑惑，青袍人看了他一眼，突然扬声笑道：“小妹！你想必是疑为梦中，过于兴奋了吧？且请安坐，我这就陪侯爷进来。”

目注傅小天微微一笑，掀开锦幔，首先走了进去。进入殿内，只见薛梅霞身着白衣，蛾眉淡扫，美目失神，呆呆地坐在软榻之旁。

傅小天再也忍不住，疾步抢了过去，低低地叫了一声：“霞！”

这位叱咤风云，气吞河岳的盖代英豪，此时声音竟然有点发颤。

然而，薛梅霞却视若无睹，听若未闻，依然呆呆地坐在那里，连看也没有看他一眼。

傅小天大感诧异，以为自己的爱妻惊喜过度，神智受了震荡，忍不住无限怜惜地柔声叫道：“霞！是我，小天！你冷静一点……”

并伸手一掌按向薛梅霞背心，准备为她活血醒神，哪知触手竟是一片冰凉，真气未发，心中遽震，蓦地收手回顾。

青袍人仍在一侧，而且面带微笑，负手而立，状至悠闲；只是笑得十分诡谲，笑得十分得意、狰狞、狠毒、险恶……

傅小天心知有异，方待有所行动。

蓦地一缕指风袭至背后。

傅小天做梦也未料到，自己的爱妻竟会反爱为恨，助敌袭击自己；只觉后腰眼上一麻，紧接着掌中绿玉佛被人伸手夺去，眼前一黑，推金山，倒玉

柱般砰然倒在那铺地的厚厚红毡之上。

红毡上，盖代英豪傅小天昏迷不醒。

薛梅霞那欺霜赛雪的纤纤玉手中，执着绿玉佛像，依旧端坐不动，而那双失神的目光，则呆呆地凝注着昏倒在地上的傅小天身上，娇靥神色木然，一无表情，生似地上的人与她素昧平生，毫不相识一般。

此时，青袍人却面带得意的奸笑，纵步走了过来，伸手接过薛梅霞手中的绿玉佛，笑道：“小妹，你做得很好，我很满意，希望你再能为我这么做一次，那该是夏梦卿了，懂么？”薛梅霞默然不语，只是木然地微颌了一下螭首，显得那么呆滞，那么不自然。

青袍人看了看木然端坐着的薛梅霞，又看了看地上昏迷中的傅小天，突然扬起了一阵声似鬼哭狼嚎的得意狂笑。笑声中，转过身子飘然出殿而去。

□□□

转瞬间，两天过去，夜已来临。

这是八月十五，月圆之夜。

月到中秋分外明，但今夜的月色却并不如往年中秋月那般的皎洁。

群星闪烁的夜空中，滞留着几片乌云，并有蒙蒙雾意。这使那本该皎洁的月色，显得有点朦胧。

北邙山静静地沐浴在冷辉里，沉寂、阴森、恐怖。今夜迥异往昔，在那深邃、阴沉，不知深有几许的断魂谷，两面陡势天生，直若恶兽之吻的山壁上，高高地分悬着两只瓜型巨灯。

巨灯上，血红的朱字，左书“招魂”，右书“拘魄”。绿光惨淡，迎风晃动。

四周不闻一丝声息，也没有一丝的人影，静得直使人毛发悚然，不寒而栗，是那么神秘莫测、那么阴森慑人。从遥遥里许以外，便能望见那碧绿的两点灯光，恍如狰狞恶兽的灼灼双目。

时届初更，山风更疾，隐隐似鬼哭狼嚎，冤魂泣月。蓦地里，一条人影疾如飞矢，轻若淡烟地驰向断魂谷口，距谷口三丈左右倏然停身，那是一位仪态飘逸、神采飞扬、俊美挺拔的青衫书生。

他望着那两只高悬的巨灯，剑眉微挑，一声冷笑：“好大的口气，这岂是开派之礼，迎宾之道……”

话未落，突然一个冰冷阴森，细若游丝的话声，随风飘至：“千毒门候驾多时，贵客留名。”

话声荡漾飘忽，竟不知发自何处。

青衫书生剑眉微蹙，运功默察，却仍查不出那发话人的所在，心头暗震，只得冷冷扬声：“不归谷端木少华，代父出席大礼。”

阴阴冷笑，话声又起：“武林一谷，名声不凡，登上鬼籍，请。”

这话语傲慢、冷淡、狂妄，听得端木少华心中冒火，目射奇光：“千毒门原来是这么一个地方，令人失望……”

嗯嘿的冷笑，暗中人接口道：“本门做风向来如此，就是皇帝老儿驾到也无人出迎，以灯接引，已属破例，区区一谷，应已知足。”

暗中人话声方落，端木少华立即一声怒笑，声震夜空：“端木少华就毁去这两盏鬼灯，看看有没有人出来迎宾。”曲指一弹，两缕凌厉的指风分袭向高悬谷口的两盏绿灯。

他这里指风刚出，暗中人突扬冷哼，不知由何处吹来一阵阴森冷风，竟

使得他那两缕足可洞石穿金的凌厉指风，如石沉大海，消于无形。

不知是心头暗栗抑或是冷风上身，端木少华突然机伶伶地打了个寒噤，身不由主地退了一步。

一步退定，暗中人的话声又起，益显得冰冷阴森：“奉劝少谷主，千毒门不是炫露武学的地方，若是诚意前来参加本门大典，幸勿再事轻举妄动。”

端木少华纵然震慑，不归谷岂可弱名，剑眉怒剔，正待发话。

一声怪笑，百丈外人影如电，微风飒然，谷口绿光下飘然射落一个蓬头垢面、鹑衣百衲的老年化子，面貌清癯，银发猬髯，双目精光闪烁地看了端木少华一眼，道：“娃儿，何必与这些见不得人的邪魔魍魉一般见识？不要发愣了，走吧！”

端木少华入目来人，眉宇间神色一转恭谨，躬身为礼，尚未开口。

夜空里，又自飘起暗中人的吃吃阴笑：“老要饭的莫非想使惯技，乘机来打秋风不成？须知本门从来不发善心，没有剩粥残饭布施……”

老化子白眉轩动，沉声说道：“阴煌你少在老要饭的面前装神扮鬼，你那点鬼门道瞒得了别人，却瞒不过我老要饭的，老要饭的是代替苍老大前来，且睁开你那双狗眼看看你们千毒门这张报丧的玩意儿。”

破袖挥处，一片红影疾射向左方崖顶，那上书“招魂”二字的巨灯后面暗影中。

红影方没入暗影内，暗中人便阴笑扬声道：“姜是老的辣，苍老五要比那少不更事的娃儿高明多了，好，丐帮老五之末，九指追魂苍寅，已登上鬼籍，请入谷。”

这老化子正是名震武林的丐帮五老之末的九指追魂苍寅，他目注崖顶，白眉双轩道：“老要饭的行将就木，也确想将这把老骨头丢在北邙山穷谷之中，只是就凭你姓阴的七兄弟，只怕……哼，哼……”

暗中人一声阴笑，飞快接口：“如今言之过早，到时候再看吧！”

“说得是，老要饭的随时领教！”苍寅纵声大笑，绿色灯光为之一黯。回首转注端木少华：“娃儿，年轻人不宜多惹事，但也不能弱了端木长风英名，跟着老要饭的，走！”迈开大步，当先行入断魂谷。

端木少华家学渊源，由老化子与暗中人适才那几句对话中，已听出那暗中人乃是昔年凶名四播的南荒七毒中，排行第二的阴煌，心头暗暗震惊，不由自主地看了左方崖顶一眼，举步跟了进去。

老少两人身形方自消失于那深邃、阴森、神秘的断魂谷内。谷口外，人影晃动，又有几批宇内高手驰到。

那是以少林为首的诸大门派代表，以及三堡中的豫西朝天堡，鲁东天龙堡的人物。

这些人进入断魂谷不久，接着五庄、四寨，正邪双方、黑白二道，三山五岳，四海八荒的宇内群豪又陆续来了不少。不过半个更次工夫，断魂谷口已恢复空荡寂静，再不见一丝人影。

这表示被邀的人都已经到齐了。

只是单单未见那位宇内第一奇才，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的踪迹。

突然，高悬于断魂谷口两边峭壁上的两盏巨灯，一闪而灭

断魂谷内，寸草不生，一片砂石略呈葫芦状，方圆五十余丈的地面上，整整齐齐地摆着数十张圆桌，桌面上铺着一色的白布，牙箸银杯，甚是气派。

这数十张圆桌，是朝着右方山壁上一座人高的岩洞而排列，洞口紧挨地

面，深邃、阴森、黝黑、深不见底。

除了那据席而坐的天下群豪外，看不见千毒门一个接待之人。

在座群豪，每个人的神色中均难掩心头的沉重，谁都明白这百毒宴宴比鸿门，千毒门用心叵测，由断魂谷内这阴森、神秘、诡谲的气氛看来，再加上千毒门主那发柬邀宴的奇突方式，使得每个人的心头都提高了一份警惕，蒙着一层孤疑不安的阴影……

谷中虽坐满了天下群豪，但却听不到一丝声息。

偶尔一两声轻咳，听来也分外刺耳。

四下山壁上，分悬十余盏绿光惨淡的瓜型小灯，照映得十余丈方圆内毫发可见，但也使这断魂谷内越显阴森、神秘、恐怖、诡谲。

北邙鬼域已够慑人，何况这鬼域中断魂谷内高深莫测的千毒门根本之地。是以在座的尽管均是当世一流高手，人人眉宇间却都难掩忐忑不安，而且，这种不安的情绪更随时间的延续而明显。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

月影，一寸一寸地高移。

断魂谷中仍是一片死寂，也依然未见千毒门任何一人出现。

突然一声轻咳划破这如死的寂静，不知是谁沉不住气发话：“这算哪门子开派大典？什么待客之道？老朽活了这大把年纪，还从未见过今宵这等……”

接着有人怪笑接口道：“说得是，人言北邙鬼多，我却连鬼影子也未瞧见一个，别说人啦。”

一个苍老的话声冷冷说道：“那是你们少见多怪，既来之则安之，嚷个什么？”

群豪闻言，俱皆默默点头，先前发话的两个人似乎也已听出此人是谁，当下不敢多说，缄口默然。

于是，阴森、神秘的断魂谷内，又自陷入一片死寂。

但是这沉寂很快就又被打破，那是由前方那深邃黝黑的山洞中，透出的一个阴森、冰冷的话声：“要饭的化子吃遍十方，到底见识高人一等，不过我不相信你苍老五又能耐得住多久……”

坐于群豪中的九指追魂苍寅，闻言只觉老脸一热，白眉挑处，就待反唇相讥，山洞中那阴森、冰冷话声却又嘿嘿笑道：“老化子，且莫妄动肝火，小心中风，月至中天时，本门大典时刻已届，请各位贵宾稍安毋躁。”

苍寅双眉连轩，冷哼一声，却未再说什么。

就在他冷哼落后不久。

蓦地一阵阴风拂过，吹得山壁间的十余盏瓜型小灯不住晃摇，紧接着断魂谷中啾啾鬼声由远而近，恍似置身地幽冥府，直能令人心腔收缩，头皮发麻。

一声刺耳难听的高昂怪啸起处，啾啾鬼声刹那寂止，那深邃、黝黑的岩洞口外，绿光闪晃，不知何时已自鬼魅般伫立着五个人，五个不带丝毫活人气息的人。

为首的是两个长发披散、面色惨白、神情木然的黑袍怪人；各掌绿光闪烁，分书招魂、拘魄的瓜型小灯，分立左右。

立于二黑袍怪人中间的，是一个身材颀长面覆黑纱的青袍人，此人虽然面覆黑纱，难见庐山真面目，但隐隐地却透着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慑人威力。

那露在纱孔外的两只透着阴鸷狠毒的眸子，顾盼之间傲气四溢，俨然有不可一世的枭雄之概。

青袍人身后紧随着两个装束怪异，身材瘦小的老者，望之不似中原人手；鹄眼鹰鼻，肤色黝黑，目眶深陷，开合之间碧芒吞吐，一派剽悍，神色木然，绝无一丝感情，直如两具活僵尸；尤其扎眼之处，是他们四只细小的手腕之上，各戴着一只金光灿烂的环状物体，似金非金，不知为何物打造。

就这么五个人，一现身，未言未动，便立即震慑全场。

在座群豪无一不是当世一方之雄，但却没有一人看清这五个人是怎么出来的。暗道惭愧之余心头上那片阴影也随之越见浓重，既然都是当世之雄，自然不难看得出左右执灯两黑袍怪人一身功力已称一流，青袍人的功力更是高深莫测，而那两个装束怪异活僵尸般的瘦小老者，只怕功力犹在青袍人之上。

平静百年的武林中，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神秘、诡异的千毒门，而且拥有众多罕见的好手，怎不令在座群豪心情沉重，难卜祸福？

是以每个人都自心念百转，一时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蓦地狂笑震天，青袍人扬声发话，声似狼嚎：“高轩枉驾群英毕集，断魂谷寸土生辉，千毒门何幸如之？本门开派，惊动了诸位千里迢迢不远而来，我这里先致谢意。”

举手环拱，又道：“今宵为本门开派大典，面对先进，不敢铺张一切从简，只要诸位知道今后武林中有区区一个千毒门即可，请诸位莫笑简陋莫责轻慢。奉邀之意，请柬上载之颇详，我不拟再多做赘言，现在，且容我介绍本门两位护法与诸位见面，日后江湖相逢，还望诸位照顾一二……”

一指左后方老者，接道：“这位是本门左护法哈连堂。”再指右后方老者：“这位是本门右护法桑元努。”

听姓氏，果然不是中原人物，而且群豪之中，谁也没有听说过，各人刚于心底升起一丝狐疑。

青袍人神态骄狂地又阴阴笑道：“这两个名字诸位也许未曾耳闻，但如果我改称西域双残，谅必诸位就不致太过陌生了

“西域双残”四字入耳，群豪不由齐齐震动，霍然色变，黑压压的人丛中，倏地扬起数声情难自禁的惊呼。

这本难怪，西域双残生来天阉，身具异禀，不悉师承何人，一身功力却高深难测，连昔年罗刹教主公孙忌对之都畏惧三分；生性残酷毒辣，下手向无活口，且喜生啖人脑人心，称尊西域，威震中原。但中原武林仅知双残之号而不知姓名；上二十多年前，宇内三圣连袂前往诛除，竟能颉颃百招，仍为遁去，自此深匿唐努乌拉山，不敢再出，如今却不知怎地竟为这千毒门主网罗而来。由此可见，这千毒门主确有其超人之处。

也许是西域双残天生聋哑，尽管群豪神色连变，数起惊呼，双残脸上依然死寂阴沉，不现一丝喜怒，更不曾做出任何表示，那样子，望之令人心寒。

青袍人目射冷电，得意阴笑道：“本门开派大典，到此即算礼成，谨以粗肴薄酒，略表谢忱。”

说罢，倏扬轻喝：“摆宴。”

喝声方落断魂谷内啾啾鬼声又起，憧憧黑影自谷底暗影中出现，如鬼魅似幽灵，冉冉随风飘来。

明月冷辉与那惨淡绿光下，但见数十个面色森白、神情木然的黑袍怪人，

手捧巨盘穿梭来往于座席之间，个个俱是脚下虚浮离地盈寸，只看得天下群豪心神俱震，做声不得。下人的功力都已如此，其主修为当必不虚。

转瞬间盛宴摆好，那数十个黑袍怪人又自悄然隐入谷底无限阴森的暗影中，这段时间内，群雄竟然谁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每张圆桌上，成梅花状排放着五个上好精细的白磁盘，尽管上覆盘盖，但仍难免热香四溢引人垂涎，却不知内盛何等山珍海味，美肴佳馐。

青袍人与西域双残共据一席，这一席距离那岩洞口最近，执灯的两个黑袍怪人则分侍左右垂手而立。

青袍人提起银壶，斟满一杯，然后，举杯扬笑：“下人们手脚粗鲁，有恐怠慢贵宾碍眼惹厌，我已悉予摒退，只有烦劳各位自己把盏了，淡着水酒，不成敬意，请！”

主人既做此语，客人自也无话可说，于是各席自行把盏倒酒，可是酒刚出壶，群豪却不禁心神震动，相顾皱眉。

原来银杯中酒色赤红，较常酒为稠，而且腥膻扑鼻，哪里是什么美酒，分明是杯杯的鲜血。

青袍人看在眼里，剑眉一轩，倏又扬声大笑：“抱歉！我忘了奉告诸位了，此酒乃雪蟒血酿。雪蟒奇珍，举世难求，我遣人遍寻冰原，历时半载，方始捕得一条，取血酿酒饕客。诸位均是宇内高人，雪蟒血之功用，谅必无不了然，今宵百毒宴中也唯有此物无毒，诸位大可放心一尝。”话落，举杯饮尽，含笑落座。

群豪正自面面相觑，大有难色，突然一声怪笑，九指追魂

苍寅举杯站起，肃然扬声道：“主人盛情，千里取蟒，休说今宵百毒宴中唯有此物无毒，即使此物毒可穿肠，咱们也要喝个点滴不剩，否则何以对得起主人？老要饭的为表谢意，首先干了此杯。”豪迈无限地倾杯一饮而尽。

“壮哉！”另一席上，端木少华挑眉朗笑，擎杯起身，神采飞扬地目注青袍人，道：“多谢主人邀宴盛情，不归谷端木少华，愿步苍老前辈后尘，饮此一杯。”

难怪不归谷名震遐迩，端木少华不愧为少年英雄，胆勇过人，竟也将一杯腥膻扑鼻的雪蟒血酿喝了个点滴不剩。

群豪点头心折，莫不暗感惭愧，陆续起身，纷纷举杯。

除了少林罗汉堂的主持大智禅师，武当真武殿主持无非道长，垂目肃然端坐不动以外，其余群豪俱皆饮尽一杯雪蟒血酿。

九指追魂刚才那番豪情毕露的话儿，本来就是暗示天下群豪不要对“酒”生怯，示弱于人，青袍人焉有不知之理。但他生性阴沉，极具城府，却故做淡然地目注苍寅，挑眉轻笑：“多谢苍大侠维护薄面，现在就请诸位动箸，尝尝这些别出心裁的粗肴尚堪入口与否。”

盘盖后处热气蒸腾芳香逗人，然而，当群豪满怀好奇的目光投向盘中时，却更禁不住心神狂震，脸色遽变，毛发悚然，寒意倏遍全身……

原来，那做梅花般排列的五只精细白磁盘内，所盛根本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佳肴珍馐，而是几种奇毒无比，形相狰狞凶恶的毒物：清炖蜥蜴、白煮赤链蛇、红烧天蜈、凉拌金尾蝎。

最后一盘更是骇人听闻，竟是一颗口鼻宛然的美人蟒首，望之如成型婴儿头颅，直能令人毛发皆竖，心胆俱寒。

尽管那阵阵热气芳香扑鼻，引人垂涎；尽管在座的均是称雄当世的武林

豪客，但此刻每个人却都迟疑犹豫地，不敢动箸。

只因这些毒物中的任何一种，均足使人沾之无救，倒毙当场。

休说这些毒物细咀烂嚼地吞入腹中，便是多看一眼也要令人头皮发麻。

青袍人双目冷芒轻扫，将群豪骇容惊态悉收眼底，忽发得意轻笑，站了起来：“诸位何必犹豫呢？在座都是铁打金刚，铜浇罗汉般的绝世高人，高人岂惧区区几种毒物？别看它们形相凶恶内蕴奇毒，却无一不是滋味绝美，香嫩可口，而且无一不是我穷搜深山，遍寻大泽，历尽艰苦所获，我诚意以之待客，诸位又岂可拒人千里？来，来，来，请诸位大胆品尝，开怀畅饮，共谋一醉！”话毕又自坐下，与那西域双残据席大嚼，吃得津津有味。

只看得天下群豪遍体生寒倒抽冷气，面面相觑下连连变色，仍是无人敢动箸轻尝点滴。

片刻不到，青袍人与西域双残已将面前那五盘凶恶毒物，风扫残云地吃得盘底朝天点滴不剩，尤其那西域双残竟似意犹未尽，四目碧芒，不住向群豪席上扫视。

青袍人再次缓缓站起，阴鹫目光满含轻蔑，环扫一周，阴阴笑道：“如此佳肴，这般珍馐，诸位竟然下肯赏光，为之奈何……”

双目冷芒一阵闪动，话声突转阴狠：“实告诸位，盘中佳肴其毒无比，沾唇必僵，入口断肠，尚幸诸位不肯赏光，否则……”

九指追魂苍寅一声大笑，霍地站起，须发并张，目射奇光：“阁下不必相激，老要饭的今宵纵然是魂断鬼域尸横北邙，也要吃它个盘底朝天。”

伸手端起一只磁盘，就要向嘴中倒去。

青袍人冷笑不语。

群豪神情激动，暗感惭愧，千百道难以言喻的目光齐集苍寅一身。

这是九指追魂为了保全丐帮声威，半生英名，不惜拼着老命以身试毒，谁也未便阻拦。

就在苍寅手中磁盘即将沾唇的一刹那——

“阿弥陀佛！”突然一声清越佛号震撼夜空，隔席的少林罗汉堂主持大智禅师袍袖疾出，把苍寅手中磁盘卷上半天，“叭”地一声，跌碎五丈以外，热汤四溅，砂土为之尽黑。

苍寅霍然色变，瞋目挑眉喝道：“老和尚，你……”

大智禅师合十含笑道：“贫衲唐突，大丈夫能屈能伸，老檀越何独不能小忍？”

苍寅怒态依然，犹欲责问。

大智禅师神色转肃然轩眉沉声：“名利纷华到头成空，大千世界死后仅占寸土，何必与人争一时之气？老檀越若为保全英名而以身试毒，试问将天下英雄置于何地？”

金声玉震字字撼人，九指追魂怒态尽敛，深注大智禅师一眼，道：“老和尚，多谢当头棒喝！”颓然坐下。

大智禅师乃佛门得道高僧，他这番话儿不啻点明：你苍寅如为保全英名以身试毒，天下英雄不甘示弱必然群起从之，设若真的如此，断魂谷中岂不埋尽天下高手，正中青袍人狠毒用心？

群豪暗暗震动，默默地望着这位宝相庄严的佛门高僧，口虽不言而感激敬佩之情却已流露无遗。

青袍人似乎毫不在意，凝注大智禅师，微笑说道：“我适才说过，这些

毒物都是我穷搜深山，寻遍大泽，历尽艰苦得来，诚意敬告，珍物或可再求，磁盘更不足惜，只是大师袍袖一挥当席辱人，叫我这做主人的情何以堪？”

大智禅师缓缓站起，双掌合十，淡淡笑道：“贫衲岂敢，施主也未免言之太重，身在佛门，本心头一念慈悲，不忍见众生为了小不忍，而同沦浩劫，施主难道不能谅解？”

青袍人双目星采一阵闪动，扬眉笑道：“大师悲天悯人不愧为得道高僧，好不令人钦敬，那么我再请问，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大师先前因何不存先入地狱之念，而却袖手旁观静坐不动，直待苍大侠准备以身试毒时方始出手阻拦呢？”

“阿弥陀佛！”大智禅师低诵佛号合十当胸说道：“多谢施主教我，出家人不沾荤腥；一时更未能肯定施主果然用心叵测地以毒饕客，岂敢预先无端出手，贸然阻拦。”

大智禅师词锋甚利，所言也句是理，青袍人无从反驳，只好哑口不言。

就在这时，人丛中一个白发皤皤精神矍铄手持龙头拐的锦袍老者大笑站起，长髯飘拂，目射冷电，凝注青袍人，洪声道：“老朽有桩事儿要向门主请教，河北飞云堡堡主千面神君皇甫嵩，与座下百十高手，悉数丧生无影之毒之下，阁下门称千毒，想必知道此事是何人所为吧？”

此言一出，群豪立即屏息凝神，目注青袍人，静待答覆。

“阁下怎样称呼？”

“老朽鲁东天龙堡齐振天。”

青袍人目射异采，双眉连轩，淡笑点头道：“原来是皓首神龙。不错！我知道！此事正是区区在下所为，有何指教？”

群豪一阵骚动，皓首神龙齐振天霍然色变，白眉倒剔地沉声说道：“老朽愿详闻阁下与飞云堡何仇何怨？”

“何必曰仇怨？”青袍人一声轻笑，淡淡说道：“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乃是本门铁律。”

齐振天那微显佝偻身形，一阵剧颤，双目冷电暴射，冷冷说道：“很好！三堡情同手足谊似海深，老朽就趁此月明之夜，当着天下群豪向阁下讨取一点公道。”

青袍人闭口不言，阴鸷双目凝注齐振天片刻，突然仰首夜空，纵声狂笑，声似鬼哭狼嚎，刺耳已极：“有道是：舍命全交，义不能存。既然齐堡主有此心意，区区焉能不欣然从命？只是盛宴未终，区区忝为主人，未敢失礼，容待赛宝大会后，如何？”

皓首神龙齐振天自是不便过分勉强，略做沉吟，也就默然坐下。

青袍人挑眉傲笑，正待另有所说。

“无量寿佛！”武当无非道长突也站起身来，微微稽首，肃然说道：“施主创业未成之前，先灭飞云堡，开派大典之时，又复以毒饕客，贫道愚昧，敢问施主用心何在？”

话声虽极平和，敌意却甚明显，青袍人竟未将这武当大派的代表放在眼内，不加思索，淡淡笑道：“道长若责覆灭飞云堡之事，我适才已有说明，不拟再行重复。至于我何以邀宴天下群雄，以毒宴客；请柬上也写得很详尽，道长若是健忘，不妨取出请柬再看一遍。”

语气傲慢，令人难以忍受，何况武当名门大派？但是，无非道长究竟修为不凡，涵养超人，不但神色丝毫不变，反而又微笑稽首：“诚是贫道愚昧，

施主恕宥，不过……贫道斗胆，却以为施主用意并不如请柬上所写的那般单纯。”

语惊四座，群雄震动，青袍人目射异采，霍然大笑：“道长法眼独具，区区难以遁形。事实确如道长所言，只是……也请容待赛宝大会结束，再行奉告，如何？”

无非道长淡笑点头，稽首坐下。

群雄此时虽然已被无非道长的话儿引起重重狐疑，但也只有暂时忍住。

如此一来，每个人的心情都越形沉重了。

青袍人纵目四顾，扬声笑道：“百毒宴上菜五道，诸位竟皆兴趣索然，毫无胃口，其余诸肴我也不必再送上来了。而经过几次意外纷扰，各位似乎更显郁闷，且待我献上一个轻松新鲜的节目，俾助酒兴，并聊博诸位一笑……”

他双目中飞快地闪过一丝令人难测的狠毒色采，回顾那深邃、阴森、黝黑的洞口内，沉声轻喝：“抬上来。”

洞内应声走出五个黑袍怪人，这五个黑袍怪人，由四个合力抬着一具十字状的木架，十字状的木架之上，成十字形捆绑着一个以白绸覆盖着的物体，这物体由形相上看来，分明是个双手双足被捆绑，身材魁伟高大的人。

跟在最后的一个，双手捧着一只覆以红绸的漆盘，直趋青袍人身侧。

群豪看在眼里，正自面面相觑暗感诧异；四个黑袍怪人已自在洞口附近竖起了那具木架，分退两旁垂手肃立。

青袍人目中狠毒的光芒闪烁地微瞥架上人，狞笑连连地扬声说道：“诸位，为免误会指责，我就先行略做说明。此人系满族显要，威名赫赫，权重当朝；其妻汉人，嫁后悔恨，乃托区区代为将此人擒来此间，准备藉本门开派大典时机，当着天下群豪，大义诛除，以雪公仇私恨，在座均为先朝遗民，谅必都愿共襄此举，同声称快……”

公仇私恨，谁不切齿？群豪虽然心中颇感怀疑，却无一人出声发问，最后，还是九指追魂苍寅朗声说道：“老要饭的想知道此人是谁，阁下可否……”

话犹未尽，青袍人已自阴笑点头：“自无不可，此人便是神力威侯傅小天。”

苍寅心神一震，旋即纵声大笑：“傅威侯当代奇男，盖世英豪，马上马下万人难敌，老要饭的不相信凭你千毒门能奈何得了他。”

“信不信全凭阁下，莫忘了无影之毒所向披靡！”青袍人冷冷回答。

苍寅成名多年，胸罗极博，见多识广，自然深知百年前毒魔西门豹仗恃无影之毒，睥睨武林，纵横天下，人人闻风丧胆，谈毒色变的事，闻言心中又是一震，哑口无言。

傅小天虽然出身满族，任职当朝，但他英豪盖世，铁铮血汉，为人更是侠骨柔肠，剑胆琴心，深得天下武林敬佩。有道是：“英雄惜英雄”。群豪岂能坐视这般一位人物身陷危难，命悬顷刻，任人宰割而不顾？

无奈青袍人先声夺人，谁敢落个因私忘公的罪名？

群豪正自强忍满腔的恼恨，垂首扼腕，少林大智禅师耳边突然传来一个轻若蚊蚋般的话声：“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烦劳大师促请众英雄稍安毋躁，旁观静待。”

大智禅师心神震动，忙自默运禅功，传音相问：“檀越那位高人？”

耳边一声轻笑，那传音之人道：“大师不必多问，且思昔年峨嵋金顶事，

当知我是何人。”

大智禅师心神再次震动，肃然合十传音：“贫衲明白了，敬遵令谕，并多谢指点盛情。”

传音人又是一声轻笑，随即寂然。

大智禅师不敢怠慢，默运佛门狮子吼，陡然扬声：“诸位但请稍安毋躁，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我等暂且静观变化。”

声震夜空，字字撼人，群豪只觉心神一震，立即肃然静坐。

青袍人双目星采连闪，狂笑说道：“佛门高僧，究竟修为超人一等。”

转注二灯使，沉声又道：“请傅夫人。”

二黑袍怪人神情木然，飘身入洞。

片刻之后，那深邃、阴森、黝黑的岩洞中，佩环轻响，两黑袍怪人领着一个玉骨冰肌、风华绝代的白衣少妇缓缓行了出来。

那白衣少妇云髻高簇雅丽若仙，只是本该轻盈的步履略显迟钝，原应流波的美目呆滞失神，娇靥上神色，更是木然死板，不带丝毫生气，望人直如木雕美人，正是那诰命一品的傅侯夫人，薛梅霞。

两黑袍怪人领着她直趋席前，然后又自分侍左右。

白衣少妇薛梅霞对那坐满四座的天下群豪视若无睹，双袖低垂，呆呆而立。青袍人目中异采闪动，看了薛梅霞一眼，转向群豪扬声说道：“这位便是一品命妇，傅小天的妻子，如今，且看她当着诸位，大义灭亲。”

话锋微顿，伸手掀开身侧黑袍怪人双手捧定的漆盘上的红绸。

红绸起处，一片森寒光芒自盘中暴射而出，盘中赫然平放着十柄其薄如纸，蓝芒晃颤，长短只有数寸的柳叶飞刀。

在座无一不是明眼人，自然看得出这十柄小巧玲珑的柳叶飞刀，柄柄淬有剧毒，而且刀锋之犀利足可斩金截铁，吹毛立断，见血封喉，中人无救，方自禁不住神色大变暗暗惊震。

青袍人已自目射狠毒，扬声狞笑地指着盘中飞刀，道：“我为这十柄刀儿取了个不太雅的名字，叫做修罗刀，是我穷天下剧毒，淬练几年始成的唯一暗器，共是十八柄，我只命人取出十柄备用；其实，只消一柄已足使这架上人断魂落魄，尸骨尽蚀，毛发不存。正因它们过于歹毒霸道，故我从未轻用，今天用这架上人的鲜血祭刀，时值本门开派，意义也颇重大；天色不早，不敢多耽误诸位宝贵时光，这就请诸位欣赏傅夫人飞刀索命，报仇雪恨。”

此人委实冷酷狠毒得少见，这番令人心神震颤，寒意倏生，毛发悚然的话儿，他说来竟然轻松从容已极。

他说完话，随即转向呆呆愣立的薛梅霞微微躬身，挥手轻笑：“傅夫人，请！”负手退立一旁。

薛梅霞娇靥上毫无表情，接过黑衣怪人手中漆盘，缓缓行出五丈然后转身，遥遥面对架上人，毫不犹豫，伸出柔荑拈起了一柄森寒四射的修罗刀。

断魂谷中，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一抹乌云遮住了月色，阴风更疾，冥冥中似乎也知道一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即将发生。

群豪虽然悲愤填膺，为之发指，但碍于大智禅师早做棒喝，只有强忍满腔激动地缓缓垂下头去。

九指追魂苍寅却再难忍耐，双眉剔处，就待跃起。

蓦地一声佛号传来，耳边响起大智禅师平静的话声：“苍老檀越不可妄动，贫衲已得高人指示，事情透着奇异，尚请老檀越再忍。”

苍寅大讶，飞快地向隔席投过一瞥，入目的是大智禅师湛湛目光、庄严宝相，无奈之下，也只得强自捺下胸中怒火静坐观变。

就在这转瞬间，薛梅霞已自玉手轻扬，一道寒光疾射架上之人。

记得傅小天离开汴梁时曾经说过，他贵为王侯，当朝重臣，未必不会有百灵暗中护佑。如真的有百灵护佑，此时便应该奇迹顿生，使这犀利的修罗刀射向偏斜。

谁知不但百灵失佑，奇迹未生，刀尖未斜，而且惨剧立即铸成，修罗刀笔直地笃然一声，正中他咽喉部位，锋刃透穿而入，仅留刀柄在外。

一片鲜血红透胸前白绸，他却是连哼也未哼出一声，想是被人预先点了穴道，或是被以毒物迷失了神智。

修罗刀既称见血封喉中人无救，如今血洒满襟，他自是已经魂归幽冥，含恨而殁了。

群豪相顾黯然，而傅小天那同床共枕的结发娇妻薛梅霞，却竟仍然毫无任何表情地又拈起了第二把修罗刀。第二刀，刺的是傅小天心窝部位，分毫不差。

群豪中突然有人轻叹说道：“天下最毒妇人心，这话一点不错。”

青袍人目射狠毒之光，凝注那发话之人，阴险笑道：“是么？事关公仇私恨，她忍辱多年，你能怪她么？”“既是如此，何必当初？”那人抗声相辩。

“当初又如何？”青袍人大笑说道：“羊遇猛虎，阁下又焉知她当初出于情愿？”

他这话根本是强词夺理，但不知内情的人却无从反驳，发话那人立时哑口默然。

就在这两句话工夫中，寒光连闪，盘中修罗刀已尽，十柄歹毒霸道的淬毒利刃，悉皆深深地钉在白绸覆裹着的架上人身上，除适才咽喉、心窝各中一刀外，双腕、双目、双乳、小腹等部位也自各中了一刀，十柄修罗刀俱是深陷肉中，仅露出刀柄。

薛梅霞就像丝毫不知自己一手造成了惨剧似的，目光呆滞，手捧漆盘，神色死板木然地缓缓行至青袍人身侧。

青袍人接过漆盘，双目异采闪动，深注薛梅霞一眼，然后，回顾垂手肃立的四个黑袍怪人：“血液未凝，尸体未僵，还可派点用场，丢入兽牢。”

四黑袍怪人身形微躬，就待动手。

蓦地里，九指追魂苍寅须发俱张，目射冷电，扬声大呼：“好个残忍毒辣的东西，人死百了，尸身何辜？老和尚，老要饭的忍不住了！”飞跃而起，疾若鹰隼，闪电般扑向青袍人。

群豪睹状群情骚动，大智禅师脸色剧变，袍袖疾挥蹶后飞掠而出。

大智禅师应变不谓不快，无奈仍是晚了一步。九指追魂位列丐帮五老之一，一身修为岂同凡响。就在这转瞬工夫，他已扑近青袍人，九指箕张，疾点青袍人胸前五处大穴。

按说苍寅号称九指追魂，指上功夫自有超人造诣，青袍人纵然不飘身闪避，也必出手反击。

岂料大谬不然，他既未飘身躲闪也未出手反击，竟然背负双手，视若无睹地傲然而立，听凭苍寅那足可粉金碎石的九指点到。

刹那间，苍寅指尖点实奇事顿生，青袍人安然无伤，更且扬声狂笑；九

指追魂却如遭电殛，厉喝一声，如飞暴退，双臂低垂，目眦欲裂，身形轻颤摇摇欲坠。

群豪大惊失色齐齐站了起来，只是谁也未看清他是怎样受伤的。大智禅师如飞掠至，伸手就待扶持。

青袍人突然冷然说道：“大师不可妄动，他身中剧毒，沾之无救。”

大智禅师心头一震连忙缩手，长眉双轩勃然大怒说道：“施主身为一门之主，出手因何如此狠毒？”显然哪“身中剧毒，沾之无救”八个字，已使这位佛门得道高僧也动了无名嗔念。

青袍人大笑说道：“大师可曾见到我出过手么？连少林高僧都这般黑白不分，是非不明，好不令我遗憾。”

这话不错，别说大智禅师没有见他出过手，就是满座群豪也没有一人见他出过手，而事实上，他确实没有出手，大智禅师只觉脸上一热，默然无语。

青袍人阴阴一笑，话声突转冰冷：“我身为千毒门主全身皆蕴奇毒乃属当然，苍寅自恃功力自找苦吃罪有应得，我一念不忍，仅只略施薄惩；否则，且不论二护法卫主出手，便是我毒加三分，他也早已魂断北邙陈尸当地。今日本门开派，我不愿冒犯嘉宾留人话柄，姑念他成名不易，年老昏聩，解药在此，服之三刻可愈，烦劳大师了！”袍袖微展，月色下，一点白光脱袖疾射而出。

大智禅师唯恐有诈，暗运禅功，伸手攫向来物，白光敛处，入握竟是一只寸许高的雪白玉瓶，事关生死非同小可，在此情形下，似乎已不能因保全九指追魂声名颜面而置其痛苦，甚或性命于不顾。

大智禅师脑中百转，暗诵佛号：阿弥陀佛！事非得已，老檀越恕我！遥空一指，点了苍寅穴道。

苍寅应指而倒，大智禅师不再怠慢，将昏迷中的苍寅平置于地，伸出两指捏开他的牙关，把解药悉数倒入他的口中，然后将之抄起，飘身掠回。

经此一来，青袍人威势立刻更形震慑全场，群豪心情也越加沉重，那原本为紫凤钗勾起的雄心，顿时灰死冰消，无影无踪，甚至连那参观赛宝大会的兴致也云消雾散，化为乌有。

无他，只因为目睹千毒门手段毒辣，神秘诡谲，高深莫测。西域双残无人能敌，较宝夺魁已经渺茫，独获武林至宝的念头，更不啻痴人说梦，既然如此不如知机早退。

天龙堡主皓首神龙齐振天，首先一顺龙头拐缓缓站起，举手微拱，道：“月影西移，天时不早，老朽另有要事，不拟留观赛宝大会了，容先告退。”

显然，他连那为飞云堡复仇雪恨之事，也暂时放弃不顾了，拄着龙头拐径自向谷口行去。

天龙堡威震武林，齐振天尚且甘愿自损声名地抽身退走，别人还有什么犹豫顾虑的？

因此齐振天一走，群豪立即纷纷推座站起，道声告辞跟着离去。

第十章 原是昔年一故人

转瞬之间四座俱空，除了少林大智禅师怀抱昏迷的九指追魂苍寅端坐不动，武当无非道长、不归谷端木少华仍然在座以外，天下群豪俱已退席离座，成长龙向断魂谷口走去。

自天龙堡主齐振天首先言去离座起，至席间只剩大智禅师等四人为止，青袍人一直是阴鹜目光连闪地默然不语，视若无睹地任凭群豪告辞退席，行向断魂谷口。

但，就在那为首的天龙堡主齐振天行至距离断魂谷口尚有二十余丈距离之际，怪事忽又发生。

那长龙般的行列中倏起数声闷哼，竟无缘无故地砰然连倒下三四人。

而且个个如同酣睡，昏迷不醒。

群豪一阵哗然，齐齐住足。

也就在这当儿，青袍人突然仰首夜空，纵声狂笑，笑声刺耳难听，久久不绝。

大智禅师、无非道长恍若未闻闭目端坐不动，那端木少华却听得剑眉双挑，霍然站起身，冷冷问道：“阁下笑个怎地？”

青袍人笑声倏敛，双目寒芒闪射，深注端木少华一眼，阴阴说道：“自然不会无因，我笑他们不如三位知机识趣，在我面前岂是这般容易地要走就走的？”

端木少华神情微震，道：“阁下此言……”

“很简单！”青袍人道：“我不点头，今宵谁也别想走出断魂谷去。”

端木少华情知对方不是故做惊人之语，但仍不肯相信，他不相信千毒门能在这多当世武林高手面前，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了什么手脚，双眉连轩，冷冷说道：“阁下不觉得这话说得太狂太满了么？”

青袍人淡淡笑道：“信不信全凭阁下，阁下不信何妨一旁拭目静观！”

说话间闷哼频传，砰然连震，群豪中又自无端倒下三四个，一般地恍如酣睡，昏迷不醒。

青袍人状颇得意地凝注端木少华，轻笑不语。

事实如此，焉能不信高明？端木少华心神狂震悲愤填膺。他目射奇光剑眉倒剔方待发话。

大智禅师突然睁目说道：“毒称无影，今宵入谷之人无一得能幸免，少谷主不必多说了。”

看来这位佛门高僧是早有所觉了，他这话儿不啻说明，连他与武当无非道长也已身中无影之毒了。

端木少华极具颖悟，焉能听不出大智禅师话中之意。运气默察，大吃一惊闭口不言，连忙飘身退回座上，运功抗拒，将体内毒性逼聚一处，暂时不使发做。

就这转瞬工夫，哪四个黑袍怪人已抬起木架上人的尸体，随同薛梅霞进入岩洞之中。

青袍人阴鹜目光闪动，轮扫大智禅师三人，充满得意狰狞之色，不时嘿嘿冷笑。

蓦地人影闪动，怒叱四起，天龙堡主皓首神龙齐振天领着群豪，如潮水般涌了回来。

距离哪青袍人三丈相继驻足，天龙堡主齐振天须发狂拂，白眉怒轩，目射奇光，一顿龙头拐，沉声说道：“阁下束邀我等观礼饮宴，却暗中使此卑鄙伎俩，不知是何居心？”

青袍人双眉微挑，阴阴笑道：“何谓卑鄙？兵家致胜，向来不择手段。阁下问我居心，赛宝大会反正已然取消，不妨奉告，听着！”

话声微顿，阴鹜目光一阵回扫，突然一笑，又道：“其实说来也很简单，只有一点。此番我满怀雄心出而逐鹿武林，拟与诸位互较一日之短长，谁知道今日一会，却使我心意改变了。齐振天举手连摆，目注青袍人，冷冷说道：“听阁下之言，敢是想以毒威迫我等点头？”

“阁下言重！”青袍人淡淡笑道：“目的未达，事出无奈，别无良策。”

齐振天冷冷说道：“服人首须服心，驭众更须示德。妄使卑劣的手法，凭仗区区毒物，只怕难使天下英雄俯首听命。”

青袍人双肩微耸，负手笑道：“那悉听诸位尊便，只可惜诸位除此而外难以活着走出这断魂谷半步，蝼蚁尚且贪生，难道诸位都愿意与性命做对？”

一声怒叱起处，有人厉声说道：“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你若想凭这种卑劣手法，区区毒物迫使天下英雄束手归服俯首听命，简直是痴人说梦。”

青袍人双目冷芒电射发言；人，冷然说道：“阁下豪气令人佩服，那么请，我很想看看你这位不怕死的英雄硬汉，是怎么地走出这断魂谷去。”

话声方落，蓦闻大笑震天，月色下，人丛中，一条矫健的人影冲霄拔起，如飞般向断魂谷口掠去。

青袍人双目异采闪烁，袖手不言不动。

但那条人影还没掠出十丈，突然一声惨嗥，如飞星陨石砰然坠地，七孔流血，面呈紫黑，身形一阵抽搐，旋即寂然不动。

青袍人阴阴一笑：“并非我故做惊人之语，真气妄动不得，哪位若有兴，不妨也试试。”

群豪目睹惨状，耳闻是言，心神俱颤目眦欲裂，但尽管悲愤填膺却是发做不得。

大智禅师等三人却仍闭目静坐，对眼前的事恍若未闻未见。

齐振天突然冷冷说道：“阁下休要得意，老朽离堡时会做交代，若是我逾时不归，自会有人代发武林帖，遍邀天下，同来声讨，届时高手云集，强敌压境，阁下若与整个武林为敌，老朽很担心千毒门尚能保全。”

这番话委实极具威力，却是未能稍动这阴狠狡诈的青袍人分毫，他目注齐振天，淡淡笑道：“是么？我很高兴，也很惋惜，高兴的是他们也将步诸位后尘，和诸位一般地受制于我，增添我不少实力。惋惜的是武林一统，天下唯我独尊，再无抗争的对手，那样未免有点孤独寂寞，寡然无味。”

一番话，只听得群豪毛发悚然，寒意倏遍全身，为之默然。

皓月冷辉下，是一片无限悲愤的静……

百十位叱咤风云，纵横武林的英雄豪杰，竟个个面色惨淡，垂首不言，有如任人宰剥的羔羊一般。

青袍人那覆面黑纱后唇角方自浮起一丝冷酷残忍的笑意……

蓦地一声悲啸划破死寂，一名嘴角渗血、双目尽赤的黑衣大汉飞身掠出，双掌挥舞状如疯狂，疾如闪电地向青袍人扑去。

群豪震动，齐振天大吃一惊，尚未来得及出声喝阻，那一直僵尸般端坐

不动的西域双残中的哈连堂，突然一声阴森冷笑，鬼爪般右掌疾探微抬：“冒犯门主，罪该凌迟。”

迟字落口，犹隔丈余，黑衣大汉却一声凄厉惨呼，血雨激溅身形飞退，“叭”地坠落地面。

四肢横伸破腹开膛，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那哈连堂却将一个血淋淋之物，举手纳入口中，一阵大嚼，喀喀有声。

只看得群豪心胆欲裂，一阵黯然缓缓垂下了头。而这时大智禅师、无非道长与端木少华三人，却恍如置身另一个世界里，依然闭目打坐，动也不动。

月色下，断魂谷中又竟归于一片如死沉寂……

没有多久，连声砰然，功力稍浅的人又自倒下不少。突然，青袍人冷酷阴恻的声音又起：“天时不早，我等待着诸位的答覆……”

皓首神龙齐振天倏发悲怆长笑道：“不必再等了，我等心意早决，百岁英名才半纪，数十年心血付东流，令人好恨啊！诸位，老朽先行一步了。”抡起龙头拐反手就向自己天灵砸下。

此老不愧刚烈，可敬可佩。

群豪睹状色变，无奈已阻拦不及不忍正视，齐齐闭上双目。

饶是青袍人残忍毒辣，也自看得心头猛震悚然动容，他岂能容人在他面前自绝。双目异采电闪，就要出手。

也许是苍天有眼，冥冥中尚存公道，或者是齐振天命不该绝。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刹那间。

蓦地一声轰然大响，地动山摇星月无光，碎石激扬漫天狂舞，群豪对面那坚逾钢铁的石壁数十丈高处，突然迸裂洞开。

紧接着大笑震耳，月光下，一条高大的人影挟着一宗白色物体飞掠而出冲天拔起，然后回空倒泻，有似天神下降，疾扑地上青袍人。

神功骇世声威慑人，青袍人几乎为之破胆，哪敢硬接。但此人身法敏捷，刹那间已至头顶，劲气排空罡风窒人，却又不容他不出手相抗。暗咬钢牙，倏扬厉喝，双袖闪电一挥，迎袭下搏之人。

砰然一声大震，人影疾射，青袍人倒飘两丈，身形一阵摇晃，发丝披散，右手抚胸，双目凶芒暴射，状如厉鬼，狰狞已极。

高大人影掠出一丈，环目凝光，浓眉双剔，威态慑人；赫然竟是那盖世英豪、当朝重臣的神力威侯傅小天，肋中挟着的则是适才当众表演飞刀索命，大义诛夫的薛梅霞。

群豪如梦初醒，惊魂方定，吁出一口大气。

青袍人看清楚来人，简直不信自己的眼睛，身形猛震，退后一步，难掩心中惊骇地指着傅小天颤声急呼道：“怎么会是……你……？”

傅小天冷然点头：“不错！是我。傅小天福厚命大，凭你还奈何不了我。”

青袍人心神震颤，道：“那那架上之人呢？”

傅小天挑眉说道：“贵属替死，傅小天心中至为不安。”

安字未落，西域双残同发厉笑，双双离座飞射，四只鬼爪疾挥，劲气倒海，罡风排山，凌厉绝伦，疾扑而来。

傅小天身怀绝艺，高深莫测，西域双残纵然是功力绝顶威震域外，但他并不放在眼里，不过他抱着昏迷中的爱妻却也多了一层顾虑，是以双残掌力未至，他已闪电飞身避开一丈。

西域双残掌下向不二发，从没有人能够躲过，更何况今宵双残破例联手，

可是傅小天却偏偏就这么轻描淡写地一闪，便避了开去。

一招落空，双残羞怒交集凶性更加大发，四目碧芒暴射厉笑连连，如影附形地追袭而至。

傅小天见状环目喷火，浓眉挑煞，决心放手一搏，再不躲闪，容得双残身形扑近，右掌电出，五指直立，微划半弧，一挥即收。

他这般信手微挥，看来轻松从容已极。

西域双残两个闪电扑来，鬼魅般身形，却恍若骤遭千钧重击，同声厉啸连翻暴退直退出两丈以外方始站定。

对西域双残来说，刚自一招即行铍羽后退，实是平生仅遇，绝无仅有，而若按双残凶残暴戾的生性，受挫之后，应该是暴跳如雷地狂扑再上，不把对手生啖活剥绝不甘休。

岂料不然，一向睥睨域外，威慑中原的西域双残，此刻竟似有绝大顾忌一般，丑脸上神色阴暗不定，双目中碧芒闪烁地凝注傅小天，久久不言不动。

片刻之后，哈连堂方始突然打破寂静，阴阴说道：“须弥神功，普天之下仅一人会得，阁下莫非是新疆……”

傅小天倏地一笑接道：“坐井观天，以管窥豹，须弥神功何止一人精擅？你不要自做聪明地妄自猜度了。”

哈连堂一时默然，但旋即，他陡发厉喝，身形电射，五指如钩，疾递而出：“你再接老夫这招拘魂爪试试。”

傅小天微笑不语，突出一指遥遥点向哈连堂掌心。

哈连堂神色剧变，如遭蛇啮，飞身掠向谷口，半空中扬声大呼：“震天指是真不假，此人乃海老人门下，老二还犹豫怎地？”

桑元努身形一颤，扬起一声厉啸，紧蹊哈连堂身后飞射而去。

依为靠山，不可一世的西域双残就这般抱头飞遁。青袍人入耳海老人三字，面纱后神情剧震，连左右灯使也顾不得招呼便悄无声息地，身形猛然向山壁岩洞内疾射，他立身之处距离洞口不过丈余，眼看着他就要逃入洞内。

傅小天拦阻不及，方自顿足。

夜空中突来一声轻笑：“阁下还想走么？”

一条白影起自崖顶，疾若闪电，恍似长虹飞泻而下，正好拦住洞口。

未见白影有任何动做，却听青袍人一声闷哼，抚胸飞退，寸步不差地落回原来立身之处。

白影敛处，只见一个背插玉箫、俊美绝伦的白衣书生，剑眉挑煞，凤目含威地卓然站立在石洞之前。

正是那宇内第一奇才：玉箫闪电手夏梦卿。

入目来人，傅小天微吁一口大气，眉宇间洋溢出一片难言惊喜。

而青袍人看清来人时却是身形一震，目中凶芒暴射地突然扬起一阵声如鬼哭狼嚎，满含悲愤的长笑，道：“我道是谁身怀如此绝世功力，能一掌将我震退负伤，原来竟是阁下这位昔年故人，我半年来绞尽脑汁，煞费苦心的一番布置，为的就是你，也正愁你不敢上钩，却不料你自动送上门来，这是再好不过了，来！来！来！你我放手一搏，分个死活，了却昔年旧债！”口中这么说，脚下却未动寸步。

夏梦卿呆了一呆，颇为诧异地道：“阁下这话何指，谁是你昔年故人？又是什么昔年旧债？”

青袍人抬手扯下覆面黑纱，双目仇火欲喷，一言不发。

入目青袍人容貌，夏梦卿神情微变，“哦”了一声，道：“原来是你……”

“不错！站在你面前的正是昔年遭你横刀夺爱，连番羞辱的薛家表亲雷惊龙。”青袍人咬牙切齿狠声说道：“只是今日的雷惊龙，已非昔日可比，他历尽艰苦，卷土重来，正是要找你夏梦卿一雪羞辱之耻，夺妻之恨。”

刹那间，夏梦卿恢复了他那超人的平静、冷然点头，沉声答话：“不错！我很感意外，我未料到凶残毒辣的千毒门主竟会是你。其实，你先掳薛梅霞，复夺紫凤钗，我早该有所会悟了；只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雷惊龙竟还有脸卷土复出，一意找我，你还有脸提起昔年往事？扪心自问，你对得起谁？我承认是夺爱，但那谈不到横刀，因为虽然指腹订婚，薛梅霞对你却毫无情感可言，她根本不同意，你不要以己度人，血口乱喷。”夏梦卿双眉陡挑，但旋即又极为平静地冷冷说道：“即使我根本不曾做客薛家，也根本无缘认识梅霞，梅霞也是会矢志不嫁，独守终生。”

“你胡说！你怎知小妹的心意？”青袍人怒声叱问。

夏梦卿忍了忍，才冷然说道：“梅霞曾私下亲口对我这样说过，我曾劝过她；只是她心坚铁石，宁死不屈，反责我对你缺乏了解。梅霞现在就在这里，你可以问问她……”

青袍人想必也知此事属实，瞪目挑眉，闭口不言。

“你身为薛家表亲，又是梅霞未婚夫婿，亲上你竟泯昧天良，处心积虑欲图窃取佛钗二宝，最后更不择手段，酒中下毒。若非我及时发觉，二宝固沦魔劫，薛门一家五口亦将尽死你手。也是我为了梅霞，一念不忍，略施薄惩后即任你逃去；设若当时我将你擒交梅霞，你如今焉有命在？我那样做并非施恩也不望报，不意你却认为这是羞辱，我真不知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青袍人凶态渐敛，面上骤起轻微抽搐，默然不语，缓缓垂下了头。

夏梦卿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神色中突然浮现一片黯然，接道：“梅霞家破人亡，父母兄长悉遭毒手，我无意责你，因为我难辞其咎，也该负一部份责任。如今唯一使我深感安慰的，是她有了归宿，得夫人中英杰，盖世奇男傅威侯，生活幸福而且美满；心爱之人得能如此，我以为你我都不应该再去打扰她，应该让她安安静静地，以幸福余年弥补过去的创伤。如果你承认还爱她，那么你就不应该使她再受到任何的折磨……她……她过去实在够可怜的了……”

英雄有泪不轻弹，但是这位宇内第一奇才：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随着话儿，却无声地落下了多情的热泪……

月光下，那冠玉般的俊面上，看上去是晶莹的两行。

青袍人，头垂得更低，敢情他心中也有着什么感触。

傅小天怀抱爱妻立身丈外，那虬髯满布的黑脸上，神色是一片肃穆，凝注在夏梦卿俊脸上的目光中，包含了太多复杂的东西，令人难懂。但其中有一种却是毫无疑问可以确定的，那是无限的敬佩，无限的感动。

天下至情本来感人，连那些豪气万丈，满腔铁血的武林群豪也都为之凄然垂首，鸦雀无声。

默然片刻，夏梦卿望了望地上那黑衣大汉的尸身，突然一声轻叹，又道：“我因另有他事，离开不过片刻，断魂谷中你竟又铸惨剧，虽说此人生平恶迹颇多，却尚不足惨死，你的手段较诸昔年更有过之了，若依我性情为人，应该不再容你，但看在彼此究属旧识分上，姑且再放过一次。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宇内甚多卫道之士，如果你仍然不知洗面革心，就是我夏梦卿袖手

不管，别人也容你不得，人不可无大志，争雄闯万，无可厚非，若想席卷天下，那就未免野心太大，古往今来以暴力创业者有几人能够如愿？前车之鉴，劝你三思。我不再多说了，相信你已体会了我的意思。最后的要求，一月之内将梅霞送往京城，把众英雄所中之毒的解药及佛钗二宝留下，你走吧！”

一番话，仁尽义至，大忍大恕，只听得青袍人一个身子倏起颤抖，仍然垂首不语。

但怀抱昏迷的爱妻的傅小天，入耳夏梦卿那句“一月内将梅霞送往京城”之语，却不禁呆了一呆，满腹诧异地看了夏梦卿一眼，正待开口说话。

蓦地，青袍人猛然抬起头来，双目赤红，剑眉倒剔，厉声大喝道：“不行！我历尽艰辛，备受万苦，数年埋首深山，此次卷土重来，为得就是找你夏梦卿报仇雪恨，一决雌雄。今宵相逢，若是就如此这般毫无所获地一走了之，实在难以甘心。”

群豪变色，傅小天陡扬双眉，但夏梦卿却似已预知，毫不在意地淡淡说道：“依你之见？”

青袍人目中赤芒连闪，咬牙切齿狠声说道：“头顶皓月，面对群豪，藉这断魂谷丈圆之地，我要与你放手一搏，若是我雷惊龙仍然功逊一筹，技难匹敌，一切皆了，死也瞑目，你的话儿我也完全做到。”

夏梦卿眉锋一挑，目射神光，微微点头：“也好，为了使你死心，我只有接受。我也正想看看数年不见，你从西门豹所遗那本毒经之上，究竟学到了些什么；我接你三掌，你既视我为深仇死敌，那么只管全力施为，不要留情。”

话落，威震宇内的大静神功随念运起，遍布全身，负手含笑卓然而立。

青袍人被激的凶心勃起，杀机狂炽，钢牙猛挫，目眦俱裂，暗提八成歹毒霸道的诡奇功力，袍袖扬处遥空一掌击了过来。

不带劲气，未见罡风，但所具力道却足可摇山撼岳，石破天惊。

掌力打实，砰然微震，夏梦卿神色泰然，恍若无事。那力道千钧，足可开山裂石的一掌，竟未能扬起他一丝衣角。

青袍人心神震颤暗暗生惊，阴阴一笑，陡提十二成功力，遥空又击出了第二掌。

虽然收了点效，这第二掌也只震得夏梦卿那雪白的衣袂，如遇疾风；一阵飘拂，却仍未能改变他那飘逸卓立的潇洒姿态分毫。

呆了呆，青袍人厉笑一声又击出第三掌，这一掌迥异于先前两掌，竟是一股令人难见的淡淡罡气，而且佛钗二宝，一只玉瓶，随掌拂出，掌力方吐，突然人化做长虹，疾射夜空。

夏梦卿微笑着正待发话，猛然神色剧变，剑眉双挑目射奇光，沉声轻喝：“狼子野心，凶性难移，我容不得你了。”

左掌电出接住佛钗、玉瓶，右掌疾抬以接引神功攫向半空中的青袍人。

青袍人倏发闷哼，似遇莫大吸力，身形飞坠落地，罡气受拒，反震折回，青袍人自食恶果，一声凄厉惨嚎，双手捂面满地乱滚，丝丝鲜血由指缝间缓缓渗出，其状惨不忍睹。

夏梦卿三物入握，怒溢眉宇，右掌再扬枯禅掌就待击出，入目青袍人的惨状，玉面上忽然浮现一丝不忍神色，杀机尽敛缓缓垂下右手。

良久方始无力地一叹说道：“我本想杀你！看在梅霞分上，我仍然放过你这一次，事不过三，你不要想再有第四次了，掌力暗渗毒砂，用心狠毒，

恶果自尝。如再不知悔改，惨痛报应必更胜今宵百倍，伤势你当能自疗，谅必用不着我多费手脚，莫忘一月限期之约，否则天涯海角我也要找你，你走吧！”

青袍人再不说话，一声悲惨长笑，腾身飞射而去。

夏梦卿双目失神，呆呆地望着青袍人逝去方向，唇边骤起一阵阵轻微抽搐，脸上一片黯然久久不语。

皓首神龙齐振天，望了他一眼，向他走来，轻轻地咳了一声，神情至为激动地拱手说道：“老朽等久仰侠名，只恨福薄缘浅，未能识荆，今宵得见绝世风范，复蒙大德援手，感激之余，犹感荣幸。”

夏梦卿如梦初醒，“哦”了一声，忙自还礼说道：“齐堡主言重，卫道除魔，人人有责。夏梦卿忝为武林一介，岂敢袖手，只恨晚来一步，致使诸位身中奇毒，私心甚觉不安……”

蓦地里，大笑震天，傅小天大步行了过来：“老弟，客气完了么？中州第一楼上神龙一现，今夜再次相逢，你怎可冷落我？”

豪放中满含至性，夏梦卿暗感心折，忙道：“侯爷受惊了。”

傅小天哈哈大笑，扬眉说道：“老弟！你又来了，哪里是什么受惊？我倒觉得如同睡了一场好觉，今宵我是第一次瞻仰绝世身手，见识真才实学，好不佩服哇！”

夏梦卿赧然道：“侯爷这是骂我，海前辈亲传，傅威侯神威，只有令……”

“够了，老弟！”傅小天蹙眉笑道：“谈点正经的，恕我直言，我觉得你小弟有点莫名其妙。”

夏梦卿呆了一呆，旋即了然，双眉微扬，淡笑说道：“侯爷是指我纵走了雷惊龙，还是指我那句一月之内将夫人送往京城？”

傅小天毅然点头：“两者都是，不过我对你那大仁大恕的做法并不反对。”

夏梦卿微微笑道：“多谢曲谅，其实雷惊龙不过是一个被人驱使，形同傀儡的可怜角色而已，杀他何用？西域双残虽然名为护法，若论重要性，只怕犹在雷惊龙之上，我倒觉得侯爷虎威惊退了双残，有点令人扼腕……”

傅小天呆了一呆，满面诧异，方待再问。

夏梦卿似不愿做进一步说明，淡淡一笑，飞快接道：“至于后者……那是侯爷至今仍不知怀中人并非尊夫人。”

语出惊人，连旁立的齐振天也为之震动。

傅小天更是大感困惑，虽然他明知夏梦卿不会虚言，却仍然有点难信，因为他觉得没有人比他对薛梅霞知道的更清楚了，蹙眉说道：“老弟，你这是……”

“我很清醒，侯爷！”夏梦卿一笑接道：“侯爷可还记得那中州第一楼头人，侯爷若是不信不妨再仔细看看……”

侯爷忽有所悟，心神猛震，伸手在白衣人儿耳根下一摸，撕下一层薄薄的人皮面具，入目眉目如画，昏迷婢娟，怀中哪里是枕边人？分明是那中洲第一楼头，巧扮歌妓，暗中施毒的聂小倩。

傅小天脑中轰地一响，又失望、又懊丧，浓眉挑处，扬掌就待劈下。

夏梦卿掌出如电，轻轻托住铁腕：“侯爷且慢，我还有用她之处。”

傅小天颓然收手，半晌，方始神色黯然地放下聂小倩，蹙眉说道：“老弟，这事委实令我糊涂，你怎知……”

夏梦卿淡笑说道：“侯爷！你太看轻那雷惊龙了，他绞尽了脑汁，挖空

心思的一番布置，主要为的是我，他知道我必然会来，而且目的首在救回尊夫人。既然如此，他隐藏尊夫人犹恐不及，怎会再毫无顾忌地让尊夫人出现于天下群豪之前。”

傅小天面对高明，只有佩服，一叹说道：“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老弟，看来我差你太多了。”

话锋微顿，目注夏梦卿又道：“你大概也早已看出哪木架上的人并不是我。”

夏梦卿不欲过分逞能，淡淡一笑，含糊地道：“侯爷贵人应有百灵护佑，再说，海前辈得意高足，衣钵传人，区区千毒门焉能奈何得了？”

傅小天愁眉双展，纵声大笑道：“老弟！你很会捧人，只可惜听来令人做呕……”

夏梦卿微笑不语，傅小天却又笑容微敛，复皱双眉道：“你以为梅霞现在何处？”

夏梦卿略做沉吟，道：“我也不清楚，只知道尊夫人应该早已远离北邙山了。”

傅小天心悬爱妻安危，禁不住豪气尽敛，忧心忡忡道：“你相信那雷惊龙会如期送回梅霞么？”

夏梦卿微一蹙眉，淡淡笑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侯爷相信么？”

傅小天闻言方自一愣，夏梦卿却忽然微微一笑，又道：“侯爷，容我先为各位英雄解去所中之毒后再谈，好吗？”傅小天入目夏梦卿的目光，心中有所会悟，微笑点了点头，但旋即又惑然问道：“你既知雷惊龙阴狠狡诈，本性难移，怎知这解药的真假？”

夏梦卿指着地上昏迷中的聂小倩，笑道：“这就是我未让侯爷杀死她的原因所在。”

傅小天苦笑摇头，夏梦卿俯身在聂小倩的后脑点了一指。聂小倩娇躯微震，应指苏醒，入目眼前的情况，花容立即变色，难得她还能镇定，站起身子，美目轻扫，尚未说话。夏梦卿已自含笑说道：“聂姑娘受惊了。”

聂小倩诧异地看了夏梦卿一眼，转向傅小天问道：“侯爷，这位是……？”

夏梦卿一笑接道：“中州第一楼头幸蒙独垂青睐，聂姑娘怎地如此健忘？”

聂小倩立即恍然，眼前这位飘逸的美书生，正是她自己素袖下毒之人，心中一震，垂首不语。

夏梦卿淡淡一笑，又道：“聂姑娘，我能容贵门主掌下逃生，当也不会为难你，只是我有个请求。”

翻腕将雷惊龙所留玉瓶现于掌上：“请姑娘告诉我，解众英雄所中之毒，此药是真是假？”

聂小倩美目一片迷蒙之色，道：“相公就那么相信聂小倩么？”

夏梦卿微笑说道：“姑娘蕙质兰心，玉洁冰清，而且满面正气，我深信姑娘不至骗我。”

聂小倩娇躯微抖，美目中异采陡现，凝注夏梦卿，颤声说道：“相公谬奖，聂小倩羞愧欲绝，面对相公，聂小倩不敢相欺，此药是真，请放心使用。”

“多谢姑娘，夏梦卿感同身受，永志不忘！”转身将药递给齐振天道：“大智禅师等三位早已昏迷，也烦齐堡主一并代劳。”

齐振天难掩心中的激动，神色肃然，双手接过药瓶：“大恩不敢言谢，

老朽等这就告辞，日后若有差遣，但凭一纸相召。”躬身退至席旁，倒出了瓶中药丸，泡水分与众人饮服完毕，相率告辞而去。

夏梦卿望着群豪背影消逝，忽然低头做沉思状，传音向聂小倩道：“姑娘此间诸事已了，也请回驾。临行奉赠一言，姑娘不似魔道中人，尚请急流勇退，洁身自保；并请转告贵主人，本朝气数未尽，谋动尚早。况且他也非能成大事之人，悬崖勒马，为时未晚，否则势将懊悔莫及，言尽于此，姑娘请吧！”

聂小倩美目中异采一阵闪烁，樱唇翕动，欲言又止，深深地看了夏梦卿一眼，突然纵身而去。

傅小天望着那美好、透着凄凉的背影，微微一笑，说道：“此姝十分可人，临去的一瞥所包含的东西更多，我只恐……”

夏梦卿突然接道：“侯爷！莫忘尊夫人至今下落不明，夏梦卿此心已死，今生不再沾儿女情债了。”傅小天回过身来，笑道：“老弟，正因如此，所以我为你担心……说吧！”

夏梦卿道：“如果我没有想错，尊夫人如今应在藏边布达拉宫中。”

傅小天神情一震，道：“你怎么知道？”

夏梦卿道：“西域双残与那些番僧暗中勾结，臭味相投，布达拉宫云集密宗高手，不啻龙潭虎穴，除此而外，我想不出第二个地方。”

傅小天浓眉深蹙，微微点头不语，半晌，突然说道：“这些喇嘛胆子不小，可惜他们并非与宫中几位护卫一脉……依你之见？”

“我早想去西藏一行，如今正好见识见识密宗玄奥。”

傅小天猛击一掌，挑眉说道：“就这么办，老弟，走！”不脱豪迈男儿本色，拉着夏梦卿就待腾身。

“慢点，侯爷！”夏梦卿微一摇头道：“这事我去得，侯爷你去不得。”

傅小天松开手，瞪目说道：“怎么？莫非你又想……”

夏梦卿微笑接道：“京城侦骑四出，正在到处寻找侯爷，身为朝廷重臣，不假外出，只怕回去免不了一顿小小训斥。侯爷！皇命难违，你只有委屈一点了。”

“你胡说！”傅小天瞪目叫道：“我临出京之前，曾要纪泽为我……”

“那是短假，谁想到你侯爷会一去旬月不回？九门提督有几个脑袋？也许另有急事，不相信请看。”

探怀取出一封函件，道：“传信人供职九门提督府，适才也就是为了他，使我离开此间片刻，我已让他回去，侯爷你自己看吧！”将信递过。

此信火漆封口，显示重要异常，傅小天接在手中，双眉蹙的更深，但他却未拆开，沉吟良久，始抬头说道：“既然如此，我只有即刻赶回去了，布达拉宫之行，只有……”

夏梦卿扬眉接道：“侯爷放心，尊夫人若有差池，唯夏梦卿是问。”

傅小天一阵激动，伸手拉住他，道：“老弟！你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有你帮忙，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只是密宗非同小可，为我的事，让你一人去……”

夏梦卿目射奇光，傲然挑眉：“密宗非同小可，夏梦卿却尚未把它放在眼内，若说什么难安，那是你侯爷见外，侯爷若再不走，我可要走了。”

傅小天忙地松手笑道：“走，走，走，我这就走，老弟，别生气，成不？”

“侯爷，恕我不能远送。”

傅小天无可奈何地摇头苦笑，腾身飞射而去。

夏梦卿望着那渐渐远去的魁伟背影，脸上强装的镇定逐渐消退，代之而起的是一片黯然……

第一集完

第十一章 回疆惊变动帝都

夜色初垂，蔚蓝的天空只能隐约地看到几颗闪烁的星斗。

帝都北京城内万家灯火。

茫茫夜色里，一骑快马踏破紫禁城的寂静，蹄声得得缓缓驰向那宏伟庄严的神力侯府。

神力威侯傅小天深蹙浓眉，闷闷不乐地登上后院小楼，第一件事便是传谕下人飞骑九门提督府，接回忆卿、小霞，他急着要看看自己的一双儿女。

他长剑未卸，征尘未拂，刚刚想要坐下。

楼梯上，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步履声，黑衣护卫任燕飞疾步跑进了小楼，躬身说道：“禀侯爷，有客求见。”

傅小天只当是朝中王公大臣来访，他讨厌那些嘴脸，同时也没有心情，挥了挥手，不耐烦地道：“告诉他，今天我不见客。”

任燕飞立刻面现难色，躬身嗫嚅说道：“属下说过了，只是他非见不可，而且，属下拦他不住，他已经进了大厅了。”

傅小天霍然色变，浓眉陡地挑起：“来人是谁？”任燕飞涨红了脸：“禀侯爷，来人一身便服，属下不认识……”

傅小天一掌拍上了桌子：“登门求见，怎不先通姓名？”任燕飞身形一颤，连忙低头：“禀侯爷，他姓胡。”傅小天神情猛震，“哦！”地一声，喃喃说道：“是……他，天都黑了，他怎能随便出……”

下面一个字未出口，突然沉声挥手：“准备侍候。”急步下楼出迎。

望着那神威逼人的魁伟身形，任燕飞暗吁大气，苦笑摇头，飞身下了小楼。

侯府大厅中灯火辉煌，一个身材颀长的青袍人正自背负着双手，站在那里凝视着那幅出自傅侯夫人手笔的“慷慨悲歌”频频点头，状颇欣赏地不忍他顾。

他的背影，隐透着一种雍容高贵的气质，一望而知不是常人。

步履声由远而近，傅小天一身征尘未除，疾步闯进大厅，看了青袍人一眼，神情微震，倏然住足，垂手肃立丈外。青袍人对那阵步履声恍若未闻，对已经进大厅，伫立身后的神力威侯傅小天，也恍若不知未加理会，仍然面对壁上的字画，背着身子呆呆出神。

而这位威慑群臣、权倾本朝的神力威侯傅小天，竟似有所顾忌，不敢惊动地站在那儿没有开口。

大厅中的空气显得很沉重，使得那些奉命前来侍候的婢女们，捧着香茗到了门边，又趑趄不前。

良久，良久，青袍人才兴尽地缓缓转过身子。

他是个年约五旬的老者，相貌英武，入鬓长眉下那双重瞳风目中，隐射逼人光采不怒而威，几乎令人不敢仰视，一种雍容、不凡的气度尤为慑人。

不经意地望了望傅小天，说道：“听说你今天不见客，是吗？”

傅小天颇为尴尬地赧然一笑道：“小天不知是您……”

青袍老者背负着手，来回走动着。“你很讨厌那些王公大臣，是不？”

事实上如此，傅小天只有点头。“小天的脾气您知道，我不喜欢他们那些嘴脸，尤其近来我的心情不大好。”

青袍老者点了点头：“我早听纪泽说过了……梅霞她不是平凡女子，而

且生就富贵之相，你用不着担心急坏了身子，那是给我添麻烦，至于那些王公大臣们，我又何尝喜欢看见他们？只是我身为皇上，有什么办法……”

原来这青袍老者竟是当今皇上圣驾降临，难怪傅小天只有垂手肃立，看来，这位皇上倒是随便得很，而且由这几句谈话中，也可看出这君臣两人之间交情很好，傅小天在他面前似乎随便惯了，否则他焉敢见君不跪，口称“你我”？

青袍老者这几句话儿，对这位英豪盖世的朝廷柱石，关怀之情洋溢，说来虽然很平淡，但朴实无华才显诚挚，句句由衷出自肺腑，顿使他这位视同左右手的重臣虎将，神情为之激动，环目迸射棱光。

话锋微顿，青袍老者皱了皱眉，接道：“我还不知道江湖人物竟是这样地无法无天，胆子也太大了点儿，难道各地方的官员都是只拿俸禄，不做事的么？”

傅小天浓眉微微地挑了挑，笑道：“不怕您生气，这些人大部份是百无一用的庸才，出去这一趟，我了解得更多，我想问问吏部，是怎么擢用人才的……”

“没有用的。”青袍老者颇为感慨地摇了摇头：“吏部那位也是够糊涂的，比那些地方官强不到哪儿去。”

“那么，小天以为这种朝廷大臣应该……”

青袍老者挥了挥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我有什么办法？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靠山……”

傅小天浓眉一扬，肃然接道：“您这种想法，小天不敢苟同。小天斗胆以为，身为皇上者，做事应该讲求魄力，假如连您都对恶势力有所顾忌，做臣子的还敢放胆为您去做事么？您要是不管，明天我就去找他……”

“好，好，好，我管，我管，成了么？”青袍老者停下了脚步，望傅小天蹙眉苦笑：“瞧你，就是这种令人头痛的倔脾气，我又没说不管。满朝文武，我说一句话代一件事，谁敢说个‘不’字？只有你，动不动就跟我拌嘴，还敢当面数说我。其实，你也该替我想想，皇帝不是好当的，我哪里是没有魄力，实在有些事不能不稍微装点糊涂，要是每件事都太认真，不出三天我准会发疯不可……”

一句话听得这位神力威侯又发了直性子、臭脾气，两道浓眉一挑而起。

“瞧，你又来了。”青袍老者虽然贵为人君，身操天下人生杀予夺之权，对这位心爱重臣，盖世虎将却是无可奈何，皱着眉，连忙说道：“明天我就宣他，当着面把他臭骂一顿，成不？可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傅小天轩了轩眉，突然接道：“您宣他进宫责骂，那是您身为皇上，为百姓着想，应该的！可不是为了给我出气，您应该知道小天心中从来有公无私。”

青袍老者微微皱着双眉，凝注傅小天，一句话不说，半晌，他方始突然一笑摇头：“我对你实在没办法，成！不是为你，行了吧？”

傅小天也觉过分，赧然一笑，没有再说什么。

青袍老者又来回地走了几步，看了傅小天一眼，道：“这些烦心的事儿，咱们不谈了。我再问你，是谁准了你的假？你私自离京，一去旬月不回；既然回来了，为什么不立即去见我？”

傅小天明知自己理亏，未经皇上许可，私自离京，又是旬月不回，罪足丢官罢职，收禁天牢。可是他不在乎，也知道皇上不会拿他怎样，所以，他

有点撒娇也有点无赖地笑了笑，解释说道：“我离京前夕，曾经写了封信给纪泽，请他代为向您禀报，因为您一向宠爱小天，所以我相信您一定会准……”

青袍老者看了他一眼，笑了笑，道：“你很会说话，也很有自信。对你，我的确特别宠爱；你的事，我没有不答应的，只是，我现在开始懊悔我宠坏了你。”

傅小天颇为窘迫地笑了笑，继续解释：“至于您怪我回来没有先去向您请安，我的理由也很充分，衣冠不整，不敢面君，我怎能穿着这身征尘未除的便服夜闯大内？……”

青袍老者有意刁难，眨了眨眼，笑道：“你既然知道我很宠爱你，你又怕什么？在我面前，你几时这么顾忌过？”

傅小天立刻红了脸，搓着手，无言以对。

青袍老者又望着傅小天笑了笑，径自走向一把太师椅坐下，似乎是在决定一桩事儿，双眉轻蹙，沉吟不语。

这时，傅小天才向厅门口的婢女们挥了挥手，示意她们进来。

两个青衣小婢低着头走进厅内，将盘中两盏香茗放在几上，又低着头退了出去，始终没敢抬头看座上人一眼。

傅小天直待两个青衣小婢走远，方始又笑向青袍老者皱了皱浓眉。

“我觉得您不该在夜晚一个人远离大内，尽管未出紫禁城，也应该随身带两个人。北京城，这些日子不大宁静，九门提督府照顾不了那么多，若是万一……”

青袍老者没有答话，只摇摇手，命傅小天坐在身侧。傅小天虽已感到情形有异，却没立即发问，当下走了过去，和青袍老者隔几坐下。

许久之后，青袍老者仍是浅皱双眉，默然不语。傅小天可是忍耐不住了：“您下旨找我回来，到底有什么事？”

青袍老者看了他一眼，不答反问：“做皇帝的，难道非要有事才能下旨找人么？”

傅小天扬眉笑道：“纪泽在信中只说您要见我，并没有说明是因为什么，可是我猜得出，没有十万火急的大事，您不会召我，因为您几乎比我还要关心梅霞，您知道我是急性子……”

话未说完，青袍老者突然失笑：“你很会奉承，还好我的确是有非你莫办的火急大事，否则我这张脸岂不要挂不住了？……”

傅小天面上一红，颇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再开口。

青袍老者脸上的笑容还未褪尽，突然神色一转凝重道：“我要派你出去一趟，回疆和西藏一带有点乱子……”

“您怎么知道的？是有人上奏的么？”

“喇嘛们密奏的。可笑驻外的那些庸才们还蒙在鼓里。”

“是大内领班呼图克？”

青袍老者点了点头。

傅小天道：“您认为不可靠么？”

青袍老者沉吟说道：“呼图克虽然长年住在大内，可是他和外面经常保持联系，消息十分灵通，我认为应该不会有误，而且他也没那个胆子敢骗我……”

谁有天胆欺君？傅小天亦觉他所说不错，微微地点了点头，沉吟未语。

“他们的组织，听说非常庞大，行动也很秘密，并不像一般兵马作乱……”

傅小天突然抬头说道：“您一定要我去吗？”

“我觉得没有人再比你更能胜任此事。”青袍老者颌首说道：“这些人有一半以上是密宗高手，其他的也都是高来高去的江湖人物，碰上这些人，就是百万雄师也无用武之地，如果派那些带兵官去，只怕连人家的面没见着，命就没了。”

傅小天猛然想起夏梦卿在北邙断魂谷所言，推测两件事可能彼此有着关联，心中微微一震，立即扬眉笑道：“那是您看得起小天，小天遵旨领命就是。”

“哪怕你不遵。”青袍老者看了他一眼，笑道：“需要什么现在可以面奏，我倾大内之力，宫中喇嘛随你调度，另外我还准备派德容兄妹陪你走一趟。”

傅小天浓眉一皱，摇头说道：“我不需要什么。既有这种事，我认为他们可能已有人潜来北京，大内更需要人手，我建议您最好由纪泽那儿调些人入宫；呼图克那班人是自以为了不起，一旦到了紧要关头，我担心他们的能力有限，不能克尽职守的保护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些人我一个不要，至于德贝勒兄妹，我不想要也不敢要，您又何必给我找麻烦？”

青袍老者凤目凝注微笑，说道：“你也不怕我不高兴，你是想只凭你这侯府中一些侍卫？”

傅小天毅然点头：“我认为已经绰绰有余。”

“我看你才是自以为了不起，好吧！谁叫我偏偏宠信你呢？准奏！”青袍老者显然很欣赏自己这位股肱重臣的铁胆傲气，看了他一眼，点头笑道：“你还是那么怕德容的妹妹？难道你这个天不怕地不怕，连我皇上都不放在眼内的人……”

小天苦笑接道：“不是怕，是头痛。”

青袍老者不禁失笑摇头，轻轻在他肩头拍了一下：“别说我偏心，你不能怪她，只怪她所接触的那些人中挑不出一个像你这样顶天立地的盖世奇男子，连我都喜欢你，何况是她？”

傅小天一张脸立刻红似八月丹枫，浓眉方自挑起，青袍老者已又自接着笑道：“曾几何时，你那使群臣胆慑的威风气概哪里去了？我知道你自有了梅霞以后，心中已不再作他想。这也难怪，梅霞委实是个罕见的奇女子，凡是她具有的，可以说都是世上最罕见的，只有你才能配得上她，也只有她才能配得上你，这叫做英雄美人，相得益彰……这样好不？德容兄妹你还是让他们去，我要德容对她多管束些，好吗？”

皇上既然这么说，傅小天只有蹙眉点头：“您不准奏，小天不敢过分坚持己见，但是小天的脾气您是知道的，这等于统军，若是德贝勒兄妹自恃宗室，不听指挥调度，小天可是军法森严，铁面无情，先在您这儿报个备，免得到时候……”

青袍老者大笑离座，笑得有点勉强，指着傅小天，道：“我们君臣二人厉害的是你，这既出于我的主意，我还有什么话说？行！依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全权处理，万一有那种事自有我为你撑腰。可是……你也别太过认真，不要以为有我撑腰便……”

傅小天跟着站起，正色说道：“那小天办不到，宁可现在斗胆违旨，您

还是另派别人。”

这句话使青袍老者脸上变了色，凤目中威棱外射，不快之色溢于眉宇，可是他终于没有发作，默然片刻突然摇头笑道：“自作自受，谁叫我宠坏了你，你放心大胆去做吧，我拚着领受家法，就是了……”

独获天宠，偏爱若此，傅小天尚有何话好说，一阵激动，实行大礼：“谢万岁！”一拜而起。

青袍老者淡笑挥手：“我这般迁就你，那是因为我喜欢你，不过主要的原因还是你值得我器重，你可不要让我在那些大官面前说不出话来……”

傅小天陡然挑眉：“您放心，事不成，小天提头来见。”

青袍老者面上浮起一丝安慰的笑容，再次挥手淡笑：“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

话锋微顿，又凝注傅小天：“我想听听你对那些人的看法。”

显然，他是想考考自己这位股肱虎将。

傅小天心中了然，神色一转冷静，淡淡说道：“说得严重些，您会以为我夸大其辞，说得轻松点，您会以为我太以骄狂；说难，犹胜千军万马，对垒交锋，说容易，不过些土鸡瓦狗，举手可灭。您一定要我下个断语，那么，小天以为大海微波，不足为患，但凭身边铁骑，已足荡平此！”

青袍老者暗暗点头，含笑摆手：“够了！有你这么一句话，我就放心了，这件事也不太忙，准你在家多休息两天，我走了，明天德容兄妹会来看你，该走的时候再命人通知。”说完又摆了摆手，就要转身离去。

傅小天赶上一步，道：“我陪您入宫。”

青袍老者停下身来看了他一眼，笑道：“用不着，你早些安歇吧！我一身所学不见得比你差多少，昔年整个江南还不是我一人儿去闯的？何况身在紫禁城内！”转身行了出去。傅小天心知这位皇上颇以一身不凡的武学自负，根本不把一般的武林人物放在眼内。但他身为京畿大员，朝廷重臣，却不能就这样让皇上深夜一个人返宫，口中虽不再说话，脚底下却未敢怠慢地跟了出去。

青袍老者闻声转身，皱眉说道：“小天，你怎么如此……”

“恕罪。”傅小天笑道：“我刚才说过，那些人可能已潜来北京，武林中人轻视不得，小天以为还是伴驾随侍的好，否则不能放心。”

青袍老者虽然眉头皱得更深，但他那浮起的笑容，却难抑心中的欣悦，深注傅小天一眼，尚未讲话。

突然一阵急促的蹄声划破寂静冷夜传送过来，至神力侯府门口倏然止住。

青袍老者一笑说道：“听到没有？大内铁骑已然出动接驾，这你总可放心了吧？”

向垂手侍立厅外的一名侯府黑衣护卫，挥了挥手：“去，告诉他们，我就出去，用不着进来了。”

那名黑衣护卫应声一跪，如飞而去。

他却又转回身来向着傅小天说道：“你这一再罗嗦倒又使我想起来一桩事儿。听说你新结识个什么玉箫神剑闪电手，有这么回事么？”

傅小天点了点头：“若说我认识他，那是高攀，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们的事能瞒得过我也并不多。”青袍老者得意地扬眉笑道：“高攀？你难得谦虚，我认为这世上不会再有人比我们的小天更……”

傅小天微笑摇头：“对别人，我从不稍让，独对他，我自觉渺小的可怜，他是我生平仅见的一个非凡人物。”

青袍老者大显诧异，“哦”了一声，笑道：“他们也是这么说，只是我认为未免有点过于渲染夸大，现在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有点相信了，据说他世称奇才第一，是吗？”

傅小天肃然点头：“这也许还委屈了他，我只觉得他似乎不该属于这个尘世。论文，他才高十斗，满腹珠玑，绝不让大学士纪筠分毫；谈武，他神功盖世，技比天人，就是小天也难挡掌下三招。身似玉树，貌比谪仙，剑胆琴心，侠骨柔肠，他确是这么一位不世奇才。”

朝廷柱石的推崇那还有错，青袍老者立即动容：“怎么样？我想见见他，你看行么？”

傅小天顿时面现难色，皱眉说道：“你知道，他不同于一般人，说句大胆的话，他也许未将你这皇上放在眼内，而且他人现不在京畿，只怕不容易……”

青袍老者微微色变，双眉扬起沉着脸说道：“他敢不奉召？”

傅小天淡淡接道：“你要是这样，更是永远见不着他。”

青袍老者倏然敛态，强笑说道：“这不是我不能容物，是他的胆子太大了点儿。”

傅小天扬眉说道：“他要是和一般俗人模样，只怕你也不会想见他了。小天以为，这正是他的不凡之处。”

“你永远都跟我作对。”青袍老者大笑说道：“看在你的分上，免召免宣，和朋友一样，让他来看看我，这样总可以吧？”

“小天只敢说试试，成不成却没有把握。”

青袍老者再次色变，但他终究忍住了，冷冷地看了傅小天一眼：“捧人要适可而止，你知道我要见他做什么？我想为朝廷延揽人才……”

傅小天果然虎胆，他一点也不怕触怒皇上，摇了摇头，淡淡接道：“小天劝你最好别打他的主意，他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青袍老者大为光火，羞怒之余，厉声说道：“我不管这么多，冲着你，我已经做了最大让步，要知道我是皇上，你和他都别不知好歹，免召免宣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你还要我怎么样？告诉你，一个月内见不着他唯你是问！”

言毕，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傅小天并未在意，望着青袍老者那颀长的背影，无可奈何地耸肩一笑，跟着行了出去。

神力侯府门前那对峙着两尊石狮子的石阶下，垂手肃立着二人三骑。

人是御前带刀侍卫，魁伟勇猛的两个红衣喇嘛，站立门左的正是大内侍卫领班，大喇嘛呼图克。

马，一白二黑，俱是异种龙驹，鞍配名贵，气派异常。青袍老者飘身上鞍，连侍卫们施行大礼也恍若未见，疾挥一鞭，飞驰而去。

呼图克呆了一呆，抬眼看向傅小天。

傅威侯淡笑挥手：“没事，小心护驾。”转身走向府中。小楼上红烛高烧，傅小天卸装沐浴，洗去一身征尘，舒舒服服地卧身榻上。

但这一夜，他却没能安睡，辗转反侧，始终无法成眠。

倒不是因触怒了皇上而耿耿于怀。实在是伉俪情深，念妻心切，他怀念着隅落西藏布达拉宫中的爱妻薛梅霞的安危。

想着缘虽数面，却已交称刎颈的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的只身涉险。

布达拉宫为西藏少数规模宏大的喇嘛寺之一，喇嘛近千，半数以上是密宗一流高手，中原武林向不敢轻易涉足，无殊人间绝地，龙潭虎穴。

夏梦卿纵然神功盖世技比天人，宇内第一傲夸武林；但在那以一当百，密宗高手的联手围攻之下，安危委实堪忧。

这使他深深地懊悔、愧疚、自责，他本该和这位新交益友合力携手，并肩仗剑，闯闯那素称神秘诡谲的凶险之地，一试那密宗高手的锐锋的。

无如皇命难违，身为重臣，为之奈何。

今晚皇上所指，究竟是否和布达拉宫有所关联？

这事目前尚待证实，如果真的有所关联，那么一举两得，自己亲率铁骑，倒是正好驰救。但是夏梦卿天龙身法冠绝宇内，又在心悬薛梅霞安危的情形下，日夜急驰，只怕自己纵然关山万里渡若飞，也来不及了。

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最坏的想法……万一自己爱妻、益友双遭不幸，自己即使倾出本朝兵马，也要将布达拉宫夷为平地。

接着他又深具信心。这位宇内第一奇才与自己那绝世巾帼的爱妻，必然会双双安然归来。

就这么一桩事儿，终宵萦绕脑海，反反覆覆，挥之不去，使得这位盖世英豪，忧心忡忡心急如焚地一夜未能合眼。因为思潮澎湃，一合眼爱妻那柔婉多情、充满幽怨甜美的娇靥，立刻涌现。

他仿佛能够看到，薛梅霞被囚石室，憔悴凄楚盼望救援，令人断肠心碎的情景。

他也能看到，夏梦卿挥箫仗剑浴血奋战，只身独搏千百密宗高手的悲壮场面。

试问，想到这些，这位侠骨柔肠的血性奇男，如何还能安枕酣眠？

□□□

一声遥遥传来的鸡啼，划破黎明前的片刻宁静，驱走了小楼上的漫漫长夜。

露尽清晓，东方微翻金霞。

傅小天推被而起，望着挂满蜡泪的残烛摇头一声苦笑，披着夹氅走下小楼，信步向庭院中走去。

庭院中朝露迷蒙，亭、台、楼、榭，恍若笼罩于轻纱中。茸茸细草上，露珠儿晶莹，轻柔的晨风拂过，一阵颤抖，黯然坠落。

这晨间的景色，清新、宁静、美得出奇。

可惜，傅小天却是毫无欣赏的闲情逸致，他环目微红，浓眉轻蹙，踏碎颗颗露珠，湿透足下双靴，负手徘徊于迷蒙薄雾之中。

人的忧郁，使这仙境般晨间美景，也感染上无限凄清。

那轻柔清新的拂面晨风，虽然使他心中郁结稍解，却未能扫尽那一腔的愁闷，而且见景思人，触目情伤，反而更加重了一分情思、惆怅……

意欲解愁，不想愁更愁。傅小天一声轻叹，就想转身返回小楼。

蓦地宁静绽开，一阵急促的蹄声由远而近，直抵府门之前，在这紫禁城的清晨，听来份外响亮震耳。

侯府门前，纵骑直闯，来人身分可想而知。

傅小天刚一愕神，黑衣护卫任燕飞已是身形如电，疾掠而至，丈外驻足，施礼扬声道：“稟侯爷，德贝勒……”

他话犹未完，走廊尽头已自响起步履之声，紧接着一个恍若银铃般，悦耳甜美娇笑传来：“任燕飞就是这么讨厌，咱们又不是生客，还通个什么报嘛！”

“妹妹！”另一清朗话声冷冷接口：“收敛点儿，惹翻了他，这趟热闹你就去不成了。皇上还怕他三分，你我最好老实些。”

一声含着娇嗔的轻哼，话声顿寂，只闻步履声。

傅小天皱了皱眉，向着任燕飞微一挥手。

任燕飞想也怕见来人，身形躬处，疾掠而退。

雕廊上倩影晃动香风袭人。一个身着大红劲装，莲步轻迈如风吹杨柳般的美艳少女，和一个神采飞扬的锦服少年并肩行来。

红衣美艳少女那晶莹、白皙、修长的玉指之上，绕着尺长马鞭，情态无限娇媚。

锦服俊美少年，则是背负双手，举止不胜潇洒。

一眼瞥见庭院中负手卓立的傅小天，锦服少年首先大笑扬声：“小天，你倒真会享福，外面都翻了天啦，你却躲在府里清静……”

傅小天拒客不及，这时只有蹙着眉头含笑迎上。

“我道是谁大清早惊人好梦，原来是贝勒爷贤兄妹驾临，二位有何见教？”

锦服少年正是满室宗亲德容贝勒，红衣少女不用说就是那深使傅小天头痛的德贝勒之妹，德怡郡主。

傅小天话声方落，德怡更自流波妙目双翻，无限娇媚地笑道：“听见没？哥哥，人家怪咱们不识趣，一大早就跑来惊他好梦呢！”

一转妙目，凝注傅小天，秀眉双扬，吐气如兰：“怎么？傅侯爷，难道非有事才能进你这神力侯府么？我正想问你呢，回来了为什么不差人告诉我一声？”

入目她那万种风情，傅小天只有蹙眉，淡淡一笑道：“那岂敢，德怡郡主在那深宫大内且要来便来，要去便去，何况我这小小的神力侯府。至于我回来没有告诉郡主……我想请教，有此必要么？”

德怡自幼生长权门，养尊娇纵，谁敢对她这样说话？

可是事情就那么怪，德怡面对傅小天这位盖世英豪、铁铮奇男，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一点也发不出脾气来，她娇靥微红，白了傅小天一眼，一跺玉足，贝齿轻咬地恨声说道：“你是存心气我，人家心念那位如花似玉，世称奇女子的夫人安危，可是一番好意……”

傅小天淡笑接口：“好意心领，我承认唐突就是了。”

德怡犹待再说，德贝勒突然一声朗笑：“好啦，好啦。你们两个怎么就像冤家对头，一见面就顶嘴？说句公道话，小天，你忍心么？自她听说你单骑出京之后，茶饭不思寝食俱废，就没安稳过一天！”

德怡那张吹弹欲破的娇靥上，英风尽扫，红云骤起，不胜娇羞，顿足嗔道：“哥哥，你再说！”

“不说，不说，你也听着……”德贝勒大笑道：“你是知道的，小天伉俪情深，他这两天心情不好，你又怎好见面就撩他。”

德怡一双妙目隐射深情，满含幽怨，飞快地投向傅小天一瞥，缓缓垂下螓首。

这足可溶钢的目光，这女儿家罕见的娇态，看得傅小天心头微震，只做

未见，看着德贝勒讪讪强笑：“傅小天不敢如此待客，两位可否请入厅……”

德容接道：“难得欣赏庭院晨景，就在这儿谈谈不也很好么？我兄妹奉旨听候差遣，特来请教，一会儿就走，咱们准备何时动身？”

傅小天道：“我未奉旨意，未敢擅自做主，不过，我认为这次远行的成分并不太大。”

德贝勒呆了一呆，讶然说道：“怎么？”

傅小天淡淡一笑道：“对方尚未至称兵作乱的程度，是回疆和西藏一带武林的密宗高手，受人指使，进行某种阴谋。对付这些人，要比组军作战，对垒交锋，难上百倍。不过这种争斗也有一宗容易处，他们的目的不在占城夺地，而旨在皇上一人；所以，我认为他们早已分途潜来北京，也许已经到了，也许尚在途中。就凭我们这些人，若是远赴边陲和他们追逐搏杀，那很难奏功，设若等候他们全到齐了，就帝都一地，倾全城铁骑围而歼之，也许要更有效得多……”

“高明！高明！”德贝勒悚然动容，由衷地击掌赞美。

“这真是听君一席语，胜读十年书！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阁下于谈笑间便已掌握机先，制敌三分了，实在佩服！”

神色一转凝重，蹙眉接着道：“这么说来，京城岂不战云密布，危机四伏？皇上他知道么？”

傅小天淡笑道：“他若是知道，当不会命我率众远行，不过……我们这位皇上智慧如海，实在难说；他也许已经想到了，否则事急燃眉，他不会叫我多休息两天，候旨动身。”

德容闻言沉吟不语，德怡却显似不太关心这征伐之事，清澈深邃的美目，深深地凝注傅小天，扬眉笑道：“怎么样？你那位夫人，她现在安好么？”

傅小天显得很冷淡：“多谢关怀，她还好。”

看来，他并不愿让这位热情、刁蛮、美艳的德怡郡主知道他那爱妻陷身布达拉宫之事。

可是，这位德怡郡主也够厉害，并不容易对付，她看着傅小天微微一笑：“虽然我一直羡慕她、妒嫉她，但我却也十分关心她，可以让我看看她，问候问候她么？”

傅小天神色微变，淡淡一笑道：“垂注之情，傅小天感同身受，谨代拙荆谢过，问候不敢，她人不舒服，正卧病在床，改天我再陪她过府拜望吧！”

他自觉这话说得天衣无缝，然而德怡仍然不肯放松，嫣然一笑，道：“是么？那我越发地应该去看看她了，客知主病，岂有不探望之理？你说的是么？”说着竟已扭动腰肢，轻迈玉趾，走向小楼。

“回来！”傅小天并未阻拦，只是陡挑浓眉，淡淡一声轻喝。

德怡不由自主的住步回身，连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般怕他。流波妙目中，闪动着难以言喻的光芒，凝注傅小天，默然不语。

傅小天有心煞煞这位刁蛮郡主任性的脾气，但一触及那双包含太多感情的目光，心中又觉不忍，暗暗一叹，淡淡道：“面对高明，看来我很难瞒得过你。”

德怡黛眉双扬，报以微笑：“不敢当，我觉得你不该瞒我。其实，你什么事又能瞒得住我。”

傅小天不由讶然，但他表面上仍很平静：“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德怡颇为得意，嫣然一笑道：“莫洪，你应该认识，他是我的护卫，也

参加了断魂谷百毒大宴。”

傅小天心中暗震，一双浓眉蹙得更深，他未料到昔年罗刹五君中的东君莫洪，果然心智深沉，高人一筹，竟能潜入贝勒府，并跻身郡主护卫之列；而且能混于天下群豪之中瞒过了他和夏梦卿，此人委实神秘狡诈的可怕。

但当他想到自己也曾乘人不察地擢用了昔年宇内凶人，黑道巨擘，冷面狼心活阎罗赵君平时，也就不觉得奇怪。这些人，每人都有一身神出鬼没的伎俩，他们本来就心怀阴谋，为的是那宇内武林梦寐以求、人人觊觎的紫凤钗、绿玉佛两件稀世至宝。

想到这里，心中立又坦然，淡淡一笑，道：“我很意外，没有想到你这么一位好护卫，嗯！难怪他那么大胆，有你这么一位王室宗亲为他撑腰，他还怕个什么？只是，我想请教，你知道莫洪是何等样的来历吗？”

德怡扬唇笑道：“世间事本就如此，他对我很忠心，别的我又何必去计较？要说撑腰，神力侯府的护卫们只怕气焰高过这京都中任何一人……”

傅小天冷然点头：“说的是，我也觉得你不会计较莫洪的以往，但倘若你一旦知道他即是昔年江湖上罗刹教主公孙忌座下五君之一的的话，应该又当别论！”

德怡得意笑容还未尽敛，闻言花容倏变，娇躯一震，惊骇的说不出话来。

德贝勒满头雾水，这时再也忍不住心中诧异，突然扬声接口：“你们两个究竟在说些什么？小天，梅霞她究竟怎么了？”

看来这位贝勒爷终日只知逐鹰驱犬，对其他的事一点也不关心。

傅小天暗暗摇头，指着德怡淡淡一笑道：“这你问她，令妹只怕知道的比我还多些！”

德贝勒呆了一呆，随即将那双探询的目光投向德怡。

美艳俏郡主德怡如梦初醒，看了傅小天一眼，蹙眉说道：“你没有骗我？”她显得神不守舍，未答德容的话。

傅小天有点啼笑皆非：“罗刹五君，东君为首，莫洪二字响澈宇内江湖，天下武林莫不尽知而望风丧胆，你最好再会打听一下。”

德怡神情再震，旋即娇靥布霜，秀眉笼煞，一挥手中马鞭，转身便要向外走去。

“站住！”傅小天一声轻喝，铁腕倏伸，一把将她拉住：“这不是发你那郡主脾气的时候，莫洪位列东君，一身功力可知，凭你这点不算太俗的武学根本难抵他掌下一招；而且他也不会等你发觉，只怕早已离开贝勒府了，奉劝暂息嗔怒，为我回答令兄问话。”

德怡心里明白，三天前莫洪已不知去向，她要找他也不过是一时的冲动，她也明知莫洪既是当年江湖上的罗刹东君，自己不啻以卵击石。只是她自幼只知一个“气”字，从不知“怕”为何物，尤其她也和一般女儿家一样，绝不愿倾心之人处处高她一着，她希望在那种并非出自本愿的较量中，步步占在上风，无如事实反而显得她自己天真、幼稚，傅小天总是样样比她高明。

这本就是傅小天使她芳心倾慕，不克自拔的地方，偏偏她的表现又如此矛盾，女儿家的心思委实令人太难捉摸。

望着傅小天那豪放中微带骄傲意味的淡笑，她不禁恨得牙痒痒地，女儿家的自尊使她圆睁美目，侧挑秀眉似真似假地想要挣脱那只温馨大手，皓腕挥处，铁腕顿松，竟已轻而易举地脱出了那并非真要挣脱的掌握。

偷眼再看，入目仍是傅小天那令她发恨的笑容，贝齿轻咬，跺足走向一

旁。

难得糊涂的德贝勒，毫不识相，愣愣地走过来，问道：“妹妹，梅霞她到底是怎么啦？我都被你们憋得闷死了，快说行不？”

德怡怨气正是无处发泄，霍然转身，大发娇嗔：“人家伉俪情深，身为丈夫的都不急，你急个什么？好。告诉你，她此刻在千里之外，身陷布达拉宫中，够了么？”又自霍然转过娇躯。

德容顾不得理会乃妹，“啊”地一声惊骇轻呼，突然执住傅小天双手，焦急忧虑之情溢于言表地沉声说道：“小天，我不敢责怪你，但梅霞身陷危厄你不该瞒我，事急燃眉，刻不容缓，我这就去奏明皇上，咱们即时动身。”转身就要离去。

傅小天颇为感动，对德贝勒也有点惭愧，铁腕一翻，飞快反握住对方双手，摇头淡笑说道：“多谢关怀。德容，也别怪我相瞒，事已至今，急也无用，即是我能插翅，迟至今天也来不及了。况且，傅小天不愿因私废公，纵然我伉俪情深，我却不能为了夫妻之情而置朝廷安危于不顾，你应该深知我的性情，也该知道目下我不能离开京畿。放心，我比你清楚，敢以性命担保，梅霞……绝不会有差池……”

德怡回过身来，冷冷地看了傅小天一眼，突然接口：“这不是儿戏的事，你大概是太信任你那百无一用的书生朋友了！”

“百无一用？”傅小天大笑挑眉：“岂止信任，对他，我简直视若神人，他是当今世上唯一能从布达拉宫千百密宗高手之中，安然救出梅霞的人。傅小天自诩奇男盖世，傲夸宇内，但在他面前我只有自惭渺小，而且渺小的可怜，莫洪大概没有对你说到这些。嗯！那自然，昔年他挥箫仗剑，远下南荒，罗刹教灰飞烟灭，公孙忌授首伏诛，莫洪等漏网亡命，他怎会说出来？”

德怡听得方自动容，但刹那间娇靥又是一片平静，美目深注，扬眉淡笑接口：“奉劝少费心机，你休要我把视同三岁孩童，你那书生朋友也许一身所学还不太俗，但却未必如你口中描述的这般惊人，更不可能强过盖世英豪傅小天，你愿意听听莫洪是怎么说的么？听来你会气煞。在他口中，你那书生朋友难抵他掌下三招，所以我劝你少费心机，我不会崇拜这种英雄，更不会倾心如此奇男。”

傅小天不做辩护，突然纵声大笑，声震长空，久久不绝。

德怡冷然凝注，挑眉问道：“你笑什么？”

“我笑你平日自夸慧眼独具。”傅小天淡淡说道：“如今看来，你和一般红粉没有什么两样，我不敢怪你对武林中事茫然无知，因为你贵为郡主，生长权门，本就不是武林儿女，所以，你不知玉箫神剑闪电手七字，并不足为奇。”

诚如傅小天所说，德怡贵为郡主出身权门，虽然千金之躯，娇生惯养，但却不同于一般深染权贵习气的庸俗脂粉，她素慕朱郭之风，一身武学也颇不俗，犹胜乃兄德容。但心高气傲，最怕的就是有人讥她丝毫不谙武林之事，其实别人也不敢，只有这位神力威侯。

所以傅小天这番话直气得她娇靥微红，立发娇嗔：“谁说我不知玉箫神剑闪电手七字，只是我不相信他什么都胜得过你，也不服你把他捧得太高。”

“这等于茫然无知。”傅小天笑道：“他不久当会护送梅霞归来，我希望有机会你能看见他。”

“有什么好看的，大不了一个草莽人物。”

傅小天淡笑扬眉：“这个草莽人物与众不同，届时你会相信他比傅小天强过百倍。”

德怡尽敛嗔态，妙目一转微偏螭首，娇态毕露：“相信又待如何？你要想避免麻烦，没有这么容易，到时候如果他真如你所言，我自会转移方向，不用你操心。”

难怪傅小天对她头痛，谁又受得了这位热情、大胆的美艳郡主这种刁蛮娇态？

傅小天天不怕地不怕却怕定了德怡；对她，他束手无策，暗暗一声苦笑默然不语。

但旋即他神色一转郑重，环目凝注德怡，无限柔和地说道：“德怡，你不必这样。当着令兄，我要劝你几句。傅小天人非草木，不是无情，你的心意我很明白，只是恕我不能接受；我爱梅霞甚于我的生命，她已经占据了我的一切，我爱之至深，心坚铁石，任何人无法动摇。梅霞不是世俗儿女，她可以容你，但傅小天却非人间丈夫，此生已不再作他想。为免陷你痛苦，令我负疚，我奉劝你悬崖勒马，及早回头。夏梦卿人中英杰，奇才第一，强过傅小天多多，为使珠联璧合，我愿意……”

“不要再说了……”德怡花容惨变娇躯猛颤，突然出声嘶呼。那双清澈深邃的大眼睛中，满孕万种幽怨，泪光闪烁，心碎断肠，凄楚欲绝。只是，这位好强的郡主并未让泪水成串儿地滴下，凝注傅小天不动。

傅小天心中一震，倏然住口。

德贝勒睹情见状，神色微变双眉深蹙走近两步，嘴唇微动，欲有所言。

德怡那惨白的娇靥上，倏地现出一种难以言喻的表情，那微微抽搐的失色香唇边，接着浮起一丝望之令人心酸的凄惋苦笑，轻轻地挥了挥手。

“用不着安慰我，他说得对，做得也对。我不该那么痴心，为免我痛苦，他负疚，我确该悬崖勒马，及早回头，免得自误误人。可是我倾心顶天立地的盖世奇男，这该没有错；心高于天，命薄如纸，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德贝勒心弦震动，只觉鼻端一酸，禁不住一声轻呼，声音有点颤抖。

“妹妹，小天他不同凡人，他确有不得已的苦衷……”

话犹未尽，德怡轻点螭首。

“我知道，这也就是他令我深深倾心，不克自拔之处。”

目光缓缓地转向了傅小天，幽怨尽除，反向他淡淡微笑，只是笑得更加令人心碎断肠。

“你那位书生朋友，即使真的强过你百倍，但感情的事不能勉强，也得有缘，并不是随便可以李代桃僵，你不必再说了。”两排长长睫毛微一翕动，晶莹珠泪无声坠下。

傅小天血气翻动，颇感歉然，但事情总有摊牌的一天，早点说开了，可免对方受到更深痛苦，一念及此心中反倒稍安。

看了德怡一眼，道：“诚如你所说，‘情’之一字，勉强不得，那么，德怡，别怪我，更别怪自己，要怪只能怪那造物弄人，你我相见太晚……”德怡轻移螭首，淡淡笑道：“我从不怨天尤人，我作茧自缚，痴效春蚕，只能怪自己。”

傅小天听得浓眉一蹙，有心再劝她几句，但想到这时也许是终止这段谈话的最佳时机，于是勉强地笑了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一时间，庭院中变得寂静，也很沉闷。

蓦地一阵笃笃木鱼声隔墙传了过来。

这木鱼声起自神力侯府大门外，声音不大，听来却震人心弦。

傅小天悚然动容，只是仍然站在那里，不言不动。德容与德怡俱是满面诧异，互觑一眼之后随即将目光齐集傅小天。

傅小天不得已，浓眉微扬，笑道：“没有什么，一个化缘僧人，任燕飞他们会应付。”

德贝勒未做表示，德怡却突然冷冷接口。

“恐怕不如阁下所料的那般单纯，要知道这是紫禁城中神力侯府，闲杂人等别说进不了紫禁城，更没那个胆子直闯神力侯府化缘，这情形绝无仅有。”

傅小天环目异采电闪，笑道：“那么听听高见。”“浅薄得很。”德怡仍是那么冷淡地：“傅侯爷不耻下问，荣幸得很。我斗胆妄测，这僧人不是来自少林，也非下自峨嵋，必是远方不速之客，布达拉宫的喇嘛。”

话声方落，傅小天豁然大笑：“英雄所见略同，郡主不愧高明！”

门口突然传来几声叱喝，这叱喝声并非单纯的发怒，而有点羞恼痛楚的意味。

傅小天听得出，这是他的黑衣护卫任燕飞吃了什么亏，淡淡一笑，道：“傅侯门前伤人，胆子不小，功力自也不差，密宗武学应该见识，走，咱们瞧瞧去。”

他这里尚未举步，德贝勒已自剑眉双挑，气虎虎抢先冲了出去，转瞬绕过回廊不见。

傅小天见情哑然失笑，旋即一皱浓眉，目光移注美艳郡主德怡，笑道：“令兄含怒而去，再加上他那刚烈的脾气，番和尚堪忧，我要先行一步。”疾步追了出去。

德怡玲珑心窍，她知道来人是密宗高手，功力不弱；也听得出傅小天真正担心的是自己那武学稍有成就，而却骄狂得目中无人的贝勒哥哥，自然不敢怠慢，闪动娇躯，紧跟着傅小天身后赶向侯府门前。

还好！德贝勒这次倒未贸然出手，当傅小天与德怡双双赶到时，这位脾气十足的德贝勒，正自负手傲立站在石阶之上，剑眉双剔玉面发白，冷冷地瞪视着十余级石阶之下，闭目盘膝席地而坐手敲木鱼，身躯极其魁伟的一个黄衣喇嘛。

傅小天暗吁一口大气，环目轻挥，冷芒电射，浓眉怒挑，举步向石阶下走去。

原来任燕飞面色铁青，正抱腕立于黄衣喇嘛身后丈外，执勤于侯府大门两侧四个带刀侍卫，此时也呆若木鸡僵立不动，显然是被来人隔空点了穴道。

任燕飞入目威侯虎驾亲出，身形一震疾疾迎步石阶，躬身颤声：“属下无能……”傅小天微微挥手：“这儿没你的事了，进去调理伤势。”

任燕飞目光中难掩满心感激，望着傅小天那行下石阶的魁伟背影，躬身退上阶顶，但并未进入门内。

傅小天在第二级石阶上驻足站定，望着地上那环目、狮鼻、阔嘴、满脸横肉的黄衣喇嘛，负手卓立，不言不动。

黄衣喇嘛对他的来到竟也茫然不觉，依然闭目垂首，屹然盘坐，神色木然地敲着面前木鱼。

片刻过去，双方仍然如此默默对峙着。

负手高高傲立于石阶顶上的德贝勒已感不耐，陡然挑眉扬声：“小天，你这是……”

身边德怡突然冷冷接口：“嚷个什么？狂傲、浮躁，难怪你永远达不到较高成就，你难道看不出这是最上乘的一个‘静’字功夫么？”

德容意犹不信，扫目细看，傅小天岳峙渊停，直有泰山崩于前面色不变之概。

那黄衣喇嘛虽然闭目盘坐依然，但面上肌肉却已起了阵阵轻微蠕动，神色微显不安，得得木鱼之声，也已有点紊乱，不似先前那般稳定、有力。德容心中一阵羞愧，垂首不语。

就在这时候，石阶下的黄衣喇嘛突然睁开双目逼人的冷芒暴射，仰首大笑震长空：“久闻傅威侯人中英杰，盖世奇男，今日一会果然丝毫不虚，岳峙渊停，临危不惊，静定功夫宇内罕见，这第一阵贫僧已逊一筹，何敢再言其他？贫僧服矣。”竟然说的一口流利汉话。

容得黄衣喇嘛话落，傅小天淡笑扬眉：“禅师过奖，出家人四大皆空，修的是恬淡虚无，面对高明，傅小天那敢谈什么静定功夫。若说占先，那是承让，请教法号？”

黄衣喇嘛微微动容，环目凝注傅小天。“不敢当威侯请教二字，化外番僧乌扎克。”

傅小天双眉一皱，微微颌首：“久仰，再请教来意？”黄衣喇嘛乌扎克笑容尽敛，冷冷笑说：“出家人行脚万里，沿门托钵，特来化缘。”

“禅师欺我，出家人怎打诳语？”傅小天淡淡笑道：“紫禁城中，侯府门前，化缘之事绝无仅有，黄衣四尊者不远千里自西藏布达拉宫而来，找上傅小天，难道就只为了化缘？”黄衣喇嘛正是布达拉宫黄衣四尊者之一，大力尊者乌扎克，闻言霍然色变。

“傅威侯好高明的眼力，不错，贫僧确是来自布达拉宫，不远千里，长途跋涉，也的确是要向威侯化缘。”

傅小天“哦”地一声，扬眉笑道：“那么请讲！禅师想要我布施些什么？我立刻命下人双手奉上。”

大力尊者乌扎克闻言立即哈哈大笑。

“傅威侯重义轻财乐善好施，令人敬佩！”笑容倏敛，皱起双眉：“只是……贫僧所要求布施之物，恐怕威侯会大感为难，不舍割爱。”傅小天立即心头雪亮，但他故作茫然。“那是禅师看轻了傅小天，只要禅师拿得走，傅小天就是尽倾所有，也不致稍皱眉头。”

“诚是贫僧失言唐突。”乌扎克盘坐微微躬身，笑道：“贫僧斗胆，敢请威侯言重一诺。”

傅小天浓眉双扬，纵声大笑：“禅师既然跋涉千里而来，应当已知傅小天生平为人，已做千金诺，抛头洒血又何惜？黄衣四尊者威震边陲，密宗高人，禅师怎地竟作此语？”豪情毕露，神威慑人。

乌扎克面上一热，双目冷芒闪烁，连连阴笑：“那么恕贫僧直言了……”话锋微顿，神色一转肃穆：“本教布达拉宫神器至宝，百年前沦落魔劫，散失武林，阿旺藏塔法王秉承呼景勒罕遗训，遍搜宇内不遗余力凡数十年。前月有人入藏，传言本教失落百年之久的神器至宝，出现于帝都神力侯府中，法王惊喜之余立传法牒，命贫僧等兼程入京晋谒威侯恳请掷还……”

静听至此，傅小天暗暗失笑，佯然皱眉接口。

“竟有这等事？若非禅师明告，傅小天犹自茫然不知，既然傅小天家藏贵教神器，理应奉还，只是敝府古物甚多，不知禅师所指为何？”

乌扎克双目异采闪动，飞快接口：“本教神物至宝乃是紫凤钗与绿玉佛两件。”

傅小天故作恍悟地“哦”了一声，连连点头：“原来是紫凤钗与绿玉佛这两件宝物。不错！此两件稀世至宝，现均在敝府后宅库中，只是……”

神色一转诧异，环目炯炯凝注。

“据傅小天浅薄所知，这两件稀世至宝传自三百年前佛、道两位前辈奇人，元元大师、圣心庵主。佛是大师镇纸，钗为庵主发饰。这两位前辈奇人本是一对神仙爱侣，因些微误会失和，毅然斩断情丝，了绝尘缘，遁入空门。飞升之前，不忍神功失传，乃各将不世绝学，分镌钗、佛之上，用以留传后世，两位歿后，钗、佛二宝亦随之不见。钗、佛本身固然价值不菲，但若与那两篇不世绝学口诀相较仍然差之天壤，以致造成后世武林连番腥雨血风，人人覬覦，与两位前辈当初用心完全背道……”不胜感慨，一叹又接口道：“如今听得禅师这么说，始知二宝原是贵教之物，并非佛道二圣所遗……”

乌扎克面上一红，干笑接道：“出家人不打诳语，威侯若是见疑，不妨取出二宝一观，那钗、佛二宝所镌吐纳口诀，全系藏文。”

“禅师言之太重，事实明确，傅小天焉敢见疑？”他一本正经地，接着说道：“钗、佛人间至宝，傅小天唯恐冒渎神物，未敢轻易把玩，所镌是否藏文，至今犹属茫然。不过禅师得道高僧，所言必然信而有徵，钗、佛也必是贵教之物无疑，傅小天理应奉还，这就命人去取；不过，这两件宝物目前毕竟是为傅小天所有，在未曾奉还之前，傅小天有个不情之请，也请禅师俯允。”

一番话只听得乌扎克面露喜容，双目异采连闪地毅然点头。“威侯还珠之情，贫僧谨代法王谢过，有何吩咐，但请示下。”

他话声方落，石阶上美艳郡主德怡突然附耳向德贝勒低低说道：“小天真够可恶，绕了这半天圈子，番和尚终于坠入圈套。”

德贝勒呆了一呆，茫然侧顾：“怎见得，我怎么毫无所觉？”

德怡傲然挑眉，得意微笑：“如若不信，尽可静听下去。”

但闻傅小天道：“不敢当，禅师这只木鱼，傅小天私心甚为喜爱，想以钗、佛二宝权作交换，不知禅师能否俯允？”

按说，区区一只木鱼能值几何？傅小天竟以那武林梦寐以求，人人覬覦的紫凤钗、绿玉佛两件稀世奇珍，交换一只木鱼，近乎痴呆。而那乌扎克必然是大出意外，欣喜若狂地立刻点头，满口答应了。

岂料大谬不然，乌扎克闻言却霍然色变，片刻之后才又恢复常态，面有难色地强笑说：“威侯是说笑了，区区一只木鱼能值几何？贫僧焉敢以此酬答盛情？这样吧！贫僧随身带有法王赏赐的八宝玉碟一只，权就以之奉赠，聊表谢忱吧！”说着探手摸向怀中。

八宝玉碟赐自法王本就珍贵，而且玉碟本身更是功能驱除百毒，傅小天不会不知；按理，他也应该点头了。哪知偏偏又怪，他竟突然淡笑挥手道：“禅师且慢。八宝玉碟赐自法王如同钦赐，禅师岂能轻易赠人？万万不敢接受，傅小天是单单只看中了禅师这只木鱼，还望禅师勿吝。”

德贝勒略有所悟，转向美艳郡主德怡低低笑道：“看来此中果有文章，

小天他不会呆到这种地步，妹妹的确高明，只是我不明白……”

美艳郡主德怡微笑接口。“别捧我，我所知也少得可怜。我只知道喇嘛们的木鱼赐自法王，每人一生只有一只，按身分而有各种形式，等于身分凭证，也就同官印一样，任何情形下不能遗失；它在人在，它失人亡，没有木鱼回不得布达拉宫，同时也失去教中身分，不但被视为叛教，而且要进而杀之，所以每个喇嘛均视自己那只木鱼重逾性命……”

德贝勒恍然大悟，禁不住皱眉失笑：“小天也太促狭，不给就是不给，干什么绕这么大的圈子，亏他竟有这份闲情逸致，与一个喇嘛罗嗦怎地？要依我，干脆把他拿下交给纪泽办了。”

这位贝勒是三句不离本行，处处难脱官家习气。德怡皱了皱黛眉，未予作答，目光投向石阶下。

石阶下黄衣喇嘛大力尊者乌扎克正自满面难色，他犹不知傅小天是有意促狭，而且事关布达拉秘密，他又不肯说明，沉吟良久方始蹙眉肃然摇头道：“至感抱歉，威侯这种交换条件，恕贫僧难以从命，事非得已更有苦衷，威侯千万谅解。”

傅小天表现得毫不在意，摊手耸肩，无可奈何地笑了笑道：“傅小天不敢强人所难，既是禅师不同意这项交换条件，吝于割爱，这件事只有作罢。”

说罢，作势转身登阶。

“威侯且慢！”乌扎克突然扬声沉喝，环目冷芒连闪。“威侯之意，莫非贫僧不以木鱼交换，威侯便一定不能掷还钗、佛二宝？”

傅小天郑重说道：“傅小天不敢，只望禅师三思。”

“威侯当真坚持要贫僧这只木鱼。”

“我以为禅师不该再有此问。”

乌扎克勃然变色，目射凶芒，挑眉厉喝：“你是有意刁难……”神色突然又一转平和，蹙眉柔声说道：“贫僧自有不得已之苦衷，威侯又何必苦苦相逼？这八宝玉碟……”

傅小天大笑接口：“钗佛乃稀世至宝，区区木鱼能值几何？禅师何独吝之？傅小天诧异之余，甚感遗憾……”话锋微顿，冷然又道：“言尽于此，傅小天不愿为己太甚，也不愿恃官欺人，闯我侯门，伤我属下，我不追究，禅师请吧！”转身行上石阶。

身后，乌扎克突然一跃而起，神色狰狞，大笑说道：“有道是：既入宝山，岂可空手而回。贫僧以为这件事恐怕由不得威侯。”

“是么？”傅小天倏然回身，淡笑扬眉。“奉劝禅师，休要惹动傅小天肝火，禅师私闯紫禁城，侯门取闹寻衅，罪已不轻；送交九门提督足可论斩，再说，黄衣四尊者纵然威震边陲，但那只是边陲，若想在傅小天面前逞边陲之威，只怕还要差了一点。”

乌扎克目射狠毒，阴阴笑道：“私闯紫禁城化缘侯府，其罪确实不轻，只是化外番僧不在乎这些，也未将这区区紫禁城放在眼内，威侯万勿以此相胁。若论傅小天神功贫僧自知难敌，不过威侯何不想想，贫僧既敢昂然而来，自必有所恃，斗胆以为，威侯尚不敢奈何贫僧分毫。”

傅小天淡淡笑道：“不劳禅师提醒，我早已想到了，何必故做神秘？禅师之所以有恃无恐，只因为拙荆现在布达拉宫中，可是？”

一语中的，乌扎克心神大震，脸色剧变，顿时怔住，半晌方始又目射凶光，狞笑说道：“威侯既然已经知道那就更好。贫僧斗胆，就请威侯于本教

二宝及傅夫人之间，做一选择。”

傅小天环目深注，冷芒逼人，突然仰天纵声大笑：“钗佛二宝遗自三百年前元元、圣心二圣，知者虽少，傅小天幸为其一，怎称贵教遗宝？禅师出家人，出家人不打诳语，更当知戒在一个贪字，奇珍异宝唯有德者方能居之，因何竟高手四出，不远千里来此威迫使诈？至于拙荆，傅小天借用禅师一句话，万勿以此相胁！”

乌扎克羞红了脸，也气炸了肺，神色益见怕人，狞笑说道：“那么，威侯是只重钗佛，视夫人安危于罔顾了？”

傅小天一敛威态，摇头说道：“傅小天伉俪情深，怎能置拙荆安危于不顾？不过与禅师一般地有恃无恐罢了。”

乌扎克神色微显诧异，道：“贫僧不懂。”

傅小天淡笑反问：“禅师是何时离开布达拉宫的？”

乌扎克呆了一呆，阴笑说道：“有奉告之必要么？”

傅小天笑道：“答与不答，悉听尊便。不过我有下文，事关布达拉宫安危，禅师似乎应该听听。”

乌扎克神情微震，旋即晒然。

“是么？那么贫僧确该听听，贫僧于一个月前离开布达拉宫。”

略一推算，敌踪早现京城，傅小天不得不为对方的行事隐秘而暗感震动，扬眉笑道：“那么我深为禅师遗憾，禅师若是动身稍稍迟后半月，必可碰上一场热闹。”

乌扎克哪里肯信，凝注傅小天阴阴一笑道：“设若威侯之言果然属实，贫僧倒是真的遗憾终生了。”

“信与不信，全凭禅师。”傅小天淡淡说道：“我可以奉告，敝友已经兼程赶往布达拉宫，营救拙荆去了，如果我算的不错，他该在禅师离藏后的二十天内到达。”

乌扎克双目凶芒一闪，道：“贫僧忘了提醒威侯，布达拉宫密宗高手近千，无殊龙潭虎穴，从来无人敢于轻涉半步。”

“我久仰厉害，不过……”傅小天扬眉笑道：“那得因人而异，我傅小天尚能视之如竹扎纸糊，在敝友眼中只怕犹不及此……”

乌扎克浓眉倒挑，目射凶芒，突然纵声狂笑：“威侯豪语惊人，贫僧很想知道贵友是哪位高人？”

傅小天道：“禅师站稳了！敝友武林人称玉箫神剑闪电手……”

乌扎克神情狂震，面色遽变，禁不住倒退一步，失声骇呼。

“什么？是那夏……”神色突转平静，仰天大笑：“威侯好高明的诈术，夏梦卿昔年葬身南荒，只怕尸骨早与草木同朽……”

傅小天嗤之以鼻，晒然笑道：“布达拉宫耳目迟钝很令人失望，我提议禅师不妨与贵教做次联络。”

乌扎克神情再震，脸色再变，双目凶光暴射凝注傅小天一语不发，俯身就要取地上木鱼。

石阶上，德贝勒突然挑眉冷笑：“紫禁城中，神力侯府前岂是这般任人自由来去的？我可没有威侯那等容人雅量。”飞身掠下，单掌遥探，闪电般攫向地上木鱼。

德怡郡主睹状大骇，但却已然拦阻不及。乌扎克那横肉遍布的丑脸，飞快地掠过一丝狠毒狰狞笑意，竟突然飘身后退。

眼看德贝勒就要抓上木鱼。蓦地里，轻喝震耳：“动不得。”

傅小天闪电探手，飞攫德贝勒右腕，硬生生地将他那飞射而下的身形拉回，注目笑道：“阁下，你大概不想活了，这岂是凡木，那是久浸剧毒，沾之无救，让我代劳吧！”

话落，也未见他有任何动作，地上那只木鱼已突然腾空飞起，向十余丈外一株大树上撞射而去。

这下要是撞上，木鱼必贼碎裂片片。乌扎克大惊失色，一声厉喝，腾身而起，闪电般攫向半空中的木鱼。就在木鱼仅差一发便要触及树身刹那，他堪堪一把将之抓住，但已是吓出一身冷汗，方自暗吁一口大气。身后响起了傅小天的震天大笑：“请归告来京同伴，今夜三更，傅小天亲率本府护卫，万寿山巅恭候大驾。”乌扎克哪敢再留，足未沾地身形再起，有如黄虹划空仓皇遁去。

第十二章 为义千里送玉人

傅小天环目炯炯，望着乌扎克背影消失，脸上突然浮现一抹阴影，浓眉微皱默默不语。

德贝勒如梦初醒，入目傅小天的神情，呆了一呆，道：“小天，你这是……”

傅小天摇摇头，叹气接道：“帝都阴云密布，危机四伏，我深为担忧……”

德贝勒大不以为然，挑眉笑道：“阁下纵横疆场十余年，一向叱咤风云，气吞河岳，难不成今天竟然为区区一个番僧惊了虎胆？我以为这件事不足为虑，大内侍卫，侯府精英，再加上纪泽一众手下，倾帝都各方之力，我不相信……”

傅小天听得连连蹙眉，接道：“这批人若是那么易与，乌扎克今日也不会在紫禁城中出现了，如我料得不错，此刻潜入帝都之密宗高手，绝不只黄衣四尊者少数人，布达拉宫虽不致倾其全力来扰，但所遣来者定为主力。皇上安危重于一切，大内侍卫必须坐守大内，我不能调用他们；至于九门提督府，所属的所谓帝都铁骑，对付一般叛乱自属可恃，对付这些武林高手，却是派不上用场。目下可用者，仅我手下十二护卫，而相比之下力量实在薄弱得可怜，兹事体大，一个应付不好，后果不堪设想，你能怪我担心么？”

德贝勒玉面微红，久久方道：“你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我仍以为有点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帝都铁骑训练有素，若连这般人也应付不了，那岂不可怕了么？”

傅小天头痛的就是他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官家习气”，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一笑说道：“他们养尊处优，久未动用，事实上的确如此，贝勒爷若是不信，不妨拭目以待。”转身向石阶上走来。

德贝勒略一沉吟，忽地皱起眉峰，急步跟上，道：“那么今晚……”

“到时候再说吧！”傅小天没有回头，淡淡说道：“这是一场艰苦的搏斗，关系着帝都安危，说不得我只有借重丐帮了。”

“他们肯么？”德贝勒追问一句。

“很难说！”傅小天道：“人家没有这个义务。”

“朝廷有权征用他们。”德贝勒沉声接口。

“有权征用？”傅小天倏然回身，冷冷说道：“我劝你还是赶快收起这种想法，别以为大清朝廷能压得了谁？人家是先朝遗民，对此乐得袖手旁观，并不犯法，我们自己应付不了，怨得谁来？这是求人家的事，不是摆官架子的事，懂么？贝勒爷！”

说罢，继续向石阶顶上走来。

他这几句话说得很重，德容尽管身为贝勒，面对这位权倾当朝，皇上犹让三分的神力威侯，却是敢怒而不敢言，甚至连形之于色也都不敢。俊面上，青一阵、红一阵，窘迫万状，望着傅小天那隐透慑人威严的魁伟背影，良久方始突然转移话题，有心找茬地憋出一句道：“阁下，我觉得你不该轻易放走那个番和尚。”

傅小天又复回身，笑道：“你别不服气的故意找碴！我没有做错，擒贼擒王，射人射马，留下一个乌扎克于事何补？我不相信这样便能使他们全部束手就缚，甚至退出帝都。乌扎克不过是一个打探虚实的喽罗角色，留着既然无补于事，何不索性大方一点，纵他回去？你若认为我放得不对，那么请，他此刻尚未出得紫禁城，你尽可再把他抓回来。”回身负手，大步走入府内。

德贝勒再次碰了一鼻子灰，俊面煞白，怔立着作声不得。美郡主德怡幸灾乐祸掩口窃笑，朝他扮了个鬼脸，扭动腰肢，跟在傅小天身后，袅袅登阶走进府门。

任燕飞不敢惊动，悄悄拍开两个黑衣大汉受制的穴道，也自进入府中。石阶下，只剩下垂手怔立的德贝勒……

□□□

夜色深沉，紫禁城中万籁俱寂。

一钩冷月，静静地悬挂枝头。

神力侯府沐浴在一片略显昏暗的月色里。

今夜的神力侯府中，似乎有异于往日，显得特别静，静得出奇。

四下听不到一丝声息，有的只是树丛中轻柔夜风拂动细枝，所发出的簌簌声响。

整个神力侯府内也看不到一条人影，但如果仔细地看，花树丛中，亭、台、楼、榭的暗影内，却到处都是憧憧人影，潜伏着许多威猛的黑衣大汉。

这些，显示出戒备森严。

后院小楼中，红烛高烧，珠帘低垂，由外内望，无法窥见楼内有何动静。

其实小楼内，神力威侯傅小天凭几端坐，左手捋髯，右手执书，似乎正全神贯注于一部“春秋”中。

神态肃穆中透着悠闲。

唯一和往日不同的该是他劲装未卸，与几头横放一柄斑斓长剑。

夜凉如水，时间在寂静中悄悄地溜过……

蓦地，梆杵声划破夜空，更鼓敲出了二更。

就在这时候，庭院中霍然响起一暴喝：“什么人？胆敢夜闯侯府。”

暴喝过后，随即又复归于寂然。

傅小天像一尊石像，连动也没有动一下。

片刻后，小楼下有人恭谨扬声道：“禀侯爷……”余话犹未出口，傅小天已然放下手中“春秋”，急急道：“请客人上来。”站起身子。

楼下恭应了一声是，随即，楼梯上响起步履之声，紧接着小楼内走进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胡须如猬的中年化子，睁着一双满布血丝的眼睛，向着傅小天微微躬身为礼。来的赫然竟是那丐帮北京分舵主火眼狻猊郝元甲。傅小天含笑迎了过去，执起郝元甲双手：“阁下，辛苦你

郝元甲神情恭谨，微挑双眉：“不敢，能蒙侯爷差遣，丐帮深感荣宠。”

“差遣？”傅小天浓眉微皱：“郝狮子，你这岂不是骂我，像这样，以后我还敢劳动大驾么？咱们相交已非一日，对我，你应该了解得很清楚，你是我朋友，朋友用不着来这一套，丐帮眼中不会有神力威侯这四字头衔，我能劳动你，凭的是傅小天这三个字，说得更明白点，是靠着夏梦卿的面子，因此感到荣幸的应该是我。来，放轻松点，咱们坐下谈。”拉着郝元甲向几旁走来。

威侯铁腕，容不得郝元甲推拒，他望着傅小天那豪迈随和的神色，颇为窘迫地赧笑说道：“侯爷，我谢座了，我觉得你有点言之过重，虽然我听侯爷差遣并不是因为当朝的神力威侯，却的确是敬佩侯爷你英豪盖世，作风超人，可绝非看在你和夏大侠交称莫逆分上，这一点，我不得不说明。”

傅小天浓眉微轩，一笑说道：“好啦，有完没完，郝狮子？不管你冲着谁，总之丐帮对我大义伸手，鼎力相助，这个你总不能否认，是吧？”

郝元甲浓眉一挑，还待再说，傅小天却已轻轻一掌拍上他的肩头，微笑说道：“阁下，你忙了一天，晚上跑到我这儿来，应该不是为了和我抬杠的吧？”

郝元甲不便再说，只好赧然一笑，道：“侯爷，我这就向你禀报……”

随即皱起双眉：“未出你所料，这次潜来帝都的，虽不能说是已倾布达拉宫所有高手，但为数的确不少……”

傅小天点点头，微笑接口：“除了号称黄衣四尊者的那几个，还有什么人？”

郝元甲神色越显凝重，道：“八大喇嘛、十二殿、三十六坛各出其半，连同黄衣四尊者一共是三十二名番僧，而黄衣四尊者还只是这三十二名番僧中身分最低者，由此可知，其他各僧的功力一定比他们更高。”

傅小天笑容微敛，蹙眉点点头道：“以我日间观察所得，似乎还不只此数。”

“侯爷高明！”郝元甲道：“千毒门已现灯使，据此推断，断不会就这两人，另外，布达拉宫二流喇嘛尚未计算在内。”

布达拉宫高手已出其半，再加上神秘诡譎、残忍毒辣的千毒门，以及那难以数计的二流喇嘛，布达拉宫何异已倾巢来犯？

问明这种情势，纵然傅小天铁胆傲骨，英豪盖世，身具莫测功力，也不禁心神震动，大为动容。他默然不语，沉吟良久方始恢复他那超人镇定，淡淡一笑，道：“都来了也好，本未出我所料，可笑皇上和那些大员们犹在梦中而不知大祸之将至……这么看来，今夜委实不宜力敌，只有采取我那非不得已，不肯轻易采取以备万一下策了。”

话锋微顿，扬眉又问道：“看见莫洪他们几个么？”

郝元甲呆了一呆，惑然道：“怎么？侯爷以为……”

“不！”傅小天摇头说道：“罗刹诸君心高气傲，绝不会就此俯首认命供人驱使，也不会受人延揽，我担心他们会趁火打劫。”

郝元甲道：“听说莫、单、卫三魔早离北京。”

傅小天道：“焉知这不是故布疑阵，声东击西？我宁愿证实他们现在北京，这些人俱都心智深沉，阴狠狡诈得可怕，对付他们三个，只怕要和对付那些布达拉宫的数十密宗高手，付出同样的精力和代价。”

面对高明，郝元甲只有为之心折，深为叹服，肃然点头，道：“侯爷高见，郝元甲现在请令，若是莫洪等三魔届时突现，并果然有所图谋，可否由我负责应付？”

傅小天环目中异采闪动，难掩心中激动，对于诚恳好意，他只有点头：“郝狮子，傅小天生平从不欠人人情债，除了夏梦卿，你是第二个，我不敢言谢，你也不会喜欢听，就这么办。不过，我希望你别和他们正面冲突，只须设法把他们引开去，越远越好，待我料理好这边，再去招呼他们。”

郝元甲自然听得出傅小天是不愿因己累人，使丐帮遭到任何损伤。而事实上，他也清楚，就是倾出丐帮北京分舵全部实力，也未必能与昔日罗刹三君对抗，满含感激地望了傅小天一眼，咧嘴笑道：“侯爷，郝元甲敬遵令谕。”

傅小天扬眉笑道：“别开玩笑，现在，我想听听对方的布署情形。”

“他们谈不上什么布署，侯爷。”郝元甲道：“他们只准备分出一部份人，赴侯爷今夜三更万寿山巅之约，另一部份，则按兵不动，似有所待。”

傅小天浓眉突皱，沉吟说道：“你可知道赴约的是哪些人？”

郝元甲道：“据我所知，仅仅黄衣四尊者和一千二等喇嘛。”

傅小天环目异采一闪，笑道：“乍看起来，他们似乎是恃技骄狂，有意轻敌，不将傅小天三字放在眼里，其实却大有文章，颇不寻常……千毒门呢？”

郝元甲沉吟着说道：“未见动静，好像与那些番僧们并非一伙，扯不上什么关系。”

“这就更可怕了，”傅小天淡淡一笑，凝注郝元甲：“老弟对此有何高见？”

“浅薄得很，只怕难及侯爷万一。”郝元甲搓搓手，皱眉说道：“如果侯爷一定要我表示一点看法，我以为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真正可怕的，不是万寿山巅的约会，而是那按兵不动的八大喇嘛，十二殿三十六坛的番僧，还有那未见动静，表面似乎毫无牵连，袖手旁观，其实是伺机而动，暗暗呼应的千毒门高手……”

听口气，显然还有下文，但他却到此突然住口不言，转脸望着傅小天。

傅小天环目深注，大笑扬眉：“英雄所见略同，只是……我以为阁下一定还保留了一点，那就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在于大内，当今皇上，对么？阁下。”

一言道破隐私，郝元甲心头猛震，神色微变，强笑解释道：“事关皇上，我一介草民，怎敢大胆妄加揣测？”

傅小天没有放过，只是他也并不介意，表现得也十分坦诚，手抚郝元甲肩头，淡淡一笑道：“老弟，用不着瞒我，傅小天虽属满人，任职当朝，却不是人间贱丈夫，而你我纵是朋友，立场毕竟有点不同。我适才说过，事关满朝，你没有伸手出力的义务，甚至可以站在他们那一方；不过老弟，有一点我必须告诉你，事情不如表面的那么单纯，这次兴风作浪的不是发于民间，而是另有异族心怀叵测，诱惑一些野心人物，从中加以利用，意图坐收渔人之利。”

郝元甲心弦震动，血气翻涌，久久未能答话。

傅小天环目轻注，一笑又道：“好啦，老弟，这种讨厌的话儿就此打住，天时已经不早，三更将届，你请回吧！深夜客来，我连茶都没有准备，委实太以怠慢。”收回那只大手，缓缓站起身子。

郝元甲随着起身，神色已趋平静，满布血丝的双目凝注傅小天，惑然问道：“侯爷，你真的就这般地只身前去赴约？”

傅小天淡淡一笑道：“约由我订，大丈夫岂可失信于人？”

“那么大内……”

傅小天大笑接口道：“老弟不用担心，我早已有布置，九门提督府人手已全部调入大内，加上大内侍卫，谅来可保一时无虞。”

郝元甲还想再说什么，几次欲言又止，终于微微躬身。

“那么，我告辞了。”转身走向楼前窗边。

傅小天送至窗边，挥手笑道：“老弟好走，恕我不远送了。”

郝元甲道：“不敢当，侯爷留步。”身形拔起，电射而去。

望着郝元甲背影远去，傅小天脸上强持的镇定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无限凝重：“祸起两端，顾此失彼，我分身乏术，这该怎么办，这……”

突然，他浓眉挑煞，环目暴射寒芒：“我原想息事宁人，不愿意看到血溅帝都，如今你们既然这样逼迫我……”刹那间，神色忽又一转肃穆，砰然

一声，面西跪下：“小天身为人臣，情非得已，恩师恕宥。”

一跃而起，回身抄起几上长剑，大步下楼而去。

□□□

朔风呼号，尘沙蔽天。

这是关外大漠习见的景象。

这天傍晚时分，风沙特别猛烈。

蓦地，如泣的风声中，传来一阵辘辘车声，紧接着，便见如雾黄尘内，由一座土岗转角处，缓缓出现了一辆双马篷车与一人一骑。

那辆马车，厚厚油布制成的车帘低垂，遮掩得密不透风，在高低不平的黄土路上，不住地颠簸晃动，车篷上满积的黄尘，随风飘逝，但随即又布上了新的一层。

车辕上，赶车的车把式，是个身形略显佝偻的瘦削老者，衣领翻起，一顶风帽拉得低低的，几乎遮住了整个脸孔，只能看到颌下一部银髯，而那本该银白的美髯，也因染满尘沙而变成了黄色。

另外的一人一骑，紧靠马车之旁，是一匹毛色白里带黄的健马，却似因经不起长途跋涉，千里奔驰，显得有点疲惫不堪，失去了应有的神骏。

马鞍上的人，是位俊美绝伦的文士，一袭白色儒服不仅好像多日未经换洗，布满尘垢，而且多处残破，血迹斑斑，血迹已呈黑紫，显然为时已久。

他入鬓剑眉紧锁，星目黯然无光，俊美的脸庞清瘦憔悴，一片惨白，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白得可怕。

本来读书人体质羸弱，怎经得起长途劳顿，千里风霜？他和车辕上那驼背老车把式一样，也紧闭着嘴，默默地策马赶路。

也许是风沙太大，一开口便满嘴黄沙。

夜幕，垂得更低，风，终于有点转弱了。

黄尘渐渐静歇，衣袂也不再拂动，可是，这老少两人仍然没有一人开口。

这荒凉、辽阔的原野里，一时显得十分寂静，自然，那车轮声，马蹄之声也就越发清晰，可以传出很远。

但不久之后，蓦地，一个无限甜美的声音突然划破了寂静，为这荒凉、辽阔的原野，平添一分生气；这甜美的声音，轻柔地透过厚厚低垂的车帘，传自车内：“夏大哥，风停了么？”马上白衣文士闻声抬头，随即淡淡答道：“是的，夫人。”他似乎不愿多说。

车内一阵寂然，未几又柔声发问：“到了哪儿啦？天黑了吧？”

白衣文士双目呆呆前视，依然淡淡答道：“天是黑了，夫人，前面就是吕梁山了。”

车中人“啊！”地一声轻呼，好像透着惊喜，却又似难掩一点惆怅，低低说道：“好快，这么说我们已脱离险地，再过几天就到了？”

“是的，夫人。”白衣文士微微地皱了皱入鬓剑眉：“再过几天就可以回到北京了，只是，在我未把夫人送抵达侯府之前，我不敢轻言已脱离险境，而且我心急如焚，恨不得插翅飞往北京……”

“夏大哥。”车中人突又一声轻呼，声音有点激动：“你能否像以前一样，叫我小妹或者梅霞？”

白衣文士神情微震，身形一阵轻颤，而话声却更为冷淡：“时过境迁，夫人何必再提往事，如今，夏梦卿所护送的，乃是夏梦卿极为敬佩的神力威侯傅小天的夫人。”

车中忽归寂然，过了一会儿，车中人又微带哽咽地说道：“夏大哥，可以掀开车帘让我透透气么？”

白衣文士面有难色似乎有所顾忌，但终于转过头去向那车辕上驼背车把式道：“老爹，偏劳一下。”

老车把式没有说话，神色却极为恭谨，伸手掀开车帘。车帘后处，车中人一身白衣，花容憔悴，乌发蓬松，螭首半探，淡淡地吸了一口气，嚙泪的美目略作环顾，最后停在白衣文士身上。

正是那傅小天夫人薛梅霞。

那白衣文士，薛梅霞口中的夏大哥，自然也就是宇内第一奇才，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

入目他那一身为她所负的伤势，为她所溅的血迹，清瘦的娇靥上，像不久以前地，涌现一片怜惜、感激、歉疚之色，以及一些复杂难解的东西，颤抖着失色香唇，无限柔婉地轻声说道：“夏大哥，你……可觉得好些了么？”

夏梦卿没有看她：“多谢夫人关注，我现在很好，伤势已无大碍。”

“夏大哥，你何必瞒我？”她听得出他那勉持平淡的声调，也深知夏梦卿伤势不轻，短期内绝对无法痊愈，强忍心中如绞悲痛，却忍不住垂下早已孕满眼眶的泪水：“你该记得，受先父母的熏陶，我也颇懂一点医道，你的外伤也许已无大碍，内伤却断非短期内可以复原，普天之下，谁能使你负伤如此？这是第二次了，又是为了我，上次也许值得，这次你实在不该来的。夏大哥，你知道我有多……”

“夫人！”夏梦卿突然侧首轻喝，声音有点颤抖：“天时不早请早些安歇，路程尚有数日，再下去，夫人会支持不住。”

“不！”薛梅霞连摇螭首，声音低得像喃喃自语：“肉体上的任何痛苦，我自信能忍受得了，也支持得住，唯一使我受不了的，是你这令人心碎的称呼，我求你改一改，我求求你。”

夏梦卿身形骤起一阵极其轻微的抖颤，对她这几句话恍若未闻，也没有说话。

薛梅霞那失色香唇，一阵剧烈的抽搐。为免徒乱心意，她只有转移话题：“夏大哥，我可以听听你如此急着赶抵北京的理由么？”

夏梦卿早已恢复平静，点头淡笑道：“很简单，这次我们得能脱险，可说十分侥幸，因为布达拉宫大部份的密宗高手均已外出他往，否则后果实难想相。而那些密宗高手外出他往时目的当是北京，他们的用心很明显，傅小天虽然英豪盖世、神功莫测，但一个人的能力到底有限，我担心他不能兼顾；再说护送夫人，肩负重大，布达拉宫不会就此甘休，沿途难免再有惊险，能早日把夫人安然送同侯府，我的责任才算完了，不然……”

薛梅霞突然接口，竟然出奇的平静：“夏大哥怎不说想早一点摆脱我，免得‘触人’伤情？”

夏梦卿神情一震，镇定地道：“夫人，你想错了，夏梦卿早已心如止水，再难扬波，我说过，我送的只是傅侯夫人，对朋友之妻，我无须有此顾虑。”

他答得很高明，可是薛梅霞却仍不放松，说得也毫不逊色：“是么？我以为一个人的身份可以改变，但我究竟还是薛梅霞，这个应该永远也变不了。”

夏梦卿皱眉强笑：“夫人深具辩才，我自认不如，不过夫人如今是傅侯夫人，当不会有错，这也是永远变不了的……”

话声方落，强持的笑容未歇，突然目射逼人寒芒，眉挑重煞，怒声冷哼：“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不相信杀不尽你们。”

话声微顿，威态一敛，轻喝道：“夫人请坐好，老爹，垂廉。”

夏梦卿人虽受伤，功力犹在，薛梅霞心知他必有所见，立把螭首缩回车内。

车辕上，佝偻的年老车把式从容放下车帘，继续赶着马车驰进，竟然一丝惊慌之色也没有。

转瞬间，远处蹄声急遽尘头大起，暮色中，十余匹高头大马，疾如风驰电掣一般飞卷而来。

马，是清一色的蒙古种罕见神驹，鞍上，则俱是身躯高大、剽悍凶猛的黄衣喇嘛。

容得喇嘛们追近十丈，夏梦卿突然挑眉扬声：“老爹，护住马车，我没有工夫和他们多说废话。”

话落，人起，身形倒射，有如银虹划空，直扑逼进车后的十余来骑。

只见白影飞闪，连声砰然，十二个黄衣喇嘛已有十个坠鞍落地，一阵翻滚寂然不动。

十匹空鞍座马，昂首长嘶，铁蹄飞腾激起满天黄尘，向茫茫暮色中四散奔去。

另外两个喇嘛幸保性命，却仍不逃走，一左一右，拨马冲近马车，同发狞笑，就待扬掌。

蓦地忽闻豪笑震天，车辕上那身形佝偻、老态龙钟的车把式，长鞭怒卷，疾如灵蛇，分点二喇嘛胸前大穴。

出手之快，认穴之准，堪称当世罕见。

两个喇嘛怎料得到区区一个老弱的车把式竟是深藏不露的绝世高人。两声闷哼，应鞭落鞍，又是两匹空鞍健马狂奔着消逝于暮色中。

佝偻老者毙杀两人恍若无事，刚刚收鞭，夏梦卿也已折身落回马上，右掌抚胸，一阵急喘，面色更形苍白，身形摇摇欲坠。

他内伤未愈，哪堪再动真力？尤其是像如此般足不沾地的凌空搏敌。为了护卫薛梅霞的安全，他不得不拼死出手，枯禅掌威力无伦，天龙身法冠绝宇内，但这两种神功也最耗内力，虽然毙杀十个喇嘛于刹那间，可是如此一来，他本就极重的内伤，又加重了一分。

车辕上，那佝偻的老车把式目睹夏梦卿的伤情，难掩心中重忧，目射关切之光，轻叹说道：“夏大侠你的伤势……”

夏梦卿强忍痛楚，连忙挥手向他示意。

无奈为时已晚，车帘掀处，薛梅霞已探出螭首，珠泪如泉，香唇剧颤悲声说道：“夏大哥，你，你叫我如何心安……”

夏梦卿神情一震，大为不忍，改了称呼，强笑安慰道：“小妹，别这样，我很好，一点伤势，别担心，没有什么……”

虽然改了称呼，却并未能使薛梅霞感到丝毫慰藉，反之，那有气无力的微弱话声，已使她心碎片片、柔肠寸断。

玉箫神剑闪电手宇内第一，叱咤风云睥睨武林，豪情万丈气吞河岳，除了八年前南荒一次会战，蹈陷负伤之外，何曾遭到过任何挫折？但如今他心灵与肉体两方面，却同时受到无形有形的两重巨创，这都是为了她，为了古往今来，无人能解的一个“情”字，而在“情”字上，她又给了他什么？一

时羞愧难当，芳心中百味俱陈，再也按捺不住，突然埋首车栏，失声痛哭起来。

夏梦卿身形一阵微颤，不知是肉体上的伤痛，抑或是那心灵受到撞击，忍不住地发出一声闷哼，却仍强露笑容，笑得令人心酸：“小妹别这样好么？这样于我伤势无补，反更令我难受。”

薛梅霞听若未闻，依然埋首痛哭不已。

夏梦卿惨白的脸庞上，浮起一片难以形容的神色，缓缓地转过头去，失神落魄地，呆呆地望着前方。

车辕上，那掌车老驼子，对眼前情形不闻不问，生似置身于另一世界，佝偻着瘦削的身子，默默地赶着马车。

这荒凉、辽阔的原野上骤归沉寂，也更凄凉，只有那阵阵令人断肠的哭声随着夜风远飏。

渐渐地，薛梅霞哭声越来越低，变成了低声饮泣，似乎已是欲哭无泪。

胸中积压已久的郁结，也似乎随泪水发泄了不少，终于，她缓缓地抬起了螓首，乌云更形蓬松，美目业已微红，长长的睫毛上犹挂着泪珠，几分娇弱，无限凄楚，令他触目魂销：“夏大哥万勿生气，我无意惹你心烦，实在是情难自禁。”

夏梦卿缓缓转过目光，停留在那梨花带雨的憔悴脸庞上，目光中好似有物闪闪发光，一笑说道：“小妹别这么说，我什么时候怪过你？永远不会，我刚才没有再劝你，那是因为我也想让你趁此机会尽情发泄一下，这些日子来，你受的委屈太多了，闷在心里反而不好。扫兴的事儿，咱们永勿再提，带着泪水，眼睛红红地回去见傅侯，这样我担待不起，时已不早，原野风大露重，早点休息吧！”

最后几句话儿，近乎诙谐，笑得也很开朗，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笑得多么勉强。

薛梅霞似乎还想说什么，可是夏梦卿这时已收回目光又转向前方，她那失色双唇微微地翕动了几下，欲言又止，终于退回车帘内。

夜已深，原野中一片清冷。

蔚蓝夜空中，舒卷着几条云带，这几条云带自然遮不住那高悬的一钩冷月与闪烁的星星。

昏暗冷辉下，空旷无际的原野上，只有夏梦卿等三人的车马在缓缓地移动着，此外再也看不到一样东西。

而寂静的夜空下，除了辘辘车声与得得蹄声，异常清晰地随风飘送外，别的，也再难听到一点声息。

要有，该是那偶尔传自远方的几声凄厉狼嚎，那声音拖得长长的，听来刺耳，悚人心胆。

关外的气候不似中原，怪得出奇，白日里骄阳高悬，热得炙人，而入夜后却冷风似冰，不胜其寒，使人颇有一日暑寒之感。

秋夜的凄凉、肃杀，普天下似乎应无二致，然而，此刻这原野上，凄凉、肃杀的气氛，却隐隐地令人觉得比他处浓重得多。

车辕上，那不知名的赶车老驼子，袄裤甚厚，一些没有感到寒意。

凉风拂体，只着一袭单薄儒衫的夏梦卿，却忽然机伶伶地打了个寒噤。

他功力通玄，早已寒暑不侵，昔年峨嵋护宝，对那发自地心的罡风犹能夷然不惧，而如今在这严重的内伤外创之下，竟禁受不住这仅仅稍有寒意的

夜风，怎不令人扼腕兴叹，为之心酸。

一个寒噤之后，他忽有所觉，拨马拢近车门，轻轻地掀开一角车帘。

功力虽减，目力犹健，何况还有那昏暗的星月之光。

入目堪怜，薛梅霞已似受不了长途行车劳累，再加适才哭得声嘶力竭，在车身颠簸摇晃中，不知何时已然昏昏入睡。

秀眉轻锁，憔悴娇靥上泪渍犹存，似乎睡梦中又凄惋哀绝地流过伤心之泪。

婉约娇躯微微曲蜷，显然是因为衣衫单薄，不耐秋夜寒凉。

夏梦卿轻轻一叹，探身拉过车内一袭风氅，小心翼翼地为她盖上，凝注那张娇靥良久，才缓缓放下车帘，驰了开去。

就在这个当儿，他突然又有发现，转向车辕上老驼子，星目寒芒连闪，挑眉冷笑：“老爹……”

“我听见了。”车辕上老驼子点头接口，话声中难掩心头重忧地接着说道：“犹在里许之外，是不是还很难说，夏大侠不宜再动真力，老驼子不自量力，拼命效命。”

夏梦卿略作沉吟，微笑点头：“好多年未睹大漠驼叟无影神鞭之威，适才那一手太快，我正在遗憾未能尽饱眼福。”

车辕上老驼子咧了咧嘴，银髯颤动：“无影神鞭，威震大漠，但那只是大漠，比诸中原武林，那地方实在太小，假如再当着夏大侠之面……老驼子这条鞭就更要变成提不起的烂草绳了。”

入耳这轻松诙谐的话儿，夏梦卿禁不住哑然失笑。

老驼子话声方落，突然神色一变，目射奇光，凝注前面远方：“老驼子业已听出来人只有两个，功力俱都不弱，犹在老驼子之上。”

夏梦卿双目突现异采，挑眉笑道：“老爹好俊的听觉，这两人所用身法我听来颇为熟悉，只怕老爹的无影神鞭不能大展神威，我也饱不成眼福了……”

话未说完，远方那茫茫夜色中，已现出两条淡淡人影，昏暗月色下看去，直如随风飘来的两缕轻烟，身法之快世所罕见，也错非是宇内第一的夏梦卿与那毫不起眼的风尘异人无影神鞭大漠驼叟，换了别人，纵然竭尽目力也难有所见。

夏梦卿注目远方来人，淡笑发话招呼道：“佛门禅功，道家心法，来人莫非霍、岑二弟。”

话声不大，相隔也足有半里，但远方那两条人影却似已有所闻，同发龙吟长啸，身形如疾，直如划空长虹，一闪已至近前。

车马倏停，夏梦卿含笑离鞍，马车之前微风飒然，一个衣黑、人黑，全身俱墨的精壮少年和一个身着青衫的俊美书生联袂射落。

足方沾地，黑衣少年便大步奔过去，一把抓住夏梦卿双手，万般激动，无限欢欣地叫道：“夏大哥，多年不见，差点没把我和小岑想死，设非适才夏大哥神功传话……”

青衫书生闪身上前，沉声喝道：“小霍，放手！你难道没有看出夏大哥身负极重的内伤？”

黑衣少年这才注意到夏梦卿那色呈惨白憔悴不堪的脸庞，与那残破儒衫上的斑斑血渍，倏地收手，瞿然变色，垂首说道：“夏大哥，原谅我无心，并恕我两人接应来迟。”

夏梦卿目注青衫书生，皱了皱眉，笑道：“小岑，你怎么仍然难改你那多嘴的脾气？”

话锋微顿，伸手反握住黑衣少年双腕，含笑道：“小霍，别难过，我们交非泛泛，谊同手足，你不该这么说。身在武林，难免搏斗，哪有不负伤的？夏大哥又岂会在意这区区伤势。若说接应来迟，那该怪我没有事先通知……”

黑衣少年突然抬头，目射奇光浓眉挑煞：“夏大哥神功举世无匹，我不相信那些番和尚能伤得了你，有机会，我必要……”

“你也想斗斗密宗高手，是么？小霍和小岑一样，你也未改火爆性子。”夏梦卿含笑说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小霍，不可坐井观天把我捧得太高，须知捧得高、摔得重，密宗我见识过了，果然不凡，能全身而回，已属万分侥幸，不过，小霍也不要难过，我身中三记大罗印，布达拉宫却赔上了十大高手和许多二流喇嘛，应该很划得来了。”

大罗印密宗秘技绝学，掌力阴柔歹毒中者无救，夏梦卿幸好有大静神功护体，但身中三掌，也难免受了内伤，而且受伤的程度，颇为严重。

青衫书生神情大震，急形于色，突然接口道：“夏大哥，大罗印非同小可，你怎能……”

“小岑！”夏梦卿一声轻笑，道：“何必这么大惊小怪的，我现在不是好好的么？你们放心，夏梦卿若是死在大罗印下，岂不辜负了那宇内第一的头衔？来，让我替你们引见一位前辈。”

向站在车旁的老驼子微一举手：“这位就是大漠驼叟无影神鞭独孤奇前辈。”

夏梦卿既然尊称为前辈，黑衣少年、青衫书生自然不敢怠慢，忙自恭谨躬身为礼。

“老爹，这两位是我多年知交，彼此渊源极深，二圣凡凡大师、大木真人得意高足，霍玄、岑参。”

独孤奇虽说成名多年，威震大漠，但比之三圣却仍渺小的微乎其微，闻言大吃一惊悚然动容，急急说道：“夏大侠……两位，若论辈分，独孤奇还须尊称，这岂不折煞我驼子？”

目射奇光，肃然还礼，道：“两位昔年联袂驰救武当，横扫罗刹，独孤奇早仰威名，心仪已久，今日得瞻风仪……”

夏梦卿突然皱眉轻笑接口道：“老爹，看来有时候你比我还要酸，彼此均非外人，你忍心使他俩局促不安？”

独孤奇正色说道：“夏大侠，武林中素重辈分，礼岂可失？”

夏梦卿摇头笑道：“老爹，如此说来，你让我又何以自处？论辈分，家师犹高三圣一辈，他两人与我平辈论交，这岂不大大的不韪？”

独孤奇呆了一呆，哑口无言。

夏梦卿淡淡一笑，转向二小：“接应虽迟，蒙两位远迎于此，我做大哥的一样深为感激，如果没有别的事，车辕上还有地方可以容下两位，我们到北京再做长谈，请上车吧！”

青衫书生低头不语，黑衣少年状似犹豫，浓眉连轩欲言又止。

夏梦卿神目如电立刻有所察觉，皱眉笑道：“小霍，曾几何时，你素性干脆爽快，怎么也学的和小岑一样了？对我应该没有什么顾虑，有话快说！”

霍玄黑脸飞红，颇为窘迫，摸着一双大手，赧然笑道：“我口齿笨拙，辞难达意，夏大哥还是问小岑吧！”夏梦卿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剑眉微扬，

转注青衫书生，含笑不语。

岑参略一迟疑，目注低垂的车帘，没有说话。

夏梦卿睹状了然，点头笑道：“小岑，你很机警，车内是神力威侯傅小天夫人，薛梅霞，说来你应该知道她……”岑参仍然面有难色，示意夏梦卿离开车旁，找地方谈话。夏梦卿淡淡笑道：“昔年我不能分身驰援武当，便是因为作客薛家，彼此交称知己，她不是一般世俗儿女，对她对我，不必有什么两样，说吧！”

岑参领悟绝世，一点就透，不再犹豫，立刻探怀取出一封函帖，双手递了过去。

夏梦卿接在手中，略一注目笑容尽敛，神色骤转凝重，目光投向岑参，蹙眉问道：“这，你接自何人之手？”岑参俊面微红，赧然说道：“不认识，一个黑衣人送来就走了。”

夏梦卿皱了皱眉：“什么时候接到的？”

“半月之前。”

夏梦卿沉吟着说道：“时间不差，该是我离开断魂谷以后，到达布达拉宫之前，他们行动很快，有点令我佩服，我想听听你对这件事的意见。”

岑参很郑重说道：“武林帖非同小可，这件事更是关系重大，我和小霍遍寻宇内，正是要找夏大哥请示。”

夏梦卿沉思良久，突然说道：“那么，我要你两人置身事外，就当没有接到这武林帖一样，即刻返回来处，闭门读书不闻不问。”

岑参呆了一呆，就待张口发问，但忽然又似有所悟地强自忍住，垂首不语。

霍玄性急，浓眉陡扬，诤声问道：“夏大哥，我们期待多年，只恨力单势薄，不足成事，如今帖遍宇内，正好共襄盛举，你怎么？……”

“小霍！”夏梦卿目射寒芒，挑眉接道：“别问我为什么，我自有道理，我的话你听不听？”

霍玄皱眉嗫嚅：“夏大哥的话，我怎敢不听，只是……”

夏梦卿沉声轻喝：“没那么多理由，点头。”

威严慑人，霍玄哪敢再说？身形一颤，只有垂首，但环目偷望，眉宇间仍难掩心中诧异之情。

夏梦卿只作未见，转往犹自低头皱眉的岑参，淡淡说道：“小岑，我知道你此时心中是怎么想的，这本难怪，若是我换了你，我也会这么想，但是你想错了，夏梦卿岂是人间贱种？他不会因私忘公，为儿女柔情而置国仇家恨于不顾……”

岑参满面愧色，猛然抬头。

“听我说完！”夏梦卿沉声说道：“彼此渊源非浅，情同手足，你也用不着这样。”

话锋微顿，神色一转郑重，接着解释道：“再说，她如今是诰命一品的傅侯夫人，我对她也谈不到什么儿女柔情，至于傅侯，我只是敬他为人中英杰，虽然惺惺相惜，但彼此立场毕竟不同，更不会因为有所顾忌。我要你们置身事外，回去闭门读书，自然有我的道理在，否则我期待多年，怎会放弃这大好时机？但这道理，目前我还不愿说明，而且也没有告诉你们的必要，我只要你们听话。小霍，他暴躁而容易冲动，你比他冷静得多，我以为你应该了解我的苦心……”

后面的话，说得有点激动，也因此牵动了伤势，一阵微微轻喘，住口不言。

霍玄的头，垂得更低。

岑参却满面愧疚不安地毅然答话：“夏大哥顶天立地，奇男第一，我不该有那种渎冒不敬的想法，不敢再问理由，我和小霍听话就是。”

夏梦卿苍白憔悴的脸庞上，浮现一丝淡淡笑意，笑得很安慰，目射友爱，微微点头：“那么，这帖子放在我这儿，你们走吧！”

岑参星目凝注，关怀之情溢于言表：“夏大哥，我和小霍这就遵命告辞，只是你伤势严重，我和小霍实在放心不下……”

夏梦卿突然朗笑挥手：“须眉汉子丈夫气，哪里学来的婆婆妈妈女儿态？再不走我可下手赶了。”

岑参、霍玄四目深注这位一身傲骨的夏大哥，泪光闪烁，终于同时扬声：“夏大哥多多保重，莫使我两人终日挂怀，寝食难安，恨会短离长，愿早日见召。”躬身一拜，相率飞驰而去。

夏梦卿再也难忍满眼热泪，向着夜空频频挥手。

望着岑，霍两小身形消逝不见，那憔悴的俊脸上，突然浮现一片阴影，这阴影包含着许多使人难懂的东西……

他再也不能承受严重内伤啮咬般的痛楚，一声低低闷哼，身形微起摇晃。

独孤奇伸手将他扶住，双眉深蹙，一叹说道：“岑，霍两位性情中人，夏大侠你这是何苦？”

夏梦卿微一摇头，苦笑说道：“他们两个除了对我以外，就从不知一个‘怕’字，我若不强装无事，逼他们回去闭门读书，他们准会前往布达拉宫闹事，凭他两人师门的大静神功，玄玄心法，固可无险，却免不了有惊，我诸事未了，不能分身，岂不又要多担上一份心？”

轻轻掀开一角车帘，薛梅霞犹自甜睡，似未醒过，自然也不会知道适才车外发生的事。

轻轻放下车帘，又苦笑了笑道：“这一阵已耽搁不少路程，老爹，咱们快走吧！”

独孤奇忙一点头，缓缓转过身，登上车辕，抖缰轻喝，蹄声又起，车轮又动，向着茫茫夜色中驰去。

昏暗月色中，这荒凉、辽阔的原野上，留下一条长长的轮迹，延向遥遥的天边……

天将破晓，东方微透金光。

晨曦下，太原城已然在望，回顾吕梁，山高接云，已远远被抛在后方。

虽说已然在望，但少说也还有二、三里路才能抵达，但若较之身后已走过的千山万水，自然也可说是近在咫尺。

西藏、山西，邻近于一隅，然在山川景物，风土民情上却有差别，而且差别很大。如今置身此处，遥望那静峙于晨曦下的太原城，在意识上，令人觉得已归自异域，返回故土，轻柔的晨风中，似乎还微送带土的芳香。

夏梦卿仰首晨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气，再呼出时，那心头郁结与大漠风沙，多日劳累，似已随之尽消，那严重的内伤也好像减轻了不少，精神为之一振。

独孤奇闻声侧顾，双眉微轩，弹了弹满身黄尘，也自心情一朗，笑道：“夏大侠，是否在太原略事歇息后再过太行山？”

夏梦卿一时沉吟未语，旋即微微摇头：“一日不到北京，我心中一日难安，请老爹绕过太原，径渡太行吧！”

独孤奇听得双眉一皱，道：“由此至北京，至少还有数日路程，夏大侠不宜强持伤重之躯……”

夏梦卿仍自摇头道：“我心灵的负担，远较伤势为重，也正为我伤势很重，短时期内不能妄动真力出手，所以才急着尽早赶抵北京。能把傅夫人安然送回侯府，在我来说实比伤势痊愈还要使我觉得轻松，否则，傅夫人万一再有任何失闪，我便对不起傅小天。”

英雄肝胆，令人敬佩，不世至情，更是感人。

独孤奇悚然动容，银髯皆颤：“夏大侠，能为你稍尽绵薄我已深感荣幸，如今却更觉这趟千里驾车，再入中原没有冤枉。这多天来，我领悟了不少，懂的事更多，看来跟在你这位宇内第一奇才身边能得无穷好处，老驼子敬遵令谕，这就改道。”

抖缰轻喝，一带马头，避开官道，向着另一条岔路上驰去。

这条岔路横跨太行，原是晋冀两省间的捷径，可是天下事，有时往往令人意想不到，夏梦卿如果听从独孤奇的话儿，在太原略事歇息再走，便可免去一场麻烦，这一改道紧赶，竟反而欲速不达地遇上事端，耽搁了行程。

就在转入这条岔路不久，忽见远远地迎面走来了一名灰衣芒鞋的行脚僧人。

行脚僧人足迹遍天下，化缘十方，这条路上虽然难见人迹，可也不足为怪。

夏梦卿奇才第一，独孤奇见识多广，对此自然毫未在意。然而，当双方的距离渐渐接近，行脚僧人容貌清晰入目之后，夏梦卿却禁不住呆了一呆，“咦”了一声，喃喃说道：“少林藏经堂住持怎地轻下江湖，莫非……”

少林绝学掌执武林牛耳，藏经堂住持更是身分极尊，独孤奇闻言神情一震，不由也凝神向前望去。

但见百丈外那位行脚僧人，虽然年事颇高，却健步如飞，银髯飘拂，宝相庄严，隐隐有种慑人威力。

收回目光，转注夏梦卿，轩眉说道：“如果老驼子料得不差，这位少林藏经堂住持轻下江湖，必也与岑、霍两位所接获的武林帖有关。”

夏梦卿轻蹙剑眉，点头未语。

说话间，双方相距已只有二十丈，行脚僧人此刻亦有所发见，神色间突然难言惊喜，倏然住足，合十退立道旁。独孤奇咧嘴一笑，道：“看来老驼没有料错，麻烦来了。”车马驰行甚速，话落时，已至那行脚僧人附近，行脚僧人突宣一声佛号：“阿弥陀佛，施主请稍留侠驾。”

未等夏梦卿指示，独孤奇已径行勒缰控马停车。

马停车止，夏梦卿就鞍上拱手含笑道：“荒郊野径，得遇佛门故人，欣喜何似，大和尚别来无恙？”提真气，飘身离鞍，牵动伤处，胸口一阵抽痛，他不禁微微皱了皱剑眉。

行脚僧人正是那少林藏经堂住持大慧禅师，闻言肃然躬身道：“峨嵋金顶拜别迄今，数易寒暑，施主犹能记得贫衲，贫衲好不荣宠，峨嵋初瞻神仪，今日再睹风采，此生可以无憾了。”

夏梦卿轻笑接口：“大和尚太谦，彼此既属故识，何须如此？容我请教，大和尚喝令停住马车，似乎非为招呼把晤，莫非有何见教么？”

“贫衲不敢！”大慧禅师再次躬身，庄容说道：“贫衲所以斗胆请施主暂留侠驾，实是有所禀告。”

夏梦卿立即心中了然，微微一笑道：“那么，大和尚是有意相寻，并非逆旅不期巧遇了？”

大慧禅师神情微震，毅然点头：“施主神目，贫衲怎敢妄言，如今找寻施主者，岂只贫衲一人？诸大门派，天下群豪莫不踏遍四海、穷搜八荒。”

夏梦卿“哦！”了一声，挑眉笑道：“这样看来，事非小可，但我不明白诸同道因何为区区一人而劳师动众，大和尚可否明告？”

大慧又一躬身，肃然说道：“施主请恕贫衲斗胆，此事关系重大，贫衲不敢擅自进禀，容贫衲请敝掌门人赶来面陈。”

夏梦卿呆了一呆，随即恍悟：“贵教掌门人莫非就在左近？”

大慧禅师点头道：“施主高明，敝掌门人与各派掌门人，以及天下群豪，此刻大部份均在太原。”

夏梦卿虽然急着赶路，但却不是不明事理之人，当下只有答允等候，淡淡一笑，道：“那么，大和尚请！”

大慧禅师不再说话，突然仰首发出一声长啸。

少林绝学，佛门禅功，果然不凡，声似龙吟直透云霄历久不散。

啸声未落，太原城方向立即也划空传来一声长啸，听声音，功力竟与这位少林藏经堂住持互为伯仲，不相上下。

划空传来的啸声犹自萦耳，远远地便见太原城头之上，一连腾起数十条人影。

飞掠纵跃，有如飞蝗快捷如电，转瞬间，已来至百丈之内。

夏梦卿目力如神，早已清楚地看出，这数十人中，为首一僧年事甚高眉须俱白，身披一袭大红袈裟，步履之间稳稳从容，正是那当今少林掌门，大悲禅师。

紧随大悲禅师之后的是童颜鹤发，得道全真，武当掌教无为道长，与其他各门派掌门至尊。

再后面，是少林四大护法，各堂住持，武当七剑以及各门派辈分最高的一流高手。

其中竟然还有不归谷的端木少华、天龙堡的齐振天与另外五庄四寨之主。

全是领袖一方的人物，声名卓著的绝顶高手，可以说，当今武林精英，已尽数荟萃。武林帖果然已传遍宇内，震动天下，夏梦卿不由心头暗震，深蹙剑眉。

一丈外，群雄相继住足，大悲禅师顾不得理会道旁合十躬身相迎的藏经堂住持大慧禅师，大步趋前，肃然合十，向着夏梦卿微微躬身为礼，道：“再睹风采，足慰平生，施主别来可好？”

夏梦卿虽然武林辈分极尊，较诸大悲禅师犹高一辈，但人家究竟是一派掌教身分，而且他也素性谦恕，自是不会托大，当下忙自还礼说道：“托掌教洪福，夏梦卿尚称粗健。”

大悲禅师躬身合十再拜：“峨嵋金顶，施主仗义维护，神龙一现，贫衲未及言谢，忐忑迄今。月前北邙断魂谷中，大智师弟又蒙解救，贫衲感同身受，谨此一并谢过。”

“掌教言重，夏梦卿愧不敢当！”夏梦卿淡笑说道：“峨嵋我只为护宝，

北邙也不过适逢其会，若说言谢，只有使我汗颜，掌教万勿耿耿于怀。”

他这里话声方落，群豪中又走出那位高年全真，武当掌教无为道长，肃然稽首：“八年前，施主颁下珠符令，差人驰救武当，逐退罗刹诸凶，挽救派于浩劫，隆情高义，贫道亦补致谢忱。”

显然，这位武当掌教所说的，乃是指昔年罗刹教为了遮天下人耳目，便于潜往峨嵋盗取三圣遗宝，大举侵犯武当，霍玄、岑参受命珠符令，联袂驰援武当之事。

夏梦卿忙自还礼，淡淡一笑道：“事隔多年已属陈迹，掌教何必还要提起？且尽绵薄者另有其人，我不过从中传话而已，怎敢当掌教一个谢字？”

无为道长白眉微轩，目光凝注，满含感佩道：“施主不必谦逊，岑施主道圣高足，由于乃师与敝教的一点怨隙，对敝教仇视犹恐不及，若非施主颁以珠符令，岑施主绝不会暂置积怨，义施援手；而设非岑施主驾临武当，挽救敝教一劫，道圣一脉与敝教之间的积怨也永无化解之日，如此大恩大德，敝教世代感戴，贫道终身难忘。”又一稽首，飘然退回。

看来，无为老道对昔年岑参被迫驰援武当之事，颇为自知，他的话说得不错，岑参为三圣中大木真人传人，昔年大木真人被武当拒于教外，一怒下山，曾誓言终生不入武当，徒承师怨，若非碍于珠符令，岑参断不会对武当施予援手，而若非岑参暂置积怨，义施援手，也不会使武当五老愧疚俯首，尽释前嫌，论因说果，功德自应归夏梦卿一人。

无为道长方退，接二连三地又有少林罗汉堂住持大智禅师、不归谷少谷主端木少华、天龙堡主齐振天等人，越众而出恳挚致意。

为的是北邙断魂谷内得以保全声名，脱险生还。

夏梦卿不是施恩望报之人，而且他也不认为那些举手之劳的事便是施恩，不过人家施然感恩图报，诚恳致谢，他也只有一一还礼逊辞，应付过去。

待得诸人都退回大悲禅师身后，他方始暗暗透了一口气，目注那似为群龙之首的少林掌门人大悲禅师道：“禅师以一派掌教之尊下江湖，偕天下群豪遍搜宇内，相寻于我，想必定有见教，如今是否可以示下了？”

大悲禅师神色一转肃穆，目光轻扫车辕上的独孤奇及车帘低垂的车厢一眼，寿眉微皱，说道：“贫衲斗胆，可否请施主借一步说话？”

显然这位少林掌教有着与昨夜岑、霍二小相同的顾忌。夏梦卿心中了然，淡笑摇头：“掌教不必有所顾忌，我忘了奉告，驾车的这位前辈，掌教不会陌生，大漠驼叟无影神鞭……”

人名树影，大悲禅师闻言悚然动容，立即合十致歉道：“原来是独孤大侠，贫衲眼拙，多有得罪。”

独孤奇车上拱手，咧嘴笑道：“掌教大和尚不必客气。”夏梦卿一指车帘低垂的车门，道：“车内，乃是神力威侯傅小天的夫人……”

大悲禅师神情一呆，霍然变色。

夏梦卿视若无睹，接道：“她本武林儿女，昔年薛家双龙一凤，掌教想必也该有个耳闻，若是信得过我，也请不必有所顾虑。”

大悲禅师仍然面有难色，犹豫难决。

夏梦卿剑眉一挑，笑道：“掌教既然信不过我，何必相寻？大悲禅师忙自合十，道：“施主言重，贫衲焉敢信不过施主？实在此事关系太以重大，车中人虽然也是武林儿女，但她如今究竟已是满……”

一触夏梦卿那已透不悦的逼人寒芒，任他身为少林掌门人，佛门得道高

僧，名重宇内，也不禁心头微惊，倏然住口。夏梦卿星目凝注，淡淡一笑道：“缘慳一面，身分特殊，我不敢怪掌教对她有所顾忌，然而，我却以为掌教不该信不过我。掌教若执意不愿明示，我绝不会强人所难……其实，诸位来意，我已略知大概，掌教因她而有所顾忌之事，当是为了一张遍传宇内的武林帖……”

大悲禅师心神骤然一震，满面诧异之色地望着他半晌，毅然点头说道：“施主既然已经知道了，那是再好不过……”

猛有所触，目注低垂的车帘，变色接道：“贫衲斗胆请教，傅夫人，她也知道么？”

夏梦卿含笑点头：“我所知道的事，从不瞒她……”

大悲禅师大吃一惊，两道白眉方自挑起。

夏梦卿一笑又道：“她虽然身为满族皇室贵眷，却曾劝我参与帖中所倡之事，共襄盛举，这应该可以证明她仍是我汉家热血儿女，与众不同。”

大悲禅师暗吁一口大气，慈目凝注，似乎信疑参半，默然不语。

他年老事故深，对夏梦卿这话自然不肯就此采信，但当着这位宇内第一奇才却又不便说出口，故而干脆来个闭口不言，这种做法委实高明。

夏梦卿既称宇内第一奇才，对此岂会看不出来，淡淡一笑，道：“话是我说的，信不信全凭掌教。”

大悲禅师面上一热，忙道：“施主又言重了，贫衲岂敢……”

夏梦卿挥手接口道：“我时间不多，也觉得争论此事，不是正题，我想知道掌教等为什么要找我？”

大悲禅师神色立转肃然，合十躬身道：“施主奇才第一，身怀珠符令，这等大事，非施主参与难期有成，故此贫衲邀约同道，遍寻宇内，想请施主出面领导我等，与发帖首倡者互相策应，共襄盛举，事关公仇私恨，汉家荣辱，施主幸勿见拒。”

一话直听得夏梦卿心头连震，却剑眉深皱，道：“那是掌教独垂青睐，过于看重，我却自认后学未进，德能两薄，不足担当大任，再说众英雄中不乏俊彦，掌教更是德高望重……”

“施主！”大悲禅师肃然合十，恳挚陈情道：“贫衲适才说过，事关公仇私恨、汉家荣辱，非同小可，再说论才，施主称绝宇内；论辈分，天下武林，无人比施主再高。珠符令出，四海服膺，施主是我等唯一领导人选，贫衲斗胆以为施主对此没有理由逊辞。”

“掌教误会了。”夏梦卿摇摇头，淡淡一笑道：“我不是逊辞，也非惧于责任重大，而是另有我不能从命的原因在，我不但不能从命出面，而且还要奉劝诸位与我一样地置身事外。”

大悲禅师万万料不到他会如此说法，呆了一呆，诧异欲绝地道：“贫衲愚昧，不懂施主此语何意。”

夏梦卿淡淡说道：“我知道各位一定会感到很诧异，我也很想做进一步地说明，只是如今言之未免过早，掌教若是信得过我言出有因，那么就请偕众英雄各回来处，莫再过问此事。”

大悲禅师白眉双挑，微微变色：“贫衲早想到施主所言必然有因，否则以宇内奇才如施主者，断然不会做如是语，不过此次接到武林帖的非只贫衲一人，也非少林一派，贫衲斗胆以为，施主若不把那原因明示出来，不但天下英雄俱感失望，而且也难令天下英雄心服。”

这话不错，天下群豪满怀热血而来，旨在请他出面领导共襄盛举，报雪公仇私恨，重振汉家声威，岂是几句寓意不明的话所能打发得了的？

夏梦卿似乎无可奈何，略作沉吟，突然说道：“既然掌教这么说，我不敢不让各位有个明白。请问掌教，这件事系由何人发动？那武林帖上署名者为谁？”

大悲禅师呆了一呆，道：“千毒门主。”

夏梦卿点点头，笑道：“那么这原因就简单了，月前北邱断魂谷中的种种遭遇，各位想必记忆犹新，以千毒门主那种人物，用心叵测，是否能成得了大事，各位应该比我了解得更为清楚。”

凶狠毒辣，触目惊心，无影之毒，余悸仍存，大悲禅师不得不点头：“施主所言极是，天下英雄莫不有此同感，只是……他这次遍传武林帖之举，却极为神圣，光明正大，我等身为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为了公仇，只有暂置私怨。”夏梦卿淡淡一笑，冷冷说道：“掌教这话本来不错，只可惜掌教不知千毒门主也是一个受人操纵利用的可怜角色。”大悲禅师呆了一呆，一时无语。

“无量寿佛。”武当掌教无为道长突然越众而出，神情肃然地，微一稽首道：“施主请恕贫道斗胆，有几件事儿，想请施主释疑。”

夏梦卿星目深注，还礼说道：“掌教请讲，我有问必答。”

无为道长双目神光湛然，淡淡发问道：“施主想必也接获一份武林帖吧？”

夏梦卿摇头淡笑：“掌教想差了，千毒门主岂有这个胆子将那看来神圣，实则包藏祸心的武林帖送到我的手中。”无为道长白眉微轩，道：“那么，施主怎知贫道等来意？”“很简单。”夏梦卿微笑说道：“因为昨夜已有两人以此事征询于我。”

无为道长呆了一呆，道：“施主可否示那两人是谁？”“我说过有问必答，自当奉告！”夏梦卿笑道：“这两人掌教认得，便是昔年联袂武当，为贵教稍尽绵薄的霍玄、岑参。”无为道长似乎颇觉意外地“哦”的一声，道：“原来是霍、岑两位施主……”

深注夏梦卿一眼，接道：“施主也是以今日之言，应付他们两位么？”

“不错！”夏梦卿听出对方话中有话，星目寒芒一闪，扬眉笑答道：“只是，我昨夜措辞与今日稍有不同，我说他们轻举妄动，要他们立刻回到住处，闭门读书。”

无为道长老脸一红，稽首说道：“施主莫要误会，贫道不敢存有那个意思。”

夏梦卿淡淡扬眉：“掌教言重，夏梦卿也不敢妄自度人。”无为道长颇为窘迫，但旋即又白眉双扬，肃然说道：“那么贫道愚昧，施主乃智蒙神僧高足，神僧赤胆忠心，每以无力驱逐敌寇为恨，贫道实在莫明施主何以竟阻拦此一盛举？”一句话直听得夏梦卿剑眉连轩，目射奇光，但想到对方的失态也是因为急于公仇，发乎忠诚，只不过有点审事不明，却又不忍发作。当下暗暗一叹，倏敛威态，说道：“诚如掌教所言，家师赤胆忠心，一生时以无力驱逐敌寇为恨，耳提面命也每以大仇大耻诲我，我夏梦卿又岂是掌教所责的那种大逆背师之人？不过我不敢怨怪掌教有这种想法，易地而处我也会有一种想法，我和诸位一样，也是汉族世胄大明遗民，说句唐突一点的话，我的仇恨也许比诸位更深，光复神州驱逐敌寇的心志也比诸位更切！我之所

以不愿对这次所谓盛举加以赞助，反加阻拦，那是因为我比诸位多知道一点，千毒门主受惑于西藏布达拉宫，而布达拉宫之后更有操纵之人，其目的在造成中原鹬蚌相争之局，而坐收渔人之利，我等如若不察，误中奸谋，一旦阴谋者侵据华夏，所蒙耻辱，所受灾难将较今日犹甚百倍，各位均为一时明智之士，请问，似这等引虎驱狼，开门揖盗之举，能够附和么？言尽于此，还请各位各返来处，伺机再动，届时我必当有所交代。”

听了这番话，群豪俱皆悚然动容，默然不语。

无为道长微一稽首，就要退回。

“阿弥陀佛。”一声佛号，震耳撼心，大悲禅师突又跨前一步，肃然合十道：“贫衲斗胆，请施主再示那幕后阴谋之人？”

夏梦卿淡淡说道：“掌教胸罗渊博，当知白衣大食此名。”

大悲禅师呆了一呆，意犹难信，慈目凝注，道：“施主怎知……”

夏梦卿剑眉倒剔，星目寒芒电射，突然沉声接口：“大和尚，你这是逼我？”

探怀取出一物，冷冷递过。

那是一块玉佩，正面左右两边，各镌一龙，翻腾云中，首尾相对，栩栩如生，二龙之间，刻有几个隶字：“忠孝传家，世代慎藏”。

大悲禅师入目这瑰玉佩，神情狂震、脸色剧变，突然下拜：“出家草民，有眼如盲，懵懂无知……施主恕罪。”

大悲禅师德高望重，领袖武林，他这一拜下，谁敢怠慢，一时纷纷下拜鸦雀无声，夏梦卿闪身避礼，激动说道：“今非昔比，夏梦卿蒙羞在身，不敢受各位重礼，还请……”

群豪一拜而起，大悲禅师恭声答话：“草民等缅怀先朝，思念故君孺慕若渴每感无依，今日得知施主身分，惊喜之余，岂有不拜之理？更当谢天谢地。草民等这就遵谕各返来处，静候施主复兴之召，草民等告辞。”

躬身再拜，领着群豪悄然退去。

夏梦卿星目微湿，拱手扬声：“诸位走好，恕不能远送。”

望着群豪渐去渐远，唇边突起一阵轻微抽搐，脸上一片难以言喻之色，呆呆凝注，默然不语，良久方始一叹回身。

他刚转过身来，面前如飞飘落大漠驼叟无影神鞭独孤奇，神情肃穆，无限激动地道：“夏大侠，你瞒得老驼子好苦……”纳头便要拜下。

夏梦卿出手如电，托住对方两肘，皱眉苦笑：“老爹，别再令我难受了好么？动身吧！”

夏梦卿虽然身负重伤，独孤奇却仍然使尽力气也无法拜下分毫，明知差人太多，只有一叹作罢，恳求道：“夏大侠，老驼子以前不知，情犹可原，如今既然已经知道了，这‘老爹’两字请……”

夏梦卿沉声接口道：“老爹，你还要不要我这个朋友了？”独孤奇哪敢再说，老眼凝注，颤声道：“恭敬不如从命了，老驼子生受了。”转身就待登上车辕。

车帘掀动，薛梅霞突然探出螭首：“夏大哥，他们都走了么？”

夏梦卿呆了一呆，道：“小妹何时醒来的？”

薛梅霞柔婉一笑，道：“我早就醒了，人家既然有所顾忌，加上我衣衫不整，多日来未曾梳洗，怎好出来？”“那么——适才之事，小妹想必都已听到了？”薛梅霞又柔婉一笑，微颌螭首。

夏梦卿心中微震，默然未语，翻身上马。

第十三章 难得世间奇女子

车马又继续向前驰进。

由于北京不日可到，薛梅霞满腹心事，一直没有开口。其实，真正心事重重的还是夏梦卿，自适才薛梅霞坦率承认已在车内听到了一切之后，他的心情就没有一刻平静过。他并不是怕她泄漏什么，而是另有一份不安，而也就因为这份说不出所以然的不安，使他也尽量地避免和薛梅霞有所交谈。然而，奇怪得很，尽管他有心避免和薛梅霞谈话，薛梅霞的沉默，却使他心里的不安更甚。

他希望薛梅霞能打破沉默，对他有所发问，可是，薛梅霞偏偏不再开口，坐在车门外的车栏上，美目望着远方，一动不动。

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轻轻地咳了一声，道：“小妹……”薛梅霞收回目光，半转螭首，凝注在他的脸上，秀眉微扬，打瑶鼻里轻轻地“唔”了一声，等待他的下文。她有了反应，他反而犹豫了，张口再三，才显为吃力地道：“小妹适才……”薛梅霞突然柔婉一笑：“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可是想听听我的看法？”

夏梦卿心头暗暗一震，事实如此，他只有点头，赧然一笑道：“小妹高明，我不敢隐瞒，我除了想听听小妹的看法以外，还想解释……”

“夏大哥！”薛梅霞秀眉轻挑，微笑接口道：“我且先问你一句，在你心目中薛梅霞是个怎样的女人？”

夏梦卿呆了一呆，道：“我觉得小妹不应有此一问。”“那么……”薛梅霞笑道：“既是这样，夏大哥那‘解释’二字岂不也嫌多余？”

夏梦卿又复一呆，红着脸笑道：“小妹，原谅我，我收回……”

薛梅霞微摇螭首，嫣然一笑道：“来不及了……夏大哥，我想知道为什么一定要阻止他们？”

夏梦卿道：“小妹不都是听到了么？”

薛梅霞美目紧紧地凝注着他，似欲看透他的肺腑：“不！我要知道的是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夏梦卿一震说道：“小妹，除了你听到的以外，没有其他的原因了。”

薛梅霞眨动了一下大眼睛，微笑说道：“是么？”夏梦卿剑眉微挑，道：“小妹，你素知我不善谎言，更不会瞒你。”

“不见得！”薛梅霞凄然摇了摇头，说道：“以前我一直是这么以为，可是现在起我却不敢再这么想了……自适才听到车外的一切开始……”

夏梦卿领悟绝顶，立刻恍悟，面上一红，苦笑说道：“小妹是怪我一直隐瞒着自己的身份，是么？我有不得已的苦衷。小妹请想，身为先朝宗室，眼见山河易主，社稷沉沦而回天无力，隐忍图强犹恐未及，怎能再将这羞辱之身示人？再说，满室搜寻先朝遗族，不遗余力，我也一直在秘密进行着光复大计，更不能轻泄身份，虽说……”

薛梅霞娇靥上神色一转幽怨，微颌螭首。

“我自能了解你这种不得已的苦衷！可是这么多年，你瞒得我好苦啊……你既说正在进行光复大计，就该明白独木难撑大局，多方联络有志之士；而你却连我也瞒住，是认为我是一个弱女子不足共图大计，不能为我中华尽点心力么？”

夏梦卿微皱剑眉，苦笑说道：“小妹，我怎敢有此想法？像小妹这等绝代巾帼，我争取犹恐不及，只因，只因未至时机……唉！事情已经过去了，小妹还提它做甚？”

薛梅霞黯然一叹，道：“这件事，就算过去，我不再追究，但夏大哥却又要误我了……”

夏梦卿为之一怔，道：“小妹此话……”

薛梅霞正色接道：“因为夏大哥的措施又有欠当之处，不该阻拦群豪义举，我奉劝夏大哥立刻调转马头，追上他们……现在还来得及……”

夏梦卿听得心神连震大为激动，一时答不上话。

薛梅霞接道：“我不但这样劝你，回去后还要劝小天，我有把握……他身为满人，要他助成此事也许不可能，要他辞官归隐想来并不太难。”

夏梦卿目射奇光，肃然说道：“谢谢你，小妹，你从来做事愧煞须眉，令人敬佩。只是……小妹，你不能这样做，万万不能这样做，原因你都听到了，谅必不用我再做说明。”

薛梅霞微一摇头，道：“我根本不认为那是真正的理由。”

夏梦卿剑眉一蹙，苦笑说道：“小妹，别人都信得过我，难道你反信不过我？”

薛梅霞淡淡一笑道：“夏大哥，你错了。刚才我说的只是一时的气话，事实上我相信你胜过相信我自己，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但唯独这件事例外。”

夏梦卿苦笑说道：“我不懂。”

薛梅霞道：“也许你真的不懂，也许是故作糊涂，不过我仍然愿意告诉你，这件事如果没有我介于你和小天之间，我就会毫不犹豫的相信你了。”

夏梦卿神色一黯，强笑说道：“你以为我是为了你……”

薛梅霞未置是否，淡淡一笑道：“现在夏大哥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也要劝说小天了。”

“不错！”夏梦卿笑容一敛，剑眉微挑目射奇光，肃然点头：“我明白，可是你误会了，虽然……但我绝不是为了这个，我是为了大局。”

薛梅霞自然难信，方自微笑摇头，夏梦卿肃然又道：“别人这么想，我不会怪他们，因为他们对我认识不清，你为什么也有这种想法？”

薛梅霞芳心微震，突然抬起螭首，娇靥上微现羞愧之色。美目泪光闪动，轻轻说道：“夏大哥，原谅我，我实在是不愿为了我而耽误了你的光复大计，也使我陷于不义，成为千古一大罪人！不过，我仍不相信我想错了，永远也不相信，我敢说这世上没有人再比我更了解你……”

夏梦卿双目异采敛去，似在强抑心中激动，默然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才淡淡一笑道：“不论如何，别再提了，由此至京，还有三两天路程，你应该好好休息休息，快进车内去吧！”薛梅霞挥袖拭泪，微点螭首：“我这就进去。”

口中这么说，娇躯却依然坐着不动。

夏梦卿道：“小妹还有事么？”

薛梅霞美目深注，隐射万种柔情，轻轻说道：“夏大哥为我辛劳经月，而且身负内伤，不宜再强自支撑，车内足可容下两人……”

夏梦卿心弦一震，连忙避开那双令人心碎的目光，一笑说道：“多谢好意，车子是为女儿家造的，我一个大男人要坐什么车？再说，这点伤势也根本算不了什么，何必辜负了马儿健蹄，别为我担心，快进去吧！”转过头，

一抖缰绳，加快前驰。

望着那颀长潇洒的背影，薛梅霞美目忽然又模糊起来，她摇头一叹，方始樱唇抽搐，娇躯轻颤地掀帘进入车厢内。

夏梦卿放马奔驰，剑眉紧皱，俊面煞白……这是肉体的创伤，还是心底的裂痕？

□□□

日升，日落……

转眼两天过去，夜色又复降临。

北京城内闪烁明灭的万家灯火，已然遥遥在望。

夏梦卿、薛梅霞、独孤奇三个人默默地望着前方，谁也没开口说话，神情间却有着显然的不同。

独孤奇的神色单纯已极，一望可知，夏梦卿、薛梅霞的表情则令人难以捉摸，无法猜度。

乍看上去，他们都显得十分平静，实际上，那平静的神色之后，却隐藏着无限的东西。

车与马，静静地、缓缓地向前驰进。

蓦地一声惊喜轻呼划破夜空，由左前方百丈以外，那杂草遍地、枯木丛生，占地不大的白杨树林前，一座破庙内传来，接着一条瘦小人影，迎着马车飞驰而至。

独孤奇双眉微剔，就要扬鞭。

夏梦卿突然一挥手，笑道：“老爹不必紧张，来人是丐帮弟子”

话落，来人已至面前，正是那火眼狻猊郝元甲的那位得意高足。

小叫化向着马前双膝点地，一叩而起，脸露欣喜，急急说道：“夏大侠，您可急死我师父了。”

夏梦卿立知情形不对，心中一震，挑眉沉声道：“少说废话，速报情势。”

小叫化不愧伶俐，飞快地应声说道：“布达拉宫喇嘛大举来犯，主攻大内，傅侯应约万寿山，无法兼顾，本帮力薄……”

“够了！”夏梦卿目射冷电，沉声说道：“你马上送傅侯夫人回府……老爹速往万寿山，我先去大内看看……”

话声未落，独孤奇自己飞离车辕，半空中声扬沉喝：“小要饭的，马车交给你了。”身似凌空巨鹰，疾射而逝。

夏梦卿跟着腾身离鞍，就待向京城方面掠去。

突然一声凄呼，薛梅霞跳下马车向他扑来，惶然叫道：“夏大哥……”

夏梦卿闻声收步，转过身子，惑然说道：“小妹，怎么？……”

薛梅霞热泪盈睫，哑声说道：“我……我要跟你一起去……”

夏梦卿愣了一愣，强笑说道：“小妹，别说傻话了，傅侯正在万寿山面对强敌，你做妻子的岂可……而且孩子还在府中，你赶快回去吧！”

薛梅霞娇躯剧颤，痛哭出声，仍然不肯离去。

夏梦卿鼻头微酸，摇摇头，说道：“至于我的伤势，你放心……你看。”挥手一掌，把路旁一块斗大石瑰击成粉碎，一咬牙，转身不顾而去。

他为了使薛梅霞安心，这一掌用足了功力，因而又牵动了伤势，上路后，已是面如白纸，额上亦沁出冷汗，双手捂胸，似乎已不克支持。

□□□

昏暗冷辉，洒照在万寿山巅。

在山巅一处松柏成林，山石嵯峨，背依峭壁，前临悬崖的空地上，这时正对峙而立着十余条人影。

虽然月色昏暗，但仍能很清楚地看出，左边是神力威侯傅小天、德贝勒兄妹与神力威侯府中的四个黑衣护卫。右边是四个长相狰狞，满脸横肉的高大喇嘛，正是布达拉宫的黄衣四尊者。个个目射精光，面现诡异神色。

但是，傅小天环目中冷电烁烁，气势上犹胜对方几分。

论人数，布达拉宫方面还少了三个，这似乎有违他们缠住傅小天，放手猛攻大内的既定计划，其实不然，因为事先他们只知道这是傅小天只身赴约，却没有料到德贝勒兄妹会率同四个黑衣侍卫随后赶到。

突然，夜空中响起龙行尊者乌扎克的得意狂笑：“威侯果然信人，仅率有数高手前来应约，胆勇更是天下少见，贫僧等好不钦佩。”

傅小天心悬大内安危，哪有心情和他罗嗦，浓眉一挑，冷冷说道：“傅小天向不失信于人，何况约由我订，阁下不必说这些废话……”

“巧正是！”龙行尊者乌扎克哈哈大笑道：“贫僧正要请教威侯，你我双方今天是怎样的一个斗法？”

傅小天道：“悉听尊便，我只求越快越好。”

龙行尊者乌扎克又是一声狂笑，笑的得意已极：“威侯可是想驰救大内？只怕贫僧等不太容易打发，其实威侯大可不必着急，着急又有何用？贫僧索性奉告，大内那些酒囊饭袋早已被千毒门的人做了手脚，本宫高手此去，不过是收拾残局而……”

“已”字尚未出口，蓦地霹雳震耳奇光耀眼，傅小天已是长剑出鞘，怒龙般飞卷而至。

龙行尊者乌扎克哪敢轻攫锐锋，何况傅小天这一剑是急怒出手，威力特强。心中一凛，飘身后退：“久仰威侯神剑，今宵有幸领教，足慰生平。”翻腕掣出戒刀，闪身迎上。

他们这边刚一接上手，那边德容德怡带着四名黑衣护卫，亦以二搏一之势，飞扑另外三个黄衣尊者。

刹那间，这夜色宜人的万寿山巅上，展开了一场剧烈无比的殊死搏斗。

几个来回过去，傅小天以一对一，游刃有余，乌扎克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而那以二搏一的德贝勒兄妹等六人，却是只能勉强撑持，保持一时不败。

又几个照面过后，乌扎克闷哼一声，脱手抛刀，砰然坐倒地上，面色铁青，左手紧握右腕，右手虎口迸裂，鲜血由指缝中汨汨流出，鹰目中凶光暴射，恶狠狠地瞪着傅小天：“威侯神剑果然高明……”

傅小天仗剑卓立丈外，冷然接口：“岂敢，我若非临时不忍，该进反退，力减三分，只怕阁下那条手臂……”

龙行尊者乌扎克一跃而起，纵声狂笑：“这么说来，贫僧倒要感谢威侯剑下留情了。”

尽管明知功力太以悬殊，但他生性桀骜凶残，哪肯就此服输，何况今宵所负的使命就是全力缠住傅小天，不让他分身驰救大内。这点伤痛虽然使他震惊，却也更加激发了他的凶性，话落，忽地竟然挥动一双肉掌，向傅小天直扑过来。

入目这双肉掌，傅小天反倒显得神色凝重，闪电翻腕，长剑归鞘，浓眉双扬，一笑说道：“密宗大罗印我是如雷贯耳，今宵正好一偿多年夙愿。阁

下，请放手施为。”大罗印密宗绝学，震古烁今，他不敢有丝毫怠慢，暗凝八成须弥禅功，单掌立胸，撼山的罡风劲气方待吐出。

惨呼忽起，两名黑衣护卫身形腾空，直如断线风筝，飞出丈外，“叭答！”两声，坠地不动。

傅小天须发俱张，环目暴射寒芒，一声不响，收掌闪身，扑向掌伤两个护卫的虎目尊者索别真。

无奈狞笑刺耳，龙行尊者乌扎克如影随形，紧缠不舍：“贫僧正要领教阁下掌上功夫，威侯怎可厚彼薄此？”

两缕阴柔指力，疾射傅小天身后凤眼、精促两处大穴，阴狠毒辣已极。

傅小天急怒交加，顾不得再袭丈外的虎目尊者索别真，扭步闪身暗凝须弥神功，单掌疾出，迎击龙行尊者乌扎克来指。

龙行尊者乌扎克目的不在硬拼，根本也不敢实接，阴笑一声，高大身形突然左折，走半弧，避开了罡风，双掌齐举，又复扑来。

其间不过刹那工夫，傅小天待出掌相迎，丈外虎目尊者索别真一声大笑，也自飞扑而至。

如此一来，傅小天成两面受敌，以一搏二之势，再看德贝勒兄妹与另外两个护卫，已是败相毕现，险处环生，只有招架之力，毫无还手之功。傅小天心中不由更形焦灼，浓眉倒挑环目圆睁，一声大喝长剑再次出鞘，匹链划空，分袭两个黄衣尊者。

这一剑快如疾电，令人目不暇接，龙行尊者乌扎克知道厉害，目睹寒芒，连忙抽身，而那飞扑而来的虎目尊者索别真却正当锐锋所指，闪避无从，一声惨呼，血雨激溅，左臂齐肘飞去，坠落丈外草中，高大身躯一阵摇晃，砰然倒地。

傅小天禀性淳厚，并未乘人之危，一招得手，随即撤剑转身，扑向龙行尊者乌扎克。

身后虎目尊者索别真咬牙站起，突发凄厉长笑，右臂挥处一蓬淡淡黄光，罩向傅小天后背。

傅小天入耳笑声有异，回头一望，不由心神大震，他再也没有料到虎目尊者索别真在重伤之下，犹能出此一着，情知此物歹毒霸道，忙自猛提真气，腾身拔起。

他应变不谓不快，无如虎目尊者索别真狠毒用心，容得他身形拔起空中，脱手又是一蓬黄光。

照理，身在半空，上下无从着力，对这种迅快突袭，万难躲闪，不过，傅小天豪勇盖代，功力通玄，应该又当别论。慢说运出护身罡气，泼水难侵，就是使用身法，亦可避之从容。但见他不慌不忙，就在那蓬黄光堪堪要袭上身之际，突然身形一摆，横移尺余，避了开去。

然而，坏也就坏在他功力太高，未将这蓬突袭而来的黄光放在眼里，仅以普通身法闪避，而不运发罡气抗拒；以致虽然避开了，却被那黄光边缘激气成雾的微点沾在左膝，那黄光乃是一种剧性毒液，逢孔即入，厉害无比，虽只沾上一点微粒，也自经受不起。

傅小天左腿一麻，猛然警觉，但为时已晚，真气顿泄，身形砰然坠地。

他心中大骇连忙提气腾身，却是力不从心，又见龙行尊者乌扎克飞扑过来，欲振无力，只有暗暗一声长叹，抛剑待毙。

德贝勒兄妹亲情之下，心胆俱裂，双双厉喝：“番和尚，你敢杀朝廷……”

乌扎克听若无闻，扬掌劈下。

眼看一位盖世英豪，当朝柱石的神力威侯傅小天就要丧命于布达拉宫一区一名番僧之手。

蓦地人影横空，长笑震天：“番秃大胆！”一道乌光有如灵蛇卷处，“叭”地一声脆响，乌扎克再呼一声，抱腕飞退。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立刻震慑了全场，所有目光齐集一点，只见傅小天身旁多了一个手执长鞭的驼背老人，正是那大漠驼叟无影神鞭独孤奇及时赶到。

德贝勒兄妹顾不得再斗番僧，同时掠身过来，各执一臂地把傅小天扶起，焦急关怀之情充溢眉宇，不约而同，促声发问：“小天，你觉得怎么样？”

傅小天微笑摇头，挣脱了两人的扶持，转注独孤奇，拱手说道：“前辈怎么称呼？傅小天身受活命大恩……”

独孤奇咧嘴一笑，接口道：“侯爷言重了，老驼子久慕傅威侯英名，今宵能得稍尽绵薄，只有感到荣幸，哪里谈到什么‘恩’字？更何况老驼子是奉夏大侠差遣而来，侯爷只管安心调息，详情待老驼子料理了这几个番秃后再行细禀。”

傅小天入耳“夏大侠”三字，不由精神陡振，惊喜地道：“夏大侠？他……现在何处？莫非……”

“小天！”百丈外，突然传来一声娇呼，一条无限美好的雪白人影，划破夜色飞射而来。

这声音对傅小天来说，简直太熟悉了，他为此梦魂萦绕相思欲绝已有月余，是以闻声神情剧震，倏然注目，环目神光暴射，颤声急应：“梅霞！”忘记了腿伤，张臂迎上前去。

那雪白人影如一只受惊的小鸟，飞快的投入他那健壮温馨的怀抱，紧紧地贴在那宽阔的胸膛上……

这是一幕感人至深的情景，几乎使一天战云为之消散。德贝勒定过神来，就要上前慰问，德怡郡主一把将他拉住，娇靥上神色难以言喻，微微地摇了摇头。

德容恍然省悟，哑然一笑，立刻停身。

突然，两条合而为一的人影乍分，薛梅霞憔悴的脸庞上洋溢着安慰的微笑，也带着一抹娇羞，向场中微投一瞥，垂下螓首。

傅小天满脸的笑容，突然敛去，急急问道：“他呢？”薛梅霞娇躯一震哑声说道：“他……夏大哥他赶往大内去了，他内伤极重，我真担心……”

傅小天无比激动地脱口道：“我怎能让他拖着重伤之躯，独战众多的喇嘛高手！”说罢，就待转身。

前面独孤奇突然笑说道：“侯爷，大内用不着你去，你也去不得，莫忘了你那腿上……”

傅小天这才又想起腿上伤势，一阵酸麻又复袭上身来，浓眉一皱摇摇欲倒。

薛梅霞大惊失色，伸手将他扶住，急急说道：“小天，你怎么了？”

傅小天拍拍她的香肩，摇头笑道：“不要紧，我一时大意，中了番僧暗算，腿上受了一点微伤。”

薛梅霞方待再问，突闻独孤奇纵声大笑道：“和尚们，想动什么歪脑筋么？在我老驼子眼皮底下你们最好少来这一套。”

两人闻声注目，发现黄衣四尊者已会合一处，神色凝重，并肩而立，分明正企图联手出击。

傅小天拍了拍扶在猿臂上的一双玉手，柔声说道：“咱们等会儿再谈，让人家单独对敌怎好意思？过去瞧瞧！”

薛梅霞秀眉深蹙，不胜忧虑，微颌螭首，扶着夫婿缓缓向前走去。

只见乌扎克双目凶芒闪烁，冷冷问道：“老鬼何人？”

独孤奇长鞭遥指，大笑说道：“无知的番秃，大漠西藏近在咫尺，你竟连我老驼子也不认识，气煞人也！睁开狗眼，瞧瞧老驼子手中长鞭，背上驼峰。”

傅小天闻言，悚然动容，“哦”了一声，摇头说道：“该死！我怎么也糊涂起来，此老不是那大漠驼叟无影神鞭独孤奇么？”

但见虎目尊者索别真在乌扎克耳边几哩咕噜了一阵，乌扎克立即变色，目注独孤奇狞笑说道：“若非贫僧三师兄提示，险些不识高人，阁下原来就是横行大漠的独孤奇，失敬了。”

“好说！”独孤奇半睁老眼，笑道：“他那双狗眼总算比你明亮得多。”

这刻毒谩骂入耳，乌扎克竟然毫不在意，凶眼一翻，冷冷说道：“老鬼一向龟缩大漠，怎地突然在此出现，莫非是被当地武林同道赶出来了？”独孤奇哈哈大笑道：“老驼子定居大漠数十年，尚无人敢轻动一根汗毛，若问老驼子今宵为何出现此处，说来话长，你也未必喜欢听……”

乌扎克阴阴一笑，正待接口，身旁索别真忽又用藏语向他几哩咕噜地说了几句。

乌扎克听罢刚一点头，独孤奇已自突然大笑说道：“西藏番语瞒得了别人，却瞒不过我老驼子，借你之口，告诉你那三位师兄，不必妄费心机地再出什么鬼花样了，在玉箫神剑闪电手夏大侠神功绝学施展之下，你们布达拉宫那些所谓高手，只怕早已悉皆血溅当场，横尸多时了。”

乌扎克神色一变，旋即恢复常态，纵声狂笑：“老鬼！你休要以那夏梦卿吓唬人，本教八大喇嘛，十二殿，三十六坛各出其半，高手二十八名，贫僧担心那夏梦卿飞蛾扑火，自取杀身之祸……”

“是么？”独孤奇咧了咧嘴，大笑道：“老驼子却担心你们那些所谓高手，不过土鸡瓦狗，难挡夏大侠箫剑三招。”

乌扎克诡笑说道：“老鬼何必尽为那姓夏的吹嘘？谁强谁弱，稍时自有明判……”

“说得是！”独孤奇点头接口道：“老驼子忘了提醒你一件事了，你们留守在布达拉宫的高手应该更强、更多，夏大侠还不是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地便救回了傅侯夫人？……”

乌扎克神色不由又是一变。

独孤奇咧嘴一笑又道：“老驼子索性再说详细些，站稳了，你们布达拉宫不但献还了傅侯夫人，而且更赔上了十大高手

乌扎克身子机伶伶一颤，厉声喝道：“老鬼，你敢胡说八道……”

“这是事实！”独孤奇扬眉笑道：“老驼子向来报丧不报喜，不信何妨快马加鞭，赶回去看看？”

乌扎克双目凶光闪动，狠狠地瞪了独孤奇一眼，转身向另外三尊者几哩咕噜地不知说了些什么。

听了他的话，三尊者都脸色一变，六道狠毒目光一齐向独孤奇射来。

独孤奇毫不在乎，嘿嘿一笑道：“要打就打，尽瞪着老驼子发狠怎地？”

乌扎克狞笑一声，厉声说道：“谁还怕你，贫僧兄弟只是急着要赶去大内找那姓夏的……今宵算你老鬼命大，权寄一颗头颅……”

“慢来！慢来！”独孤奇连连摇手道：“这个情老驼子不敢领教，你们哪里是大发慈悲地暂饶我老驼子一命，更不是有胆去找夏大侠，分明是眼见情势不对，想藉词开溜……”乌扎克脸上一红，怒声说道：“老鬼休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黄衣四尊者岂是惧事之辈？”

独孤奇哈哈一笑说道：“也罢，既然你们都已心虚胆怯，我老驼子也不愿为己过甚，强人所难，这样吧！老驼子这回破例不与你们计较，但却有个交换条件：留下解药，让你们走路。”乌扎克双眉一挑，阴阴笑道：“解药自然有，只怕你老鬼没有本事来拿。”

驼子这皮鞭的滋味？”

回忆前情乌扎克不由心中一寒，俯看右腕，一圈紫肉已肿起老高，抬眼望处，傅小天冷然卓立丈外，神色自若，毫无毒性蔓延的迹象，显然已然自闭穴道，将毒力逼于一处，尽管功力受了限制，却似仍能出手，估量之下，以一敌二，必然绰绰有余，而独孤奇双拳对四手，也能秋色平分，尤其还有那德贝勒兄妹严阵一旁，虎视眈眈……

他脑中电旋，钢牙微挫，终于探怀取出一只寸高白磁瓶，振腕甩出：“老鬼，接住！佛爷难得像今天这么客气。”

独孤奇哈哈一笑，长鞭卷处，把白瓷瓶取到手中。

黄衣四尊者再不说话，八道目光充满狠毒，深注独孤奇一眼，转身向崖下掠去。

谁知，就在他们腾身掠下峰顶的刹那，左边山壁下树丛中，突然呼地飞出一物，疾射乌扎克那颗光秃后脑。乌扎克没有想到树丛中藏着有人，闻得破风之声，有心躲闪，无奈出手者心眼手法均属上乘，既快又准，根本不容他有闪避余地。

“叭”地一声轻响，后脑袋顿时被打个正着，他只道夏梦卿已尽逐本教高手赶到，头颅未爆脑浆未裂，已属侥幸，吓出一身冷汗，哪里还敢停留，脚下加快，如飞遁去。

独孤奇见状一愣随即恍悟，目注林中哈哈大笑道：“小要饭的，有你一手，硬是要得！还不出来？”

树丛中一声轻笑，一条瘦小人影疾如鹰隼，飞射场中，正是那适才拦路报警的小叫化。

小叫化站定身形，恭谨异常地向傅小天躬身施礼，道：“侯爷……”

傅小天微笑颌首道：“令师那方面可有动静？”

小叫化再次躬身：“禀侯爷，家师那边适才一无动静，只是我离开后的情形就不得而知了。”

这话答得异常适切稳当，傅小天深为赞许，含笑点头。

“辛苦了，能接引得夏大侠和独孤大侠，论功劳你算第一。”

小叫化满布油污的小脸上一红，道：“谢侯爷夸奖……”

突然转注独孤奇，眨动着一双大眼，欲语还休。

独孤奇道：“怎么？小要饭的有话快说，别婆婆妈妈的。”

小叫化小脸儿更红，嚅嚅说道：“老人家，你的马车……”

“丢啦？没关系！”独孤奇咧嘴大笑道：“我老人家又不是靠赶车吃饭，

而且这也叫怎么来怎么去，那辆马车也是我老人家在西藏顺手牵羊弄来的，应该丢。”

他说话一向诙谐，神情尤其滑稽，傅小天伉俪、德贝勒兄妹不禁相顾失笑，小叫化童心未泯，更加为之破颜。只有垂手肃立的两名黑衣护卫没有笑，那是因为当着傅威侯的面，不敢随便。

待得众人笑容敛止，独孤奇目注傅小天，双手递过那只白磁瓶道：“侯爷负伤，夫人劳累，就请回府安歇，老驼子还要赶往大内看看。”

傅小天情知他是不放心夏梦卿只身带伤对敌，心中不禁一阵黯然，自己腿中剧毒，表面上强持镇定，实际上根本无法提聚真气，竟只有眼看着别人为自己奔波，为自己拼命。当下满怀感激地点点头，接过磁瓶，摘下胸前那块钦赐玉佩，双手递出道：“盛情不敢言谢，独孤大侠请带着此物，以免发生误会，并请与夏大侠早些回来休息。”

独孤奇自然知道大内禁宫非比寻常，今宵必更是戒备森严，自己或可勉强进出，但为免不必要的麻烦多耽搁时间，还是持有信物的好，于是稍谢收下玉佩，向傅小天伉俪及德贝勒兄妹微一拱手，如飞掠去。

独孤奇一走，小叫化跟着告辞，傅小天目送这一老一少先后离去之后，神色突然无限悲痛，吩咐旁立两个黑衣护卫将殉职的两名黑衣护卫的尸体带回侯府，妥予安葬，这才偕同劫后归来的爱妻及德贝勒兄妹缓缓走向峰下，一行六人渐渐消失于茫茫夜色中。

万寿山巅又回复了原来的空荡、寂静，只多了两摊鲜血，一只断臂……

□□□

夏梦卿将他那冠绝宇内的天龙身法施展至极限，月光下，直如一道划空长虹，不到片刻，便自进入紫禁城内。此刻的紫禁城内警卫林立，戒备较往日何止森严百倍，但却未有一人发觉他的形迹。

飞驰间，夏梦卿遥遥前望，但见整个内苑黝黑一片，只有雍和宫灯火辉煌，一片通明。

月光灯火交映下，更可望见禁宫各处屋顶上都有人影闪动，加上那随风飘送过来，不绝于耳的叱喝之声，显示出此刻大内已是纷乱异常。

同时也显示出大内侍卫与九门提督府调来的精锐铁卫，并不足以抵挡布达拉宫的密宗高手，已被对方深入。尚幸这些来自西藏的密宗高手还没有纵火，否则局面必然更不堪设想。

夏梦卿身形如电适时赶到，正想在那高有数丈的宫墙上落足，突然一条矫捷的人影由屋檐下一处暗影中飞掠而起，悄无声息地向他疾扑过来。

他神目如电，一眼便看清来的是一个大内侍卫的红衣喇嘛，当下不暇多想，半空中单掌一挥，喝道：“你也未免太鲁莽了，回去！”

红衣喇嘛的疾扑之势，顿然一窒，倒射而回，落入暗影之中。

夏梦卿一掌震退这红衣喇嘛，身形停也未停地，又向雍和宫顶那一对正自拼死恶斗的人影扑去。

这一对人影，正是大内侍卫领班呼图克与一个身材矮胖的黑衣喇嘛。

由装束以及功力上看，夏梦卿判定这矮胖黑衣喇嘛必是布达拉宫的八大喇嘛之一。

在这位布达拉宫一等高手的矮胖黑衣喇嘛密宗绝学施展之下，大内侍卫领班呼图克已是相形见绌，渐呈不支。

夏梦卿人如神龙，降龙八手疾袭而出快如闪电，直取矮胖喇嘛后颈。闪

电手下从无虚着，他振腕一甩，矮胖喇嘛便身似肉球飞射数丈之外，跌落屋面，吓白了脸也惊破了胆，顿时呆住。夏梦卿身形连闪，又有三个大喇嘛飞上半空。

这一来，立刻震慑全场，上百道惊诧目光一齐向他投射过来。

大内侍卫领班呼图克定了定神，飞身近前，目射神光，肃然发问：“多谢阁下援手，请教尊姓大名。”

夏梦卿淡淡摇头：“大领班误会了，我只是看不惯他们无知的嚣张，并不是特意来为你们朝廷……”

陡然一声厉笑，那矮胖的黄衣大喇嘛突然如飞扑至。夏梦卿双目寒芒一闪，陡然挑眉：“你未免太不知进退了，滚！”暗提枯木神功，儒抽轻轻一挥。

矮胖黄衣大喇嘛如遭千钧重击，身形猛顿，狂喷一口鲜血，踉跄跌退，险些翻落雍和宫屋檐之下。

呼图克大骇之余忽有所悟，单掌立胸，肃然又问：“阁下莫非人称……”

夏梦卿一笑接口：“大领班且慢动问这些，容我击退了密宗来人再说。”

呼图克唯唯退至一旁，夏梦卿目射寒芒，电扫一众黄衣喇嘛：“我不愿多做赘言，只有一语劝告，今宵之事既然我已赶到，你们便无从如愿，莫如就此退去，也免枉费时间，惹动我的肝火，请吧！”

他出语咄咄逼人，矮胖喇嘛闻言色变，但却发作不得，双手抚胸，嘴角血迹宛然，凝注夏梦卿冷冷说道：“阁下可先否报个姓名？”

夏梦卿道：“和尚你怎么称呼？”

矮胖喇嘛道：“贫僧布达拉宫阿旺藏塔法王驾前大喇嘛耶多克。”

夏梦卿道：“那么你和尚对我夏某人不应陌生。”黄衣大喇嘛耶多克神情一震，禁不住退了一步：“阁下便是那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

夏梦卿点点头说道：“不错！”

耶多克摇摇头，冷然说道：“这委实令人难以置信。”夏梦卿道：“大喇嘛此语何指？”

耶多克道：“贫僧久闻阁下世称奇才第一，也素知阁下身为先朝遗庶。以阁下侠名，竟然横架我们布达拉宫今宵义举。”

夏梦卿淡淡一笑道：“大喇嘛很会说话，我却认为大喇嘛不会不知道我如此做的原因。”

耶多克微微一惊，道：“贫僧不懂。”

夏梦卿扬眉说道：“出家人也打诳语！大喇嘛大概还不知道我月前曾去一趟布达拉宫吧？”

耶多克道：“贫僧已经知道了，阁下能够安然返来，足证不愧宇内第一。”

“好说！”夏梦卿坦然说道：“侥幸得很，身中三掌大罗印，仅免不死，不过贵教赔上十大高手，损失也很不轻……”情知不虚，耶多克与在场一众密宗高手齐齐变色，目光突转无限狠毒。

夏梦卿视若无睹，淡笑又道：“大喇嘛既已知道我去过布达拉宫就该相信我不虚此行，发现了贵教一宗天大的阴谋。”

耶多克神情微变，强笑说道：“阁下说话应有分寸，本教正图义举，何来阴谋？”

夏梦卿一笑说道：“大喇嘛好辩才，这原也不失义举，但背后有人操纵，却就只能称之为阴谋了。”

耶多克身形一震，道：“贫僧尚不信有任何人能操纵布达拉宫。”

夏梦卿目射神光，淡笑说道：“中原武林也许不能，白衣大食似应例外。”

耶多克双目凶光暴射，脸色煞白，厉声说道：“阁下不要为饰己非而无中生有，血口喷人。”

夏梦卿双目微扬，道：“何谓为饰己非？夏梦卿自信没有做错什么，是否无中生有，大喇嘛自己心里明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奸不久隐，纸难包火，普天之下有识之士，绝不会盲目附和，迎虎驱狼，招致更钜灾祸，夏梦卿但有一口气在，便绝不容这种阴谋得逞，事虽至此勇退未迟，愿大喇嘛三思。”

这话说得很明白，耶多克不会听不懂，他神色连变冷冷道：“多谢阁下指点，贫僧等深有自知之明，已料定今宵徒劳无功，无奈身领法王旨意，不能自主……”

夏梦卿突然淡笑接口：“这很简单，大喇嘛何必巧言？请归告贵教法王，就说夏梦卿出面阻拦……”

耶多克冷冷接口道：“阁下当知空口无凭。”

夏梦卿剑眉陡挑目射寒芒，但旋即尽敛威态缓缓说道：“大喇嘛你的话我听得懂，须知我只因顾及你们受人驱使，逼于无奈，出发点也还纯正，才一念不忍，好言开导；如若你们仍然冥顽不悟，不肯死心，那就索性不惜多造杀孽了，布达拉宫那么多贵教高手，我尚能视若无物，进出自如，你们这区区十个人，又岂有侥幸的可能？”

耶多克早已心虚，入耳这番话儿，不禁更是胆寒。人家没有说错，这次随同自己入京的同门虽有数十之众，实力雄厚足可扰动整个武林，但若比之留守宫中的众多高手，仍然只是一个少数。

人家不但能安然进出布达拉宫重地，而且还连毙密宗十大高手，目前自己这几十个人委实不在人家眼内，不堪人家一击。

耶多克低头不语，犹豫难决，夏梦卿冷眼旁观，一时也没有开口。

蓦地耶多克似乎有了决定，猛然抬头目射异采挥众后退。

夏梦卿只当他已然知机，星目凝注，面含微笑道：“大喇嘛慢走，请归告贵教法王……”

谁知话未说完，四周屋脊上数十黄衣喇嘛突然同发狞笑，双手齐挥各施暗袭，月色下但见黄光满天，盖罩而至。

夏梦卿杀机陡炽，纵声大笑：“你们当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区区几根针儿岂奈我何？”

大静神功护体，接引神功倏发。

满天黄光似遇反震之力，突然四下崩散，倒射而回。

众喇嘛大惊失色，各击一掌，震落倒射黄光，仓皇飞遁。

夏梦卿一声龙吟清啸冲天拔起，身化长虹回空疾闪。

惨呼连片，枯禅掌下，五个黄衣喇嘛心脉尽碎，震飞半空，陨石般下坠。

尸身尚未着地，夏梦卿已电射掠回雍和宫顶，杀机尽敛面透黯然。

他飞身、出掌、折回，一气呵成，完成于刹那之间，五个不可一世的密宗高手即就魂飞尸陈，这等威势，直看得大内侍卫领班呼图克心胆俱颤，不寒而栗，暗忖：此人幸好不是密宗一路，否则今宵……

他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忙自飘身上前，尚未说话。雍和宫下暗影中，突然有人扬声高呼：“皇上有旨，夏梦卿密室晋见。”

呼图克面容一整，肃然说道：“夏大侠请……”

夏梦卿陡然挑眉大笑：“独获天眷，夏梦卿受宠若惊，无奈骨贱福薄，不敢奉召，还请转告皇上，多多恕罪。”

说罢，身形疾射，没入夜空之中。

呼图克大惊失色，挽留不及，正自担心皇上责怪……

突然数十丈外响起一声沉喝：“什么人胆敢夜闯禁宫？”

呼图克闻声方自一愣，又闻一声怪笑传来：“阁下，别这么紧张好吗。我若是密宗一路，只怕你出不了声啦，且看这个。”

“啊！……”先前发话者一声惊呼，随即恭声说道：“原来是……老爷子请随我来。”

话落不久，便见夜空中飞起两条人影，向雍和宫这边疾掠而来。

藉着月色，呼图克已可清楚地看出，两条人影中一个是属下侍卫，另一个则是身材瘦削的驼背老者。

这两人身法都够快速，转瞬间已至近前，那名大内侍卫站稳身形，刚一躬身，呼图克突然脸色一寒，沉声说道：“你的胆子不小，竟敢不经传报，即擅自放人进入大内，你有几个脑袋？”

官腔十足，那名侍卫身形一颤，忙又躬身：“禀领班，这位是……”

“住口！”呼图克厉声大喝，目光冷冷地一扫驼背老者，道：“阁下何人？夜闯禁宫，该当何罪？”

驼背老者正是那大漠驼叟无影神鞭独孤奇，他哪吃这一套！老眼一翻，咧嘴笑道：“原来和尚就是大内侍卫领班，怪不得这般盛气凌人！阁下，睁开狗眼看清楚点儿，你这一套唬唬别人可以，对我老驼子最好……”

呼图克身为大内侍卫领班，官同三品，平日骄狂跋扈目中无人，休说属下侍卫，便是一般官儿也怕他三分，何曾听过这种话儿？当时勃然大怒，突扬厉喝：“狂民大胆！”蒲扇般大巴掌倏然疾伸五指箕张，向独孤奇当胸抓去，出手如风，功力确实不凡。

独孤奇根本就未将他放在眼内，老眼寒芒一闪，怪笑说道：“看来你是狗仗人势，欺人欺惯了，老驼子今宵倒要改改你这恶习气。”身形纹风不动，突出一指，向呼图克掌心飞点过去。

呼图克能为大内侍卫领班，一身功力自非泛泛，冷哼一声，手腕倏沉变掌为抓疾扣肩井。

他应变不谓不快，无奈今天碰上了钉子货，独孤奇咧嘴一笑，道：“和尚，瞧不出你还真有两下，老驼子这身老骨头消受不起……”仍未躲闪，右腕一沉疾划。

只听呼图克闷哼一声，右臂倏垂，身形暴退，双目寒芒闪动，一张脸已经变成了猪肝色。

独孤奇一招得手，口不饶人，嘿嘿一笑，道：“怎么样？和尚，老驼子这一手可还差强人意？滋味儿不错吧？要不要再试试？”

呼图克险些气炸了肺，当着属下遭挫受讥，这口气如何咽得下？浓眉陡挑，杀气盈面，凝足功力，袍袖猛挥，厉声叱道：“狂民找死！还不与我滚下去？”

“该滚的也许不是老驼子！”独孤奇右掌疾出，虚空微扬。

没有劲气，未见罡风，强弱立判。

独孤奇须发虽飘，衣袂虽扬，身形并未晃动。

呼图克却已低低一哼，踉跄倒退一步。

技不如人尚复何言？呼图克脸色惨变，一片煞白，目注独孤奇缓缓说道：“阁下怎么称呼？”

独孤奇怪笑一声，道：“难得和尚客气，也幸而你有此改变，你要是再不知进退妄自出手，惹动老驼子肝火！……哼！哼！今宵准有你好受的，听着，老驼子是来找人的，不是来打架的，不必动问老驼子姓名，你且告诉我，那玉箫神剑闪电手夏大侠哪里去了？”

显然，他入目一片冷静，不但未见一个布达拉宫的黄衣喇嘛，连夏梦卿也自踪迹不见，想起夏梦卿那严重的内伤，心里有点慌了，不然以他的脾气，呼图克不会这么便宜。

呼图克呆了一呆，道：“阁下与夏大侠有何……”

独孤奇怪笑接口：“和尚，你太罗嗦了，老驼子跟他是忘年之交，够么？”

“呼图克心头微震，道：“阁下原来是夏大侠的朋友，失敬了。”

顺手向前一指道：“夏大侠适才往那边去了。”

“谢了！”独孤奇微一点头，怪笑又道：“和尚，我再问你一句，那些布达拉宫的喇嘛们呢？”

他这话问得十分技巧，眼前情景虽然已经说明一切，但他到底还是不甘心带着内伤的夏梦卿。

呼图克不明究竟，满面惑然地看了他一眼，道：“夏大侠及时降临，神威大展，尽逐叛……”

“够了！”独孤奇放下心头大石，一笑又道：“和尚，现在可以给你看看这个了。”探怀取出那方玉佩，在呼图克眼前一晃，飞快藏回怀中，然后向呼图克一咧嘴，身形拔起，飞射而去。

虽然只那么一晃，而呼图克已然清晰入目，那是一方上书“乾隆玉佩，如朕亲临！”八字的钦赐玉佩，这种钦赐玉佩，举朝只有一人拥有，那便是皇上犹让三分，群臣见之丧胆的神力威侯傅小天。

呼图克只觉脑中轰然一震，冷汗涔涔而下，半晌说不出话来。

惹翻了傅威侯那还得了，尽管他身为大内侍卫领班，可也只有一个脑袋。

突然，他转向身旁那名属下，挑眉瞪目疾声怒喝：“蠢才，你怎不早说！”一掌掴出，“啪”地一声脆响，那名侍卫脸上指痕宛然，眼前直冒金星，猛一哆嗦，连忙跪下。

他一肚子的委屈，却不敢申辩一句。

呼图克越想越怕，越看越恨，又是一声厉喝：“没用的东西，还不快给我滚。”

那名大内侍卫如逢大赦，还暗道侥幸，如飞掠下瓦面。

望望独孤奇适才逝去的方向，再看看雍和宫檐下夜色中那名侍卫的背影，呼图克恨得钢牙连挫，猛一顿脚，飞身掠向宫前。

整个大内之内，空荡寂静，看不到一丝经过厮杀的迹象。唯一和往日不同的，是雍和宫顶上碎了一块琉璃瓦。

□□□

夜色中，一条雪白的人影直扑紫禁城外。这人影飞驰如电，只是微微有点摇晃，显得脚下不稳。

出了紫禁城，这条雪白人影驰行的速度渐渐地慢了下来，身形也越加摇晃得厉害。

最后简直像个步履蹒跚的醉汉。颀长的身影拖在地上，也随着人体不住晃动。

他每举一步，都好像用尽力气。两条腿，状如不胜负荷，摇晃中还带着踉跄。就这么一步一步地向前挨。

终于，他停在城郊荒野中的一株大树下，扶着树干，不住地喘息。

人停，影住，月色下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是个白衣文士。

这片荒野在紫禁城西，野草丛生土丘起伏触目一片苍凉，白日里人迹罕至，其实闲人也不准进入这块地方，在月色昏暗、万籁俱寂的深夜里，这地方更显得有点恐怖。

突然，白衣文士身形一阵剧烈颤抖，“哇”地一声，狂喷一口鲜血，襟前、地上，殷红一片。

他脸色白得怕人，双目暗淡无光，噙着血水的唇边忽起一阵轻微抽搐，似乎再也支持不住，手扶着树干，身子脱力地慢慢向下沉……

是那么凄凉，那么孤单。

就在他靠着树干，快要萎顿及地的刹那间，突然，他又挣扎着站起，双肩微耸，目中陡现逼人寒芒，凝注十余丈外一堆土丘，淡淡扬声喝道：“什么人隐身在此？”

一声刺耳难听的桀桀怪笑，十余丈外那堆土丘后缓缓冒出三个黑影，状如鬼魅形似幽灵，恐怖骇人，冷声发话：“有劳动问，本是故人，老夫莫洪、单能、卫中，在此恭候多时了。”

话落身起，三条人影并肩疾射，悄无声息地落在白衣文士一丈之外。

白衣文士脸上飞快地掠过一丝震惊之色，目注三人，淡淡一笑道：“冤家路窄，巧不至此，看来三位是早已料定我会到这儿来的。”

罗刹三君面色阴森，狞笑不语。

白衣文士摇头一叹，笑道：“罗刹三君果然老谋深算，处处超人一等，夏梦卿今日方知不如……”

居中莫洪突然仰天狂笑，声似夜枭：“奇才第一，做夸宇内的玉箫神剑闪电手今天居然客气起来，莫洪等深感意外，也倍觉荣宠，过奖！殊不敢当老谋深算，处处超人一等之誉，只是比那些来自布达拉宫的蠢才，头脑稍微清楚一点而已。”

白衣文士正是那强持伤躯，独退西藏番僧，甫离大内的夏梦卿，他闻言淡淡说道：“你的意思可是说早就看出我内伤严重，已不能妄动真力了？”

“不错！”莫洪颇为得意地阴笑道：“你外强中干，勉力支撑的情形只能瞒过那些蠢才，却瞒不过老夫三人，设若那耶多克胆子再大一点，多留一些时刻，或者下决心孤注一掷，不惜死拼，你就非得露出马脚，横尸大内……”

夏梦卿飞快接口道：“可惜他不如你。”

“实足庆幸！”莫洪阴笑说道：“如果他心智及得上老夫，或高过老夫一等，老夫三人岂不要跺足兴叹，抱憾终生？”

夏梦卿一笑道：“说得是，那耶多克若是及得上你，成功地把我不毙于密宗绝学之下，你三人委实要抱憾终生……”

莫洪摇头说道：“其实这种情形也不会发生，如果番秃们看出你的秘密，与你硬拼，老夫三人也心会及时出手救你，总之一句话，你绝不致死在他们手下。”

夏梦卿一笑道：“这么说来，我倒要谢天谢地了，幸亏没有发生那种情

形，否则我岂不比被你们杀了还要难受？其实，我早就了无生趣，希望藉他人之手求得解脱，只可惜每次碰到的都是些令我失望的酒囊饭袋，如今狭路相逢，正好了此心愿。”他如此淡漠生死地侃侃而谈，直激得莫洪钢牙咬破，双眉连轩，狞笑说道：“若是你有此心愿，只怕你会更加失望……”夏梦卿一笑接口：“怎么？莫非你竟自认不如那些笨拙不堪的酒囊饭袋？”

莫洪双目凶光一闪道：“对将死之人老夫懒得计较，随你怎么说老夫都不在乎，老夫只想奉告一点，那就是，落在老夫三人手中，你就休想求得舒适解脱，痛快一死。”

夏梦卿“哦！”了一声，扬眉笑道：“这么说，我倒是非听听你们准备如何地摆布于我不可了。”

莫洪尚未张口，居左单能突然冷冷说道：“老大，别忘了我们在此多待不得，哪来这好闲情逸致与他罗嗦？”

莫洪目注夏梦卿阴阴一笑道：“听见么？不是老夫不肯答应你这临死前一点要求，让你死得瞑目，实在是老夫这位单二弟不耐久等，为之奈何？”

夏梦卿看了单能一眼，摇头一叹道：“人言：龙困沙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真是丝毫不差。单能，你以前敢对我这般无礼么？唉，怪只怪在我此刻身负重伤，只有任你得意一次了。”

单能闻言脸色一红，想起历次所受的折辱，所吃的苦头，不禁勃然暴怒，双目凶光一闪：“姓夏的，这是你自找速死！”右掌扬起。

莫洪举臂一挡，阴笑道：“老二，休要激动，小心中了他的计儿。”

单能一怔收手，夏梦卿目注莫洪微笑说道：“莫洪到底还是你行，难怪你高居罗刹五君之首，激将不成，夫复何言？夏梦卿人还在此，你要怎么办都可以！”意态安详，负手而立。

莫洪并未立即动手，那狡黠目光凝注地嘿嘿狞笑道：“夏梦卿你不必故示镇静，这一套唬不倒老夫，因为老夫深知人之将死，心中反无畏惧。”

夏梦卿一笑说道：“莫洪，你怎么说出这话？夏梦卿几时懂过一个‘怕’字？人生自古谁无死，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再说能死在你三人之手，也是我多年心愿，你们动手吧！不要再耽搁时间了。”

莫洪仍无动手之意，阴阴一笑，说道：“夏梦卿你也休要故弄玄虚，据老夫观察所得，你如今已是五脏移位，手无缚鸡之力，老夫若要杀你，可说易如反掌吹灰。”

这莫洪不愧老奸巨猾，他实在是仍然畏惧于夏梦卿一身的奇绝功力，虽然明知夏梦卿身负内伤，又经过大内一战之后，伤势必然更形严重，但却不敢肯定，故而迟迟未敢贸然动手，仅以言语试探虚实。

夏梦卿心头雪亮，也不禁暗暗惊震，索性来个高深莫测：“你果然目明如电，料事如神，如今我何止手无缚鸡之力，简直已如同一个废人，你还有什么顾忌的？”

一言点破心事，莫洪丑脸微热，干笑说道：“随你怎么说，老夫向来不做没有十分把握的事！”却已决心一试，突然遥空一掌击了过来。

他这一掌迅捷如电，虽只提聚五成功力，劲道也颇雄浑。夏梦卿空有反击之心，却无回手之力，心中微震，表面上不动声色，强忍痛楚侧身避过。

莫洪微微一怔，狞笑说道：“夏梦卿，你怎么避而不接？玉箫神剑闪电手难道就这般地怕了老夫这五成功力的一掌么？”夏梦卿微笑摇头：“莫洪，少在我面前耍你那套浅薄的鬼心机，我适才不是说过了，如今我已如同一个

废人，废人怎能动武？”

这一来，果然使得莫洪难辨虚实，莫测高深，双目凶光闪烁地凝注夏梦卿，久久不语。

夏梦卿却又晒然说道：“怎么？罗刹东君就这般地怕了一个废人么？”

入耳这句有意模仿的话儿，莫洪脸上又是一阵臊热，双眉微挑，尚未说话。

北君卫中一声不响地突然欺进，身法诡谲如鬼魅、似幽灵，右爪疾递直袭夏梦卿面门。

他这一着冒了极大的危险，如果夏梦卿仍能出手，他就休想全身退回了。

莫洪万没料到卫中会以身试险，阻拦不及又急又惊，为防不测率同单能双双飘身跟进。

夏梦卿更未料到一直闷声不响的卫中会突然出此高招，心中大震，暗一咬牙就要强提真气，以接引神功却敌。意念方动，猛觉胸腹间一阵撕裂般剧痛，再也强持不住，血气翻腾，“哇”地又狂喷一口鲜血，身形往后便倒。这一倒，无巧不巧地堪堪躲过卫中试探性的一爪，但结果却比没有躲过这一爪更糟。

卫中一招落空，并未沉腕下击，反而倏发得意狞笑，抽身后退。

莫洪睹状更是喜得纵声狂笑，一拉单能，硬生生地双双刹住身形，目光中一片狠毒，戟指地上下住喘息的夏梦卿：“幸亏有卫四弟这冒险一试，要不然老夫真还举棋难定，阎王注定你三更死，不会留人到五更，如今老夫已有了十成把握，夏梦卿，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夏梦卿星目一闭，报之以相应不理。

莫洪看在眼里，得意在心头，嘿嘿一笑，又道：“夏梦卿，人之将死遗言必多，你难道就没有一句话儿要老夫转告你那心上人薛梅霞与你那亲生骨肉么？”

一言触中创伤隐痛，夏梦卿禁不住身形一阵颤抖，脑中飞快掠过薛梅霞那柔婉多情的笑靥与轻盈娇弱的倩影，心头一惨热泪险些夺眶，可是他到底还是忍住了，一身傲骨使他不愿意在任何人面前示弱，何况这三个昔日掌下亡魂，目中跳梁小丑。他缓缓睁开眼，淡淡一笑，道：“你如真要我说，我就说几句给你听听，壮士穷途，英雄末路，往日罗刹克星，今日俎上之肉，天数如此，任剥任剁，无尤无怨！”几句话说得既凄惨又沉痛，闻之令人心酸。

无奈这三个魔头，一个个均是心肠毒辣，暴戾凶残，冷酷无情。

莫洪突又仰天狂笑，狰狞毕露：“想不到宇内的第一奇才，竟然沮丧若此，也有今天这等下场，夏梦卿你昔年执箫仗剑，远下南荒的那种威风煞气而今何在？你既已看破一切，无话可说，老夫也就不再耽误了！听着，为报公孙教主与老夫樊三弟、宫五弟惨死之仇，为雪峨嵋夺宝事败之耻，为泄南荒毁教之恨，老夫先让你尝尝五阴截脉手滋味……”

扬手一指，便待戳下。

“莫洪，你敢！”夏梦卿双目突射寒芒，挑眉大喝。

功力尽失，余威犹在，莫洪触目心惊不由收手，为掩心怯忙自一笑，笑得很不自然：“这还有什么敢不敢的？夏梦卿，莫要忘了，你我仇比山高，恨比海深……”

夏梦卿冷然接道：“不错！你我仇比山高，恨比海深，落入你们之手我

根本不求侥幸！可是，莫洪，夏梦卿顶天立地，生为人杰，死为英魂，可杀而不可辱，倘若你敢折磨于我……”

“够了！”卫中突然冷冷接口，转注莫洪木然说道：“老大，往日我杀人不眨眼，不知怎地，今宵忽然心肠软如棉，看这穷酸一副悲惨下场，心中竟然感到不忍，看我面上，给他一个痛快，留他一个全尸算了。”

莫洪呆了一呆，目光斜瞥，仰首哈哈大笑：“奇闻，奇闻，这真是天大奇闻，卫四弟今宵居然也动了慈悲心肠，简直令人有置身梦中之感，看来……”

凶狠目光一注夏梦卿，阴恻恻接道：“夏梦卿，这是你的天大造化……”

命在顷刻，还能如何？夏梦卿自嘲一笑接口道：“我深有同感……卫中，难得的慈悲尤为可贵，夏梦卿向你致谢了。”

卫中面没有丝毫表情，死板板地道：“那倒不必，有道是：一念慈悲足添无穷后福。我也是为我异日下场着想。”

夏梦卿突然纵声大笑：“好，好，好，卫中临死赠言，许你为当世枭雄！二十年后，我当仍然把你列为对手。”望了莫洪一眼，闭上星目，不再言语。

莫洪也未再说话，双目陡现杀机，唇边掠过一丝冷酷笑意，突出一指，闪电点下。

谁知世间事，往往奇突得令人难信。

莫洪这飞快点下的一指，才到半途，突然一顿而止，面上倏现一片从未有过的惊恐神色，如遭电殛，身形猛地一抖，骇然失声：“快走！无影之毒。”步履踉跄，如飞遁去。

单能、卫中闻言一震，犹自不信，暗一运气心胆俱裂，不敢再作刹那停留，紧随莫洪身后仓皇逃去。

夏梦卿瞑目待毙，听得莫洪惊呼，虽也深感意外，可是并未为此而感庆幸，因为他心里明白，千毒门与罗刹余孽并无二致，落在谁手里都是一样。

缓缓睁开双目，眼前，罗刹三君已踪迹不见，逃得不知去向，原先罗刹三君站立的位置，却换上了一个面覆青纱的颀长身影。

正是自己三纵饶命的那位北邙断魂谷千毒门主雷惊龙，只见他，仍然身穿那袭透着阴森的青袍。

夏梦卿撑手坐直身子，淡淡说道：“阁下一别月余，不想今宵又复相逢，这世界似乎太小了一点。”

雷惊龙冷然答话，不带一丝感情：“你竟不谢我救了你么？”

“我以为那是多此一举！”夏梦卿淡淡一笑道：“甫离狼吻，又落虎口，我想不出有什么两样，说不定结果更惨。”

雷惊龙未置可否，冷冷说道：“听说你这趟去西藏大展神威，出尽了风头？”

夏梦卿道：“何言听说？我以为你应该知道的比谁都清楚！当不起大展神威，也谈不上出尽风头，密宗绝学惊人，你可以看得到，我现在情形如何。”

雷惊龙依然冷意逼人：“你的命很大，身中三掌大罗印居然能保不死。”

“也差不多了，如今与死又有什么两样？”夏梦卿淡淡一笑，又道：“你们也不弱，仅凭布达拉宫小半高手，与你的一些门徒，居然就敢侵犯京师，进袭大内。”

雷惊龙道：“那没有什么，若非你横加阻挠，如今只怕已神州易主，山河换帜。”

“未必！”夏梦卿摇头说道：“纵然我坐视不管，傅小天也是你们的一大阻力，他一身所学，万人难敌。”

雷惊龙冷哼一声，道：“傅小天粗鲁武夫，骄狂自负，拘泥不化，虽然功力惊人，并不足为虑，只要稍使手段，就能使他顷刻归阴。”

“那你何不试试？”

“我不能不为小妹着想。”

“难得！”夏梦卿一笑说道：“这么说来，你是认为唯有我足以破坏你们的大事了？”

雷惊龙冷冷回答：“那是自然。”

夏梦卿道：“既然如此，你就趁早下手吧！”

雷惊龙道：“我都不急，你急什么？”

“说得是！”夏梦卿失笑说道：“你既然不急，我就藉这难得的机会奉劝你几句，速速打消念头，莫要为人利用，否则你会后悔莫及。”

雷惊龙道：“谢谢你，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同时也知道你今宵出手驰援大内，并不是完全出于‘未来者势将更虐’的顾虑，更不是碍于薛梅霞的儿女之情，傅小天的朋友之义，而是有着某种特殊的目的。最后，我不妨告诉你，我也只是打算委屈一时，所以，目前我与他们究竟是谁利用谁，实在难说。”

夏梦卿听得心头猛震，凝注雷惊龙好半晌，才摇头一叹道：“好志向，这倒颇出我意料之外……唉，如今一切都不谈了……”

雷惊龙似乎不耐久谈此事，突然接口问道：“小妹好吗？”

夏梦卿看了他一眼，淡淡说道：“她已回到傅小天身边，自然很好。”

“我看未必！”雷惊龙冷笑说道：“她对你藕断丝连，你对她也旧情难忘……”

“住口！”夏梦卿突然一声轻喝，惨白脸庞上，微现红意，这声轻喝也又复牵动了伤势，双眉深蹙，手捂胸口，不住喘息。

雷惊龙阴鹜目光一闪，道：“事实如此，狡辩显得多余，你可以欺骗任何人，却不能欺骗你自己，你敢说对她已毫无情爱可言了么？”

夏梦卿渐渐恢复平静，默然不语，他无法否认，同时在这临死之前，他也不想再强行克制心底一点真情了。

雷惊龙似乎看透了肺腑，冷哼一声，继续说道：“这也许就是你的超人之处，我却和你不同，如果我是你，我会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因为真正的爱，一生只有一次，珍贵无比，可惜我不是你，小妹对我根本毫无感情可言。”

句句似利刃，直透心灵深处，夏梦卿难忍一腔激动，满怀痛楚，连忙岔开道：“你今宵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些么？”

雷惊龙双目寒芒暴射，厉声说道：“还有……多得很……”伸手扯下面纱，那昔日俊容如今已是黑疤点点丑陋无比，目眦欲裂地咬牙接道：“夺妻之仇，折辱之耻，再加上这毁容之恨，只消一桩你已百死有余，何况你又无端坏我大事……”

夏梦卿入目雷惊龙那瘢痕累累的丑脸，心头猛震，禁不住一阵惻然、一阵歉然，雷惊龙容貌虽说是自食恶果，但毕竟是毁于自己手下，再说雷惊龙今日之所以走上极端，完全由于情场失意，受刺激所致，自己也难免票负一部份责任。所以听了雷惊龙的话，他很想说几句，但张了几次口，结果还是

忍住了，人已将死，多言何益。

雷惊龙激动神态渐渐趋于平静：“只是，我欠你几次纵命之情，今宵我绝不杀你，错过今宵，再次相逢，我誓必将你毙于掌下。”

夏梦卿一身傲骨，哪肯如此受人施舍？双眉一挑，冷冷说：“不必错过今宵，候诸他日，适才你惊走三君，留我性命片刻，已足还清旧债，大可即时动手。”

雷惊龙双目寒芒再现：“你是英雄第一，雷惊龙也不愿做英雄第二！雷惊龙岂是乘人危厄之辈？……来日方长，待你伤势痊愈，功力尽复，我再找你做生死一搏，且看英雄翘楚究竟谁属！好，今宵我目的已达，告辞！”

话声未落，腾身而起，向那茫茫夜空疾射而去。

夏梦卿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望着雷惊龙消逝方向，惨白的脸上连连抽搐，似要放声痛哭，却又欲哭无泪……

第十四章 抚慰重臣夜相探

傅小天左右手按剑，右手虚拥爱妻纤腰，踏着昏暗月色，缓缓走回神力侯府。

夜色凉如水，秋色更萧瑟，薛梅霞一袭雪白衣裙，显然不胜单薄，轻轻偎在夫婿的臂弯里，娇靥上的憔悴之色，已减退不少，代之洋溢的是无比温馨和无限的安慰，另外，还有些娇慵。

如今，她已如一株久经风暴的柔弱小草，又回到了往日避风的大树之下。

轻柔的夜风，吹拂着她丝丝云鬓，衣袂微扬，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委实是清丽若仙，高雅圣洁，有如画中人。

只可惜，一双远山黛眉依然微锁轻颦，两排长长的睫毛下，清澈深邃的眸子里，仍隐隐笼罩着薄雾般迷惘，檀口紧闭，默默不语。

傅小天环目炯炯，虬髯如猬的黑脸上，神色十分复杂；有喜悦，也有轻愁，而且也紧紧地闭着嘴。

今夜的紫禁城，似是静得出奇，美得可爱。月色下，只有傅小天马靴踏地所发出的“咯咯”之声，和在地面上缓移的一对相偎相拥的俚影。

这般良夜，如此佳景，正是无言胜似有言的温存时刻，如若是俚影成双而满怀愁苦，那岂不是煞足了风景。

而实际上，这一对夫妇的确是各怀心事，谁也没有心情去欣赏那月下美景，也根本没注意到面前地上那拖得长长的，羡慕天人的相偎影儿。劫后重聚，小别团圆的感受已被一种不安与哀怨混合的心情化为乌有，深深地埋藏在心之深处，毫无疑问，他们夫妇是恋念着带伤驰援大内的夏梦卿。

傅小天往万寿山赴约的时候，是骑着马的，而如今，马被两个护卫带着先走了。

这是薛梅霞的意思，她要陪伴夫婿如此静静地踏着月色走回家去。

其实，这也是他们伉俪的共同心意，只是傅小天怜惜爱妻旅途劳顿，饱经风霜，没有主动开口罢了。

身为朝廷大员，虽然是夫妇，像这般毫无顾忌地相偎相拥着走路，难免会招致言官们的议论，可是傅小天却不在乎这些，薛梅霞更非世俗儿女，何况此刻又是万籁俱寂的深夜时分，真正能看到他们这种情形的，只有那碧空一钩冷月及银汉闪烁的群星。

两个人就这么默默地向前走着，从下了万寿山，和德贝勒兄妹道别后，谁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万寿山至神力侯府，路途不近，他们都希望能突然发现夏梦卿出现在他们面前，可是，结果他们失望了，神力侯府已然在望，不但夏梦卿未见踪影，就连那后来赶去接应的独孤奇也没有再见露面。

这使他们夫妇更加疑虑丛生，深为担心。远远望着神力侯府高耸的屋脊，他们伉俪心里都有着同样的感觉，那就是这段路似乎太近了。

侯府门前高高的石阶之上，黑衣护卫之一的任燕飞垂手肃立着等候接驾。

一见威侯偕夫人来到，立即奔下石阶迎了过来。心情的沉重，使这位一向随和的神力威侯有点失常，挥了挥手，没有说话。

但任燕飞并没有应命回身带路，却又一躬身：“禀侯爷，客人久候多时了。”

“客人？……”傅小天双眉陡展，急急问道：“是什么样的客人？”

显然，他是以为夏梦卿与独孤奇已顺利地尽退来敌，先到了一步。

薛梅霞更不禁面露喜色，注目等着回答。

任燕飞恭声答道：“禀侯爷，还是上次那位胡……”他至今仍然不知道上次那位青袍人乃是皇上圣驾。

“啊！”傅小天难掩心中震惊，一声轻呼，讶然欲绝地道：“怎么会是……他？他怎么又在这时候，唉！……”摇头一阵苦笑，接道：“这位胆子也真大，也真会给人添麻烦。”一紧握在薛梅霞粉臂上的那只大手，笑道：“走，梅霞，跟我去见见他去。”拉着薛梅霞大步向府前走去。薛梅霞冰雪聪明，察言观色，已然知道来客是谁，止不住心头一阵失望，同时和傅小天一样地大感意外，想不到这位客人竟会于此风声鹤唳，危机四伏之际，深夜一个人跑出大内，而且更猜不透他的来意为何？

来至侯府门前，傅小天解下腰间长剑交给任燕飞，拉着薛梅霞就要步上石阶，忽然停步转注薛梅霞微笑说道：“霞，先回后院换件衣服，这样怎好见他。”

薛梅霞亦有所觉，失笑颌首，方待转身。

忽闻笑声震耳，门内已缓步走出了那位访客，他仍然身穿那袭青袍，大笑说道：“没那么多规矩，梅霞，别听他的，咱们多日不见，来，让我看看。”停身阶顶，向薛梅霞微笑招手。

薛梅霞回避不及，只有见礼，却已羞得娇靥酡红，低垂螭首：“您，老爷子，衣衫不整，蓬头垢面，薛梅霞怎敢……”

“难不成你还要披戴起来再来？”青袍人皱眉带笑接口道：“我说过这儿不是大内，没那么多规矩，小天，快扶梅霞进来说话。”说罢径自转身返回门内。

傅小天虽觉惶恐却只有从命，扶起爱妻相偕登阶进入府内。

至此，任燕飞才恍然大悟这位奇怪的客人是谁，回忆两次懵懂接驾，不禁暗捏一把冷汗。

大厅内，青袍人早已居中高坐，一见傅小天伉俪进来，立即含笑挥手示意两人分两旁坐下。

两人坐定后，傅小天浓眉微皱正要张口，青袍人已然看着他微笑说道：“你要说的我全知道了，等会儿再数说我不迟，须知我是听说梅霞脱险归来，特意来看她的，不是来找气受的。”

这话说得十分诙谐，傅小天暗暗失笑，也只有将一肚子话暂时忍住。

青袍人收回目光，转注薛梅霞，面带慈祥无限关切地含笑说道：“梅霞，你受惊了，我比不上小天那超人的镇定，这些日子我一直没法安心。”

这话要是由别人口中说出，倒还没有什么，如今出于当今皇上之口，其份量就完全不同了。而这位皇上于此帝都阴云密布，危机四伏的当儿，便装简从，冒险轻出，竟只为了来看看一个脱险归来的大臣之妻，这更是绝无仅有之事，由此可见这位皇上对自己这位柱石重臣是如何的宠爱了。薛梅霞难掩心中的激动，美目满含感激，离座盈盈下拜，脆声说道：“老爷子，您实在不该在这时候轻出大内，如此垂爱，梅霞怎当受得起，万一……”

青袍人长眉微皱，含笑摆手：“起来，起来，你莫非不想让我多坐会儿，这么动不动就来这些规矩，我受不了。梅霞，你真该跟小天学学，不管那些言官们怎么说的，我偏偏就是喜欢他那有点儿目中无人，近乎骄狂的直性子，

有时候，连我也会被他这种牛脾气弄得下不了台，恨得牙痒痒的，但最后还都是依了他……”说到这里，又捋须大笑起来。

这也难怪他会如此，他平日所见到的，有几个不是可怜叩头虫呢？

薛梅霞对此当然不能表示些什么，只有依言起身，缓缓归座。

青袍人对薛梅霞的特殊垂爱，傅小天感同身受，他环目深注，正色说道：“不是小天不知好歹，这时候您怎能一个人不帶地跑了出来，您自己不在乎，我们做臣子的能不担心吗？”

“听见了么？梅霞？”青袍人掀眉大笑说道：“说着，说着，他这牛脾气又来了，对付他，我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装作没听见，给他个相应不理，来，咱们来谈咱们的……”

薛梅霞深知夫婿的苦衷，同时也知道他这几天为此担了很大的风险，柔婉一笑，说道：“您……不能怪他……”

“怪他？”青袍人皱眉笑道：“我要是忍心怪他，早就好啦，正因为我不忍心怪他，这才把他给宠坏了！梅霞，你也不必多说了，我知道这些日子来苦了他，不该再惹他操心，这样好么？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转注傅小天做出无可奈何之状接道：“行了么？侯爷？”

真正令人无可奈何的，该是青袍人他自己，傅小天既好气又好笑，暗暗摇头，没有再开口。

青袍人似乎看透了这位虎将的心，扬眉一笑，立即转过话题道：“小天，这个咱们不谈了，今夜我到你这儿来，一共有三件事。主要的是要看看梅霞，其次……是想替呼图克求个情……”

傅小天呆了一呆，道：“您这话是……”

青袍人微微一笑道：“你把那方钦赐玉佩交给一个驼背老头子，而那老驼子又偏偏喜欢促狭，先上来不肯出示，一直等到呼图克逞强出手吃了苦头之后，才把它亮出来，呼图克唯恐惹翻了您，只好入宫向我恳求……”

傅小天赧然一笑道：“这点小事呼图克竟然惊动到您，也未免太以小题大作了。”

“小题大作？”青袍人深注傅小天一眼，笑道：“呼图克有几个脑袋？他招惹了别的大臣也许会不当回事儿，至于对您这位神力威侯……”

“职责所在，这怎能怪得了他？要怪也只能怪我那位朋友太会捉弄人。呼图克他要是不闻不问地就把我那位朋友放进大内，我也许反会要他的脑袋呢！”

青袍老人大为欣赏，望着傅小天一笑道：“有了你这句话，呼图克今后就可安心睡觉了。行，小天，我明天再叫他来给你赔个罪……”

傅小天摇摇头说道：“用不着，这根本不是他的错。”

青袍老人点了点头，笑道：“好，也听你的，这第二件事总算也办成了；最后一件事，该要你替我办了。你那位朋友，夏梦卿，我见过了……”

薛梅霞神情微震，傅小天急急说道：“怎么？……”

“别急，听我说。”青袍人挥了挥手，笑道：“我这所谓‘见过’，只能说是惊鸿一瞥，遗憾得很没有看仔细。你说的不错，他的确不凡，今夜多亏有他，否则大内……哼！哼！那些侍卫果然一个个都是酒囊饭袋，别说防卫禁城，只怕连我皇上这颗脑袋都保不住……”

看了傅小天一眼，脸上的神色有点尴尬：“事后，我要见他，他竟然傲慢得令人恼火；跟你对我说过的一样，根本不把我放在眼内，掉头不顾而去，

你说，我这做皇上的脸还往哪里放？……”

薛梅霞突然间显得很失望，但她暗暗放落一颗悬虑的心，因为这证明了夏梦卿的平安无恙。傅小天也有同感，望了望青袍人，说道：“这么说来，您仍然是没有见着他？”

青袍人苦笑道：“要是见着了，我也用不着再麻烦你了。”

傅小天暗暗失笑，扬了扬浓眉：“您，仍想见他？”

为了身为皇上的尊严，青袍人立刻更正道：“不是我想见他，是要他来见我。”

傅小天皱了皱眉头，说道：“您这是何苦？何必一定非见他不可。”

青袍人道：“我说过，我有我的用意，而且我要争回这口气，挽回我身为皇上的面子。”

傅小天浓眉微扬，淡淡一笑道：“容我说句大胆的话。您应该知道，他并没有义务管我们大清朝廷的事，甚至乐得隔岸观火看热闹，再说得那个一点，他更可以站在他们那一方。”

青袍人显得有点不快，可是他忍住了，点了点头，道：“我知道，他是因为有你这个朋友。”

“我不是这个意思。”傅小天笑了笑，道：“朋友归朋友，立场归立场，这要是不能分割，他不会交我这个朋友。……不管怎么说，他能不顾自己的致命内伤，出手驰援大内，挽救我大清朝廷于危难，我以为我们已应该深深感谢他，也应该感到满足了。”

青袍人微微变色，笑了笑，笑得很勉强：“你的意思是说，他已给了我面子，我这做皇上的已应该知足，他对我的宣召掉头不顾，也并没有错，是吗？”

傅小天不愧铁胆，竟毅然点头：“事实如此，小天不愿否认。”

“砰”地一声，青袍人一掌拍在桌子上，目射威棱怒声说道：“我看你是越来越放肆了。”

傅小天面色不改，安然端坐。

青袍人的怒气似乎仅止于此，立刻转移了目标，寒着脸气虎虎地转向薛梅霞道：“梅霞，你看看，这还像话么？他净是帮着外人说话，再这样下去，我这皇上岂不要威严扫地了？”

薛梅霞究竟身为臣子之妻，虽然明知自己夫婿说的不错，却不便表示什么，只好又离座拜下道：“您别生气，小天的脾气您知道，他不会说话。”

青袍人脸色稍霁，连忙挥了挥手：“起来，起来，这是他存心气我，不关你的事。”

薛梅霞谢恩归座，青袍人又转向傅小天，脸色又寒了些，不过那不是真怒：“我的用意你不必过问，我要见他见定了，你必须设法替我把他找来。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一个月内见不着他唯你是问，我就偏偏不信，他越是自以为了不起，我就越是非要他见我不可，以前他不在京畿，找起来也许不容易，现在他既然已经来了，你就没有理由再搪塞！我走了，这件事你务必给我办到，知道么？”

说罢离座站起，没有理会傅小天有没有点头，他知道不能等傅小天答覆，否则将更下不了台，他转向薛梅霞时，立刻又有了笑容：“旅途辛苦，好好在家休息两天，太后也念着你，过些日子我再叫他们来接你进宫。”

他站起来了，谁还能坐着不动，薛梅霞闻言，再拜谢恩，他含笑挥了挥

手，仍不看傅小天一眼，大步向厅外走了出去。

送走了青抱人，傅小天顿感一身轻松了不少，携着爱妻踏着花间幽径，缓步走向后园小楼，一边走，一边摇头苦笑道：“我们这位皇上也实在够人瞧的，该关心的他不关心，不必他操心的，他却不顾一切地任性而为。”

薛梅霞螭首平转，美目微注，道：“你是说……”

傅小天淡淡一笑道：“他来看你，这是天大荣宠，我很感激；想见夏梦卿，那是他求才若渴，也不为过。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我觉得他更该关心今夜这件大事才对。”

薛梅霞柔声说道：“那些喇嘛们不是退走了么？”

“不错，是退走了，而且已走得一个不剩。”傅小天微笑说道：“不过这只能说是目前，是暂时的，我不以为他们筹划多年，微遭挫败便就此罢手。”

薛梅霞神情微震，道：“你担心他们不会死心，卷土重来？”

傅小天点头说道：“不死心，应该不用置疑；卷土重来，那倒未必，作乱的方法很多，不一定非潜入帝都谋刺皇上不可，固然这是上策，但经过这次挫败以后，他们已经知道这条路走不通，因而那一计不成之后的二计、三计……势将连绵施展，接踵而来。”

薛梅霞微颌螭首，颇有同感，略作沉吟，蹙眉说道：“我也这么想，不过……也许皇上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身为皇上，眼光常有过人之处，我们所顾虑的，他必然早已顾虑到了。”

傅小天淡淡一笑，道：“但愿如此……可惜的是……霞，你不觉得我们这位皇上有时候所作所为有点令人心惊么？”这话说得有事实根据，薛梅霞不能不点头，嫣然一笑，含蓄地答道：“这个，我不便过分表示什么，你的话固然不错，但我总觉得人非圣贤，谁也不敢说永远不会做出错事，再聪明的人，也有糊涂一时的时候……”

傅小天想豁然大笑，却似乎怕惊破这既静又美的夜色，终于忍住了。环目深注，微笑说道：“到底还是你会说话，霞，你也会替他辩护，只可惜你这种态度对他无益，反而有害。”

薛梅霞呆了一呆，道：“怎么？”

傅小天笑道：“你该知道，对于皇上，捧不得，更不能让他尽听顺耳之言。”

这道理薛梅霞自然懂得，笑了笑没有再开口。

□□□

两人默默地走了片刻，踏上蜿蜒回廊，薛梅霞似乎有意地缓下莲步，望了望身旁夫婿，轻轻说道：“小天，若设事情果然如你所料，那怎么办？”

傅小天豪笑说道：“那没什么了不起，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大不了我亲率铁骑远征边陲，和他们拼个生死，决一雌雄。”

薛梅霞嫣然一笑道：“豪壮得很，难道你就一点什么顾虑也没有么？”

傅小天那只轻揽在香肩上的大手，拍了拍爱妻的粉臂，笑道：“霞，我知道，每一个做妻子的都不愿身受那‘万里长征人未还’的……”

薛梅霞娇靥一热，嗔声说道：“那用不着你担心，我不是世俗儿女，还不致于如此，设若我会有那‘悔教夫婿觅封侯’之心，当初也不会答应嫁给你这已经封侯，而仍难免征战的人了

傅小天赧然一笑道：“对不起，霞，我失言了，那么你的意思是……”

薛梅霞淡淡接口道：“我是问你，对付他们，你是否真有把握？”

傅小天“噢！”了一声，说道：“这问题，应分为两层来答覆，单凭他们，我以为只是一些土鸡瓦狗不足为患，假如加上夏梦卿，那我就不敢言战了……”

知己知彼，坦然直率，不愧英雄。薛梅霞暗暗点头，笑道：“我觉得你前面那个答覆还好，后面的答覆却教人难懂。”

“一点也不难懂！”傅小天苦笑说道：“我后面的那个答覆，自然有它的道理，在这次千毒门遍传武林帖，与布达拉宫合力突袭京师，大清朝廷终能幸保平安，得完全归功于夏梦卿洞烛阴谋，阻止群豪参与，并带伤驰援，……但世事是很难逆料的，难保他将来不会改变心意。”

这一番话，直听得薛梅霞心神连震，美目深注，强笑说道：“千毒门遍传武林帖之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傅小天轩眉微笑，笑得很得意，也很神秘：“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我不是秀才可也不是聋子，说穿了，一文不值。霞，你忘了府中护卫都是昔年武林中人么？他们竟然胆大包天地给了任燕飞一份邀帖，结果任燕飞却全告诉我了。”

薛梅霞默然未语，傅小天话锋微顿，继续说下去，这次笑容尽敛显得很凝重：“当然，我现在仅是如此猜测，如此忧虑，但事实上，以夏梦卿那样的人物，也确实没有长此雌伏不动的理由，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这，彼此的立场不同，我不能怪他，也没有资格怪他，说不定到时候我也只有撇开这朋友两字，和他一较长短，放手一搏了。真要那样，霞，你得原谅我，我身为人臣，逼不得已。”

薛梅霞芳心如绞，望了望夫婿，声音微显颤抖地道：“小天你知道，我的心里十分矛盾，总之，我不希望你们两个之间……”

“我又何尝希望如此？”傅小天苦笑接口道：“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或许是由于惺惺相惜吧！虽然缘仅数面，我却视他为生死之交，若是失去了这个朋友，我这一辈子也就生趣索然了。可是，万一有那么一天到来，我为了朝廷，也只有……”

一声轻叹，倏然住口。

这一声轻叹包含的东西太多，薛梅霞完全能体会得出，芳心尽碎。她幼读诗书，天生蕙质，当然不会昧于国家民族的大义，然而命运之神却偏偏把她安排到绝境之中，身受傅小天活命葬亲大恩，受容疗伤之德，无以为报只好以身相委；七年夫妻，傅小天更对她百依百顺，怜爱备至，此情此谊，她又哪能骤尔抹煞，骤尔背弃？

不但不能，眼见夫婿神情沉重，连原先准备劝说他退出朝廷，归隐林泉的话也说出口了，只是默默地祈祷着，希望时间能够倒流，至少也能暂时停顿……

但祈祷归祈祷，现实还是现实，未来的事冥冥中早已注定，又岂会因祈祷而稍有改变。

走完回廊，再走过一条青石小径，便是那座幽雅小楼了，薛梅霞似乎特别留恋今夜月色，突然螭首半转，说道：“小天，别忙着回楼，陪我去亭中坐坐，好吗？”

话声柔婉半带恳求，傅小天虽然怜惜爱妻旅途劳顿，却不忍稍予违拂；点头微笑，揽着她走入草地，踢碎千百露珠，直向那假山之前，花丛之中的朱栏小亭中走去。

夜色迷蒙，柔风轻拂，芬芳暗送，整个庭院静静地沐浴在月色下，一片清幽。

傅小天斜倚朱栏，坐在一条青石凳上，薛梅霞娇躯轻偎，靠在夫婿那坚壮有力，无限温馨的臂弯里。

一双相依相偎的人影，倒映在亭下一泓清澈的池水中。水底金钩，凉亭倒影，再加上那亭中、水底两双相偎的俚影，这情景委实能羡煞天上，添色人间。

蓦地，薛梅霞玉手微抬，掷出一颗小石子，“咚”地一声，击开水底长天，金钩玉碎人影幻灭，水面激起圈圈涟漪……傅小天呆了一呆，皱眉笑道：“霞，怎地大煞风景？”薛梅霞轻举皓腕，缓掠云鬓，淡淡一笑道：“世事幻化，血肉之躯，且归泡影，又何况这影外之影，身外之身？”傅小天心头震动，浓眉不由皱得更深：“梅霞，你……”薛梅霞静静接口道：“想起来徒乱人意，小天，别问了，我们谈点别的好么？”

傅小天当然知道爱妻因何突然忧伤，环目深注无限歉然。薛梅霞长吸一口气，展颜说道：“小天，皇上临走交代的事，你准备怎么办？”

傅小天道：“你是指皇上要见夏梦卿的事么？”

薛梅霞微微点了点头。

傅小天苦笑说道：“这是他第二次交代了，我觉得这件事比对付布达拉宫那些喇嘛还要扎手。”

薛梅霞黛眉微蹙，道：“你不存希望么？……”

“我岂止不存希望，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傅小天皱眉说道：“霞，对他，你应该比我了解得更清楚，这可能么？独获天眷，在别人来说，乃是天大的荣宠，可是在他，却不啻是一种侮辱。他以先朝遗民自视，并是当今宇内第一奇才，武林中的当然领袖，他会自甘屈辱地去见大清皇上么？偏偏皇上限期一月，非见他不可，你想想看，这不是故意找我麻烦么？”

事实如此，薛梅霞只有点头，说道：“小天，看来你对他了解的程度并不比我稍逊，不过……如果你真的去找他，事情也并非毫无希望。”

傅小天精神一振，喜道：“怎么，你以为……”

薛梅霞淡淡地道：“我没有一定的把握，但这件事既然势在必办，我不妨试一试，看在你我分上，他也许会迁就一次。”

“但愿如此。”傅小天微笑点头，旋又皱眉：“他的脾气你我深知，他若拒绝一定会说得十分委婉，这在我来说，已等于碰了一鼻子灰，够难堪的……”

“这你就不用顾虑了。”薛梅霞道：“皇上把这件事交代给你，现在你就算把这件事交给我好了，由我出面求他，行了吧？”

傅小天大喜过望，紧揽手臂，目射感激：“多谢夫人，一月之内，我静候佳音……”

“别忙高兴！”薛梅霞嗔笑说道：“他现在侠踪不见，要是见不着他的面，别说一月，就是十年我也交不了差，达不成使命。”

“这个好办，包在我身上。”傅小天拍了拍胸膛，笑道：“我倾出帝都兵马，甚至不惜动员天下，踏遍四海，穷搜八荒，不愁找不到他。”

“约需多久，能不能说个时间？”

薛梅霞轻轻发问。傅小天呆了一呆，道：“时间，这我不敢一定……”薛梅霞飞快接口道：“别忘了皇上限期只有一个月，迟了我可就没有办法了。”

“霞，有你的，别净拿皇上来压我，说穿了我一大半还是为了你。”傅小天环目深注：“对于你，我已经够自私了，我不要再介意别的……请放心，事在人为，我不相信找不到他，由明天起，五日之内，如何？”

看来傅小天并不是糊涂人，对爱妻的心思了若指掌，薛梅霞难掩羞愧，倏垂螭首。她终究旧情难忘，虽然明知一切均成定局无从更变，且自己也确实深爱着夫婿，然而不知不觉中，她总是希望能看到她那位夏大哥。

事实如此，而且非常明显，她也不遑否认了。

傅小天望着娇羞不胜的爱妻，笑了，笑得毫不虚假，毫不勉强，这份胸襟常人难及，令人敬佩。

半晌之后，傅小天始突然打破沉默，轻轻说道：“霞，有件事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薛梅霞抬起螭首，美目轻注，道：“什么事儿？”

傅小天微皱浓眉，似乎有点难以出口：“德怡，你知道……她……我想……”

这句话，就不知道他是在说什么，薛梅霞自以为懂了，但却会错了意，嫣然一笑，接口道：“你一向豪爽，怎地突然吞吞吐吐起来？这，没和我商量的必要，我不是一般世俗女子。”

傅小天立刻涨红了脸，窘笑道：“你误会了，我岂是那种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任它弱水三千，我也只取一瓢饮。”

薛梅霞娇笑说：“德怡郡主蕙质天生，才貌双绝，红粉班中博士，娥眉队里状元，我就不信你对她真的毫不动心。”

傅小天黑脸更红，额暴青筋，神情一整，方待再说。

薛梅霞心有不忍，连忙嫣然一笑，道：“好啦，瞧你急成这个样儿？说着玩儿的，傅小天奇男盖世，我怎会信不过……究竟为了什么，现在说吧！”

傅小天长吁一口大气，深深地看了她一眼，笑道：“我算是服了你，我想把德怡介绍给夏梦卿，你的意思……”

薛梅霞花容一变，旋即笑了，笑得好不自然：“德怡她知道了吗？”

傅小天没有注意爱妻的神情，点点头，道：“我约略向她提过，并且在她面前力捧夏梦卿，其实，你知道，那不会夸张，只恐不足……”

“她怎么表示？”薛梅霞淡淡问话，似乎根本没有听到傅小天后面几句话儿。

傅小天道：“她并未表示拒绝……”

“那当然，”薛梅霞此刻已平静下来：“你大概还不知道她已经伤透了心。”

傅小天亦有所感，不禁一叹道：“也许，不过……”

“别跟我辩，小天。”薛梅霞淡笑接口道：“你该知道，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尤其事关一个‘情’字。”

这话不错，傅小天不得不承认，点了点头，苦笑说道：“你说的有理，我委实做得太鲁莽了点儿，可是，你知道，我没有办法不这么做，正如你所说，事关一个‘情’字，情能生人亦能死人，为免她日后痛苦更甚，只有断然使她绝念。”

这话自然也不错，薛梅霞微颌螭首，道：“你这用心不能说不不对，但自做主张地把她介绍给……他就未免显得多余了，我不相信她在骤遭打击，伤心欲绝之余会那么容易地移情于他，她的心只怕已碎了。”

傅小天皱了皱眉，道：“也别说得那么严重，我以为德怡对我只是出于一种英雄崇拜，并非纯粹的儿女情爱，而若论英雄，我比之夏梦卿只有自惭渺小……”

“那你又错了。”薛梅霞突然接口道：“就算她对你的感情中杂有一些崇拜因素，但女孩儿家第一次用情却是最为认真的，这在她心中仍然难以磨灭。再说，纵然她肯，你有没有把握他也会接受呢？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

傅小天显得很窘，黑脸又是一红，嗫嚅说道：“你刚才还说过，德怡蕙质天生，才貌两绝，我以为夏梦卿……”

“小天。”薛梅霞笑了：“你今天是怎么啦？你这么一说，岂不是把他视作好色之徒了么？你能面对娇娃绝色而毫不动心，对你这位宇内第一奇才的朋友，难道就没有这点信心么？须知他也……唉……”

芳心一阵绞痛，倏然住口。

傅小天羞愧无地，默然垂首，许久，方始抬头皱眉说道：“可是，霞，那怎么办呢？我已经向德怡提起过了，总不能……”

“这容易得很！”薛梅霞静静接口道：“小天，你敢情是急令智昏了，德怡与他，将来总有见面的机会，在礼貌上，我们势必为他们介见，那么，何不在不着痕迹，不动声色的情形下，任其自然发展呢？”

傅小天呆了一呆，突然纵声大笑，声震夜空，拇指一挑，道：“霞，你岂止是我贤妻？更且是我诸葛军师，好，就这么办！”

□□□

梆柝之声又起，更鼓敲出了四更。

威侯伉俪同时一震抬眼望天，钩月已经西沉，群星亦已黯淡，禁不住四目交投，相觑失笑，傅小天怜惜地道：“霞，旅途已够劳累，又复半宵伤神，再加上这夜冷露重，你怎么受得了？都是我不好，走吧！快回楼安歇去吧！”

说罢也不等薛梅霞答话，双手将她扶起，步下小亭。

薛梅霞犹自黯然未释默默无言，任由夫婿轻轻揽着，缓步向小楼走去。

小楼上，暗无烛火，一片漆黑。

本来嘛，人不在，点灯做甚？

伉俪两人对此均未在意，仍然一路走了过来。

这是傅小天一时疏忽，他忘了赴约万寿山临行之时，并未随手熄去烛火，那么，这小楼重地，是谁擅自登入代劳？推开两扇楼门，傅小天还是满脸笑意：“霞，你等等，我来点灯。”

及至“灯”字出口，始突然有所警觉，横身遮住爱妻，环目神光电扫，沉声说道：“你先别进来，待我看看是谁这么大胆！”傅小天功力通玄，目力如电，尽管屋中一片漆黑，他照样能察视秋毫。

薛梅霞虽明知两个孩子已被夫婿送往纪泽府中，闻言仍不由芳心暗震，方待发问，突然眼前一亮，傅小天已然入室点起几上烛火。

烛光下，但见室内一片零乱，衣柜、书籍……被翻得乱七八糟，狼藉满地。

难道是哪个梁上君子，竟胆大包天地光顾到这警卫森严，门深如海的神力侯府来？

薛梅霞定了定神，急步入室准备查看失物，入目傅小天站在几旁满脸煞气，神威慑人，见了她，摇头一阵苦笑，将手中一张薛涛笺，向她递来，她接至手中略一注目，不禁大惊失色，当时怔住。

笺上，写着几行狂草：

“麒虎驾赴约，趁千载良机。钗佛二宝藏之极密，寻来煞费周章，得来不易。然而掷赠之情仍属可感，不得不留字致谢。莫洪率单卫二弟百拜。”

旁边还有一行小字：

“夙愿得偿，早已远走高飞，奉劝不必白费心机，妄图追寻，他年学有所成，自必再来拜谒。”

薛涛笺无声无息地自薛梅霞柔润如玉的纤手中滑落，她失神落魄地喃喃说道：“‘绿佛影单，紫凤双飞’，看来，这两件东西果然是不祥之物，只是……”

突然一挑黛眉，满脸怒色，接口说道：“绿玉佛或可不要，紫凤钗却绝不能轻弃，这些护卫是干什么的，我去把任燕飞叫来问问。”说着，就要转身下楼。

傅小天倏伸铁腕，把她拉住，摇了摇头，淡淡一笑道：“不用问了，他们要是知道，早来禀报了，只怕他们至今犹被蒙在鼓中。其实，这也怪不得他们，他们并不是有亏职守，而是能力不及……东西既已丢了，何必再让他们不安……”

薛梅霞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一时气昏了，闻言摇头一叹，只有作罢。

相对默然片刻，傅小天突然一笑说道：“这罗刹三君委实凶恶得可以，一朝缠上身，便无了无休，不达目的不止，我现在倒有点佩服他们起来……”口气说得轻松，实足显示其内心之沉重与愤怒。

薛梅霞于苦思中抬起螭首，忧心地道：“小天，你说，这该怎么办？”

“很简单。”傅小天扬眉笑答道：“把东西统统追回来。……我不赞同你那‘绿玉佛或可不要，紫凤钗却绝不能轻弃’的说法，这两件奇珍中各藏绝学，关系重大，任何一件都足以使天下武林沦于浩劫，我虽不寄迹武林之中，然身受恩师海老人传艺之恩，却不能成为武林罪人，宝物由我手中失落，必须由我把它追回来。”

薛梅霞微颌螭首，道：“话虽这么说，可是他们说得很明白，早已远走高飞了，天下之大，你一时又何从追寻……”

傅小天浓眉陡挑，目射奇光：“除非他们会登天遁地，否则我就非找到他们不可。”

字字如斩钉截铁，闻之惊心。

薛梅霞见丈夫愤怒若此，不忍再说，螭首微垂，默然不语。

傅小天向她看了一眼，以为她犹在为失宝之事忧心，忙安慰道：“你放心，凭他们，还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相信我，我一定会把这两件东西追回来交还给你。”

薛梅霞心中一阵感动，抬起螭首，柔光凝注，道：“小天，你想错了。虽然紫凤钗是我和夏大哥的订情之物，值得留作纪念，如今既然丢了，也并没有非追回来不可的必要。问题仍在如你所说，这两件宝物关系今后武林命运至大，不容沦落魔掌……可是，小天，目前帝都情势至为紧张，随时都有发生事故的可能，你能轻易走开吗？”

傅小天闻言如遭棒喝，不错，身为当朝重臣，肩负皇室安危重任，值此京城风云瞬变之秋，岂能不顾而去？

然而，偏偏追寻失宝之事又势在必行，为了争取时机，且刻不容缓。

这一下，左右为难，可把个豪勇盖世，从不知难为何物的傅小天给难住了。

他连连击额，不得主意，一时直急得双拳紧握，团团乱转。夫婿遭遇到困难，做妻子的感同身受，薛梅霞眼见傅小天满面焦灼之情，芳心如割，走过去，轻扶铁臂，柔声说道：“小天，别这样，急坏了也没有用，不如冷静下来，慢慢想法子。”傅小天连连摇头，苦笑说道：“这……这有什么办法可想？”

薛梅霞欲慰无从，只有默然垂首，突然，她又霍然抬头：“小天，我想起来了，这件事我们何不仍请夏大哥再帮帮忙？”傅小天摇头截口道：“这怎么行？我们已亏欠他很多，怎好意思再……”

“不！小天！”薛梅霞激动地道：“这个你倒不必过分顾虑，你知道，他不比一般人，他劳碌一生，还不都是为了别人？再说这件事既然关系今后武林祸福，他若是知道，即使你不找他帮忙，他也绝不会袖手不管的。”

话锋微顿，黛眉微蹙，垂首说道：“至于他的内伤……反正皇上限期一月，必须找到他，你正宜急速将他寻到，让他来此多住几天，好好养息……”

她言之成理，而且也只有这条路可走，傅小天犹豫再三，终于点头道：“好，就听你的。”

转头向窗外看了一眼，又道：“霞，天已亮了，你安歇吧，今天别下楼了。……事不宜迟，我这就去找纪泽商量办法，即刻开始寻找。”

说罢，又凝注爱妻片刻，转身缓步下楼而去。

目送夫婿背影消失，薛梅霞似乎突然不胜娇弱，颓然倒入几旁软椅之中。是的，她太累了，近月的旅途劳顿，加上多重的精神负担，她实在承受不起了……

□□□

帝都侦骑四出，足迹几乎遍及北京城每一个角落。一连三天，徒劳无功，那位带着极重内伤的宇内第一奇才，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到底去了哪里，竟无一点蛛丝马迹可寻。

不但找不到夏梦卿，而且也未发现那后来赶往大内接应的大漠驼叟无影神鞭独孤奇的一丝踪影。

问遍帝都武林，没有人知道这两个人的下落，即连那眼线极广，素称消息灵通的丐帮分舵也不例外。

这一来，可把两个人急坏了。

傅小天那双浓眉，锁得越来越紧，英风尽扫，豪气无存。薛梅霞更是可怜，镇日困坐愁城，寝食俱废，原已消瘦脸庞愈增憔悴。

因为，她关心太甚，尽向坏处设想。

□□□

这是第四天的夜晚，天际依然高悬着一钩冷月。

万寿山之东，玉泉山静静地屹立着。

玉泉山，以多山泉闻名，康熙帝因势修建静明园，常偕帝后游兴于此。

雍正、乾隆以降，更成了皇族们游山玩水、探幽揽胜的好去处。

游山玩水、探幽揽胜，那该在白日。

就算雅兴赏月，也该等到月满。

可是，偏偏就在今天这月色凄迷昏暗之夜，有人深宵登临，站在那山巅边缘，呆呆地望着——一钩冷月出神。毫无疑问，这人必是当朝皇族中人，否则

怎能入此禁区，留连不返？

昏暗月色下，更可看出这人乃是一位身着黑衣的少女，一位绝色的少女。称她绝色毫不夸张，因为那张俊俏的娇靥，足以闭月，足以羞花。

夜凉令人有衣衫不胜单薄之感，而她，却是一任夜风飘荡衣袂，拂乱云鬓，一动也不动，有如一尊玉女雕像。那双清澈深邃的美目中，好像笼罩着一层薄雾，显得那么的迷迷蒙蒙。

弯弯的黛眉微蹙，似乎心中充满着难解的愁怨，娇靥凝霜，比夜色还要冷上三分。

那露在月色的肌肤，白皙晶莹如玉，隐隐具有一种惑人的威力。

人儿、夜色、山景，组合成一幅静的图画……一切，一切，

